

丙辰孟春

快心醒睡錄

蕭方駿題

快心醒睡錄序

噫嘻吾輩生逢斯世何其幸歟自五洲通商以來天盤地軸四處交通怪怪奇奇身親目擊雖昔賢博覽經史萬里遠游著書立說傳奇後世者以今較昔則古人之所聞聞見不幾如鄉裏老翁自城中歸邀村叟隣女集老妻小兒女於燈下述城中尋常之事物以爲奇談乎滬上文富樓主人書城坐擁雅愛搜奇足蹟所經見聞所及一事一物悉筆於書幾及十年稿將盈尺今春無事悉心刪潤得十六卷名之曰快心醒睡錄問序於予授而讀之正所謂有事皆奇無聞不異書長午倦不特可驅睡魔若作酒餘助談實能使聞者快心而鼓掌也序云乎哉

昔在

光緒歲次丙申杏華初放時自怡軒主撰

序

嶺南黃春芳隸

二

快心醒睡錄目錄

卷之首

王貨郎

祈蘭娘

白衣藍

三足蟾

晁婦

千季香

異鳥

怪貓

夢異

狐母

盧裁縫

何永壽

929331

卷之一

丁祭盛儀

五星聚奎

九老會

記龍門書院

廣方言館

滋榛泉

土產

顯微鏡

韓佩華斂母尸記 金喟

瞿松濤傳

卷之二

滬城火藥局災

甲子冬闈赴金陵書見

徐何辨症

夢譚畫理

趙枚

錢鶴臯

匠工壓勝

瀆畫涉訟

馳馬賭勝

卷之三

楚才紀盛

築建百步橋

雷震東門

雞翻生爪

戒烟良方

狐仙驅賊

星門夜鳴

墓穴前定

大雪

陳籬桶

目錄

52.17
774
21

海鳥占鳳 摘錄乘槎筆記 五色蛇

潘襄

卷之四

上邑城隍神記 地耗 風水惑人

志局摘錄十二則

閔望

真神驅假鬼

收他尸

彌勒教

顯鶴鳴

唐曾颺

王紹周

彭永元

潘九相

鰲魚

楊某

孔生

拍賣 西蘭島珠

倪癡

華爾

張阿寶

錢唐一葉清 異鳥

無芒鰕

掘藏

唐曾颺

鰲魚

卷之五

眠雲山人 鄧尉觀梅

孀姝殊遇

卷之六

南海生

程序伯零墨摘存五則

藝蘭說

沈君烈

伊密之

翁庵夢隱記

栗毓美

石幢

河豚毒人

邑厲壇

五龍將軍

汪怡

奸商通盜

解襪之驗

淫祠

露香園顧繡

石洞繡鞋

臘氏故墟

一夢三十年

未冠

卷之七

太宜公遺事

風月譚資

九峯結脈

夢證去來

雷擊公廨

江甯古碑

漕倉古井

再世善緣

三庵志略

語讖

獼床

吐火神龜

董文敏降乩

西醫

契丹二寶

卷之八

記許靜山夢異

虹橋巷遇

大橋

包立生

蒙古狀元

判訟奪金

豫園

災眚

西商租地

白氣異星

卷之九

某先達

加廣學額

蒲包仙

傅善祥

九妹

趙碧孃

古墓

黃道婆祠

巫覡

小毛蟲

說夢二則

塔寶二則

周立五

廟刀滴血

雷破邪法

目錄

三

避禍遇禍

李紹熙

金銀鑛

廟園記

王陞彥

清徹

卷之十

摘錄曹千里說夢殘墨二十二則

均田

吳農部

熊督學

科試軋弊

陸文定兩本主

華邑爾命案

董葵初

陳眉公

黑白傳

雙真記

教子升天杯

南花小史

羣芳榜

館師念舊

范文若

城屬朱姓

呂州判女

葛將軍

逆祠

顧玉川

駱學院

方守捐田助邑判

卷十一

李中梓

玉蟹橋

北城觀西戲記

卷十二

華十五傳

兔異

亞美利加小鳥

田脈傳

星墮地震

籤驗

聖治丸方論

卷十二

褚復生

測字奇驗

夢應

雪兒

燈市

拐兒挖目

乩仙受欺

尊稱

醒睡先生

席某返魂

石璫

奚行鎮

好奇售偽

卷十三

順天戊午科場案 還山圖 海濱問字圖 鷹武將軍 開捐例

卷十四

梨雲堂 弈藝 壬寅避寇小志 記癸丑滬陷時事

溫林氏 姚蒙 楠木棺 戶捐 湯念齋

某公子

卷十五

平原聞時記 繖燈 嚴氏五雄 矮子墳 萬鍾

鮑老國 陶趙易子 詩佞 與袁綺香譚醫 冊歸記

嘉定朱氏竹刻記

卷十六

機器局

誌泰西機器三十一則

蒸氣 機輪紡織 輪船 自鳴鐘 水底火船

目錄

目錄

入水泳氣鐘
揚聲接聲筒
油井
龍掛
電氣治病
氣球

寒暑表
照畫
火水
天開眼
折光鏡

風雨表
契墨石
辟火油
電炮
礮山機

風稱
水鏡
電氣
電燈
聽肺木

風磨
鐵道火輪車
雷魚
電報
煤氣燈

快心醒睡錄卷首

王貨郎

徐州郡城。三陽館。有鬪黎年十八九以來。丰姿秀媚。未披荆時。與王貨郎同就館。師相狎甚。得貨郎。結茅附郭。去三陽館不半里。每出經紀。必就館小駐。杯勺流連。恒醉飽。以歸。王得錢沽酒。亦時時邀僧飲。其舍王妻季氏。結褵未久。眉目楚楚。衣履修潔。勻臉抹鬢。頗不略疎。王長僧三歲。僧呼王兄之。季嫂之。季亦以夫弟之呼。呼僧。初季頗形面靨。而貨郎家無次丁。杯酒當筵。必季行炙。初惟託伴進饌。問酸鹹。謙失飪而已。既而漸漸熟。猜忌全消。王以僧樸誠愛。好無異骨肉。輒喚季添筋。共飯。紅袖緇衣。履舄交錯。一日。王又約僧晚酌。市肴饌數事。囑季調羹以待。已則出走。近村冀賣數百文。即歸。囑罷。搖喚嬌娘。以去。肩頭貿易。纏繞鄉間。晌午不返。僧踵門叩問。知王唱賣未歸。遽即辭去。日已西沉。僧又至。季曰。未審有何牽絆。遲延至此。請先入瞬息。當至矣。僧沉吟季趣之。坐移



時益無聲息。僧復欲行。季曰：酒已熟矣。倘叔去而彼歸。將謂粗笨婦慢客也。脫粟飯有何佳肴。金烏已墜枵腹。想難更耐。請陳饌先飲。僧倚筵弄筋。默無一語。季羅列杯盤酌酒以進。再盡再勸。厚意殷勤。轉側不離。僧左右挑弄多端。僧亦略窺其意。但年穉羞澀。謙言量窄。不甚暢飲。季自盡數杯。挨身走側。送酒唇邊。僧就犯之。遂以致亂。是夕。王終夜不至。青春兩少。魚水甚歡。自是遇王遠出。卽歌赤鳳來矣。王於眉睫間。漸窺而疑之。然猶未悉其詳。積不能發。貨郎小賈。販傾家儲積。盡在肩頭。少立賒欠資本。便已虧短。一日。擔頭物事出脫幾盡。而阿堵空空。難資周轉。近村有劉翁者。家稱殷實。與王爲買賣。舊主欠薄登記。已萬餘錢。王恐忤翁意。不敢言。索欠以貸。告稱。然田家儲蓄。不在庫藏。而在倉廩。必伺善價以糶。非其時。雖數貫青蚨。亦未更可索也。貨郎之謀。旣梗快快以歸。躑躅庭出計無所出。季氏稍爲勸慰。因而遷怒。奴嗽嘈聒。覓一磁瓶。滿沽佳釀。且斟且罵。二更向盡。猶曉曉不休。季曰：飽灌黃湯。至爾許時。猶不飯耶。王曰：一絲

殘喘。自分與此瓶俱盡。苟爲劉伶死。便埋我。我自樂之。何干汝事。汝年方少。艾風雅過人。何憂無啖飯處。我目光如炬。汝暗昧事。毋謂勿知也。歷歷心頭。不汝癢疵耳。莫欺人。襜襖有時。酒狂發。勿悔也。因鼻晒之。漏已三下。傾瓶中不留餘滴。始登床酣臥。季竊思。禿奴事。想已敗露。一旦反覆。妾頭顱不復寄項匡上矣。先人有奪人之心。與使人負我何如。我負人。遂決計殺貨郎。竟室中得一青麻繩。勒貨郎斃之。而移其尸懸於他室。示若自經者。及曉。方哭於室。隣衆集。問季曰。郎以擔頭貨盡。無以作資本。索欠于劉翁。無所得。深怨負心人。不顧人緩急。歸而呼。恨恨者再。壓肩雙籠抱卸于庭。妾不知其慰。乃代負以移之室中。晚餐方熟。屢進不納。唯痛飲自搗其首。然亦未嘗言死也。夜闌。郎醉。和衣倒床上。時妾已先就寢。春夢纏綿。入曉方醒。啟睫視郎。已不在榻。疑其早起。自支茶鑪去。呼問不應。始起。四睇已畢。命于他室。時鄰人已代爲解環。季故坐于地。而肩倚之。猶哭呼救者不絕口。又言劉翁殺吾夫。使煢煢者。將無以自生。必報劉翁也。

呼天搶地。號泣甚悲。鄰舍信之。莫與置喙。里保不敢殮。鳴于官驗之。傷痕對交。非自盡者。項有紅白二傷。紅傷懺以深。白傷寵以淺。檢床頭於裊褥下。得麻繩一縷。與紅傷脗合。遂定季氏罪。僧之染於季氏也。季誘之。季之殺王。亦季自主。其謀僧不豫也。有司廉得其情。待僧以不死。富人劉翁以不允。貨郎請而反目之故。俾貨郎斃于非命。則釀禍有由。當問翁以致殺律。百計夤緣。家產爲之一空。

祈蘭娘

祈蘭娘者。台州之檜溪孀婦也。少穎慧。善讀書。有士女之學。日結褵華氏。家巨萬。生四子。長曰成禮。次曰成義。三成廉。四成恥。祈年未四旬而孀。其子最長者。亦年近弱冠。以擇配嚴。俱未婚娶。天姥峯下。蘇氏村。有女名眉仙。絕代佳人也。針黹女工。無不精妙。翰墨淹雅。過於蘭娘。蘇皆家產肥饒。惟眉仙少孤。貧依老母。拈針綫度日。有梅一娘者。慣爲撮合。山欲言蘇女於祈。而恐不見信。因思有

眞才自邀眞賞。乃盛稱天姥之勝。憇憇祈娘踏青其處。冀可一詣。蘇氏見眉仙。想似此稱心。人定無不入彀者。祈意亦欲藉春游。物色佳婦聽梅言。結期而往。至天姥眺覽一周。偶思小憩。梅言有老姊傭爲蘇家竈婦。蘇室無男子。母女外。惟婢與吾姊耳。家雖清貧。而小縮蠅居。頗臻幽雅。請暫臨存。祈頷之。梅導以往。至則虛扃白板。修竹成叢。推門入之。循廊穿檻。有小院落佳卉三四種。排列妥貼。蝦鬚廉低。一美人含笑相迎。嫋嫋如蓬萊中人。蓋蘇女也。蘇母聞客至。亦款步出迓。相將入室。詰家世叙寒溫。果碟茶甌禮意殷渥。祈坐移時。不甚留意。蘇女梅亟稱女才。並言尙無壻家。冀以挑祈。而祈意終不爲動。須臾興辭。堅留不得。遂去。按轡行三四里。憩阡陌間。梅詢祈曰。蘇氏子有西子太眞之色。人世難於合璧。故至今無委禽者。娘子守石崇之富。諸公子亭亭玉立。明珠百排。特患世無雲英。不足以當重聘耳。美若蘇女。而猶不足。當青盼天下女子。將無可云婦矣。祈曰。否。蛾眉皓齒名曰伐性之斧。嫂莽不知書耳。西子太眞信美。然所

以忘吳國禍唐室者也。嫂不聞乎。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尤物爲厲。豈家庭之福哉。梅曰。雖然若娘子之美。亦傾絕塵寰矣。乃長盈署庫膏沃陌阡。繞膝團圍。闔門平順。紅顏薄命之說。固未可盡信也。祈曰。嘻。子固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苟謂我美。則誰而不美者。然而不祥。孰甚焉。閨閣中人。齊眉偕老之爲瑞。乃欲於孤鸞寡鷓中。推崇五福。不亦過歟。膝下嗷嗷。黃口皆孤孽也。若篋中黃白物。乃天下流通之寶。不過暫職幾時鎖鑰。知爲誰作守藏。犬哉。嫂何見之不廣也。言次有饑婦廣頰。大眼未老。而槁跂足道旁。若深味祈語者。乃唐突而進曰。是言誠然哉。妾質頗陋。恒爲擇婦者所棄。冰上人繪詞虛飾。得適郎氏。合巹之夕。郎子意頗不懌。琴瑟旣調。一匝月而好合。無間子女之祥。占弄璋者五。占弄瓦者再。春蒔秋登。充箱溢廩。年踰五十。而夫婦之懽愛。不衰鄉里。婚嫁之筵。非妾不成禮。取其祥也。夫年長妾而週力作尤銳。荷錫隴上。終日不見。妾惓惓如有所失。今茲執榼田間。非子婦嫻媪。虛無人焉者。良以伉儷之情。老而彌篤藉。此

亦以敦就好耳。以良子如彼。以妾如此。豈非美者禍。而惡者福乎。適聞此。嫂嘖嘖蘇女。夫蘇女誠當世美人也。然天下有美如蘇女。而年幾二八。無問鼎者乎。古稱遇仙於天台。夫天下豈有神仙。要不過花腰月魅。勾引痴情男子。沈淪孽海耳。娘子不爲妖魅所惑。乃娘子之識力。抑有福兒不應有妖厄也。妾雖田舍家。而室廬新溝。連閨洞房。頗不鄙隘。路過叢林。一角指顧。可到不以汗穢爲嫌。敬送香輪。暫謀小住。俾寒門醜婢媼。一見芳範焉。祈笑而從之。人一廢院。榛莽翳翳。行數十武。則飛輦華好。不似農家。居扯婦。長女名珠。珠貌略類母。而鬢髮光澤。挽高髻。作時世妝。粉黛功深。亦覺少年無醜婦矣。祈見殊珠。頗愜心。念陡覺笑容可掬。初問生。更次問學習。園中一切瑣務。咨考甚勤。正話言間。又一女至。粗健面麻。髻髮披額。衣履不甚修潔。而皓質凝霜。肌膚如玉。亦其動人處也。婦曰。此次女也。名寶姑。夫人巨眼。尙當一盼否。祈曰。適來時。已於大銀杏下。牛背上見之。年幾許矣。曰。十三。較阿姊年遜四籌。祈曰。儼然小豎子。不覩雙理。誰

知爲女子者。他日長成。必巾幗中丈夫也。婦曰。母過譽。折福矣。然兒性勤。喜任繁曠。每驅牛出。摧枯拉朽。可抵一人。樵探。且往往生搏鹿兔。弓箭火鎗。俱一發可中。則又兒之絕技也。祈笑曰。古稱牧羊龍女。此又牧羊虎子矣。謬云。文章中試官人。既入選事。事實心。見慢易。則以爲率真。見輕浮。則以爲敏決。見椎魯。則以爲莊重。見刻簿。則以爲精細。婦知其可動。乃說之曰。恨女家世力農。門戶不足。仰攀。雖然。閨帷所尙。紡車。汲甕。刀砧。杵臼。乃其正務。針神之稱。技斯下矣。況於寄技淫巧乎。妾二女。貌雖不工。然力作任勤。專事節儉。尙不乖於婦道。如夫人名門。不敢妄冀。既蒙繆愛。乞夫人留心。代覓一門戶相當者。以完兒終身。妾老矣。殘年掛心。惟此兩孽種。一旦得所付託。則千斤之負釋矣。祈曰。家有劣子。西人視與兩千金。年歲平等者。願結秦晉之好焉。婦曰。嘻。夫人之言。真耶。僞耶。果如是。則老婦不世之福。二女意外之緣矣。母相戲也。祈曰。何謬哉。是妾之本懷耳。遂脫馴各贈其一。爲長四兩男訂婚約。婦又薦近村文姓者。兩姐妹一名。

丙姑一名玉姑。其行徑亦耶女之亞也。而四子之婚。以完舉案以來。中饋尙多安戢。祈悅珠娘才。事無大小。悉以委之。長禮。謂刻薄之家。理無久享。不樂珠娘殘忍稍稍。規戒之。珠娘不服。漸而嫌生。中閫反目。不時威福交作。而禮勢替矣。四婦狼狽爲奸。以蠱惑祈不之察。悉加優寵。而於兩耶女尤甚。珠以財利誘祈。估計營謀善權子母。寶雖附珠聚斂。而童稚之年。貞心未固。情尤易染。往往私蓄金帛。作蘭芍之贈。玉姑稍務名蓄積之術。亦許及錙銖。而門戶應酬。尙不過吝。私橐內。姑固涓滴不漏者。然借券貪圖重息。恒致顛覆不收。以故華氏家勢外受貪名。而中無實際。祈於諸子中。最鐘愛。恥雖青春年少。而威重有繩墨。諸婦多嚴憚之。乃授室未一載。得疾暴亡。祈哀痛成疾。臥床不起。寶性淫縱。恥在時。猶略知嫌疑。及恥既亡。心益肆。僕從無分可否。沾染幾偏。祈病尙羸。經年不視事。由是權歸諸婦。日用所需百索無一應。飲食亦多缺。如祈有姪。名德模。字仲夫。少時怙恃。五歲卽依祈。祈愛之如己出。特以其性耽書史。故亦不

任於家政。自耶婦專橫。德模戢東園數椽老屋。棲息其中。暇則攜童挈榼。怡情山水。祈初病時。猶日入間起居。耶婦恐爲不利。假祈命拒絕之。是以祈病經年。三子一姪。欲求一面不可得。病榻之側。供給無人。症已垂危。而梅媼忽至。見祈狀不堪。握手泔泔泣數行下。祈亦泣曰。媼從何來。烏得至此。諸婦殺我矣。予病燥舌焦枯。水漿不至者。已兩日矣。媼能爲我療之乎。梅曰。藏有甜葡萄。可以已渴。乃出佩囊哺之。祈甚欣慰。因謂梅曰。子不聽媼言。致有今日悔。無及矣。大耶二耶。虛有其表。固無足介懷。廉與德模。精明能事。胡久不見。予撫德模厚。今日之情深。乖予念廉兒秉彝篤厚。音問久疎。倘登鬼籙乎。梅曰。三耶病軀。雖殆然不聞有凶耗。華仲夫秉禮君子也。爲諸婦所阻。富貴之家。限於規矩。非插翅所能久也。祈曰。媼能爲我召之乎。梅曰。承夫人命。試出籌之。然能否不敢必也。且夫人何不以手書示之。則仲夫有命可恃矣。祈曰。諸婦淫悍。不育嗣續之事。無可望者。德模循謹可屬。以事家。雖然。媼視室中。落落四壁。安所得有。筆硯。梅曰。

先公之子。猶有三人。一旦以億萬之資。畀之異體。將何以堵諸婦之口。事必不諧。徒取禍耳。曰。然則事已急矣。德模尙未有室。蘇氏子猶可圖乎。苟與華氏宗。何必已出也。梅曰。事有今昔之殊。恐難爲力矣。曰。成則子之德也。苟或不成。殆天數耳。老婦之命。畢於今日。過此無相見之期矣。勉旃。毋俾諸婦知也。梅潛潛兩淚流連。再四而後出。是夕。蘭娘卒。明日晨炊後。始有知者。越二日。而成廉又故草草入殮。喪不成禮。惟德模哭盡哀。然事權不屬。亦無由與諸婦爭也。嗣是。妹娣姒益肆行無忌。供役多少。年健奴。晨夕不離左右。禮等終年別墅。各具衾枕。偶詣闈。珠輩輒託病。頭腦每以醫戒。綦嚴拒絕之。有鄰人熊益堅者。因司閹苟老。得通於丙姑。甚見寵愛。然心憚德模。每出入。恒惴惴。一夕。熊入丙室。酣寢中。見德模。遇已於門。怒氣甚盛。按劍將刃其顛。大懼疾呼。丙姑救我。三呼而聲益急。丙亟撼醒之。問以所魔。熊猶哀乞不已。驚定審諦。始知其在丙側也。因具告以心忌。德模之故。丙慰解百端。而熊終不懌。自是得驚駭疾。不可復詣丙。

丙憾切齒思殺德模而甘心焉。先是梅一娘受析囑請於蘇母。蘇固知德模可
增。但以缺於嗣續。故欲招使入贅。德模猶豫未決。及聞丙姑謀懼不免。遂從梅
言。贅於蘇。兩美既合。相得甚懽。祇以心懸華氏。情當憾感。眉仙因言嘗遇一老
姥。授符咒一緘。題曰某月某日發。今其時矣。近者禮義兩君薨。子爲同氣。不獲
憑棺一慟於義。缺如且諸婦心懷叵測。兩君之未必非冤。而帷箔之不修。其醜
已甚。昨梅一娘來言。玉姑近接有馬氏子。熊病亦痊。可復見任於丙姑。兩人傾
覆華產。漸不可支。蘭娘之桃且斬。君稱名下。士有骨肉之仇。而不能報人。其謂
君何。此去耶宅不遠。土人言其地並無此信。恐爲妖魔所祟。盍往察之。德模然
其言。適一娘來。遂相與俱往。詢諸近鄰。言其處爲高氏廢園。因多妖異。故久無
居人。入園索之。舊日房舍杳無所見。知諸婦之皆妖矣。歸語眉仙。發藏函中。有
兩符。並斃妖之法。眉仙教德模先訟諸男冤。而後集諸婦于公庭。依法焚符。四
婦俱現本像。兩狼兩虎斃于階下。然察諸男之死。非熊馬之罪。乃薄懲以法。惟

盡歸其侵田而已。德模以一身兼承蘇華之祧。而悉得其業。後眉仙連舉九子。禮義諸人。延其祀弗絕云。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上

十四

白衣藍

白衣藍者。皖人也。以測字決人休咎。有奇驗。嘗寄棲泚鎮。其術與餽口。江湖者不同。問卜者。令自書一字。審字結構。揣形度意。判斷確有深義。有繁昌客書一彛字。叩問生平。而字依俗書作彛。白搖首無所置喙。客問故。白云。直言恐犯君忌。能恕我乎。客云。但言無害也。白曰。其字側首。而右顧非正也。紛在夕下。乃暮夜中一脂紛營生耳。脚下大字。象張腴形。倘閣下不作梨園佳子弟。則秉蘭贈芍。香闌必有情鍾。客聞暴怒。咆哮狂躍。幾欲奉以尊拳。賴旁觀解圍。始惴惴以去。及訪客業。果以妝臺紅粉創建家世者。又有酩酊客。山西人。書一具字。問兆狂醉走筆脫離點畫。百尾不相連絡。曰。勸客及早檢裝歸里。據字。兆兩足騰空。並無立身之地。毋以濡滯自誤也。客愁容可掬。默無一語。棹首而回。是夕。投環于旅邸。蓋客以債券纏身。卜問休咎。已有死心也。或疑字非面書。意當不中隱。使行脚僧書字。轉致以問僧。不識字書有一字。斷而復續。白言一字難成。飄零

無地。是孤寡而流落者也。有顯者。欲難之。亦書一字。使指以示白。白曰。以一字橫行于天下。上賴我爲任重。下賴我爲彈壓。此貴人也。有舵工問事。未傳所書何字。白無他辭。惟令立。卽回船。解纜放棹。移艤他埠。舵工依言。徙之。次曉。原泊處。有浮屍在焉。津吏報縣。屍有致命傷。無所得兇手。凡屍所停泊各船。逮捕拷訊。株連殆盡。致有貨其船不敷認費者。惟舵工以下。兆得免。世傳白衣藍。奇驗甚多。茲錄其膾炙人口者。數條以誌術士之異云。

三足蟾

江西省城。有年來一術士。行裝修潔。隨從一僛僇。貌如冠玉。既定館舍。凡醫卜星相。習江湖業。賣技城中者。悉召至而語之曰。諸君爲我姑輟業。我術行諸君無所用其長。不如坐而受酬。吾當解囊。使諸君不憂窘乏。諸術者。遂俱爲罷市。所來術士。本一黑頭公。及出紅丸一粒。吞之。則精神煥發。故態悉更。童顏鶴髮。居然神仙者流。乃盡易前裝。另作結束。如三清殿老子狀。更別擇一清淨場。布

席安座。陳設精良。支一丹鼎古銅。雅製架爐。熾炭滿盛。清水。煑之。術士升座。呼道童。授金錢一纏。盛氣囑之曰。爲我取寶來。座前有方塘數畝。童擲金錢釣于水。有物浮波以起。望錢奔赴。狀若吞餌之魚。引而出之一。三足蟾也。綠光泛彩。翡翠無其碧。疥粒連綴。圓若紺珠。審睇之。茸茸徧體。猶骨種羊之旋毛。成顆也。置蟾鼎爐側。偃伏甚馴。有患病者來。就治。則以金鈎探蟾口。鈎出其舌。刀割一線。許瀝以鼎中。沸湯以飲。病者無不立效。或疑蟾爲僞物。然兩睫啓。問指爪靈活。確有生氣。每一割舌。則血染唇邊。日驚而合。起爪爪其唇。儼若負痛狀。但舌尖隨割隨復。日即數百割。依焉完好。以是人皆仙之。最奇者。一切盲人。不問目矐。凡幾載。但取蟾舌尖瀝。沸湯中。撕絹條漬于湯。貼絹盲眶上。熨片晷。卽去其絹。兩目炯炯。察秋毫矣。或疑而叩諸盲人曰。能視我冠乎。曰。何冠。能視我衣乎。曰。何衣。一絲一縷。言之皆鑿鑿。瞽且笑曰。吾方杖而來。步而歸。豈勉強者所能誑人耶。何疑我者不思之甚也。由是神仙之名。傳播一時。求醫者。環擁如堵。或

數金。或數十金。數百金。爭先投贈。日獲朱提無算。術術僅月餘。即捲包以去。凡
瞽兒復睹者。至四十餘日後。皆蒙昧如故。然雖空費多金。意卒無悔者。蓋自分
此生永無天日。乃數十日。人情物理。竟得燦著于目前。倘不遇此老。即絆千萬
金。未可致力也。噫。古之術士。若七七頃刻之花。左慈鱸魚之釣。曇花幻影。不過
使有目者。目眩而心迷。顛倒之術。止轉瞬間耳。乃此老力可回天。能使兩目雙
盲者。獲睹天日。至四十餘日之久。術亦神矣哉。

晁婦

嘉興有晁負販者。負販遠出。家惟老母少婦。共守門庭。婦任氏。蕩無行。一西商
商常夜宿其家。踪跡漸露。比鄰多有物議。然事不干己。無相問者。婦與商。凡有
月上柳梢之約。必掩燭闔扉以俟。以故屈戌常弛。每不戒于肩鏞。因而爲賊所
乘。得掩跡以入。而婦室有私人。徹夜燈明。不時臥起。盜不能害。三漏已殘。竊探
媪舍。聞聲齟齬。然已知沉入黑甜。奈老成門戶。鍵閉緊嚴。無從措手。乃以身藏

利刃。斷窗櫺攀檻以進。媼聞聲響。即已驚醒。狂呼有賊。婦亦應聲助喊。乃賊膽如天。倉卒中尙敢啟籠掠得所儲。而後拔關謀遁。媼情急。掩衣以起。逐賊出闔外。及之。必欲奪賊所攜以返。扭結不釋手。婦時亦起。賊見婦含有婦出。大窘。因抽刃斷媼頭。得趨而脫。左右鄰聞喊急異常。皆列燧踵至。見老媼死。大爲咋舌。羣疑殺媼者非賊也。婦行污穢。高年人保不語。絮聒此必淫婦奸夫。忌媼雙睫。故託賊殺之也。共搜婦室於牀後。得一偉丈夫。衣履整潔。非能爲盜者。知爲婦姦夫。詢其故。貫蓋西商也。遂誣以因奸殺姑。執送公庭。形迹宛肖。商與婦不服。官以外門不傷牆。未被鑿無穿窬。情因迫以形屈。使誣服獄既具。婦商各按律處決。明年盜出江南界。劫掠被獲。供出此案。移牒行查。令大駭。知先入罪重。遂雉經以死。

千季香

澹港民千氏。生三子。長伯香。次仲香。次季香。家守千金。遺產耕田。貿市世有恒。

業。伯季俱令子護持家政。頗善經紀。惟仲不材。頽惰不事營作。乖謬出自性成。髫齡時。事事梗父命。或威之。或勸之。俱無可以馴不肖也。惟與兒童。徵逐演習。歌場槍棒。則旋轉如法。蹈舞甚嫻。晨夕。父食而甘之者。仲獨不甘。母每私藏異味。以哺仲。一食。連數鼎。猶恐其口未饜足也。父恨而撻之。母曰。黃口兒。年能幾許。乃苛求若此。誰家三尺兒。天賦皆係神童。長卽自改。何必責成過速也。父曰。幸當稚齒耳。若羽翼已成。所爲止此乎。吾之鞭箠。正所以生之。汝之袒護。適所以殺之也。然父知不可爲意。亦自倦不甚迫詰矣。及長。益放縱無忌憚。交游盡無賴子。一室陳設。皆戲具。或父與嘉客共座。仲趨於庭。客起欲爲禮。仲若無覩。側身客座後。探取戲具。以嬉。父銳聲叱之。弗顧也。每見伯季。無不爭。爭則無不爲口食者。淫賭逍遙。積累日。窘。初惟自褫其衣。繼遂毒侵其母。終且寡廉鮮恥。雖不爲梁上君子。已居然摸金校尉矣。父知仲性不可回。不祈其產。徒爲伯季禍。已亦年近古稀。豈可使暮年抱餒。遂立約。將所有貲產。只伯季均分。仲赤身

自出覓食。不與一絲半縷。雖母氏垂憐。亦時分私蓄爲之補助。奈不肖子。一日所得。必一日盡之。牀頭但留一文錢。輒終夜不能成寐。每日囚首喪面。身披一領百衲衣。腰不圍帶。足不納履。伏伺博戲場。效小殷勤。聽驅遣。乞得頭錢數十文。市果餠瓜仁凡幾。褻視豪賭。得彩者進一裹。茶碗烟竿。皆順旨藉獲抽豐。爲晨夕炊爨。或勸仲父曰。仲之受困極矣。艱苦備嘗。孰謂揮金。浪子必無回念矣。倘收而約束之。從此自新。亦未可知也。縱不能悛。可姑試之。父以或意良善。亦勉從所請。召之歸。衣以溫綿食。以精飽。仲終不適。汲汲如獼猴。受繫如螻蟻。炙爐上。偶強試一事。或言非所素習。或目眩頭昏。切切乞病假。或言有某託緊要事。此可俟諸來日。即有時。父使畧坐。已側倦怠之態。手足皆不從令。百計他顧設法。告退延未旬日。束縛甚不能堪。心急如畏牢獄。乘間脫身竄去。重尋舊業。又復前形。未幾父母相繼逝。衣衾棺槨。仲既不予分產。自應伯季成禮。仲惟念戀行厨。藉圖沾潤。又喜苛論是非。爭喪厚薄。伯季惡其不情。惡聲反詆。遂致

同室操戈。嗣是兄弟益成陌路。而仲恃連枝之誼。葛藤種種纏擾無休。鳩茲有青樓妓。夏婉如。爲季香舊好。伯季在鳩。茲經商往來。婉如家不異家人習處。仲每窘乏時。踪跡伯季。恒詣夏院。婉如初。亦曲意調停。慰以酒肉。乃仲酒後。荒唐猖獗。若狂嘔口謾罵。憤不知人。欲牽之使出。輒滾地哀鳴嘔吐。狼藉自是懼其酗酒。不敢復與之飲矣。一日。仲以行竊被獲。傷痕竟體。衣服俱爲褫去。又詣院聒伯季。使其遮體物。伯季言。汝一生所御。由絲羅而韋布。知凡幾十作矣。人之得絲縷。所以庇身。汝則用以恣口。不爲典庫所收。則有事主褫之矣。誰是大力者。能爲汝給也。遂互相詆訶而去。伯季共商。欲謀所以禦仲者。以爲不殺此賊。難未有已也。婉如是其謀益慫慙之。謂汝兩人意旣如是。謀不可洩。饗兒。惟酒食可以誘之。明日。仲復來。婉如與之食。而慰之曰。余已勸伯季爲汝製衣矣。苟其有命。汝必無梗。乃使見伯季。伯季亦溫顏與語。謂今晚姑就夏院宿。請且。余等回家。汝可從去家。有故衣將以畀汝。及天未曉。兩人攜仲去。至江濱。儼

靜所縛而投諸江。時已晨光東泛。有田舍奴。過其處。問作何。兩人叱之曰。毋多言。不箝其口。并汝俱殺矣。聞者悚怖。鼠竄以去。仲殮且葬。鄉里不敢爭。無首其事者。寢隔歲餘。因婉如有居積五百金。授季使權子母。季載裝出販。舟至梁山。爲盜所掠。旅囊一空。隻身赴縣報盜。縣宰以農家子五百金。非甚易得。恐其所報詐也。究詰之。季言販本有同夥者。宰思合金夥販。或合同要約。或信囑囑託。必有紙據可憑。倘批使呈驗字紙。不難僞作。惟猛搜得之。斯情真可信矣。乃令檢季佩囊。不謂伯季謀仲時。立有盟誓書。密藏於囊。爲宰所得。因悉伯季殺仲。狀遂繫季并逮伯。幽於獄。幸無追者。案未詳治。而伯季之產。俱空。夏妓以知情牽涉。數年蓄積。耗散無遺矣。

異鳥

山海經所載奇禽異獸。狀已奇矣。不知山海經之所不及載者。更難枚舉。金陵熊松泉宰河內時。其封翁見民間獲一鳥。高二尺。有奇鷹嘴而鴨脚。通體毛衣。

皆老黃色。鳥頭圓。頂腦後巨團倍於大佛寺之布袋羅漢。狀與獼猴相恍惚。眼大於椀珠。若水晶毬之中舍黑子焉。度品毬外朗者厚。約寸許。方及黑子。眼睡常不闔。按手摩掌。鳥弗覺也。扣其睛。聲響若銅。又熊宰汝州。時有民壯鎗斃一梟鳥。重百斤亦一異也。他如四川之芸頭鴨。吐壽雞。雖不足怪。亦可見天地生成之巧。芸頭鴨其毛徧首捲成芸頭。五光絢爛。有條而不紊。每一芸頭。皆有紅線繞而緣其飾。吐壽雞亦吐綬雞之類。但吐綬雞之綬。五章成章。吐壽雞則噴口垂一壽字。紅豔若錦。雖出天工。宛人巧造物之奇。固未可以意測也。不獨鳥也。態竊頤官汝州。時兒有蝸虎。長可七八寸。三尾並出。狀若練雀之尾。曳而行於壁。又宰四川之定遠。見而蟻子腹大如盞。脚肥如蟹爪。司閤者言署內所見蟻子。如是者凡八枚。然實不吉物。見則其官不利。未幾果罷官。

猫怪

狐與狸各種。聞之狐必數百年而後靈。有狶。狐者狸種也。生而能靈。南方爲崇

者多此種。人見其形狀似貓，或傳爲貓怪者。花堰民俞某昆季三人，屋三椽，並室共爨。蝸居秋隘，有老母，無設榻地，棲止小樓中。而年及古稀，衰病龍鍾，起居不甚適。俞大患之，請以已舍，舍母而已，與妻移處樓上。母住樓數年，安戢無稍異。其夕，俞大夫婦至，樓無牀榻，無茵褥，惟展敗絮一裹，竹簟一張，席地以寢。雖有帳覆，其上已陳腐不堪，碎裂若懸鶉畫。日操作疲憊，就枕卽已熟睡。比曉，啟睫，不知何時，帳幄悉爲火化，竹簟敗絮，四圍皆成灰燼，惟貼身幾許得依然。無恙。燕雀處堂，竟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一家並駭莫測，所爲自茲，以往種種怪異，無片刻安貼。百計驅除，訖無一驗。後延一僧，作經懺，怪繪像數十軸，布滿一堂。自釋伽文殊以下，鬼卒鬼獄，皆備鐘磬，鐃鈸喧闐，徹晝夜。乃以三四人扛一鼎熾炭，其中烈火熏灼，燒一鐵練秤鎚爲墜，使通體紅，徹以長鉄筋挑練懸火上。步步灌醋噴之，酸氣四溢，撲鼻莫納。俞兄弟各炷瓣香一爐，篆烟繚繞，託盤以隨步。僧後，僧戴毗盧帽，披水田衣，仗七犀劍，口喃喃不知唵何法咒，踏梯以

上響器並作聲。徹霄漢。撥火醋頻頻加緊。忽空落中。躍起一大貓。修尾蓬蓬。目光如炬。疾駛若飛。足不及地。時窗扇未啓。樞隙僅二指許。不知貓何以破窗竟竄。空無阻礙。俱謂猫鬼遠遁。怪可從此絕矣。不謂僧方檢經歸剎。大猫且復回樓。每日作惡一如前狀。復請於僧。僧曰。是不可馴也。安用此無益之謀焉。吾爲汝卜。知明年春。猫果無不去者。凡人欲久於其地。必不取厭於人。猶是居停。向與何德。今與何仇。向謂可留。今謂可去。故也。人情所同。雖怪亦然。與一老人處。則易容。與兩夫婦處。則難耐。憎汝者深。則棄汝者決矣。請姑待之。明年怪果絕。

夢異

吳伯常言。其尊公樵孫孝廉。嘗一夢。連數年。每月朔望日。夢至一府第。坐堂皇南面。決事公案。左右排班者十數人。吏人進案牘。重疊不一。審情判決。下筆皆成四六裁。對工雅自然。流出不煩也。思索夢中。瞭如醒。即不能記憶。心異其夢。未嘗以告人也。後居其祖都憲公之喪於靈。次對衆言之。自是以往。夢復作矣。

伯常又嘗自作一夢。亦極離奇曲折。丁酉歲四月二十二夜。夢坐室中。遠遠立數人。招而呼曰。時至矣。尙不行耶。心似知其事者。應曰。諾。則趨而出。道路迷離。莫測遠近。俄入一官府。蛤粉牆匡兩壁相對立。甬路通中。見堂上聯。並數人據案而坐。衣冠整肅。待從紛繁。階下鵠立多人。擁擠嘈雜。宛若舉子之聽點龍門者。堂西一小門旁。通夾道。其深不知幾許。應名者俱給卷。魚貫入其內。及唱伯常名。視所給卷。闊五寸許。長倍之。恍惚奏本紙式。中行直書。監察御史。張若衛年四十七歲。其下密書數十細字。瑣碎不甚了。未遑更視。遽呼曰。卷誤矣。姓氏年齒皆不類。一白皙而髭者。睨之曰。卷誠誤也。余爲汝稟白之。遂手其卷以上。須臾聞堂上大聲呼曰。張某吾婿也。未知何往。獲婿卷者。具有緣分。即著往尋取可也。伯常心念。張若衛何如人。從未識荆何處。尋訪正旁徨間。一吏請先導。謂毋便怯。怯從余往。張某可得也。因即隨之以行。至一村野。柴門離落。春漲橫橋。饒有風趣。渡橋入一院。兩旁碧柳參差。日光蕩漾。禽鳥飛鳴。怡情悅耳。澗中

流水。波影空明。匝地紅欄盤旋。低繞依徑行來。欄盡而小樓見。樓下雕窓洞啟。珠簾半鈎。几案橫陳。牙籤滿架。一偉丈夫。披書坐窗下。態度軒昂。氣冲霄漢。前導者止生而入。絮絮語其側。丈夫披書不應。旁若無人者。俄而視夫自語曰。余不欲往久矣。奚煩勸駕哉。前導者乃顧謂伯常曰。翁旣不欲往。子何復命矣。遂相與出。俱不數步而醒。咸豐辛亥。余與伯常俱下榻於耘谷。兄之退園西舍爲述是夢。俾記之以俟他日之驗否。

狐母

灣沚鎮南貨鋪。有樓五楹。積儲冗雜。惟東偏半楹地空墮落落。學徒項喜子。設榻其間。獨臥無侶。一夕方假寐。有四十許麗人。推樓窗以進。項覺胸次恍惚。情怯怯殊不自安。麗人撫項曰。兒無恐。我胡氏乃神仙者流。非嚙人者。以兒孤寂。來共晨夕耳。兒家世零落。深堪憐憫。能母我乎。我且福汝。項少失怙恃。聞胡言。乃投拜於地。而再呼曰。母以銀如意。授項曰。願事事如此。無患家道不興也。

嗣是朝往暮返。相呼相應。母子子母其母矣。項嘗問母里居。母曰。本北產也。然而竭來。無定誰爲吾里居者。今母子團聚於此。是亦一里居也。母無他異。惟浣濯之需縫紉之事。初未見其操作。而布置悉已完備。項甚便之。鋪中人咸知項有狐母。或夜窺其窗。見項談笑自若。無覩孤母者。母時以紅羅帕挈佳果遺項。多千里外物。味甚鮮美。非其時亦可致也。又嘗訓項曰。世所謂廉士者。不惟取之廉用之必更廉。未有用之不廉而能廉於取者。我輩韜光晦迹。動止非人所能窺。苟不自節制。何物不可取。冥冥者不敢行。况昭昭者乎。童稚之年。雖一銖之細。不敢妄有揮霍。則養廉之道也。項問估計之術於母。母曰。世所謂人棄我取者。其說果是乎。母曰。是亦有道焉。貨殖者之所忌眼熟也。往往前人之所利。後人爭趨之。衆趨之物。其得之也難。則貴價購之矣。衆歸之物。其出之也難。則賤價售之矣。夫安得爲利乎。若夫絲綿粟麥之爲物也。則又不然。來取者之日見其衆也。我則可取也。以其缺於此者之多也。來取者之日見其寡也。我則

不可取以其足於此者之多也。其論事之爽利如此也。母尙布素崇儉約往來者五六年。未嘗見其衣羅綺也。鋪主劉翁。一日語項曰。汝漸來亦已成入。而尙未有室家。盍乞恩於胡母。助汝金爲中饋之謀。項唯唯。他日請於母。母曰。此兒終身事。余豈寸刻忘懷。特欲擇佳婦耳。今得之矣。兒明日乞假。東行六里許。有菜畦燦燦著黃白花。曲徑南折。逡巡半里許。翠柳垂垂。方塘繞。其東叢棘。巨其西劈竹作藩籬。蒼翠蔭合。而有高髻。峨峨闊眉。鬆鬢插花。以走者兒婦也。好醜兒自相之歸。請於居停而媒焉。鳳卜必諧。臨時余當爲兒籌策。勿慮無資也。如所囑以往。事事皆驗。歸以冰上。人請諸劉翁。翁不之諉也。胡母以五十金餉納采親迎。恰敷其用事竣。劉翁檢篋。金適失五十之數。封誌宛然而銀盃羽化。思喜子行聘之物。乃悟。胡母之欺已也。然謀由己發。用非己手。遂甘受其侮。而不敢言。項旣成室。胡母遂去不復來。新婦淑慎。宜家而琴瑟敦好。後生三子。項以善賈卒。爲富翁云。

盧裁縫

盧裁縫。繁昌人。與同邑蔡林兒妻。陳氏有私。陳與林兒不睦。有琵琶別抱之志。盧以成衣業。出入縉紳家。因藉虎威之助。攬取陳以爲室。陳之在蔡也。帷箔不修。結納者固不止。盧一人。有屠肆般大鼻者。交尤密。故歸盧。後月上。柳稍之約。仍所時有。暗黑私蹤。雖未嘗令裁縫知。然悄無人處。與大鼻對坐。閨中亦往往爲裁縫所覷見。裁縫性頑劣。喜怒無恆。得大鼻酒肉。便與把袂促膝。語刺刺不休。或砧釜不獲。舐潤。則洵洵然。惡氣噴人。雖嘖叨毒口。未嘗明辱。殷履。而指桑罵槐之。固顯然有屬也。以此。陳與大鼻俱心忌之。遂定謀殺裁縫。尙喜鸚居僻陋。孤寂無鄰。不難爲所欲爲。一夕。盧又作惡。陳曰。何必爾。酒肉固所自有。須知豚蹄之品。必有所祝。毋徒灌黃湯。不問鑿口者之何自來也。盧曰。刀尺小技。亦華屋中客。乃隻雞斗酒。如許矜持。真村嫗識見也。婦笑罵曰。不識誰家殘筵。下搜起一片零星骨朶。便爾油溢唇邊。往取束薪來。若不枉嚼咀。當許汝醉飽也。

羹熟飲以酒酪。酊不一瓶不能復坐。遂倒地臥。殷本暗藏幕中。至是招之出。而商所以斃裁縫之計。殷欲縊殺之。陳曰。似此徐徐結束太煩。人力不如鋒刃之奏功捷也。殷曰。血淋漓。殷紅滿地。事易敗露。陳曰。易耳。乃取大浴盆。實荻灰滿其中。時裁縫已爛醉如泥。任人簸弄。殷假裁縫。作人。益橫臥盆灰上。穿刀割血。灰盡淹漬成塊。無涓滴外溢者。氣既絕。乃移其屍。委阡陌間。天明。有牧豎驅犢過其處。見有布衫露中莽。意謂人之所遺失者。心竊利之。趨視之。則一殭屍。倒溝側。驚絕奔喊。里人咸集。始識其爲盧裁縫也。鳴官勘驗。知爲冤死。執陳氏入城。連日不爲訊鞫。遂爲隸役。教供戚友鄰舍。衣食足以自給者。皆株連殆盡。人心皇皇一時。騰沸而殺人者。早已竄避無踪矣。鄰邑南陵。一打鼓擔一彈棉匠。俱被株連斃命。案延三載。宰亦再易。追捕正凶。杳不可得。後某宰以案久不結。恐干吏議。乃緝一農家子。亦嘗與陳氏有染者。使狡黠吏教其以獄自承。且給之曰。殺盧者。陳氏也。汝與陳氏之姦情已實。倘按陳氏因以姦殺夫。姦陳氏者。

安得不死哉。汝第承黑夜遇人於田隴間。問之不應。心疑爲鬼。挺刀刺之。實不知其爲廬裁縫也。此誤殺之罪。所坐無過于監候。遇赦卽釋。如是則陳氏可以不死其德。汝也必深汝遇赦後。陳氏舍汝誰歸哉。農家子信遂畫誤殺供獄上。農家子論抵。而釋陳氏焉。

何永壽

何永壽。浙西人。其父榮慶。貿易鳩茲。積儲饒裕。年四十餘。以病歸家。不半載而亡。時壽甫十齡。家無成人。強暴者百計侵掠。貲財耗散略盡。榮慶在時爲壽聘胡氏女。胡止此一女。愛之綦篤。年十七。爰賦于歸。傾家所有。悉資奩贈。惟留田二百畝。爲頤養資。壽旣娶。藉婦奩貲。經營商業。以鳩茲。爲其父舊遊處。遂挾資至其地。開一金珠舖。握算甚工。歲有饒益。而慳吝。性成涓滴。無漏。衣粗布。飯脫粟。雖慶賀相尋。或與諸顯者相往還。而衣冠錯楚中。不以溫袍爲恥。亦不慣宴客間。一欸賓。不過茶肆中。供清茗一甌。佐談口而已。或有勸之納粟者。則曰。囊

中黃白物。何害於我。而必驅之充盈府庫中。以貧助富哉。內弟胡昌。胡氏之嗣子也。胡嫁女。未幾。夫婦相繼而亡。昌不善治家。人生業田產。所漸以不支。又值歲饑家。况愈窘。聞何以胡氏賞得富。乃假貸戚友。脩裝抵鳩茲。冀得何力以圖生計。何峻拒之不贈一錢。胡進退無據。遂傭于染繒者之家。而習藝焉。何舖掌肆。馮甲者。胡之中表也。年十二時。卽學習于何舖。閱十五年矣。廉謹敏決。事事賴以經紀。甲弟馮乙。亦客鳩茲。貨氈毳爲業。伶俐有口辨。少年放誕。恣情花柳。浪解腰纏。漸以狼狽債臺。屢累困不得償。時時稱貸于甲。甲每規抑之。終以孔懷之誼。不忍竟誘一日。因乙告急。手袖洋蚨二十元。將往酬之。徧索市肆。無所得。或以青樓告甲。暴怒將力斥其謬。問途而往。甫及門。輒有大聲呼客至者。內嚔應之。過夾道。有媪來。導甲自側廊入。則赤闌。左繞依牆西走。一門如圭。小弄通焉。行數十步。進一院。蕉葉葱蘢。窗紗掩映。有高髻婢立簷下。甲逡巡不進。婢曰。客故遲遲何爲者。甲曰。問馮乙耳。婢曰。入就座。自相告也。甲默然。婢曰。此高

小姑妝次。非囁人者。敢簾促之入。室廬幽雅。左壁置一榻。几上洋鐘寶鼎。陳設都麗。對榻設六座錦綉褥。俱甲所未見。婢曰。姑坐。此小姑甫晨起。結束猶未竟也。須臾。老媪進茗。甲與婢媪方數語。有婢隔簾。聲喚請客內坐。媪卽代移茗。腕。婢啓簾。納入一麗人。衣水紅短襖。花繡相掖。絢爛眩目。葱綠褲底。鳳頭纖瘦。鞋未兜跟。雲髻半偏。臉含宿粉。倦步徐迎。未唇慵啟。惟凝眸點頰而已。媪指麗人曰。此高小姑也。甲唯唯就坐。略詢邦族。甲問有馮乙者。聞其往來此地。果有之乎。小姑以不知對甲。曰。非有他故。昨渠謀貸青蚨三十貫。今取至耳。小姑曰。此事當問吾母。遣媪去。移時乙至。見甲駭曰。奇哉。脂叢粉藪中。不肖者之所留戀。道學中人。何由至此乎。昔曉曉頗不容于同氣。已則如是。而乃相煎太急耶。君旣自墮淤泥。弟坐此積債三百鎰。倘不代爲出脫。則同拚一死耳。甲聞言。期期艾艾。舌卷不可復語。雙眸汨汨兩淚俱下。乙曰。盍早爲計。徒作楚囚相對無益也。顧媪曰。余身陷數百金。專賴此公取償。若事急。或有不測。惟向汝輩索人。

當幸守勿懈。吾去矣。負氣以出。甲曰。獬狗之噬人。不可以言語相爭。誰能以德施而受此怨報哉。乃振衣而起。小姑問將何往。甲曰。行矣。弗復顧矣。從此參商不相見矣。小姑曰。唉。是誠易易哉。不聞所囑乎。人或不測。將惟我輩是索。不能相福。毋以相禍。請姑待乙來。則去住由君耳。俄焉。環佩丁當。粉白黛綠者五六人。相隨俱至。燕語鶯鳴。圍如鉄桶。迷花蝶。無路可通。甲對諸麗人。歷數乙短。衆無不詆乙。而頌甲者。煙花應酬。齒牙伶俐。語言契合。坐久忘歸。日已曛暮。燒燭垂簾。酒肴備列。甲猶嘖不就坐。諸姬嬈使登席。團團列侍。一肴一饌。各以箸頭挑進。調弦勸酌。移盞就唇。一腔忿恨。消於瓜窪國矣。席有金寶者。彼此酬酢。眉睫間。早已暗通消息。衆因相與執柯。或推或挽。送入金寶房中。作合焉。尤雲。霽雨微。夜綢繆。直至曙色透窗。始朦朧睡去。馮乙之引甲入。原與諸姬設謀。是夕。卽暗宿鄰房。偵甲動靜。及至日已向午。甲晨夢方醒。睜眸啟睫。時乙已坐牀前。金寶方攬衣起坐。粉胸半露。紅綿抹乳。倦態慳慳。兀然不動。侍兒進水。茲

蘭麝三四。噴漸而下牀。結束。甲顧見乙。驚悸。慚汗無地。自容。急推枕起。整衣扣鈕。垂頭坐鏡臺前。默無一語。婢促覘面者。再卒不應。乙啾啾聒耳。煩絮不堪。甲怒。拳簾欲遁。金寶趨止之。正扭結不解。有甲友方煥如適至。乃勸使皆坐。說甲曰。花月游戲。事規矩中。安索解人此地。當柔腸用事。乃昂昂然作大阿哥氣象。是真焚琴煮鶴。殺風景矣。人生行樂耳。何苦自招煩惱。況足下篤愛友于今昆玉。當迤邐之際。正應面議救援。俾得悔過自新。大丈夫當釋憾于杯酒間。今夕弟治卮酒。爲兩君通好。敢有二三。其德者當興。娘子軍以問罪。甲乙俱爲解頤。於是整席薦觴。猜拳譜曲。挑弄諧笑。極盡歡娛。甲興致之來。亦自忘其忌諱。兩人沉溺脂粉。不出院門者匝月。何之內弟胡昌。以何之棄之也。忿甚。益勤廉自勵。旅囊稍完。輒棄染繡業。自作商販。資積日饒。頗好聲譽。結識縉紳。攀附文墨。士惟與何不通慶弔。甲之戀金寶也。適值胡氏大男行婚冠禮冠履之。客踵相接也。甲誑何謂代胡氏支持賓客。何以甲素謹厚。深信不疑。甲心欲得金寶。而

百琲之珠。無能謀者。遂盜何鋪金銀數百鎰。買金寶以逃。明日。何以失金控甲。詞兼涉乙。乙與胡謀。轉以生死無著。向何索甲。何豁刻多貪。素失鄰街之權。因而衆咸徇甲。謂其必無盜金之事。衿士願爲甲甘結而不直何。何恐久訟而耗費。乃復捐金請和。而訟始罷。

快心醒睡錄卷一

吳興 於汝庸 學書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丁祭盛儀

得假武修
文氣象

語極洗鍊

列叙處皆
有4染自
不同帳籍
文字

鼓之舞之

同治癸亥金陵克復粵逆就俘邑駐防各兵次第撤時丁公日昌觀察蘇松諭
董修文廟工未竟而擢任去攝篆者應公賈時也甲子秋請於大中丞撥款踵
修閱六月而竣材良壁堅丹明聖潔殿廡堂閣學齋坊表之屬靡不改煥又以
舊日春秋釋奠無樂器而祭器亦多損失乃飭司事按譜增置計在禮器如大
尊犧尊象尊山尊雷尊籩豆簠簋登銅爵勺之類凡五百六十餘件樂器則罇
鐘編鐘特磬編磬琴瑟笙簫塤箎搏附鼗鼓祝敔籥翟等凡百五十件俱有臺
架飾以金漆雕以龍文錦袱流蘇光耀奪目殿正中設龍幔一掛黃緞紅顏徧
繡五彩雲龍兩旁磨節各二首磨用黃絹藍鑲金彩繡成龍分升降節則朱旄
銅蓋綵繪丹竿又選各塾學童習歌舞願充者赴學報名每屆朔望習儀洒掃

特書年月
日文與事
篇

此段如畫
如話真有
茶火之觀

彬雅之致
隨見紙上

一筆總束
即以點題
題應

同人給果餌錢四十文。中選者由學註冊作僧生。月支給楮墨錢五百文。凡祭必預日演之。司洒掃事者。陳器殿左右。以是科應貢廩生主。祭隨班分。獻一如正祭儀觀者。已絡繹及戊辰。二月初九日。上丁行釋奠禮。執事諸生七十餘人。咸集學署。四鼓後。大成門啓甬道。傍以竿錡地。密懸燈火。與月臺椽燭光相映。上下通明。照耀如晝。殿陳諸器。俱有五彩小燈。而尊臺與五尊臺。樂章臺。樂舞器臺。皆高擎巨臘。遙望若繁星麗天。迨闔城文武官分班肅集大成門。擊鼓鳴鐘。則舞生三十六人。俱服開跨藍衫。烏靴雀頂。執籥秉翟登殿。塔俟。繼以歌者。凡六人。皆執笏立。司樂四十餘人。衣平箭衣。短褲。舉諸樂器。歌樂多非學中人故用便服後亦穿藍衫殿上執事諸生。咸公服立班。次通贊者二人。引贊者十人。維時執麾者贊奏樂。於是樂聲嘹亮。音韻鏗鏘。上下肅聽。初奏昭平之章。主祭官迎神。繼行獻禮而歌與舞並作。讀祝者朗誦祝文。凡三奏三獻。而歌舞始止。以及歌樂復起。然後徹饌送神。蓋丁祭之隆。未有盛於今日者。願後之君子。無廢此典。微特不負

應公之志。而亦足爲吾道之光云。

雨蒼氏曰。刻意鋪張。彌覺威儀。棣棣通幅。本一氣貫注。而又非剽。而不留故
佳。

五星聚奎

咸豐辛酉八月朔日。五星聚奎。惟七政日月土木水火俱躔。張度在己宮。金星
則躔軫。軫在辰宮。

九老會

嘉慶九年八月望。李味莊觀察。延敬招邑中耆老。飲於署之嘉蔭堂。首座爲凌
鶴輝。年百有四歲。次沈文炳。百三歲。次鄭盈山。百一歲。次全志南。九十一歲。又
次陳熙。胡文炯。喬鳳山。陳叙東。桂心堂。俱八十以上。稱爲九老。觀察設盛筵。殷
勤進爵。則皆歡呼暢飲。聲達戶外。日將暮矣。李見諸老興猶未闌。因曰。公等能
卜夜乎。僉曰。能。乃遂高燒絳蠟。重倒金樽。殊覺興豪於畫堂中。時懸文待詔。所

結束一筆
夜如是日
愈可知

井蛙自大
乃於此老
見之

口吻栩栩
如生

畫山水軸後跋百餘字。作蠅頭細楷。主人曰。諸公日力尙能讀畫中字乎。沈曰。讀則互相成誦。請各書一紙。錯一字。浮一大白。李公大喜。各授紙筆。內惟凌與陳以不能辭。餘皆摹寫無錯。觀察深爲歎賞。酒罷。時漏已三下。而皆無怠容。是會也。同邑得百壽者三。俱矍鑠無衰狀。真一時盛事。凌翁家與余鄰近。聞之先。君子云。翁身短微鬚。年逾百歲。貌若五十許。步履飲啖如少時。嘗於浴肆。遇一人鬚髮皓然。出浴時。僂僂喘息。翁屢扶掖之。乃謝曰。三代尙齒嘉。君猶有古風。然君等壯年。殊不知老來之苦也。翁曰。長者高壽幾何矣。其人曰。七十稱古稀。僕幸及之耳。因亦轉問翁。歲。翁笑而不答。問再三。有告者曰。此卽九老之首凌某也。今百五歲矣。其人甚慚。衆各撫掌。翁亦爲之莞爾云。

兩蒼氏曰。壽居五福之首。一邑中同時得百壽者三。此真盛事。又聞老人有少意者。壽無量。觀凌翁於浴肆中。扶掖長者。儼居弟子之列。則其得壽也固宜。

記龍門書院

同治甲子。髮逆蕩平。駐滬。西兵亦撤。時丁公。日。觀察蘇松。諭董。重修南園。園西側。本綢業公所。有關聖殿。遂移像於北城之振武臺。既爲蘇撫肅毅伯。李公。就殿建生祠。復創設龍門書院。專試策論經解。議初定。而丁公擢任兩淮都轉。代理者爲應公。寶時。已丑七月。觀風蘇松。太三屬告諭。各州縣學。其略曰。士爲四民之首。欲正人心。首端士習。但士之惑溺於積習者。已久。致以

國家取士之具。爲一己梯榮之階。務標竊而無實用。進身之始。心術已壞。縱掇巍科。登仕籍。其於吏治民風。曾何裨萬分之一。江左爲聲名文物之邦。值此大難初平。諸生宜愈加砥礪。嘗考三代以下。惟漢治最爲近古。由其時。賈長沙。董江都等。博通古今之故。洞徹治亂之原。取而用之。措正施行。治平立奏。不徒託諸空言也。夫居恒講習爲學者。務得其歸。培養人才在上者。難辭其責。昔宋。范文正公。守蘇。首興學校。聘名儒。胡瑗爲師。分齊授經。士習繇此。日上。權輿在昔。

宜所敬承。茲有滬城紳士。倡議捐貲。就上海城南也。是園中添設龍門書院。一所。聚生徒。資膏火。延請老師宿儒。指授矩矱。誠盛舉也。余備員滬上。既嘗借箸而前。今得重臨是邦。豈甘以五日京兆自居。視官如傳舍。而凡人才之與廢。風教之盛衰。則於多士。尤爲厚望。爲此示仰。蘇松太三屬。舉貢生童等。知悉。凡發策論三題。有志之士。當各自備卷。直抒所見。繕寫送學。由學送縣。由縣彙送到道。限一月繳齊。候定。甲乙居上考者。由道調取。覆試錄。優送入龍門書院肄業。其次。亦各捐廉俸。分別給獎。維爾諸生。務求實學。勿競時榮。庶幾誠中形外處。則爲鄉里薰德。善良之士。出則爲

國家緩急。足恃之人。在本道。雖借觀人才。實古監司一路分內之事。其各勉旃云云。策題。主敬說義。利辦開濬。劉河考。共得二百九十卷。取超等二十名。特等二十二名。批首爲松江府學附生。沈祥龍。皆取道署。覆試。餘皆分別獎賞。及覆取中二十名。擬各送入書院。而諸生多以館務辭。因諭在邑生童。及附近州縣

實是學人
主腦而叙
次鑿鑿提
綱挈領可
謂要言不
煩

之願學者。報名入院。先後共十餘人。特延平湖顧訪溪明經。廣譽主講席。設立課程。朝夕講肄。大旨以躬行爲本。以專經爲業。以先儒語錄爲入門之要。其在院肄業者。每人月給薪水銀四兩。月終彙試。經古策論各一道。則所取之。四十二名。皆與焉。既定甲乙。另資膏火條例。井井至詳。且慎。未幾訪溪先生。以疾卒於院。今接席者爲萬青軒布衣。解泉湖北漢陽人也。前楚撫胡文忠公林翼薦舉奇才異能。不就名。遂藉甚。故丁應二公往聘焉。迨同治丁卯院乃遷建於西城。李氏之書園舊址云。

兩蒼氏曰。入比興六經。廢對偶。作三史。亡前人。已早慨之。茲得賢監司雅意。維持實爲幸。文之幸。但讀書與治生似相背。而實相資。聞院中薪水之銀。貼膳外。適供日用。所得祇此。月試膏火。恐寒峻。猶有內顧憂。否則法良意美。既如此。諸生自宜奮至矣。何尙以館務辭耶。

廣方言館

同治建元歲次壬戌。蘇撫李鴻章題准就上邑。設立廣方言館。時新移敬業書院於舊學宮基址。乃卽院西隙地。起造房廡。制極宏敞。官紳馮桂芬等擬定章程一十二條。稟准頒行。按凡肄業生。以年十四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章充選。由官紳保送。取具年貌。藉貫三代。履歷赴監院報名註冊。隨呈海關巡道面試時。文擇稍通者。送館肄業。額設四十名。有備選者。須候缺。出補送館。延英士之有學問者二人。爲西教習。以近郡品學兼優紳士一人。爲總教習。舉貢生員四人。爲分教習。分經學。史學。算學。詞章。爲四類。而以講明性理。敦行立品。爲大綱。就四十名中。度其年類之大小。記誦之多少。性情之高明。沈潛酌撥。四人分課學習。兼肄西語西文。但西人制器尙象之法。皆從算學出。若不明乎此。卽精熟西文。亦難施諸實用。故凡肄業者。算學亦必逐日講習。其餘經史各類。隨其資稟所近。如欲專習西學。亦從其便。所設監院一人。由上海學師掌理。至館中一切事宜。則有董事一人。經管。滿三年。乃換司事四人。一管名冊。一稽

出入一理雜物。一營雜務。亦三年一更館中。又選委通習西語西文者四員。常日住館。每日西學教習課讀時。四人環坐。傳遞言語。發明西教習意指。使諸生易於領受。每月朔望。由總教習會同課試西學。定其次第。按課送道署。存查候補。佐雜及紳士之年。及弱冠願入館者。一體准保。員額以十名爲率。或常住。或按日到。均聽自便。學成後。亦許備繙譯之選。火食則由館備辦。肄業諸生。除朔望。按課西語西文。各通多少。外。每月初八二十四兩日。面試所業文。以其詞氣之通順與否。記存優劣。每三月。由監院送道考試。如於西學茫無通曉。即行撤換。若與所業文。均有進益。十名內。酌賞銀兩。以示鼓勵。在館之佐雜紳士。一體送考。而免總教習分課諸生。於三年期滿後。有能一首繙譯西書。全帙而文理亦斐然成章者。由中西教習。移道咨送。通商督撫衙門。考驗。照奏定章程。關會學政。作爲附生。以後通商處。各衙門。應添設繙譯官。承辦洋務。即可遴選承充。不願就者。聽其精通西語西文。才能出衆者。仍遵。

葉落歸根
議論確有
見地非強
欲爭衡

結極得體

上諭。由通商督撫。專摺奏保。調京考驗。授以官職。其能繙譯。而非全帙者。作僉生。一體出館。所給膏火。每月銀三兩。以代館餐。曠館日扣給。每月歸省。不踰三日。有疾病及他故。亦不踰百日。踰則退房。虛昂星日。停習封印。期內停習。客有與師生通問者。由司閤報明。客座相見。不得入館。諸生出入。有司事稽查。一應起居動作。有分教習戒導。分教習有故解館。必請人權課。不得徑行館中。供有至聖先師像。朔望拈香。行禮。在館人員。不得託故不到。蓋於崇尚西學中。仍寓率循正軌之意也。嘗考泰西歷算之學。較中士固爲精密。然八線三角。即商高勾股之術。端緒皆本周髀知西法。仍出自中法。蓋此既失傳。彼得者。遂爲絕學耳。史記言周衰。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裔。乃其明證。然則淪胥之慨。豈特再求算經而已乎。茲以同文之世。而於荒陬遐俗。喜善如有不及。既可見泰山河海之量。亦可謂禮失而求諸野矣。

兩蒼氏曰。一藝一庸。適言必察。王道蕩蕩。固無不包。倘閱數年。而西學或歸

中士則雖以斯舉爲樽俎之折衝也。可筆亦鑿鑿齒齒。佳在詳而有要。收束處尤徵學識。

滋榛泉

當時情景
殊難爲懷

余家世籍湖南。自八世祖奉觀公宦遊蘇臺。愛吳中山水。遂居吳縣之洞庭。東山村曰南望。六世祖諱鳳元。五世祖諱御臺。遞舉孝廉。階隱不仕。世業藝桑。傳有毛公桑園。高祖諱君賢。有名諸生間。著有樹桑記。及愛吾樓詩鈔。行世。高祖母氏張。諱公望。公女生曾大父。諱定西。甫三歲而君賢公歿。孺人時年二十九。復遭饑饉。貧苦無依。方曾大父十齡時。嘗自塾歸。孺人以晚炊不給。遣貸於戚。去久不至。乃登嶺望之。夜旣深。卒空手返。母子憩石相顧而泣。孺人遂拔髻上榛簪。插土中。祝曰。我母子脫不餓死。且能裕後。此簪當活。已而簪竟成樹。高漸如屋。旁通泉脈。暗流滋之。至今如故。定西公年十二。來買滬上。藉起其家。以捐助開河工。授布政司經歷。高祖母循例。封安人。享年六十有八。與君賢公合。

墓於南望植簪地。乾隆五年奉

旌。建坊於墓。今墳垣之左。厥土常濕號。滋榛泉。或訛滋榛爲子孫。先大父東山公嘗賦詩以紀。詩載藁中事。載上邑志。

雨蒼氏曰。苦節回甘。枯枿斯活。匪惟物華實。表天瑞。允合載。諸家乘垂示後昆。

土產

白菜爲蔬中上品。唐人所謂闔葉吳菘是也。其曰菘者。以凌冬不凋。四時常見。有松之操耳。我邑冬月。更有一種。塌地而生。其形如盆。其葉縐紋。如一疊色。深碧名盤。科菜。又名塌科菜。一經濃霜。則味甘如飴。烹食最佳。他處所無也。

羅漢菜。向惟嘉定鄉間有之。邑中則無此品。近亦盈筐市賣矣。其菜於冬末春初生。田野間。細葉叢生。大至百餘瓣。氣味辛芳。士人醃之爲菹雜。青果裝瓶。以貽遠客。味甚美。筍種類甚多。惟護居竹者。爲筍中第一。燕筍。燕來時所生長。

讀之令人
飽吻

細而味稍遜。其在哺雞時生者。名爲哺雞筍。色淡黃。形短而肥。諸筍雖佳。細嚼則微苦。惟此筍味甘而清。質嫩無滓。爲邑中異品。然有一種形色近似而味殊惡劣者。名黃金鑄。恰能亂真。

桃實爲吳中佳果。有扁桃。墨桃。五月桃。鷹嘴桃。李光桃。半斤桃。雷震紅諸種。然惟我邑顧氏露香園之。水蜜桃。爲天下第一。花色較淡。實亦不甚大。熟時。色微黃而潤澤。可愛。又有小紅圈。如印皮薄而漿甘似蜜入口。即化無一點酸味。其樹每以秋分時。剗枝接種。五年後。結實始美。惜易蠹蝕。七八年即退。且在西城一帶者。爲真種。若移樹他處。則味減矣。近在南門外。數十里中。皆種桃爲業。色樣較勝。其味則遠不及。今之商賈所買者。皆南門桃也。真種甚難得。

梅邑西北。舊有梅源市。種植最多。花時晴雪。千村暗香。十里不減。蘇臺鄧尉。春末郡邑。咸取實於是。今園林久廢。其存者。結子雖繁。皆屬尋常果品。惟浦東沈莊之蕭氏廢園。有奇種花。開無異。結子則大於常梅。其色淡如水。翠着物。即碎。

工於比擬

味甚鮮潔。入口即化。名曰蕭梅緣。所產不多。甚爲貴重。雖鄰邑亦未識其味。每枚索錢六七文。真嘉品也。

牡丹。自宋以來。盛於吳下。我邑法華鎮。李氏縱溪園。多植異種。爲雲間冠。有紫金球。碧玉帶。二種。最爲名貴。其他雜色。亦有數十種。花時游賞者。遠近畢集。今園雖廢。而是處居人。猶多以此爲業。然皆植之田間。其擔入城市。售賣者。價值亦甚賤。種惟桃紅深紫壽安紅等。黃白卽僅見。實皆爲芍藥所接來。歲放花。仍芍藥也。

以花爲業
人以業雅
矣

鱸魚。李時珍曰。鱸出吳中。松江尤盛。長僅數寸。狀微似鱖。而潔白。過之。巨口細鱗。身有黑點。四五月方出。然鱸發於秋。因秋風起。思及蓴羹。鱸膾。張翰語可証也。白居易詩。水鱸松江鱗。韋應物詩。松江獻白鱗。皆指白鱸魚而言。一種黃碧。色身微扁。名鱸魚。俗呼爲鬼鱸。魚味之鮮美。勝於白鱸。蘇軾所謂松江之鱸。正指此。另有一種。名四腮鱸。體黑腮紅。其狀不甚雅馴。長僅三四寸。頭大而尾

恍如今威
所化

聊以自娛
固無不可
但如尉佗
之帝南越
亦縱意所
致耳

細肉肥膩。無絲骨。冬月以肉汁作羹湯。味極美。其肺尤佳。則除我松無此味矣。鶴沈括曰。惟華亭鶴窠村所出。爲得地而瘞。鶴銘亦云。得之華亭鶴窠。按鶴窠。卽今之下沙也。考諸傳記。皆云鶴產華亭。然鶴窠一鄉村耳。無深林幽谷。安所棲集。詢之士人。知晉時曾有白鶴一隻。自東海飛來。憩於鶴沙古柏。久乃生雛。相與冲雲而去。後百餘年復來。二鶴徘徊村落間。或棲樹杪。或宿墳園。村民聚觀。則延頸長鳴。游行自若。其聲嘹唳。遠聞二十餘里。羽毛似雪。朱頂黑尾。足高二尺餘。數日後。逸翮冲霄。渺然煙滅。疑卽前之雛鶴也。自後常有鶴至。故傳爲雲間之產。比年則一去不復返矣。

木棉。李時珍曰。棉有草木二種。交廣樹大如抱。南史。林邑國。傳並吳銖所稱者。木本也。江南淮北。所種四月下種。莖弱如蔓。高者亦僅三尺餘。葉三尖如楓。葉入秋開花。作淺黃色。結實大如荔。中有白棉。棉中有子。大如梧。八月而採。此卉本之棉花也。出南番。宋元間。傳入內地。我鄉始得種於閩粵。初未廣植。今則連

阡盈陌矣。其花下種。每於春未初種。既出婦女。咸荷鋤。刪莠。名曰脫花。大抵須鋤七次以上。則草盡而花易長。結實必盛。又須及夏至前。多鋤。始佳。諺所謂鋤花。須趁黃梅。信鋤頭落地。長三寸者是也。如天雨過多。不能除莠。則草長而花弱。至花爲草裏。則荒無矣。花開時。携袋擷之。曰捉花。捉花多孩童。蓋花之高者。不逾四尺。若使偉丈夫。偻僂而取。未免過勞耳。時若日色晴爽。捉花者。自後而前。及回顧。乍經採摘處。花復開放。謂之前捉。後白如是。則必倍收。其性畏水。故宜高田花梗。不宜太長。長則結實必疏。方盡未花曰花盤。初開黃花曰水花。結實尙青曰花鈴子。晚結無棉曰僵囊。花有白。有紫。有蚤。有晚。惟棉多核細者。爲佳花。既罷。捉折幹爲薪。曰花箕。箕未拔時。游民竊其零綴枝上者。曰捉落花。雖風行已久。然其初不過貧苦之家。兒童婦女。拾取田間。餘贖如詩所謂。遺秉穉穗。伊寡婦之利云。爾近則鄉間。無賴作隊成羣。恃強摘取。在物主亦不能禁。至有鬪毆爭訟者。有司於此。當嚴行禁止。以安農業。按我邑瀕海。多沙地。棉花實

所宜種。以此作布。又利倍於粟。真美利也。比年因各口通商。洋布甚行。而木棉頓滯。蓋亦一厄云。

兩蒼氏曰。數說家鄉風物。娓娓動聽。筆復雅潔。與吳錄閩記相出入。而清腴則過之。

顯微鏡

西洋顯微鏡。雖至微之物。視之。歷歷可數。今肆中所賣。不過晶鏡之厚者。照物畧大耳。余曾見二鏡。其一以紫檀木作小匣。內藏綠木板一片。方寸許。中嵌一鏡。約長二分。闊分餘。又有繡針刺脂麻一粒。照之。麻大如杯。上寫五言唐詩一首。書作行楷。一筆不苟。末款雲峰二字。不知其如何寫也。其一錦匣。一只大不及寸。高約五分。內藏小冊一本。計六頁。底面以鏤花青金版爲之。長闊僅三四分。紙潔白而厚。觀之。約畧有墨跡。而不可辨。匣底有圓鏡一面。以赤道爲邊。柄大如小鈕扣。睛窗開冊。以鏡照之。則山川樹木。殿宇橋梁。人物舟楫。無不畢具。

至樹木之參差。重疊人物之顧盼。相依有畫。工所不能到者。余謂此非筆墨所成。必印照之縮本耳。古有鬼工信非虛語。

兩蒼氏曰。狀物之狀。無微不顯。筆亦如鏡矣。

韓佩華斂母尸記

咸豐庚申。四月十三日。粵逆陷蘇郡。嘉定距蘇不百里。聞警紛如。咸擬遷避。賈人韓佩華。賃廡東鄉。將奉母以去。母曰。我老矣。復何懼。况此數椽屋。俱去將誰守也。韓百端譬解。堅不肯出。五月五日。賊騎薄城西。韓揮妻子出東門。留身侍母。母怒其留也。始泣別賊入城。一晝夜。忽去。近市富室。均被焚掠。韓家貧。居僻幸而免。六月五日。賊復至。自是踞城歷三載。韓屢履險探母。耗卒無計能出。居頃鄰有陷賊逸出者。傳言母已死。韓痛幾絕。思得母骨以殮。而賊窟海深無路可入。時商旅不通。黠者牟利。每間道走上海販貨。市賊漸與其酋狎。辛酉夏。韓介之賂酋。始得入。隨身束一布袱。意人骨無多檢得。可提携以出也。至家房廊。

得出恍如親見

亦奇

句法簡勁字不苟下

是亦人臘耳落子鏗然

贊得淡有

悉毀而母之寢室。獨存板扉。又固閉。心異之。及入室。見一切安置如故。母尸則踞地倚壁。間首垂偏左。膚革乾。縮手交。又捧胸乳。膝曲若跌坐。形如十餘齡小孩。旁有一貓。雙睛閃閃。向韓長嗥者三聲。甫絕。即跳去。時韓以襖小不克裹尸。正無措。忽一賊至。手持匹帛。視之。即引入城者。促令伏地。乃以母尸束韓背。遂得強負而出。至鄉。韓妻用絹潤溫酒。揉臂。臂直。脛亦挺。韓初預置一棺。僅如箱。乃屏不用。另市棺及衣履。備禮殮焉。同治紀元。嘉城克復。邑人先後歸里。聞其事。咸異之。且多其老請於朝。

旌為孝子。童詒孫茂才。與韓同里。悉始末。因為之記。嘗閱沈荀蔚蜀難叙畧云。成都數百里外。屢有廬舍。如故入。則什器帷帳。宛然而人臘。或坐或臥。蓋經冬餒死者也。韓母母乃類是。惟歷四時。徧寒暑。且當壑無完柩。郭罔遺室之際。而韓母之寢與尸。竟無恙。得非孝之所感。有默相之者乎。噫異矣。

倥倥盡意

兩蒼氏曰。精而賅。曲而達。佳處直入左穀之室。

金喟

病根
聚不以類

吳郡金喟。字聖歎。少有才名。性偏僻。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文宗某拔置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氏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也。徧加評語。連篇累牘。縱胸臆書之。謂爲金批盛行吳下。順治庚子。哭廟案。金與焉。聞是役之興。爲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聚者百餘人。時適

世祖章皇帝。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旋造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詈逐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即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餘皆星散。旋有教授程邑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見之。訕。又陰指撫臣。撫院朱遂以恃符抗納令。比追遽遭怨謗。致當哀詔。初臨日。集衆

千百上驚

先帝之靈。但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具奏。既上。

旨發欽差大臣赴江寧公審獄。成奏覆。倪用賓等。於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黨千人。倡亂訐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於是同時死者。一十八人。爲倪用賓。沈珩。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治。馮郅也。當人瑞在獄時。付書於妻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金初生一子。請以仙錫名。判曰。斷牛。不解何義。及妻子流寧古塔。屋室有斷碑。但存一牛字。其殆有定數耶。

游戲筆舌
至人不變

兩蒼氏曰。嗚是李卓吾一流人。卒羅法網。足爲恃才妄作者鑒。嘗論自來才人。無限然非養之純。而出以正。罕有不敗者。且惟無意得之。乃所以報。

也。

瞿松濤傳

是為雅潔
然非個中
人道不到

畸行遺俗
妙在叙得
無痕洵是
擊輪老手

為瞿傳神
技品既高

邑北郭闡鎮。瞿氏稱素豐。有瞿松濤者。幼好音律。同時就塾。恒以曲本藏書。中既長。則笙笛三弦。不離座右。吹彈度曲。無不盡妙。而於鼓板尤為獨絕。蓋其鏤心南曲。已數十年。迎頭拍字。徹板隨腔。不失分黍。且其鼓法。以清點取。不染花亂。俗習。故其品獨高。器必自製。費百金成一器。弗惜也。室有檀几。長丈餘。雕刻精工。非出時手。賈人許以五百金。勿售。或謂几木堅細。作板聲。必佳。瞿立鋸之。其所製鼓。扁形。纖腹。板質薄而輕。聲甚清越。號為松濤鼓板。梨園都仿其製。時吳門葉廣平。精辨四聲五音。著南曲譜。名聞四方。瞿曾偕友往。各奏所長。葉曰。諸賢所學。僅可悅時。若瞿君者。足以名世矣。瞿性樸訥。寡言語。音樂外。一無所好。并不解治生。鉅萬資。因之罄。暮年貧益甚。惟削竹為鼓椎。得百錢。以自給。余少與瞿君有同癖。曾識瞿於豫園之馨亭。鬚髮已間白。衣敝。溫携一竹煙。

人品尤不可及

點晴處

管而陶。陶然有自樂之色。余時歌曲。瞿爲按板。謂余轉喉押調。吐納自然。殆精於四聲者。瞿卒年六十餘。簞瓢屢空。未嘗乞憐於戚友。安貧自得。有古君子風。然則若瞿者。當不僅以技稱矣。噫。

兩蒼氏曰。自昔畸人。身不必士。夫。藝亦不必詩文書畫。且於富貴利達。往往不屑介懷。有非士人能及。故奇窮又所不免。此山川清曠之氣也。不如是藝亦安足稱。然則作者之傳。瞿亦重其人耳。而剪裁合度。文簡淡而筆雋潔。似虞初新志中物。於瞿爲不負矣。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一

二
十
四

快心醒睡錄卷二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滬城火藥局災

境佳由於
筆曲

閒筆見姿
致

而今不可
復識矣

陡然發難
真是天昏
地暗讀之
猶覺煙雲
滿紙

句甚明捷

邑城西北隅。俗名九畝地。為前朝露香園舊址。稍折而南。危樓三層。跨踞城壁。其下權籬。曲水古樹叢篁。時於缺處。望見朱欄畫檻。而即之。則流水小橋盤旋。始達。名曰大境。供關帝像。近處居民。多種桃為業。春時桃花萬樹。映其數里。蓋邑產水蜜桃。生是地者為佳耳。黃南坡。明府冕宰我邑。時重修舊址。復建一亭。西面環溪。顏曰秋水。池中荷花最盛。亭後為萬竹山房。綠筠當戶。碧水暗流。蓋絕妙一游地也。左有隙地。建立義倉。道光庚子緣。泰西諸國通商。事海疆駐兵防堵。假義倉作火藥局。積藥至四萬五千餘觔。壬寅三月初八日。申分藥性陡發。轟霆一震。天地晦冥。咫尺莫辨。遙見濃烟如墨。高接雲際。而其地房舍。盡為灰燼矣。時駐滬防守派管火藥局事者。都司芮永昇也。是日拜客歸。方解帶。聞

歷敘後官
人先書役
長次來兵
弁外以雜
色人終難
概人終極
見諸物極

於中又抽
一項別以
遠近別之
得奇正相
參之致

語妙

聲急趨。飛瓦已傷額。昇歸偃臥。經月始安。候補庫大使張孔安。二月初來局協理。到僅數日。火熄。見張尸臥宇下。首面焦灼。傷痕遍體。芮有營書。呂某楊萬竹山房。翌日得尸。宛然如生。衣服完好。惟枕骨已碎。據其伴僮云。是日午後。同人邀遊。豫園渠。因攤曬箱籠。不赴。殆有定數也。委司炮局。稿案吳尹伯。與家人嚴順高同宿一室。吳被壓時。不能相顧。黎明。得嚴尸覆臥秋水亭後。攔頭顱已破。去臥室且隔數楹。其奇者一如皂役。何炳撥局聽差。震後。遍查無跡。有人忽於樹間。撥落一腿。履襪可認。并有瓶袋一的。為炳物。其餘血肉淋漓。不能辨識。浦口營額外。某奉軍門檄來。提兵丁薪水。因芮為本營長官。赴局稟安。僅留片刻。亦斃於却秋水亭。寄宿安徽兵數十名。震死十餘人。餘皆額破踵傷。無一完善。義倉北。長生庵中。有女尼六七人。驚聞震聲。驟奔戶外。瞥見庵屋樑椽盡已揭去。回顧同伴。尚少一人。神定後入室。呼尋至廡下。恍惚得之。然已斃矣。一如黃渡鎮上。於初八更定時。空中擲落一人。面目模糊。不堪卒視。地鄰惶駭。鳴官得

意無意問
迴應在有

以下叙次
兵燹情形
點染處皆
歷落有致

信始悉。蓋頃刻間。飛擲已七十餘里。又有碑石二。大如棋枰。一逾河落數十丈外。一飛至城外桂香庵前。皆萬竹山房。嵌壁物。而積火藥處。平地。下陷丈許。舊存倉穀。均被焚消息。後得未燼者。尙數百斛。然皆作琉璃氣。有毒。雖雞鳧亦不堪喂。藥力之猛。一至此哉。

兩蒼氏曰。敍災後。事跡井然。有條開局。寫景間細。按積油。尙能自焚。積火藥。想當爾。或疑漢奸爲之。則姑舍是。

甲子冬闈赴金陵書見

同治三年。歷元甲子。爵督曾滌生。閣部克復。江甯省城。計賊踞金陵。已閱一紀。祠宇官署。盡爲所毀。惟貢院尙存。曾侯乃飭各營督弁。修葺。不三月而工竣。奏請。卽於是年十一月。舉行江前鄉試。余送鑑姪垣兒。赴金陵應試。沿途所見已深。今昔之感。要惟秣陵爲尤甚焉。時邑之赴試者。皆於十月中。啟行。憶自滬至崑。炊煙縷縷時起。頽垣破屋中。而自崑至蘇境。轉荒落金闔門外。瓦礫盈途。城

時余有略
存人意思
不辨屋東
西句證此
殆可印證

忽開異境
心目為之
一曠

此下多書
偽跡

內亦鮮完。善虎邱則一塔幸存。餘皆土阜。由是而無錫。而常州。而丹陽。蔓草荒煙。所在一律。其於宿莽中。時露碑牆一片。或於巨流內。橫蠹亂石數堆者。皆賊嶠。負處也。兩岸見難孩數千。同聲乞食。為慘然者久之。餘若奔牛。呂城。新豐。諸鎮。向稱繁庶。今則一望平蕪。杳無人跡。偶見一二鄉人。類皆骨立。聲嘶奄奄。垂斃。問之則云。一村數百人。今什不存一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成眠。行將盡死耳。其言極慘。不忍卒聽。越日出月河。過江浪。駭濤奔會。不改而焦。山。山色蒼紫。奪目。疎林中。精藍燦然。風過時。焚梵聲。隱隱飄至。其所以不毀者。聞僧於賊酋。中有舊故耳。又見白塔孤立。雲表下。無一樹一屋者。金山是也。條過鎮江口。見傑閣飛空。崇樓壓水。則為洋人互市處。泊至燕子磯。雖茅屋參差。稍有市集。亦僅數十家而已。江寧城。豪兩岸。鉛丸累累。沙中白骨縱橫。想見歷年戰鬪之苦。城較舊時高數尺。轟塌處。亦已修整。入旱西門。經府署。訝其式不類。衙宇蓋即偽西王府也。城中房屋。惟西南尚稱完善。然亦十去四五。東北則一覽無餘。

有情難於
此自難為
懷不得云
吹總一池
水干卿底
事也

以八字繪
盡筆更可
人

語有分寸

矣。偶見聚寶門。見山石高聳處。有營四五座。詢之。居人知卽雨花臺。竟不復識其路徑所惜者。報恩寺塔。千古壯觀。亦歸烏有。而秦淮水邊不流。岸曲河房。盡成灰燼。憶當年珠簾翠幕。鳳管鸞簫。不知玉碎花摧。時作何光景也。皇城舊趾。蹂躪尤深。行四五里。不見一人。亦無一屋。人言賊到處如飛蝗食禾。疾風掃葉。頃刻都盡。不信然歟。計闔城賊館。不下千餘處。曰偽府。則有轅門二。大門三。高可數丈。門內牆壁。皆綵畫鳥獸。後有堂室園囿。多至數百。少亦百餘間。若偽衙。則擇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綵畫。其餘或用紅箋作聯。或以黃紙寫硃字。徧貼大門。以爲觀美。僞幼東王府園。入門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蔭可半畝。圓寶蕃衍。馨紅可人。自亭而北。疊石爲山。綿延不斷。衆山之麓。清池繞焉。今已枯骨。滿中不堪逼視。池後有樓。危峙天半。因亂石阻路不能上。亦不欲上也。洪逆僞府。以前制軍署爲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門曰聖天門。皆以真人冠之。兩傍有柵。柵內橫匾數方。皆僞僚所贊頌。左右有亭。高出牆外。覆以琉璃。

物到此亦是遭劫

不斷煞最合
在勝地宜
以此結

璃瓦二門內。僞朝房。東西各數十間。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欄。上鐫雙龍。石質人工俱極堅緻。似非近時物。僞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龍紋。飾以金彩。僞殿尤高廣。棟梁俱塗赤金文。以龍鳳光耀射目。四壁綵畫龍虎獅象。僞殿之東。有牆一圍。鑿池於中。池方廣各數十丈。池心以表石砌成。一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丈。船面已毀壞。北面又有半亭。高僅數尺。式如字藏。中空無物。詢之士人言。洪屍自船掘出。亭則設以供位者。攷洪逆崇信邪教死。不設位。曾侯奏稿祇言得屍。僞宮並無石船字樣。一人之說。毋乃傳疑。至僞殿後。一片瓦礫。賸有敗屋危牆。皆搖搖欲墜。遂不徧歷其境。其餘僞府尙多。或作官署。或屯兵勇。俱不得入也。若向來名勝已俱蕩焉。無復存矣。可慨也夫。

兩蒼氏曰。是役余亦與焉。紀行有詩。爪痕尙在。雖所見不必盡同。而難後情形。自堪印証。篇叙槐南遺跡。及一二僞制度。足新耳目。惜乎六朝如夢。其所摧毀者。尤令人黯然意消耳。

絕似今人
束冒

醫家口頭
語耳也煩
老先生特
地演說

言兩感而
不及其所
感仍模稜
語耳

說了許多
到底只是
不治

徐何辨症

蘇城徐秉楠。青浦何書田。皆精軒岐術。名重一時。時金闈劉氏。饒於財。而僅有一子。春患傷寒。勢已危。羣醫束手。遂以重金延二人。徐至診視。久之曰。傷寒爲百病長死。生係於數日之內。苟識病不真。用藥不當。則變異立見。古有七日不服藥之說。非謂傷寒不可服藥。謂藥之不可輕試也。若見之末。審甯不用藥。豈可妄投以速其殆。故醫者必先辨六經之形症。切其脈理。察其病情。究其病之所在。而後施治。如太陽陽明表症也。宜汗之少陽。則半表半裏。宜和解之。太陰邪入於裏。少陰入裏尤深。均宜下之。若手足厥冷自汗。亡陽者。又宜溫之。至厥陰病則寒邪固結。非投大熱之劑。不能除此等症勢。雖危但能對病用藥。始終無誤。不難治也。今診少君之症。爲兩感傷寒。兩感者。如太陽受之。卽與少陰俱病。以一臟一腑。同受兵邪。表症裏症。一齊俱發。兩邪相迫。陰陽皆病。救表則裏益熾。救裏則表益急。譬之外寇方張。而生內亂。未有不覆其國者。察其形症。變

不數語便入題局

先列脈形病狀

此是以病合脈

絕處求生而仍於切脈中得之知非孟浪

在且夕。雖和緩復生能措手乎。言未已。聞人報何先生至。徐退入夾室。何入診之。曰。冬傷於寒。而春病溫。蓋寒必從熱化。今身反不熱。而脈形潛伏。此熱邪深陷。勢將內閉矣。頃按脈時。曾於沉伏中求之。左手尺寸得弦。右則微緩。見症耳。聾脇痛寒熱。若有若無。兼之中滿囊縮。時或身冷如冰。夫脈弦而耳聾。脇痛者。病在少陽。蓋脈循於脇。絡於耳也。中滿囊縮。右脇微緩者。病在厥陰。蓋脈循陰氣而絡於肝也。邪入陰分既深。故身冷如冰耳。辨其形症。是少陽厥陰俱病也。古人治少陽症。謂用承氣下之。反陷太陽之邪。麻黃汗之。更助裏熱之勢。故立大柴胡湯。一方解表攻裏。兩得其宜。今齒枯舌短。陰液已竭。若投柴胡承氣解表峻下之劑。則更劫其陰。是速其殆也。若以厥陰論治。而進桂附等回陽之品。是抱薪救火耳。若用石膏黃連苦寒之藥。非惟不能撥動其邪。正助其冰攔之勢。然醫家必於絕處求生。方切脈時。兩手雖奄奄欲絕。而陽明胃脈一線尙存。因思得一線之脈。即有一線之機。反覆研求。惟有輕可去實一法。以輕清之品。

執者是方
正如趙括
談兵不知
活變矣

卽以病人
要之妙

措詞工婉
一帆風順
咄咄逼人

一進再進

或可宣其肺氣。冀得津液來復神志略。清可再圖。別策勉擬一方服之於寅卯之交。有微汗則可望生機。否則勢無及矣。是時徐獨坐室中。使僕往探索方觀之。乃大笑曰。是方能愈是病耶。果然可將我招牌去。終身不談醫道矣。言爲何僕竊聞達於主。何謂劉曰。聞徐先生亦在此甚善。今晚雖不及相見。明日立方必與共。千萬爲我留何舟泊河沿。遂下宿。徐欲辭歸。劉苦留之。服藥後至四鼓。果得汗形色畧安。天未明。何至復診。喜形於色曰。尺脈已起可望生矣。但必留徐先生。余爲郎君療此病。徐若去余亦去耳。劉唯唯。徐悉病有轉機。無以自容。急欲辭歸。劉曰。何曾有言。先生去彼必不留。兒命懸於先生。惟先生憐之。雖日費千金亦不吝。徐聞知前言之失。默然無語。何一日登岸數次。不數日病者已起坐。進粥。乃謂劉曰。今病已愈。我將返棹。徐先生已屈留多日。諒亦欲歸。但前有招牌一說。或余便道往取。或彼自行送來。乞代一詢。徐遂丐劉周旋。劉設席相勸。至爲屈膝始得解。何歸。適姪某亦患傷寒病。劇舉家皇皇。何診之。形症與

其將以是
方愈是病
矣何於此
亦殊執著
函徐請罪
大是難得

劉似曰易耳。遂以前法進一劑不應。再進而氣絕矣。何爽然曰。今日始知死生在命。非藥之功。醫之能也。因函致徐。自陳其事而請罪焉。由是閉門謝客。不言醫者數三。

雨蒼氏曰。軒輊處妙無墨痕。備載兩醫論略。未刪翦疑。若不經意。何雖奏績而有末段。顛斷則仍案而不斷。及將兩論細讀始悟。備載之下。蓋有不待斷者。東處直是有意瞞人。借作疑陣耳。妙。

夢譚畫理

余年逾冠。始學繪事。然惟任意塗抹。摹前人墨跡。亦莫得其彷彿。或謂欲解六法。必從師授。余然之。而未果焉。道光丙申春。作客金閨山。左巖季華。司馬鴛湖。徐曼卿茂才。約游吳中諸山。由木瀆舍舟。坐輿登范墳。晚宿靈巖。僧房喜其幽靜。晨起已曉。日滿山矣。是日回寓時。又薄暮。以游倦。即閉戶寢。遂栩栩然夢於郊外。閒步一望。荒沙無人。煙屋舍行里許。得細徑。沿隄疎柳。曲水橫橋。有山玲

句甚活脫
是夢中景

幽峭語
皆用活筆

祇一化字
掃盡凡庸
有終身夢
不到者

法是死的
然得法外
之意能有
幾人哉

瓏遙空孤峙。絕頂浮屠。高出雲際。思欲登覽。覺足力已疲。願得少憩。復行百餘步。見一古廟。山門洞開。入視無一人。庭前籐蘿古木。半脫枝葉。正殿三楹。頗宏敞。中塑神像。蒼顏鶴髮。道服黃冠。左手執麈尾。右持藜杖。如世所稱老君者。四顧棟折垣頽。境甚蕭條。甫欲却步。瞥見殿西隅窗下。坐一道人。濃眉古貌。鬚髮班白。憑几握管。作磅礴勢。意爲江河墨客也。步近觀之。見作巨幅。山水墨汁淋漓。筆勢縱橫。訝非凡手。痴立久之。道人忽擱筆。顧余曰。君亦善此技耶。余謝不能。道人曰。苟不能。何立觀已久。無倦色。而若有味乎此者。余曰。初好之苦。未得其傳耳。道人曰。作畫應物寫形。時出新意。貴得畫之神理。而善化之耳。如范寬危坐。終日以求其趣。滕昌枯觀物情動靜。王洽之林。巒澗谷潑墨自成。張璪雙管分生。枯孫位畫水。張本南畫火。極之。周景元之畫影。劉永年之畫聲。其不拘法。而常生法外之意者。善化故也。王摩詰初不知畫。而詩中蚤有畫意。故落筆便異。庸史。蘇髯翁寫意。不求形似。孫知微放逸而不襲前人。可見古之人。未嘗

此中又方
有工夫則
能自熟所
巧自生亦
謂巧使然
積學妙亦
不但由此出
耳

專事師資也。然必腕力純熟。下筆如疾風掃葉。運墨如波屬雲委。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斯爲超妙。至搜奇訪古。越歷山川。能使精通造化。合元微則神而明之。在乎其人矣。余聞道人言。意境頗覺渙然。乃之進揖之曰。天假鄙人納履之緣。得遇我師。願從學以卒業。道人曰。與君一夕語。可資十年學。何又師爲。日將暮矣。君盍歸。以掌拍余肩。有夢頓醒。則寓客晚餐未竟也。豈是日登山宿僧舍。遐想所涉。而有是夢耶。抑余有負笈之思。而感諸夢耶。然自後臨摹。覺胸次了然。位置點染。亦漸有法。不似平日矣。丁卯夏五。雨窻無事。自檢舊作憶而記之。

雨蒼氏曰。論畫而以能變化爲歸。非深造者。不解余未爛六法。而嘗通其意。於詩若文。識君下筆。每得法外。意固知道人所云。本寓言。卽不然。亦一片心光所結而成者也。夢中人呼之欲出矣。

童菽原曰。作者繪事冠絕時人。此殆自道其心得耳。以爲有此夢也。可以爲

無此夢也亦可。

趙枚

本是偏處
祇因施之
得宜病根
翻底正果

篇中每以
折句有神

言似迂而
實壯

趙枚字子式。邑人也。世居南邑澧溪鎮。祖文折。官戶部主事。殉金川難。贈光祿寺少卿。父秉淳。任湖北監利令。有政聲。枚生而剛躁。善怒。不能容物。每遇權要。客常白眼不與。通一語。見田舍翁。作富人態。轉漫罵之。又素性落拓。不治生計。中年家漸落。而意氣如故。咸豐辛酉。粵匪陷浙江。破川南。四出焚掠。十二月二十日。賊離鎮僅十餘里。居民紛避。枚安然如平時。越日晨起。家人促之行。枚曰。汝輩惜命。可速去。無煩顧我。衆不復言。稍頃。聞門外奔走聲。繼聞號哭聲。衆出探之。見賊駭已入市。則皆驚遁。而枚獨置若罔聞。旋羣賊至。枚堅坐勿爲動。賊曰。汝何人。枚不答。又問之。曰。汝輩皆小賊。何足與語。速喚賊頭來。我當責以大義。賊怒拉之行。至一處。已有被擄數十人。在枚至。大罵。衆駭曰。詈如此。使怒激而盡殺。以洩其忿。則我輩皆死數矣。內有丁某者。與枚居近。而素相識。乃以足

光堅響切
字字軒昂

從衆人一
邊聽來妙

躡枚。且低語曰。此何地尚如此耶。枚大聲曰。汝輩小人。惟知偷生。安知大義。我家世受。

國恩。肯效爾等之搖尾乞憐乎。丁又牽其裙。枚怒甚。踢以足傷脅。丁負痛伏地。枚益厲聲罵。賊抽刃刺之。遽傷臂。血濺衣襟。涔涔然而神色不稍變。遂牽出殺之。衆聞枚罵聲。至死猶不絕也。夫賊以烏合之衆。搆亂邊省。兇焰所至。殆多弭首帖耳。莫敢誰何。自楚鄂諸師出。而賊始稍稍有所畏憚。然且蘇松數十州縣之失。曾不旋踵。意其間。豈無世受。

國恩者。不知當時亦有奮身罵賊而殉節如枚之烈者乎。明年亂定事。聞大吏請於

朝奉

旨優卹。如例。嗟乎。若枚者。真足繼其光祿公之烈。而無愧矣。同時有鎮。猾某迎賊者也。初媚賊目信之。繼親賊帥益寵之。終恃帥寵而輕所媚之目。羣賊遂妬

卽此可想
見其反覆

卒以此死
哀哉
以問筆借
收遷家
法

而殺之。乃亦妄報殉難濫邀。卹典不知。枚於地下見之。又何如也。余曾遇丁於他所。爲述其事甚悉。且見其脅傷猶未愈云。

雨蒼氏曰。叙枚情性酷肖。餘亦有聲有色。拉入賊館一段。尤精采得此傳神。枚爲不死矣。入後來。議夾叙而以鎖。猾某作收居然史裁。

錢鶴阜

錢鶴阜。故吳越王鏐後。累世富厚。祖文。父大倫。皆慷慨好施。鶴阜性豪邁。尊禮知名士。廣結海內狹客。援人之阨。不惜千金。人以豪傑目之。世居邑西南三十餘里之王湖橋。與華亭全賈二生爲契友。時元順帝不修政治。耽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令四方貢珍奇蓮花石。天下擾亂。羣雄並起。張士成據高郵。陷泰州。陳友亮破安慶。攻隆興。明太祖兵起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克金陵。戰爭遂無虛日。鶴阜謂二生曰。烽煙徧野。百姓死亡殆盡矣。蒿目時艱。誰能出水火而登衽席。二生曰。今封圻大吏。溺於聲色。廝養都紈綺賊氣。一動如以菌受。

斧元祚其終於此耳。然四方之兵。或起自綠林。或裏脅成。衆皆非定亂才。論東南之衆。莫如張與陳。張係白駒。場停民。驟得富貴。妄稱尊號。陳本沔陽漁人子。賊其主而收其衆。此皆李二山童之流行。當自滅。惟江左之師。號令嚴明。不嗜殺掠。今又東下婺州。或可以圖霸業。然起自寒微。恩信未立。聚散未定。新附。巢湖水師。漸有逃亡。其所向克捷者。未經勁敵耳。如君好義。名聞遠近。能散財聚衆。假扶元祚。號令天下。復先業。而建非常在此時矣。錢惑其言。遂結士誠。故將韓復春。施仁濟等。招集流亡。得萬餘人。至正丁酉秋。士誠降於元。授太尉。開府平江保。鶴臬爲行省右丞。明吳天年。大將軍徐達。引兵東下松江。知府王立中降。達命荀玉珍守松郡。檄各屬驗民田。徵輒九千萬。螫城一郡。擾動錢乘民心。思變。豎幟起義。以全賈二生爲參議。姚大章爲總兵。元帥據上海。自引兵攻府治。用羅德甫爲先鋒。德甫係錢佃戶。有膽力。七戰七捷。玉珍棄城走。追殺之。遂據府城。囚華亭知縣馮榮別。遣甥韓世德入嘉定。執知州張牽。又令子遵義率

小舟數十。走蘇州。欲與十誠合。以求援兵。適達達驍騎。指揮葛俊。帥師勦之。遇遵義於蓮湖。蕩大破之。全軍覆歿。葛遂由顧浦塘進攻。鶴臬。錢軍聞砲聲。皆駭走。俊笑曰。鄉兵耳。卽麾軍入城。鶴臬從北門走。葛追及之。戰於橫瀝。鶴臬受縛。檻送京師。臨刑。白血噴注。明祖異之。恐爲厲。因令天下設壇祭鶴臬。等無祀鬼魂。時上海知縣祝挺。潛起兵截殺。姚大章。羅德甫等。全賈二生。自沉於河。鶴臬有妾芸娘。女渠馨。聞松江破。俱生瘞焉。今王湖橋北有石池灣。云係鶴臬別墅。悉以白石鰲房。大深廟前。有雙井。東井謂鶴臬事敗。沉兵書戰圖於此。後嘗憑井爲崇犯之。輒死人。莫敢汲。明末廟毀。村民以佛像投入。欲壓之。而井益靈。其妾女瘞處。曰台娘馨。高數尺。廣五丈餘。前有燕地二三畝。有石馬石亭。下築地室。道光某年。好事者。啟穴視之。無碑碣。亦無陳設。遂復閉渠。馨字蓮仙美。而才有點紅閣詩。燬於兵。惟相傳其絕命詞。有愁聽楚歌。空有淚燒殘。秦火豈憐才。他年蔓草黃沙塚。驛路何人問馬嵬之句。聞後有於瘞所。遇女魂相唱和者。率

荒誕不足據。惟全賈二生歿。越四年。其友某遇於郊。忘其已死。相與賦詩。載錢牧齋列朝詩集。全生詩云。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魂能泣血。鄧攸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詫遼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遍撲菘沙。賈生詩云。漠漠荒郊鳥亂飛。人民城郭歎都非。沙沉枯骨何須葬。血污游魂不得歸。麥飯無人作寒食。緇袍有淚哭斜暉。存亡零落皆如此。但恨平生壯志違。

兩蒼氏曰。草昧時。羣雄角逐。賢否既未可以成敗論。而如渠馨之負才生瘞。又誰不爲之婉惜。其事蓋嘗見於他說。而此較詳審。

匠工壓勝

同治丁卯夏。余與李筱雲。明府。同在南園。修輯邑乘。筱雲世居法華鎮。言其胞伯瀛門太守。舊居敬修堂者。經亂後。日就傾圮。將爲廢宅。而榱桷棟鉅。不忍聽其摧頽。時適應敏齋觀察於城西。吾園舊址。起造龍門書院。因議值而移建焉。

照此鋪叙
真者亦不
過爾爾

畫涉於雅
固爲欠雅
而訟及於
俗尙屬不

買玉得羊
猶未爲失
必論真僞

拆卸時工於樑間。得二筆一尺筆。一新一。已蘸墨。尺以紅木爲之。金星燦然。此蓋興造時。匠工所藏。壓勝之物。筆尺者必拆也。咸謂其奇驗如此。余曰。此亦偶中耳。兵火時。城鄉市鎮。拆毀房屋。何止數千百家。豈其樑上。皆有筆尺耶。

雨蒼氏曰。其術未始無。而有應與否。一言斷之。曰妖不勝德。

磨畫涉訟

荊州王華。字善摹古畫。嘗作湘中八景圖。求售。稱石田翁真筆。寫衡湘山水。幽奇浩遠。洞庭以南瀟湘。以北南嶽九疑。遙相對峙。煙雲萬狀。尺幅千里。誠大觀也。有朱章者。以銀二百兩質之。寶若珍珉。繼有吳江張清之一見。而指爲贗。朱大悔恨。迫王取贖。王不能應。遂訟之縣。時徐公餘宰其地。謂朱曰。收藏書畫雅事也。因之涉訟。俗甚矣。汝不知前人筆墨。僞者居多。古今賞鑒。家受人欺者過半。然必多方掩飾。自矜目力勝人。彼以爲假。我獨識其真。蓋自愚即可愚人。此千古收藏家之秘訣也。汝欲效顰而未得其法。豈不貽笑大方。况細觀此圖。不

豈是解人
聞言歡躍
俗化為雅
矣

突如其來
而在數行
中形勢已
揭瞭然矣

間一句有
致且不平
宛如在目

讓石田筆意湘中。得此恰為真山寫一好景。又何必論其真偽耶。試以余言作一跋。此畫亦足珍重否。朱歡躍而起。徐公書而歸之。余謂作贗。本能亂真。亦稱奇技。若朱之吝銀。不學甚焉。而徐公以售語解紛。使古董行中。又添一段佳話。真賢令亦雅士也。

馳馬賭勝

兩蒼氏曰。堂皇上數語解紛。豈非良宰惜將秘訣。道破恐賞鑒家無處生活。邑城西北隅。建層臺。石砌高數十級。周以圍廊。曲檻臺巔。鋪巨磚。方丈平適。可步東西。設圍場。周約七八里。兩旁遶短欄。欄外環溪。臺左右建樓二三處。備縱觀。宴飲者。蓋即西人馳馬賭勝處也。其馬歲馳二次。每擇春秋佳日。各驅駿集場。金勒錦鞍。燦爛奪目。埒容數十騎。並馳沿河。高搭看臺。華民觀者。且以萬計。諸洋商有入圍賭勝者。有携婦女往觀者。有開設酒肆以趕集者。車走雷鳴。道路無隙。其起馬處。復建一亭。去亭百步。又立一牌坊。坊以內華人不得入也。

句法與前
遙對妙在
不覺
心長語重
敘游戲事
不圖如此
作收

賭勝者。衣分五色。坐馬入圍。馳時先有二騎出。各執尖角小旗一面。引馳者至亭。執旗者駐馬於前。旗起則諸騎飛馳。奔雷騰霧。以先爲勝。一賭萬金。三日而止。洋馬足高而尾細。較大於華產。每馳不過三四騎。華馬則多至十餘騎。乘者必駕衡以均。體有輕重以物平之。一騎勝則諸騎釀金以予。如聯十騎。以千金之賭勝者。得如數負者。僅各百餘金耳。馳馬既畢。復有跳水之戲。圍內先掘土爲池。闊三丈餘。共六處。每距百餘步。路傍插小旗爲埒。諸騎銜馳騰躍過水。一踴數丈。周而復始。凡三次。有墮水而衣襟盡濕者。有蹶而復乘者。有陷泥淖者。觀者無不鼓掌。笑因念春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秦俗强悍。樂於戰鬪。今西人以馳馬爲賭賽。蓋兼齊秦兩國之俗矣。有心者。或不徒以眼花耳熱爲娛哉。兩蒼氏曰。叙事寫景。皆有茶火之觀。突起亦得勢。一結尤擔斤兩。未可以閒言語讀之。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二

快心醒睡錄卷三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楚才紀盛

粵逆洪秀全之亂。蔓延一十六省。蹂躪六百餘城。竊據金陵。毒流海內。自軍興以來。各省固多懷瑾握瑜之士。忠義奮發。翼贊中興。近者元戎振旅。醜類披靡。不數年而巨寇削平。勳垂竹帛。仰見我

國家。培養士氣。二百餘年。積厚流光。因時建樹。蓋三代以來不數覲也。然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據同治乙丑。夏季。搢紳錄所載。各省封疆大吏之籍隸。湖南者。名臣良將。接踵而起。實足誌千載一時之盛。其爲

國捐軀。已邀

卹典。及功成身退。掛冠歸隱者。不備錄。至在京之翰詹科道。無與軍務。與外省之府廳州縣。叅游各員。爲數殊多。亦不悉載。茲計文臣之爲督撫者。共十人。太

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一等侯。兩江總督。曾國藩。湘鄉人。太子少保。兵部尙書。一等伯。閩浙總督。左宗棠。湘陰人。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陝甘總督。楊岳斌。及兵部尙書。雲貴總督。勞崇光。皆善化人。太子少保。兵部右侍郎。總督。淮揚等處。提督。漕運海防軍務。彭玉麟。衡陽人。兵部尙書。直隸總督。劉長祐。新寧人。兵部侍郎。前浙江巡撫。曾國荃。湘鄉人。兵部侍郎。湖北巡撫。鄭敦謹。長沙人。兵部侍郎。陝西巡撫。劉蓉。湘鄉人。兵部侍郎。廣東巡撫。郭嵩燾。湘陰人。又開藩臬者。九人。浙江布政使。蔣益澧。湘鄉人。四川布政使。江忠濬。甯鄉人。廣西布政使。劉坤一。與雲南布政使。劉嶽昭。俱新甯人。直隸布政使。唐訓方。常甯人。浙江按察使。楊昌濬。與福建按察使。王德榜。雲南按察使。趙煥聯。皆長沙人。湖北按察使。唐際盛。善化人。其爲監司者。七人。江西分巡。吉南贛甯道。督理贛川鈔關。王文瑞。浙江糧儲道。周開錫。浙江分巡。溫處兵備道。魏喻義。陝西分巡。漳商等處兵備道。蔣徵陶。甘肅分巡。平慶涇等鹽法兵備道。黎猷。甘肅分巡。安肅等處兵備道。蔣凝

學江西通省督糧道。兼管水利事。段起俱湖南人。至武臣之爲提鎮者。共得三十八人。內如長江水師提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黃翼升。與頭品頂戴提督。福建全省軍務。世襲雲騎尉。郭松林。尤爲著名。黃長沙人。郭湘潭人。若江南提督。李朝斌。四川提督。胡中和。湖南提督。周寬世。甘肅提督。陶茂林。亦皆有聲。不僅同官同省也。自此六軍門外。爲總鎮副將者。共三十二人。其中記名。提督掛印。總兵殆參半焉。至其姓名。藉貫。雖以人衆。不及徧書。要皆爲楚南魁傑。所謂文武彬彀蔚爲國華者。我於斯不且有觀止之嘆哉。

兩蒼氏曰。人才之生。初不擇地。而山川靈氣發也。有時聚也。有數矧通顯。既多。將互相汲引。一時攀鱗附翼。泰運同襄。亦固其所。篇叙諸人。詳而有要。其分職總點處。尤見眉目。

筮建百步橋

左氏。繇詞多奇中。致後人疑爲附會。殊不知易理精微。固有非偶然者。邑西南

十七里有龍華寺。水遠其左曰龍華港。黃浦之分流也。兩涯望峙。跨木於上。長二十四丈。廣二丈。有奇。曰百步橋。綠潮水迅擊易圯。明萬歷間。里人張雲程易之以石。遂屹然爲邑諸橋冠。及經二百餘年。至我

朝乾隆中葉。而橋復圯。斷石橫江水陸交阻。里人屢欲重建。皆以經費浩繁而止。時泗涇有馬進之者。精火珠林易理。占驗每出人意。表里人劉學廷以橋事往問。筮得歸妹之九二。其爻曰眇。能視跛。能履利幽人之貞。馬曰眇能視跛。能履不終廢也。利幽人之貞。夷軌易遵也。卦直歸妹。功其首以婦人乎。九二之爻。臣道也。亦妻道也。而位居中正。殆婦人而可專制者乎。時問者以工鉅方惴惴而占。若不經意。遂笑置之。乃未幾而邑侯范廷杰。忽乘輕舸。來勘形勢。始知邑有周羅氏者。承其亡。夫國楨志出資三千金。牒縣倡捐。遂依吳郡萬年橋式。中築石梭敦。二兩岸鑿石大木。巨中鱗次鋪磚於面。旁翼欄檻。始乾隆四十五年春。越三載乃竣。於是功首婦人。竟符前筮。蓋亦奇矣。

兩蒼氏曰。易奇而法於斯可見。

雷震東門

順治乙未夏。雷震起西北。摧東門城牆一角。知縣陸宗贄卜之。遽云。邑當有大魁天下者。命修葺時垣。鑿龍門兩字。以識。及己亥會試。朱天襄錦果。以第一人奏捷南宮。

鷄翻生爪

同治丙寅。城鄉徧傳鷄翻生爪。食之毒死。驗之果然。爪細僅長二三分。生兩翼。間自一至五不等數。惟鳥骨白羽。俗呼碎毛鷄者。無之。鷄價因之大賤。斤僅二十餘文。憶道光初。亦曾有此異。但云五爪全則飛去。無毒人之說也。

戒煙良方

鴉片煙。爲中國四千年。未有之毒。來今竟於數萬里外。傳染及之。抑且日變月異。幾不知遷流所極。在受其害者。既難屈數。卽言其害者。率多痛哭流涕。不能

真咄咄怪
事婉在言
外自見

更贅一詞。然其間亦有創深痛鉅悔之甚。而仍不戒者。則以煙有癮。而未易脫也。是欲戒煙。當先除癮。而欲除癮。必先覓方。今肆中所售戒烟藥品。目種種服之。似皆有效。而不知其仍用烟膏。故不服而癮如故。近於友人處得方。葯以易而價廉。功雖緩而無損。據云已救多人。如浙甯葉某。煙癮本大如法製。服不半年而戒絕矣。其方惟用粗大粉甘草一味。不拘兩數。熬膏如烟。初以烟九分入甘草膏一分。照常吸之。繼則烟遞烟減而膏漸增。至膏有八九分。烟僅一二分。則癮自斷矣。所願有志之士。咸起而試之。如果有效。則是方也。不誠烟瘴世界中之特健藥哉。

雨蒼氏曰。余嘗集方十餘。起試諸人。初無不驗。而卒無一能脫靜思其故。知凡人幹事。皆氣爲之帥。但煙之爲癮。恰非一日而氣之所用。多在一時。再而衰。三而竭。及氣餒而癮猶未絕。則功敗矣。昔人謂慷慨殉節。易從容赴義。難亦此意也。然則當如何。曰法宜恒久。更忌因循。必絕之甚。確而持之。又甚堅。

仍是積漸
一法此中
恰有工夫

然後選方服藥。如是而猶不驗。我不信矣。又嘗聞之有人曰。卉本棉花初產西藏。元世祖謂可以被天下。因欲帶入中原。時有老僧止之曰。利與害常相因是物。雖甚利賴然。願陛下姑舍之。若必傳種入內。恐五百年後。復有一物踵此而進爲華人害。世祖不聽。棉遂盛傳。而其所謂爲害者。由今思之。疑卽鴉片。故或於花時。擇棉之雄者。取梗搗汁飲之。卽可止癮。似乎物理相制。其間原有交關云云。據次則鴉片之害。或不盡由人事。倘得天去其疾。陡絕水源。則是癮也。豈待戒而始除哉。

狐仙驅賊

松郡。試院有樓。非學使者至。人不敢登。庚申夏。五賊陷郡城。羣臥樓上。夜輒聞戰鬪聲。有自夢中驚起。墮樓死者。賊館羹飯。皆黑如墨。每於深夜。輒見城上火把照耀如晝。疑官軍已登城。爭相逃竄。頃復寂然。羣賊以終夜不得息。遂棄城去。後聞之士人云。是必樓中狐仙所爲。蓋助順以驅逆也。

樞星門夜鳴

咸豐己未秋八月。文廟樞星門。夜有聲如雷。附近居民驚起聚聽。凡五六夜始絕。其年江南鄉試。因金陵寇踞。特借浙闈舉行。榜發而順天中式者一人。南省六人。善貢諛者。且以門鳴爲瑞。及明年四月。賊陷蘇常。烽傳邑境。西人助勦。兵學宮殿宇。半爲所毀。由斯以談。雖謂之不祥也亦宜。

墓穴前定

朱季則家法。未遇時。與同邑黃體仁。讀書龍華寺。一夕夢步村落。見營葬者。儀從甚盛。而其銘旌。則書工部都司水郎中。季則朱公之柩。既駭。姓氏之與同。更念邑中。并無此宦。豈客死而買舟回藉者乎。且疑且行。忽見墓道宏敞。蔭木蔭日。役夫舁棺。休其地。欲詢居址。而晨鍾遽動。曉起踪蹟之。果得夢中所見。則播方伯允端壽域也。歸述其異於黃黃。漫應之曰。焉知君他日不爲方伯耶。後季則由進士出守信陽州。歷官工部郎。以疾乞歸。時方伯子以所營壽域不稱。意

妙在不說
煞

欲棄之。而別卜地。朱聞之笑曰。是固天所留以遺我者也。乃售而葬焉。差乎事。果有前定若斯哉。

兩蒼氏曰。據邵子前定數。凡於事物盡。然人自不覺耳。

大雪

江南地暖。松郡居海濱。東鄰日出處。氣候尤和。每歲雪時。大小皆以寸計。近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雪三晝夜。深至四五尺。港斷行舟。路絕人跡。老屋草房。率多壓倒。時髮匪分股。陷川南。歎浦以東。皆爲賊窟。方欲磨牙肆嚼。而爲雪所阻。遂踞巢不出。於是難民之乘機逃出者。以數十萬計。其被擄者。日使服役。夜則閉置樓上。時以雪地無聲。并免傷損。皆從牕中跳遁。因而得脫者。又不知凡幾。蓋天道好生。特降此雪。以拯民命也。余於除夜獨坐。未寢。交子。正見天忽開朗。星光輝映。殊覺氣象一新。同治建元歲朝。旭日當空。祥雲西至。萬民稱慶。余亦喜極。出門四望。見有二三村。童歌於道左。曰。長毛無法無天。今交

是實語非
泛頌也

同治元年。快哉死在目前。余聞歌狂喜。幾欲頓足起舞。未幾而川南克復。松郡底定。迨蘇常報捷。賊巢盡傾。此誠萬民之幸實。

聖上如天之福也。有以致之。

雨蒼氏曰。李愬蔡州之雪。所以立功。此特以之。免難騰六之作用神矣。其寫除夕光景。歲朝雲日。頓令讀者色舞。

陳縉桶

陳縉桶。伏其名。宋未隱士。居浦濱。以縉桶爲業。跣足蓬頭。冬夏一衲。不滌亦不穢也。鬚鬢斑白。雙瞳湛如碧玉。能言徽欽時事。而貌僅如五十許人。常來江浙間。踪跡殊無定。性懶而好酒。善睡。一日醉臥浦灘。潮適大至。順流五六里。鼻中猶齶齶作聲。人以其咸目爲仙。時元右丞相伯顏渡江東下。破常州。江以南盜賊蜂起。積屍徧野。烟火斷絕者經月。而陳獨安然。日仍醉臥街頭。竟不知何從得食也。里有某氏。爲陳舊鄰。母女遽被賊迫。陳遂挾與俱行。羣賊緊追。終不及。

歷敘仙踪
語約意明
正妙在不
歸設

中有格物
工夫

怒以火銃擊之。陳復以身左右蔽。竟無所損。卒免於難。泊元貞元初。華亭陸正大。猶遇陳於江甯。後遂不知所終。邑有陳籬桶橋。乃其遺蹟。今人呼爲陳顧同橋。謂是二姓所造。真臆說也。

雨蒼氏曰。踪殊詭異。卽謂之仙也。亦宜。但同是籬桶。其與程子所遇。能譚易理者。正不知何似。

海鳥占風

歲辛酉八月十九日。夜間。滿城聞啼鳥聲。其音甚細似近。而遠聞者毛髮灑然。皆聳在鄉間亦然。論者或主兵災。或云多癘。余以瀕海之鳥。恒宿沙際。值海風驟起。水漲拍岸。鳥翔空無所棲。止故哀鳴如此。是疾風暴雨之徵也。當於日內見之。翌日。瀕海果大風。雨二日始止。

摘錄乘楂筆記

此記泰西之國之民。風土俗與凡宮室園囿。一切所聞所見。亦怪亦奇。蓋今

時之山海經洞冥志也。是書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三品銜斌椿星轅所歷撰次成篇。事在同治丙寅。自仲春至中秋半年之間。往還八萬餘里。水陸烽輪身歷諸國。眞極海外奇觀。但其命意所在。僅取新人耳目。故於各國要害之所建置之由。無論飛行絕跡。時未遑咨度。即洋面水程亦不盡載。羅盤南北。初未指明。致觀者徒尙新奇。茫無涯涘。且篇幅太長。又欠控制。閱之眼易生倦。茲故摘作十餘。則編入此錄。是卽身非海客。而當酒闌茶話時。亦足資爲譚柄云。

安南記云。正月二十八日。自天津乘輪船。由吳淞度粵海。至二月十四日。抵其境。閩廣人居此貿易者。不下五六萬土人。遵用漢文。郡縣名亦仿內地。是處爲嘉定省。新平府。平陽縣。屬之吧囉洲王。居東京。距此半月程。國之爲省者。三十有三。廣僅中土一二省耳。岸左有新造洋樓十餘座。法蘭西駐兵於此。已三年矣。初安南與法人構兵。弗勝。議與歲幣約十年。每年四十萬兩。嗣議割三省地。

寫狀處殊
不費詞故

自來仙踪
佛跡皆是
人云亦云

之十年賦稅乃已。土產雖米。華人販運者。絡繹天時極暖。氣候頗蚤。甫仲春。青
橋丹荔已盈筐滿市。居民僅以單衣蔽半體。男子蓄髮挽髻。女子跣足不飾簪
珥。居惟茅屋。寢坐以木。不施茵褥。冬春無雨。四月後風雨始大。屋宇多圯。故雖
王宮亦極卑陋。

新嘉坡記云。英國砲台在焉。十八日至此。以下所繫之日皆從百。以下所繫之日皆從百。以下所繫之日皆從百。土人習水
性。能刳木作小舟。銳其兩端。使小兒掉之。過客戲以銀錢。擲海中。羣兒沒水如
鳧。頃刻握錢出。屋宇仿洋制。頗高。敞市肆稠密。百貨星羅。皆閩粵人。客以謀利
者。土人初不事事。貌則黑臉捲毛。猙獰可畏。

錫蘭記云。土人統名二十四日。泊舟在此。考瀛寰志畧云。錫蘭在南印度。東海
中大島也。周千餘里。近海窪下。其地多雨及雷。花木繁茂。山產象。多寶石。桂皮
最佳。前屬荷蘭。今為英吉利所據。相傳山上有釋迦足迹。下有寺塑釋迦涅槃盤
像云。係真身。永樂時曾遣內臣。賚施供器。上寶旛立碑記事。山藏古刹。臥佛。長

三丈許。其地車制異於中土。故御者居左。土人持象牙玳瑁諸器。入客舍求售者極多。若寶石金剛鑽。則皆僞物。至市肆之盛。樓宇之麗。皆泰西及中國人爲之。土人惟設村店。售鮮鱗蔬果。近岸三五里。樓臺相望。然似久無人居者。云在盛時。係皆妓館。及今尙有當爐女。面如淡墨。作倚門態。見之令人却步。疑入夜又島也。

亞丁山記云。山形突兀。怪石嶙峋。數十里不毛。三月初四日。過此岸上。有土屋十餘處。中駐英吉利兵丁。蓋屯煤於此。以備海舶往來之缺計。自錫蘭至此。已六千四百餘里矣。初八日。海中遙見一塔。共七層。約高十餘。以鐵爲之。中豎燈竿。飄紅旗。以是處沙淺。每壞行船。故日則豎旗。夜則懸燈。使知遠避耳。

蘇爾士記云。自亞丁入紅海。經水程四千餘里。始抵此。又行三百八十餘里。換坐小輪船。約十餘里。乃入旅舍飲饌。一如舟中坐次。有男女八人。服色詭異。奏樂以供客聽。詢知業此者。皆日耳曼人。當以銀錢一二枚遣之。至所謂火輪車

形容得出

者。前車置諸火器。燒石炭貯水激輪。輪既轉動。後車三四十輛。接續而進。每車分爲三間。各設門二扇。有炕可坐八九人。每間大牕六扇。如琉璃屏。任人啓閉。茵褥溫軟。飲食起居咸適。次車裝貨物。箱籠等件。後載駝馬數頭。以備他適。開車時乘騎者。搖鈴三次。乃始前行。初似緩百步外。疾如奔馬。繼則儼騰雲霧中矣。是日始乘是車。經兩時許。行三百七十八里云。

麥西國記云。都城有客舍。飲饌悉具。余以晚抵其處。燈光與星月相輝映也。翌日遊古王陵。皆白石壘成。三座相連。下方上銳。北有石洞。甚深而黑。土人篝燈前導。窄處僅容一人。曲折以上。至洞口。高約十餘丈。有橫石刻如古箠者。分行約百餘字。然已剝落。十存二三。兩旁又有石刻。皆番書。山下砌石作方池。旁峙巨石。鑿佛頭無數。山巔有禮拜堂。廣二十丈。高倍之。柱壁皆石。而均光澤可鑒。中懸玻璃大燈。可插萬燭。時方麥熟。黃雲徧野。詢其耕耘之事。與中土概同。惟自紅海至此。氣候漸涼。早晚須服棉衣。且有披裘者。十六日泊舟墨西拿。

大里亞埠頭。售珊瑚者。皆至越日。在峽。卽大西洋海峽中。峰巒四合。削壁千仞。間有屋宇。皆背山臨水。以土人多種田山云。

馬騫里海關記云。十八日。過此街市繁盛。樓宇相接。雕欄畫檻。倍極富麗。寓樓七層。梯如旋螺。另置板屋一間。可坐六七人。上下皆用轉輪。安坐可升各房屋。有暗機。客彈指卽知某房有事相喚。入夜燈如繁星。憑檻望衢巷。見有一家百餘盞者。皆煤氣燈也。其造作處。距寓舍幾百里。而乘火輪車往返。初不滿兩時。始若穿山。行入深洞三五里中。黑暗如漆。瞬息出洞。則道路平坦。石梁橫水。田疇村舍。頓覺別有一天矣。至其織機造器。都用法輪妙處。實不易測。

巴黎期記云。二十二日抵此。計乘火輪車四時。迤千里。蓋卽法蘭西都會也。市肆如鱗。人煙稠密。足稱繁庶。有園廣數十里。內置玻璃巨室一所。高三十丈。寬廣如之。園中花木。參差綠陰。棲奇禽怪獸。尤塞於中。鱗介之屬。大小數十種。砌石爲池。綴以荇藻。均用玻璃房畜之。蓋欲觀者。纖悉洞見也。黎園演劇山水。

親歷者可

樓臺之屬。頃刻可見神佛女仙等。自空而降。又有女優。裸半身登場。跳舞穿圈。走索。輕若飛燕。二十五日。法國相臣招飲侍者。左右分列。入內廳。見其細君。詢中土風景。未幾。各官婦俱至。珠寶耀日。羅綺盈庭。衣以單夾。燭光下。花貌雪膚。相映奪目。飲茶酒。二巡而起。翌日。赴戲園。觀女優馳馬。繼出一籠。內畜五獅。籠大如屋。四周圍以鐵柵。下設轉輪。推至庭。數人持矛施槍環而擊之。獅怒作吼聲。若巨鐘屋爲之震。

倫敦記云。是即英國都城也。四月四日。抵此。廣四五十里。富庶如法蘭。西有園。廣袤數十里。鳥獸虎豹獅象之屬。無不畜。巨蟒有二三丈。植物如杜鵑月季。皆高丈許。花大倍常。紅紫雜陳。綠陰成幄。以玻璃造。鳥廠較勝麥西。其機局錢局。及造金銀諸器。皆用法輪。月之十七日。有相臣內子。淑善請見。各官家女婦。畢集。或鼓琴。或度曲。環坐侍客。音韻諧和。天主堂制極宏敞。高一百二十尺。雕石爲柱。嵌空玲瓏。雖以年久多剝。要非鬼工不辦其下。即君主輔臣叢葬處。皆

刻石肖形。二十一日。游思爾巴累思。譯言水晶宮也。在都南二十五里。宮建山麓。登山二里許。即升其巔。基廣三里。高四十丈。皆以玻璃爲之。一片晶瑩表裏。俱澈中造。各國殿宇人物。憑欄遠眺。見及六十里外。次日乘輪車約行五十里。至文思爾喀什爾。譯言若主行宮殿宇高聳凡三層。云有三千六百間。司宮者導觀。各處陳設。見有碧玉瓶。高六七尺。遍作孔翠花紋。光彩耀目。聞係俄羅斯所贈。凡列國寶器。各貯一間。閱中國寶房。內有憚壽平花卉冊一帙。扇一柄。上書留香集古意七律三首。至此數十里。內樹木之大者。何啻千章。山花似錦。溪水如油。呦呦鹿鳴。關關鳥語。斯宮鉅麗。甲於泰西矣。花之大皆倍中土。貴種則作玻璃屋障風日。有牕可啟閉。司花者云。地氣尙寒。非此即損。入室香氣襲人。而知名者。惟秋海棠。及紅花茶。花月季。杜鵑。芍藥。牡丹。數種而已。又有果房。自桃李杏橘蒲桃佛手之外。則多未識。每間設有銅管。貯熱水。雖嚴寒。一如暮春。其樹有始花者。初有實者。有漸熟者。隨時取用。不令缺乏。時乘駟轅車。星飛電

不意筆墨得
館傳海外
浪居易詩
白居難專
集於雞林
美於錦如
矣似錦如

掣一時許。已得徧覽諸景。是夜將半。米呂係侯招往。及至其家。女客咸集。幾有二百人。如入萬花谷矣。明日晨起。掌宮官以帖稱君主命。請赴舞宮會宴。及暮。同委員暨繙譯宮赴宮門外下車。見赭衣兵弁百餘人。執戈排列。門內有戎裝將士。持戟立兩傍。入門左轉。遶長巷。越門敷重。至庭地。鋪氈。旣旁植花木。芳菲滿砌。燈火通明。上塔百餘級。遇婦人入朝者。踵相接。蓋其國俗。各命婦月必二次朝君主也。旋至舞宮。其殿高廣各十餘丈。四面懸燈八千五百餘盞。據云。君主來年罕見客。遇他國往來。典禮悉令太子及妃代。是日設宴。公候大臣入宮者四百餘人。命婦倍武衣。赤文衣。黑威飾。金縷。婦女衣雜色。袒臂及胸。項下珠寶纍纍成串。太子及妃詢以此地風景如何。并言昨游御苑佳否。惜距中華太遠。往來良不易耳。少頃入宴。進膳者皆衣錦。捧盒授盒。授餐珍羞羅列。次日傳君主命。復請入宮。有錦衣官前導。及入內殿。見君主當門立。問來此幾日矣。此間風土較中國若何。惟願自令通問後。兩國愈加和好。云云。越二日至造輪車

處見車之大者。每乘板屋六間。每間可坐十人。須運印度堅木爲之。造時工匠皆用機巧斧斤之屬。自能運轉。凡造鐵輪及農工諸器亦然。嗣閱造玻璃處。知以海沙及鉛同貯土產中。納巨爐燒融。隨所厚薄澆成者。

曠者思印曼特記云。乘輪車行去倫敦三百餘里。二十七日抵此。時已亥正。望西

北尙有餘光。蓋自倫敦北又六七百里。日落正在亥初時也。二十九日往觀織造所。見樓架五層。上下數百間。男女匠作千餘人。各路棉花運至其所。乃始彈紡織染。要皆法輪所爲。其處中設大輪一座。需馬四百匹。四面分置小輪。且以萬計。當總輪轉。動力布四方。其聲震耳。語不相聞。棉之不淨者。須彈六七過。始如雪白。染處有池在下層。入池少頃。色即鮮明。織處機設萬張。梭不停留。聲達數里。每機二三。止以一人司其事。浴室有銅管水從管出。一熟一涼。可隨意增減。甚至厠屋。亦有水管自能洗滌。無餘臭焉。

拉黑。附丹麻爾記云。五月十三日。抵此爲荷蘭南都。河道甚多。皆直而長。有用火輪

取水者。能於數百里外。取水以滋灌溉。車行六十里。至安特坦。地勢極低。民於水中。立椿架木。築樓六七層。居之。沿河多植樹木。留路數丈。以便車馬往來。嘗游生靈苑。觀獅象虎豹禽魚。內復有蟒。粗如巨盎。徧體黑斑。昂首。蟠山石間。外罩玻璃籠。值苑者。戲以鐵棒撥之。蟒怒。觸籠作聲。錚然欲碎。觀者無不怖。又於二十二日。至丹麻爾行宮內。藏歷代君主畫像。余得縱觀云。

瑞典國

附克龍斯達的記

云。以二十四日。抵其海口。岸乘輪車行九百餘里。至云居

平。晚宿湖濱大樓。時方子初途。人已可辨色。旋見東北旭光透露。天色微明。蓋是處鉅北極止。二十餘度。已至半年爲晝之地矣。時當五月下旬。而衣可重綿。有婦女來觀者。尙服貂皮也。次日抵大克呵刺捫。卽瑞典國之都城。又次日國王遣使來期。以二十九日入宮燕見。是日觀顯微鏡。以滴水如粟。大者點壁。照之。水紋中見有蟲。其大如蝎。千百往來。又點滴醋一照。見蝦蟹形種種變異。可見水中俱有物。人自不之見耳。又往觀大魚。卽以魚皮爲室。並置雙扉。入腹

中几榻悉具。坐容百人。儼如巨艦。王居別墅。距都二十里。二十九日往見。入宮。王與后妃皆立待慰勞甚。至旋命游宮。后指陳玩好。頗各精雅。壁繪當年戰爭事。及歷代國后王妃像。至六月初一日。其國太坤請見。西人稱后曰坤。太坤猶華言太后也。遂乘輪船西行海港中。碧水灣環。林木蒼翠。約四十餘里。始見樓臺。水濱登岸。侍臣導入宮。太坤出見云。中華人從無至此者。今不遠數萬里而來。得無勞乎。遂使徧觀樓舍。復設筵宴。至晚回舟。連日夜不昏。黑交子正望。極南疎星。祇有三五點。丑初則東方明矣。初二日。出海東北行。六百餘里。入港。兩岸多板屋地。各阿剖。爲芬蘭舊都。居民萬餘。本瑞典國地。今屬俄人。次日至芬蘭都。會名亨沁佛耳。思本瑞國地。今歸俄國。已五十九年矣。初四日。過波羅的海北傍。山島東南望。水天一色。遙見海舶微露帆檣。繼而止。見桅尖則遠去百里外矣。乃知地毯之圓。初非臆說。連三日夜。東行稍折而北。雖晝日愈長。而氣候愈冷。在中土時已入伏。乃於晴午尙衣重綿。早晚必披裘也。初五日過

克龍斯達的地。有大砲臺三座。鼎峙海中。勢甚雄踞。聞咸豐四年。英法兵船至此。不能進攻而退。

彼德爾僅附馬博爾記云。自克龍斯達的行六十里至。此乃俄國都城也。周五十餘

里。街衢寬闊。殿宇高峻。居民五十三萬。有奇洵爲各國都城冠。天主堂高十餘丈。門前大柱圍丈五尺。以青色花紋石爲之。殿中孔雀石青金石。各柱圍亦有五六尺。初八日。其國相臣請見。是日即引至其王宮。殿宇高大。陳設富麗。惟王居城北行宮。故未謁見。又登一樓。錦袱鋪地。寶器雜陳。王與后冠帶在焉。中有金剛鑽石一顆。大如龍眼。云係無價寶。進此者每歲予以三萬金。至今猶未止也。如豆者數十顆。珠之大者亦如龍眼。紅藍寶石各如雞卵。其餘珊瑚翠玉不可勝數。其樓高大者。六百餘間。長巷複室不計焉。初九日。游彼德爾行宮園中。花木繁盛。珍禽異獸各充牣。并設水簾三十一處。每處以鐵管百餘。發機激水上騰十餘次。遠望如匹練。如珠簾。真大觀也。十一日至馬林博爾。有鐵橋長三

里許高四丈餘。云費百五十萬金始成。

伯爾靈記云。報國都城也。十二日抵此。周三十六里。人民二十餘萬。美國使臣司某。招飲游其庭。有樹三株。花葉皆五色。又有冰山。高百仞。蓋以玻璃積成者。十四日。與司君夫人同車。游王陵。檣樹數萬。盆高過於屋。花香聞數里。陵有美王后石像。極工細。戍刻入宮。見其后。因王在軍中。故不及見耳。

酣那爾國記云。十六日乘輪車抵其境。至可倫布國西都也。其地產煤及銅鐵。有婁姓者。設局鑄炮。以售各國。大者重二萬餘觔。價至五萬兩。其造作俱用輪機。砲子重八十觔。形長而首尖。

北利士記云。十七日抵其都城。周三十餘里。戶口三十二萬。有奇。越二日往閱軍器公所。有雙筒槍。及刀劍等。皆鋒利耀目。蓋其國比律悉。都城谷名。所產銅鐵。爲

泰西諸國最。次日入宮見王。王於三年前曾來中土。能道粵東諸勝。后深慕中國繁華。細詢風景。旋令待臣導之游宮。見修補處。有畫匠一人。無手能以足

指握管調色點染。二十一日。赴市購刀矛各一。往觀水法。云仿俄國式。池中魚龍水怪。皆以石鑿成。能噴水。直上。遠望如玉柱百條。高可十餘丈。是日禮拜。男女二萬餘人。街市擁擠。車馬至不能進。亦有生靈苑。遊罷更至藏骨處。中藏鳥獸魚龍骨。大者如車蓋如屋宇。又貯各國人骨數百具。大小不等。其所雕偶像。各具怪異。小兒胎骨。像自一月至彌月。及數歲。各有標識。異骨像如一身二首。一首二身者甚多。又觀電機報信之速。數千里外。立待問答。七月六日。爲西國八月十五。是日又值國王生辰。通街俱立大旗。徧懸燈彩。宮前大街數里內。雜陳百戲。夜放煙焰。終宵不息。有電氣燈百盞。異光射目。翌日登輪船。晝夜兼程。遂於八月十五日抵安南。十七日遙見越南山島。至二十日已進香港矣。

雨蒼氏曰。五色迷離。光怪畢現。如遇海客聽談瀛洲覺東波海外。文無此新色。試於香清茶熟時。展讀數則。當有御風破浪之想。因念秦皇漢武類皆馳心域外。而如篇中所記。雖在紙上。且未夢見。非我國家聲教遠訖。孰克浪

遊數萬里外。而記所聞見如此原。本因欠控制。殊覺冗長。今經作者刪潤自成。片段其奪貽處。真有出藍之目上之。史館既可備。外國傳中掌。故即編入昭代叢書中。知紙價亦增三倍也。

五色蛇

粵逆竄浦東。殺戮甚慘。落水死者。河爲之不流。事平後。水中忽生物。形似蛇而微扁。且有足。身具五色。長約五六寸。而能縮至寸許。被嚙者。云不可治。鄉人呼爲五色蛇。殆人精血所化歟。

潘襄

潘襄。以順治壬辰歲貢。授寶應學博。因奏銷事罷官。康熙戊午年。已七十有二。易名堯中。復應童子試。學使邵嘉拔取第一名。入泮。次年學使劉果接臨歲試。復以一等第三名補廩。後年逾八旬而歿。人咸惜其不及貢云。

快心醒睡錄卷四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上邑城隍神記

一起便稱

風節卓然

禮稱。凡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我邑城隍神。禦災捍患。素著威靈。故土民之奉亦甚虔。考神爲故元待制景容。秦公諱裕。伯繫籍大名。元末避地揚州。轉徙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而招之。拒不納。吳元年。門太祖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公上書固辭。洪武初。省臣復檄起之。公又稱疾不應。時明祖以疆圉初定。慮海邦不靖。乃以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適居此地。苟堅臥不起。恐有後悔。公不得已。始起應召。凡以釋主疑。明民志。不惜一身之去。就爲國人請命也。前閱曹澡。寔侍御一仕所記云。順治十年秋。海寇張名振再犯。縣治蘇州。總兵官王燦督戰。辱師。民因聚訟。巡撫周統兵按臨。燦恐民暴其失機。狀反誣縣人通賊。周信其說。自南浦訖靜安寺界。擬屠之。時海宇新造。兵革未靖。

赫聲濯靈
叙極精細

文氣深厚

回合篇首
功德兩字
律亦謹嚴

以映合大
節作在密
之至

往往草菅民命。於是邑侯闔公紹慶。率邑紳長。跪願以百口爲保。自朝至暮。請再三迄未許。將俟雞鳴。下令縱戮。是夕神降官廨中。朱袍象簡。赫立階下。周既心動。神乃隱去。至夜半復欲屠之。神又見形。目懾首搖。如是者數四。遂釋不開。嗚呼。今而知。凡我父老子弟。得保有室家。長子育孫。以迄今日者。非神其誰賜之。舊有玉二方。篆公名字。流傳民間。明萬歷中。邑人喬時萬爲文。以獻其家。復錄明祖三聘御書。暨公却聘書二通。同遺像。藏諸廟云。

兩蒼氏曰。平正通達。看似不甚經營。而起訖呼應。皆合古人矩度。此書家中鋒筆意也。

地耗

巢縣汪逸如茂才人驥。余世好也。其尊翁淳川先生。移家上海。已數十年。道光丙申。遷居小門南外。至己酉。夏夜坐納涼。二鼓後。方欲就寢。隱隱聞小兒哭聲。若近若遠。初不爲意。翌日哭聲又起。自西至東。久而愈厲。駭聽之聲在地下。其

叙細而詞不着

無預吉凶異而不異矣

本事已括數語中。擁資停極。由於過講。尋龍罪案。所在即受。誑所在。簡淨。恰有作用。在均。

中堂門限下。地磚舊有隙縫。闊可容指。時方正午。日光射入。見有一物如狸。然通身黑色。光亮如漆。而無毛。探以扇柄。入即嚙之。格格有聲。齒痕大如瓜瓣。竹爲之裂。其聲亦漸東。至臥室地閣下而止。是夜復然。乃求善卜者占之。則云此名地耗。蓋伏身之類。凡屋曾被官封。久無人住。陰氣團聚。或有此異。無預吉凶。但純陰之物。畏見陽光。一經出現。必爲所制。不十年。此屋恐有火災。其後咸豐三年。會匪之亂。房燬於火。其說果驗。

風水惑人

青鳥之術。雖不盡無稽。然借禍福以惑人。使墮術中。而莫或覺者。亦比比皆是。有精號真子者。挾術游吳楚間。偵知某宦擁厚資。家停二樞。寒骨三年。過講。尋龍頗難得地。乃賄其親信。張某力爲推轂。一旦牛眠叶卜。馬鬣遂封。不意一抔未乾。而妻與弟繼歿。宦疑所葬非善地。欲覓方家以證。而未得其人。去鑿數武。外向有廢庵。數月前。有僧住錫其中。閉門却掃。坐臥一室。既不火食。亦不燃燈。

語不粘滑

實善處其
意可會

其人則非
其言殊是
先以正告
使人深信
不疑欲合

好事者。叩其因由。則云。幼業堪輿。以爲人擇地。每於禍者。福之深恐。獲罪於天。用是皈空愛戒。問其年。已一百八歲。觀其貌。則似五十許。人人咸異之。某宦聞其異。卽往訪與談。復甚愜。遂求其一觀墓。道僧以會誓佛前。堅不許。宦強之。徐曰。余有徒碧霞。精於此。念君之誠。姑往招之。未識有緣否。問在何刹。某當親詣聘求。僧曰。渠常出游海島。數月不歸。此時正不知在何處。惟老衲親爲君行耳。宦大喜曰。某擬薄具資糧。遣僕送行。未知何日得勞法駕。僧曰。無須也。明日君來封吾臥室。不令人窺。伺閔二日返矣。如其言。二日夜寂無聲息。第三日微聞咳聲。開門入見。僧跌坐如故。曰。吾歸半日矣。宦曰。事諧否。僧曰。已晤渠於南海白楊島。五日後當自來。宦如期往。則已有一僧在室。長身玉立。鬚眉半蒼。風帽布袍。閉目端坐。老僧言此即小徒。今晨始至。宦肅然下拜。僧起答揖。曰。聞貴官欲覓佳城。然地在福澤。而不在風水。澤厚則吉壤。不謀而遇福。薄則雖得善地。亦爲人破。且地理興衰。隨時轉運。達人於此。又何深求。惟是不除五患。不避五

故離詞令
妙品

以下徐仲
我說

輕輕拍合
預伏一筆

以漸逼梭

看似迂論
實則着着
緊深

忽看此句
如青天霹
靂

幾疑故作
周旋實則
極意撮合

凶。則消亡立見。如人稟氣雖盛。而服毒藥必死。仁者應壽。而迎鋒刃亦亡。趨吉避凶。人事似不可不盡耳。宦曰。師言良。是弟子自知福薄。何敢妄求。緣去歲築山死亡相繼。得我師一辨。凶吉而釋所疑。此固弟子之願也。僧先問庚造。宦告之略。一輪算首始肯。曰。山在何處。蓋往觀納。因有事。明日即擬他適也。宦曰。離此僅數十步耳。遂同往。僧週視久之。蹶然曰。頃所云五患五凶。除五患者。異日不為城郭道路田舍溝渠也。避五凶者。去風火水寒絕也。若葬凶地。皆主家遭顛覆。以其棺或為風翻。或為水浸。火焚故耳。五者中風水寒絕四種。其地恆有。惟火地不多見。火地者。陰極生陽。地中陰氣結成流人。而火性炎上。最烈亦最速。葬則數年之後。屍棺灰燼。族亦消滅。此地是也。今棺首已焦灼矣。推君之造。相君之形。後世當有興者。不應遽滅。今得遇我。夫豈偶然。然非卜吉。速遷其能免乎。宦聞其說。如墮深淵。懇僧暫留。為擇善地。僧曰。與君雖邂逅。亦有前緣。鑒君惘恍。敢以實告。袖受戒終。南四十年來。雲遊遍海外。今老矣。不久當歸淨土。

一波三折
語氣逼真
難在太得
出

三日中尙
有安排

讀者亦將
驚異

侃侃然談
得不覺尤

昨觀峨嵋之秀思。拜數椽安。此朽骨。故急欲赴都。訪諸善士。募資了事。願君今已難緩。其能株待我乎。宦問何故幾。僧曰。是無多求。千金足矣。宦曰。此細事。何必遠涉京都。弟子雖力。綿願以千五百金爲贈。僧曰。信然。我事辦矣。君樂善好施。千金一諾。何愁不得佳地。因復周視語。宦曰。是固吉壤。可勿他擇。惜穴秘。尋常地。師無從指點耳。今當於壬癸日。開壙以驗計。去此尙有三日也。遂留庵中。屆期某率工徒。往僧攜宦手。行且低語曰。去南五十步。有連枝草一叢。獨茂者。掘之下。當有茵芝。此名野鶴冲雲地。葬此。二世後可得萬鍾錄。真千年不敗基也。宦曰。竊聞趙氏之葬。亞布九原。漢之山陵。散列諸處。何數十步間。而吉凶頓異耶。僧曰。君不聞龍角龍耳之事乎。平庸之地。本無利害。偏倚何妨。若鷄栖連傘。咫尺懸殊。豈今世韋龍捉脈者所能識哉。命速開壙。旣開而棺首固成。爇炭宦大驚曰。稽顙謝教。僧曰。五十步外。又命掘地。不四五寸。得無根茵芝一枚。宦喜極曰。師真神技也。未天南緣得此奇遇。僧曰。地有此穴。世有此人。苟非其

妙合開宗
數言在僧
聚爲一席
話在一者
亦成一筆
書
圖窮而七
首見足徵
敘事之妙

人。穴亦終秘。此君福澤所致。非貧僧力也。遷葬既畢。宦慨踐前諾。二僧束裝偕去。後有人至庵。見僧房地有陷痕。疑而發之。下露一窟。內藏鐵管。直通某宦舊塋之穴。始悟棺之焦灼。乃僧穴地燒之。而芝草亦其預伏也。某宦大悔恨。未幾鬱悶死。子孫亦漸衰落。

雨蒼氏曰。木必自腐。而後蟲蛀之。兩僧術雖秘。然非某宦過講。尋龍蓄疑胸。次豈易售厥欺哉。叙僧踪跡殊閃爍。其言吞吐卽離。

志局摘錄

同治丙寅。觀察應公敏齋論修邑乘。余亦從事南園。時四鄉咸以採訪事實送局。然事之無關於疆域古蹟義烈忠貞者。例不載。人因摘數句附存此錄。以廣見聞。

閔望

邑人閔望。字夏聲。孝廉璋之子。屢躋小試。父歿後已無意功名矣。康熙癸巳春。

於心自別

更爲難得

忽夢父告曰。爾今科當中。某題文字三篇。不可不熟讀也。覺而異之。卽檢書篋。果得父遺稿。遂日夕誦之。屆期借范某監照錄科。是秋竟捷。選浙之富陽令。時又值鄉舉。調入簾。閱自思此事久廢。恐屈人才。乃請同里名矜朱東村。扮長隨入闈代爲閱卷主考。喜公卷不妄薦。榜發惟閱門桃李最盛。元卷亦出其房。揭曉後。新貴登師門謁謝。閱曰。非我力也。有真師在。遂令相見。備述所以。一時極盡賓主師弟之樂。足見前輩虛懷不掩人善。而東村先生財甚秘其事。不輕洩於人。

兩蒼氏曰。閱此知名之得。失真有命在。但味恐屈人才。語覺前之中雋者宜也。非幸也。

真人驅假鬼

吾郡青浦海隅。鄉有孔宅。而南邑澧溪之王家濱。亦有孔宅。皆聖裔居吳者也。康熙間。裔孫孔雲華。曾江西廣信府事。與天師張真人結婚。

世祖南巡。真人迎。

有聲有色

涉筆成趣

鑿畢。間道嘗至澧溪。微服輕舸。不設鹵簿。晚宿孔宅。時鄰有無賴子數人。覘真人孤弱。欲試法力。乃裝鬼伏暗處。更即深啾唧聲四起。真人取筆書符投牕外。壓之。不已。連書數符皆不應。遂怒曰。吾在此小鬼敢乃爾遽。就几取戒尺連震三下。又書一符。就燈焚之。并呼直日神何在。頃刻風雲四合。霹靂一聲。震動屋宇。電光中見衆一將。與鞭怒擊衆心。膽俱裂。狂呼饒命。滿宅人驚醒。出視見數人昏絕於地。息爲救治得活者四人。餘則以假作真矣。

雨蒼氏曰。自來本有役使鬼神之術。卽勅勒法也。得其傳則非真人亦能勿遽震其道行。

收仙尸

上海瀕海之區。沿海皆築護塘。其上斥堠密布。以防海盜。平日禁人馳馬。恐驚守兵也。乾隆四十六年。冬鄉人浦遇龍於海濱。創建一廟。塑神像。擇日卜靈於

野俗名收仙尸。又謂接青龍。是日鼓樂宴神。村民紛紛往祝。夜則千百火把。上護塘迎之。時火光在堤上。高燭半天。人聲雷動。遠聞廿里南匯城中。訛傳海盜將至。闔城文武驚惶失措。總戎急遣哨馬出探。城內居民扶老攜幼。紛紛逃竄。縣令成公適在周浦宿蒼蒼聞變。即飛棹返。及哨馬回報。則云賊已登護塘。遙見火光接數十里。并聞喊殺聲不絕。總戎遂披掛坐堦樓。令兵弁分守各門。至三鼓後無耗。火光亦漸退。及更遺裨將二名直往護塘探之。方知其誤。接青龍者亦以是驚散。交五鼓城中始定。而居民之搬運出城者。則爲沿海漁艇乘勢搶劫。失子女財物無數。邑尊乃拘浦澗龍等數十人。治其罪。近村人有至廢家者。瀕海之民舉動粗豪。其易致禍如此。

兩蒼氏曰。海蠻作事固粗魯。而當時文武亦劇倉惶。可想見平時政治。

彌勒教

彌勒教不知始於何時。大抵慈團五倫之類。其教徧行各省。而江浙爲尤盛。先

勢所必無

有杭人。須天衡崇奉此教。自言其七世祖。某爲彌勒下世。親授珠經三。勸人持齋。修行身後。不入輪迴。皆歸佛國。每月朔望。必集衆誦經禮佛。名曰上供。入教者。不論男女。皆引進拜師。師爲之皈依取名。升表給牒。并演易卦爲宗派。亦分職事。行能出衆者。則有清書班首。固多。目同教相遇。必問何卦派。何執事。然後敘尊卑。南邑。楊維忠。教中班首也。徒黨甚衆。乾隆二十七年。

聖駕南巡。楊徒康倫姐等。獻經於姑蘇。行在

上。初未喻溫語遣之。

回鑾後。徧詢閣臣。知爲劉福通之流。明年

簡命。李因培爲江南提督。陛辭時。

上面諭密訪邪教。及李按臨松屬。是教適被仇家首告。卽命州縣拘爲首者。訊之。甚至挨戶拘拏。攀累頗衆。時尹文端公總督兩江。因命在案。結題。不必株蔓。

人心始安。須楊二人一斬一絞。此外軍流徒杖十餘人。聞須係浙江廩生。楊亦南邑名士。立念傳誤。遂至殺身。亦可歎也。

雨蒼氏曰。道一而已。三教已屬。不經今且不能屈數。固知 聖明在上。行將盡掃而空乏。

顧鶴鳴

顧鶴鳴。常州廕生也。挾相人術。在吳越間。所至傾動。久著聲稱。嘉慶乙亥。客我滬下楊豫園。言人禍福。率多奇中。邑有無賴子陶奇山者。一日亦往相。顧言其面某部位隱起殺紋。直透眉際。將遭官匪牢獄之厄。并云不出三日。若不驗。此後亦不再相矣。言過切直。觸陶怒。突起揮一拳。不意適中要害。隨擊而斃。鄰右繫陶送縣。獄成遂擬抵。嗟乎。陶不足數。若顧之術。則亦神矣。而罹禍尤奇。余獨怪其精於相人。而疎於自相也。何哉。

雨蒼氏曰。能相人而不能自相。雖精奚爲。

孰知眼下
即見

童寂原曰。似一則小品古文。

唐曾颺

南邑人曾颺。孝廉。未捷之前。一年館嚴氏。一日虛齋獨坐。忽聞牕外問曰。汝知呂騎射月之事乎。唐啓牕四顧。絕無人跡。不知聲自何來。聞之主人。共爲駭異。明年捷。南闈有一報人墮江死。以爲正應其語。旋赴禮部試。適遇永定河水發。旣遭驚悸。復受饑寒。卒致病歿。都下人始悟。中目入泥。蓋以呂錡爲比。當時所聞。殆鬼神之預爲告也。

王紹周

邑有王紹周者。嘗爲同里沈氏操會計。因命其出販。王以星家言命犯水厄。生平當忌舟行。乃辭以故。沈笑而罷。其夏沈戚吾某招王飲。時王有子適病臥。忽聞枕邊似有喚者。曰起起。盍往溪頭伴棺去。子頗驚疑。勸父勿赴。王曰。爾病甚輕。況與吳所相距伊邇。余往即歸耳。至晚遂與鄰居宋衛二人同踐。吳約飲歡。

亡之命矣

洽繼見其有醉色。吳乃靳不令飲。王囑曰。今夕卽醉而溺死。亦不索汝命何吝也。及席散。吳留之宿。堅不肯住。仍共歸。及至。宋衛二人距離家祇半里餘矣。王將衣扇寄二人。匆忽徑去。疾走如風。似有拉之者。二人心疑。因尾其後。未幾。去家僅懸百餘步矣。見王過一小木橋。忽失足而墮。然溪水甚淺。上半尤未沒。二人且呼且援。及登岸氣已絕矣。噫。命之理微。何竟驗之如是哉。

彭永元

病根卽是禍胎

南邑彭永元。航頭鎮人。粗讀書。嘗幕遊秦豫間。歷客諸侯。遇事生風。好談經濟。果於自信。人亦從而信之。乾隆末回籍年已六旬。且無子。僅有二女。值嘉慶四年。

由後湖前淨躁可想

詔開言路。官吏士民。各上言中肯者。不次擢用。彭雖年老。猶希遇合。卽撫所舊聞。如河工關稅。致匪洋匪諸事。具狀岳撫軍。岳爲奏聞。上着該部議處當。

淺露如見

進一層看
尤深細

朝命未下時。州縣擬彭必蒙優獎。尊禮備至。彭亦詡詡自負。意甚得也。不意部議奏上。竟以冒昧妄言。希榮涉黨。定彭罪。除飭地方官。勘其家產。核其行止。外立。即遣戍邊。徹以防後患。押解時。彭年老氣憤。行至高郵。竟卒於路。噫。妄言取禍。世所恒有。而如彭之老不知止。卽獲幸進。非仍可戒。而不可法者歟。

潘九相

康熙初海濱有潘九相者。豪族也。其父士榮。嘗游維揚。狎妓名九娘。先與陝西三原人魏韶訂。及與潘接。遂棄魏。魏憤踢九娘斃之。鵠母以賄。故得無事。他日士榮居家。忽夢九娘。翩然來。竟入內室。旋報妻生子。士榮知前冤。卽以九名。志所來也。及子稍長。狀貌氣度。豪冠。常兒鄉里。少年多附之。呼九相。而聽命焉。時魏以甲商行鹽。開店於大團鎮。距潘居不遠。偶以睚眦小嫌。潘忽怒。不可解。遂令多人擒魏。歸攢捶立斃。并燬其屍。魏子連城庠生也。聞信奔赴控。緝凶。潘挺身出認。同抵者數十輩。其黨有稍通文理者。於獄中作龍舟記。小說鄉里。至

今猶傳。潘於伏法後。歸葬里中。嘉慶中村民。忽傳潘九相顯靈。炷香。所祈禱輒驗。於是拜其墓者踵相接。計二三年間。集資盈千百。遂搆祠宇二楹。未幾禱不甚驗。至者少而祠亦圯云。

鬻魚

乾隆四十六年秋。海潮泛溢。及退。見內地有物如車輪。非龜非鼈。雌雄相疊。水涸被留。遠近聚觀。閱五六日。不能出。鄉人知有靈異。遂以鹽車裝送海濱。擠之入水。物乃西向。作叩首狀。而沒。後有識者謂是鬻魚。

楊某

嘉慶十五年春。鄉人楊某入城。買物歸時。趁一夜。航已入舟矣。因潮汛未至。坐而假寐。忽夢婦女數輩。各衣喪服。號哭來舟。楊遽驚醒。如爲不祥。遂跳身上岸。是日大風驟起。半途舟覆。同船二十七人。盡埋魚腹。楊幸免焉。

孔生

詩稔

非二人不生此子

四句中無無限波折
叙來極其了當

親之愛子。本於性天。然溺愛之至。卒使破產廢家。無所不至。則愛之適以害之矣。乾隆年間。南邑周浦鎮。有孔姓。擁厚資。中年乏嗣。晚歲始得一男。愛之若奇珍。及延師授讀。閱半載。而學生未嘗出其師。深以虛糜。館穀爲恥。嘗作詩曰。學堂如破寺。來作住持僧。白日三餐飯。黃昏一盞燈。經聲原不起。佛號總無憑。雖有三羅密。伊誰志大乘。一日孔某不家。師偶散步戶外。適其子亦戲於庭。遂拉至館中。令其誦讀。詎此子嬌養已慣。不知師爲何物。出口卽詈。師怒薄加嗔責。遂號跳入內。訴於母。曰。先生打我。我必打還。不然有死而已。母尉之曰。先生果無禮。姑候汝父歸。必有以處也。及孔歸。既悉其故。不待子請。卽商於師。欲其權忍一擊。以泄子鬱。并邀師之契友某。婉爲居間。師初甚怒。卽欲辭館。其友某憐師貧困。責孔以數千金爲賂。許其曲爲周旋。孔既慨諾。師乃勉從。後其子耽於游蕩。不務恒業。年未三十。家業鎖盡。身爲乞丐矣。嗚呼。溺愛之害。至於如此。可不慎歟。

兩蒼氏曰。是固我里中事。以余所聞。直將殺師。商安。後師以厚棉襪錢。板任生。三折股而罷。吁。舐牘愛深。不如此。不爲丐也。雖然。此特其甚焉者耳。下此滔滔。皆是安得一振聾啓聵者。力挽此頽風哉。

拍賣

洋人出賣雜物。預以招帖貼通衢者。期插標門首。聚買客一人。高立持物叫賣。不售則更易一物。價既相當。卽拍賣。以應扣後。長短兩無所悔。不能更易。故名拍賣。近有各國婦人。集公所施。各物捐作病人藥餌費物。其當卽拍賣。然必高價以給。用有英人名江李者。助鏢一枚。約值百金。當時叫價金五百。乃得此鏢。衆以其價太昂。遂糾約百人人。出銀五兩。湊合此數。俄中國搖會法點勝者。得爲所得者。法國人也。又有中國繡花棹圍一幅。值三十金。叫價三百兩。亦用前法。得此者爲花旗國之秦娘娘。餘物尙多。不悉記聞。是日得銀共萬兩云。

西蘭島珠

題解必不
可少

川水懷珠而

天竺國有西蘭島。多寶物。而珍珠爲盛。自西蘭至天竺。凡水淺處。皆產蚌。有中一處水靜。而地僻。久無人跡。岸巢百種。奇鳥高翔蔽天。鳴時。聲動山谷。其間海水無波。下有蚌窟。夜見白氣衝霄。月圓時。光尤照耀。咸豐五年。有英人跡至其處。獲蚌甚多。閱三載。計獲蚌一千八百餘萬枚。剖得之珠。或長如指。或圓如彈。有重至一二兩者。每顆值之數萬磅。至小者。亦有二三磅之值。但蚌之出沒無常。嗣後往取。竟無所得。乃於涯岸間。拾取諸海螺。大者如斗。其紋細若織錦。而光澤可愛。名曰西蘭螺。蓋亦將爲奇貨。以售人也。噫。西人之覓利。可云無所不至矣。

倪癡

倪克讓。名世式。居邑北。部生有夙慧。兒時讀書。過目成誦。稍長。卽能屬文。而性不喜。每見人談制藝。輒避去。父載若授徒鄉里。頗好奕。嘗與人對局。克讓從傍觀。卽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日是無難也。人戲與奕。輒爲所勝。遇疑難處。

其痴不可
及
贊得簡淨

每翹首觀天及落子。而人皆不能應其技。蓋由天授。非學力所致也。時都中盛行此戲。公卿亦多能手。有某閣部者。奕品稱第一。過雲間。聞克讓名。召與奕。竟日終二局。而閣部連負。倪之名乃更大噪。然賦性特異。既不屑治生。亦終不娶家室。所居僅一木榻。日惟危坐。對客常不交一言。人遂目之爲癡。暮年技益精。大江以南。無與敵。跡其操行。孤潔。豈非奇士哉。

童寂原曰。奕雖小數。而精能之。至通乎神明。然有絕藝者。必有畸行。倪之孤潔。尙矣。余尤服其與閣部奕。而竟不稍讓。近人豈易得此。

華爾

西兵臨敵。俱用洋槍。無雜械。其槍不需火繩。以瑪瑙石相擊。發火甚便。其製精其藥淨。故力猛而發必遠。髮逆踞金陵。咸豐末。陷蘇常。分股竄松郡。青嘉川南等處。先後失守。滬城危如壘卵。時有華爾者。花旗國人也。長於粵。嘗來申江。貿易。乃招精壯數百人。以花布纏頭。服青呢。小袖短衣。狀類西兵。各執洋槍。教以

大耆特志

進退。布陣之法。凡八十人爲一排。挨次而進。步無錯亂。號長勝軍。人又呼爲洋槍小隊。其後攻擊奪邑。長爲諸軍冠。賊甚憚之。時各國助勦兵未集。曾帥大軍亦未至。滬城實賴以安。迨賊棄松江。大憲卽飭華爾往守。廣招勸習。所謂洋槍隊者。共得四五千人。值賊勢方熾。浙之嘉湖松之金青奉。皆爲賊窟。去郡又及五里。而賊始終不敢犯。且嘗分軍協擊。所到必克。朝廷獎其功。授職總戎。卽鎮松江。蓋中國之練洋槍。實自華始。後以攻寧波。陣亡松郡。士民思其戰守之績。無不悼惜。同時又有法蘭西提督卜羅德。協剿柏林。受槍殞命。仰見我國家化及四夷。雖異域之人。無不同心敵愾。如此華爾既沒。復有夷人白齊文。統其衆不久。從賊旋爲我兵所獲。

朝廷法外施仁赦罪。逐回本國。繼又私入中原。在漳州助逆。爲閩浙總督左帥宗棠所擒。時英國福州領事。仍請解回審辦。左帥不允。差官押赴蘇城。詎惡貫已盈。以舟覆。蘭谿溺死。嗟乎。白亦花旗國人也。甘心助逆。卒罹天譴。以視華總

戎之爲國捐軀爲民紓難生膺

懋賞歿受隆名其志識抑何相遠哉。

兩君氏曰。攷史著部仕漢者。漢唐嘗有要未有來從數萬里外者。卽今中外一家。而似此遠委贄者亦少。况又爲國捐軀。實有光於史冊。固不得略而不書也。

張阿寶

洋槍隊之有統帶。蓋舉當地人領之。至教習進退。坐作之法。以及臨陣督隊。則仍另雇西人。當江浙諸城克復時。頗得其力。然所招多無賴。易滋事。甚如聚黨搶掠。亦或不免。而於所謂統帶者。飄翠羽。乘暖轎。騎從如雲。人皆避道。本地風光亦云至矣。乃亦有倚勢凌人。武斷鄉里。意稍拂。卽帶勇嚇詐。近見洋槍哨總擬保都司儘先守備提標右營下藍翎千總張鳳祥者。原名阿寶。以娼家子入隊。拔至哨總。而素行甚穢。無惡不作。不僅私設公案。錮人勒贖已也。經蘇松太

筆致栩栩
欲活

道下公日昌。訪聞屬實。飭縣出示招告。受其害者。紛紛呈控。提訊明確。請令正法。人皆快之。所願後之訓練洋槍者。深鑒其弊。卽於叅游中。擇一精明廉幹之員。俾爲統帶。卽不能如李光弼之壁壘一新。亦何至擾害地方若此哉。

兩蒼氏曰。唐劉晏爲轉運使。其所委用。多是士流。以士尙顧名。而吏多徇利。故也。讀篇終所。言其意可會。

錢唐一葉清

鄉先達葉公宗行。讀書尙氣節。永樂中。從夏尙書原吉。以治水功。擢知錢唐縣。蒞任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坐廳事。見蛇蜿蜒出。若有所訴。公曰。果有冤乎。吾爲汝驗。蛇卽昂首出署。公隨行至一餅肆中。蛇遽入爐下。發之赫然。得一屍。蓋肆主利其財。殺而埋此。已逾數月。屍仍不朽。案定。遂伏法。縣治故多虎暴。公爲文祭之。虎皆避去。時仁宗在東宮。聞其治行。戒所司善視之。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嘗伺公出。潛至其署。發筒。惟笠澤銀魚乾一封。周嘆息。袖少許去。明日召

獲上猶易
得民最難

公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則出三品儀從導之歸。公辭周不許。曰如君清操。此位可立。至奚辭。爲時人呼爲錢唐。一葉清。後以公幹赴都。卒於道。周痛悼累日。錢唐士民間。奔哭者數月不絕云。

異鳥

何宮保桂清。兵駐常州時。庭中集一異鳥。羽毛如雪。鳴哀竟日。宮保焚香拜祝之。越數日。而常州陷。後以失機遠遁奉

旨。拏問。遂棄市。鳥之鳴。殆示其兆歟。

兩蒼氏曰。其羽素。其鳴哀。咎徵如告。然以總制督重兵。爲國討賊。卽不幸而勢窮計蹙。微特不苟去。且不苟死。必不得已。然後引義自決。何偷如是。則是鳥之來。奚殊威鳳。乃事未急。而身先越境。致賊勢倒若狂瀾。災及生靈。無萬數身。亦卒正典刑。我不知焚香拜祝時。於意云何也。由斯以譚。咎由自取於鳥何尤。

無芒蝦

靜安寺。邑中偉刹也。建於吳之赤烏年。初號重圓。至宋祥符初。以諱改。今額在蘆浦之沸井濱。其濱中流數尺。特深如井。晝夜騰沸。或指爲海眼寺。有兩石像。傳係西晉建興元年像。浮江浦。吳縣人朱膺迎置於此。背有銘曰。維衛曰迦葉。蓋七佛中之二。後六年。又有漁者。獲兩石。鉢于沙際。其大如臼。觸以羶辛。變怪輒見。因施爲石像。供具。宋時有僧智儼。有異行人。初未知。值歲七月十五日。村郭設會。寺僧赴請。殆盡。最後有胥村人。設齋欲邀一僧。時惟儼在。卽許赴齋。所舟行。見捕蝦者。儼取蝦一斗。索水啖之。曰。齋回當償汝錢。及齋。則有飯無襦。還遇漁者。索錢。儼無以應。徐曰。還汝蝦可乎。因復飲水。隨吐活蝦盈斗。惟皆無芒。遠近傳聞。人咸稱異。遂有蝦子和尙之名。至今靜安寺。蝦猶傳爲無芒云。厥後儼將示寂。乃緝蒲草爲繩。約萬餘。懸諸廊廡。謂將作太緣事。卽坐脫。人競施錢懸之。繩滿。遂建佛閣。石像。後遷吳門。而寺至今存焉。

似遊戲語

雨蒼氏曰。與鳩摩羅什之吞鉞同。其神異彼教中。洵有人哉。

掘藏

江南自兵燹後。田園荒廢。民無以生。而當亂時。遷避者。所有貲財。多掘地窖藏。因是失業。貧民。惟日在瓦礫中。搜剔。冀得遺物。以延朝夕。常州某姓。兄弟二人。藉此稍有積聚。賃屋雙桂坊巷。兄於門首。開設舊貨店。弟則仍事其事。一日。於土堆中。獲一小鐵箱。高不盈寸。懷歸。啓視。得黃姓藏金單。內註金藏中和橋崇法寺鐘樓西北。土深一丈。計數一萬兩。兄弟大喜。同往偵視。見鐘樓已塌。左近鮮居人。因蓋草屋。徙居焉。深夜發掘。甫及六尺。即見白蠟累累。檢數得二萬兩。其疑不符。冀復有得。次晚。又依方掘之。深丈餘。果得如金單之數。遂將此銀行運。今已起屋開銀鋪。於甘棠橋。稱富有焉。

殊不知
卒如其
意者命
耳

快心醒睡錄卷五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眠雲山人

吳門眠雲山人。姓陸氏。字孟啓。吳大司馬抗之後也。好讀書。詩才俊逸。文尤跌宕。屢試秋闈。終不合。有司尺度。因棄舉子業。放情於山巔水涯。每遊輒從一奴。襍被裹糧。恒數月不返。所歷名山大川。不知凡幾。跡之所至。必窮其勝。而後已。繼欲訪恒山。於九邊窮崑崙於海外。以囊金垂盡。而歸。歸即廬於靈巖之麓。繩床石几。安視其中。闢地半畝。許鑿池。藝菊。擔水灌花。以爲樂。道光甲辰。余識眠雲於沈松澗。太守齊率爾相遭。便如夙昔。明春。余游惠山。便道訪之。適眠雲赴山。僧飲未歸。一僕引入小齋。見窗明几淨。筆硯精良。因取素紙。寫溪山訪友圖。即題二絕云。踏遍空山積翠痕。遠尋山客到山村。林深徑曲知何處。記取臨流白板門。殷勤訪友。白雲溪坐久。渾忘日影低。怪底小童催我去。夕陽已墜半山

似曾相識
亦前緣

點次都雅

標格清新

結不解緣

吐屬亦無
煙火氣
結甚妙

西自後。余過吳門。輒以眠雲爲東道主。而眠雲泛申浦。亦必主於余家。每顧則携山果數筐。分給兒輩。歸時余無所贈。惟以筆墨報之。而眠雲特喜甚。余曰。人言余畫疎落。不求暈飾。君獨寶蓄之何也。眠雲曰。子畫乃寒畦蔬味。豈足以供肉食者。余笑曰。僅如是乎。夫肉食者。鄙固無足算。實告君。余畫恰以疎淡勝。惟如眠雲山人之不火食者。方能賞鑑耳。乃相與大笑而別。

兩蒼氏曰。訪戴剡溪。興盡卽返。究嫌太岑寂。何若此之讀畫談詩。迭爲賓主乎。惟念素心。人少恐以疎淡勝者。罕逢此賞鑑家耳。

鄧尉觀梅

余聞蘇提之梅。莫過鄧尉。心識之而未嘗游。丙午立春後九日。得眠雲山人函招。始欣然就之。同游者。玉峰徐仲恂。洞庭顧孟香。山人及余也。是日春晴氣和。餘寒盡消。放棹胥江。遊光福古剎。禮銅像。大士觀松雪墨池之勝。憩小閣望檻外。羣山如列屏嶂。山僧汲泉煮茗。進山果一盒。梅李桃杏之屬。咸以糖霜釀之。

勝情逸韻
仙乎仙乎
正如列子
御風冷然
稱善

善致清嬌
倒點香雪
海亦韻
語有遠勢

韻人無俗
事

詩境亦甚
空濛

餘波

造句幽峭
似季賀齋

色鮮如初。摘味甚甘美。縱觀名人題咏。摩挲壁間。古禍日暮回舟。沽酒小飲。時月色皓然。兩岸光搖如積雪。余於蓬底。吹洞蕭夢。香扣舷而歌。臨風逸韻。縹緲遲回。近水人家。咸倚窗而聽也。宵既深。乃就枕。次日晨鐘初動。即披衣起。舍舟徒步。過湖亭橋。謁鄧司徒廟。廟有檜栢七枝。虬幹古。皆千年物。繞山行清流。映帶喬木。鬱盤路轉峰迴。一俯視。忽見玉麟萬點。烟水微茫。山人曰。此香雪海也。穿林去。踰西磧一徑。花深香冷。襲人衣袂。復登蟠。而望太湖面山水。天若合。遙指莫釐。如染黛。循山而南。上彈山。登萬峰臺。環坐石樓。採梅莫試。留餘之泉。入鄧尉。訪宋商邱。王漁洋論詩處。抵暮乃返。是游也。人各有詩。余題光福寺云。暮景空山靜。鳴泉谷口聞。夕陽含翠色。古寺半藏雲。鄧尉山云。探春破曉入山行。山氣空濛花氣清。此地幽深人跡少。翠禽時聽一聲鳴。是晚歸舟。蓬窗夜話。酌以村醪。未幾涼月半江。萬籟俱寂。復相携登岸。踏月西行。見水邊籬落間。野梅幾株。暗香浮動。行西五里。夜寒風峭。四顧蒼茫。遂有驛路風淒寒透骨。荒村

中物

烟化。月無聲之句。爲山人所嘆絕。徐子謂余清游不多得。是宜有圖誌之。乃與顧子夢香。捉筆渲染。各繪一圖。余並爲之記。而歸山人云。

雨蒼氏曰。幽情清興。飄飄欲仙。非濯筆於冰甌雪碗中。恐記不到此。以上二則置之西青散記。或漁磯釣漫鈔中。當有水乳之合。

媼妹殊遇

明末。虞山劉氏。世業儒家。雖落名楣也。兄弟守田廬。伯曰賡。虞邑諸生。品行修飾。仲曰肇。周則狡黠嗜利。不務恒業。有妹曰三秀。慧而艷。生時。母夢紫氣繞室。醜有異香。六歲母死。父教之讀。過目輒了。了捉筆作楷。秀艷獨絕。時里有黃亮

句法堅潔

貧鄙至此

功者。居任陽之大橋。素雄於財亮。更善居奇。崇禎間。吳中水旱頻仍。物價騰貴。藉之。困盈糶虛。家益富。亮貌溫厚。而中多機詐。蓄資鉅萬。節宿常若寒士。年逾二十。始議娶婦。則喪夫而挾重賞者。父曰。嫠也。里多請婚者。何必是亮。我以車往。彼以賄遷。嫠何害。遂娶焉。婦姓陳。善操持。勤紡織。相夫二十年。其業因之。

所謂狡黠嗜利

管安此句論文法是倒裝而神情亦極合見雖俗而言甚確

仲詞令甚善真有小人之才

侃侃之論

愈熾亮素聞三秀之美。適陳病瘵死。乃挽郁某為媒。曰果字我聘儀。惟命冰上人。亦當厚報耳。郁乃商之劉仲。仲曰。吾兄素迂闊事。必不諧。若能以二百金為聘。四十金酬我。我當曲為成之。亮如命。仲遂乘間言於伯曰。妹年十四矣。凡求婚者。卜咸不合意良緣。或自有在頃。郁某來云。大橋黃氏。擁貲百萬。宅第連雲。婢僕數十輩。現已喪偶。乏內助。欲為我妹議姻。弟思此事。得成妹終身。可以無慮。伯默然頃之。仲復言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憶我母彌留時。執妹手。顧父及我兄弟言曰。此女吾所愛。他日務嫁家之裕於我者。無與寒士酸秀才能有幾人。自奮為妻。福者。但願其安享。朝夕不至碌碌。并曰。傍吾目瞑矣。其言猶歷歷在耳。若黃氏之富。羅綺盈箱。倉庾如櫛。母若在。必諾無疑矣。伯頓作色曰。汝何言我家雖貧。固儒也。豈貪富厚。而以妹為賈人妻者。且彼之先陳氏奴也。本姓王。以背主而易為黃。居崑之石浦。乃祖名元甫。復歸虞家塘市。元母為某乳媪。宦有田三千畝。在虞。以媪故。委元課租。元自正犒外。復蝕其十之三。詭言農欠。

將黃家世
審情叙出
頗難堪矣

觀此數句
不成人子
之昏實

貪利忘義
可殺

不得已三
年許大事
都委於此

積久而成小康。乃父洪尤凶暴。嘗悅一佃女。乃假佃以金。初不責償。越三年。權之。遂攫其女爲妾。不久愛弛。將鬻女。聞而縊。時某宦已死。子弟皆絛袴不問。生產田皆分裂。授他姓。洪欺宦無主。吞匿其半。自是大營宅地。居然爲鄉里富人。然里之衣冠士。未嘗與之接也。今亮之爲人。固稍斂跡。然計升斗權。子母刻剝圖利。亦足稱黃之肖子。且妹年十四。彼已四十餘年。既不相若。門戶又不相當。何可婚乎。仲知言不能入事。遂寢。無何。伯幕遊山左。至維揚。見婚嫁者。絡繹詢其故緣。何傳朝命有中使。至江浙探民女。以充掖庭耳。乃寄書於仲曰。此信至。吳亦必驚擾。然是訛言。萬不可信。誤妹終身事。仲得書喜曰。四十金入我囊矣。因招郁曰。前議可成。然宜速爲擇吉。遂復於於仲曰。兄書未至。事已徧傳通國。不擇人而婚嫁者。不下數百家。司里恐臨期不克應命。預稽煙戶。欲將妹之年貌登冊。不得已。仍落黃請矣。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謀。幸勿以爲弟罪。伯得書。撫膺頓足。復作書讓仲。書未至而婚已成。婚之夕。亮忽患眩暈。草草成禮。廟見。

總以後事

後來多少

生百愛水

推命是開

文恰為後

來作伏筆

此之謂奇

近人中亦

有病為喻

尤確其過

須玩其過

脈處

他日故劍
之思亦以
是耳

時木主無故倒地。家人咸疑不祥。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我掌上珍也。因名珍。珍時有熊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適遊虞山。劉延至家。使推珍命。山人曰：是命能富貴。其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已造令推山人。沈吟久之。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子坐台垣。有主政王家氣象。鄉村婦安得有是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即貴。已而推亮。則搖首曰：此如病腦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而欲啖不得。縱使腰纏十萬。亦難享用一錢也。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子。爾時舉座。闕然咸笑其妄然。劉以星家。每每為嗣續。慮有張媪者。為劉乳媪。寡而無子。依於劉。劉嘗私與語曰：痴老年半百。只一女。猶兀兀然。朝夕持籌握算。竟不思身後倚托者為誰也。將若何。媪曰：俗有先取他姓子。養為己兆而引之者。往往如所願。盡試之。劉點首。時劉伯兄有子三季。曰金印。始受讀溫文俊雅。劉愛之。欲撫為養子。乃言於亮。亮以劉才敏心細。平時為亮籌畫。無不中。久已奉若神明。劉即庸奴其夫。亦不敢違顏色。因曰：諾。乃治饌。

語殊款曲

伯自大方面
而仲之情
態敘得逼
肖敘次能盡
叙折文氣
如舒卷自如
分是狂且身

邀二劉時伯歸里已五六年矣。而未嘗一至黃所。劉恐其固却也。私遣張媪致書。大略言妹非私奔。既歸此家。前事宜姑含忍。兄妹之倫。義不可絕。今謹薄具杯酌。爲戚里一申款洽。念兄素憐妹來。則愈有光。不然。則是張其賤也。妹亦置顏無地矣。伯見書不得已。乃偕仲往。始與亮相見。宴畢。入辭。劉謂伯曰。珍將就學。苦無伴。金哥來此。依我與珍同塾可乎。伯曰。嬰孩不能離母。且徐之。仲聞遽曰。我家七舍可來也。劉未應。而仲卽於次日携子往。初劉之爲亮謀也。以伯品誼爲鄉里所重。故欲藉以修好。卽卽爲後日門戶地。仲則其素所心鄙者。其子亦凡猥不足數。而亮見伯落落難合。不如仲之易籠絡。因反慫慂之。遂留焉。七性暴戾。比長而橫益甚。嘗戲珍。珍怒。白於劉。劉撻之。遂宿之外舍。食亦不令同席。任其去來。七乃日逐羣惡少游虎而生翼矣。無何。劉字珍於直塘錢氏。錢籍婁東。徙於虞翁。年五十餘。僅一子。美秀而文。嘗侍其母。出觀競渡。鄰舫則劉與珍也。兩家通問。知里居近接。乃客過船。款語甚洽。錢母歸。語翁曰。黃氏婦。固倩

活畫出一
狂且

姑以此爲
激借此收

所以處七
善者不爲不

必如是始
惡平時可
見

麗其女則尤嫺雅淑婉也。翁遂請婚。劉亦以親見。故遂許焉。七忽怒詈曰。父會
囑我勿游蕩。姑將以珍字我也。故撫我。今乃背約。別字將焉。置我。劉聞怒甚。邀
仲呼七而痛笞之。且詰以珍字汝何據。七無以應。因謂仲曰。七第欲我娶婦耳。
然直言有何害。乃敢以橫語激吾哉。爰以百金爲七婚娶。復置莊房一所。令居
且以己之奩田三十畝。畀之曰。劉產仍歸劉氏。願汝守之。若蕩廢。無入我門矣。
七好博。未逾年。而田盡售。妻無所依。自溺死。仲亦惡其無賴也。屏弗子。七遂寄
身博場。錢生則游婁庠。出贅於黃劉愛珍。及婿。一應衣服之需。盤飧之奉。備極
豐美。旣彌月生。奉父命告歸。課舉業。劉慰留不獲。始飲餞焉。時七爲敗類。苦饑
寒。常仰給於劉。一日。適遇珍。七曰。珍。娣阿問。爾幾時招婿。輒怒罵。前日衣藍衫
冠方巾者。誰耶。珍不答。又曰。娣夫歸矣。娣寂寞否。珍怒。遂入。及晚。珍於寢所。覺
有異。急出呼父。曰。房中似有賊。亮率僕婦。持挺入搜。至床下。得一足。痛擊之。賊
大號。視之。七也。劉忿極。以剪擗其股。流血盈地。縛而閉之室。厥明。仲聞而至。欲

軒然大波
皆從此出

投之河。令仲錮於家甫。一日。仲妻復陰脫之。自是。七遂欲甘心於黃矣。黃年及周甲。而嗜利益甚。催租索逋事。必親歷。碌碌城鄉。日無刻暇。一日晨起。持簿書。將至劉寢。忽撲地。家人急扶。至寢處。日未中。而氣絕矣。亮死。劉痛成禮。既殮。七自外至。突入繡帳。憑棺呼爹。爲號泣狀。既而呼。劉曰。娘取斬衰來。劉曰。死者無子。安用衰。七曰。我固子也。劉厲聲曰。汝自姓劉。與黃何涉。七曰。幼而撫我。長而室我。田疇畀我。雖非親生。亦是義子。今黃乏嗣。婿外人。能獨享此乎。劉曰。汝今何欲。七大言欲分遺賞。劉怒甚。令僕婦有力者。縛諸庭。自取白杵。痛擊數十。曰。此我分汝之賞也。七初出惡言。繼以不勝楚號。呼求免。遂釋之。七出。且走且誓。曰。必有以報。劉乃集童僕。人給鉦一具。戒以每日晚。卽持此分布四野。倘有所聞。當卽相應。無何。果有盜自檐而下。劉卽令媪啟小門於宅後。鳴鉦四處。鉦聲齊起。盜遂驚逸。家人咸相慶。劉曰。未也。乃更坎室之行道。爲阱穴壁數處。中貯石灰末。而承以風車。數日後。復有盜。數十艤舟。屋後之水門。夜將半。各明火執

處置井井
極見作用

洵如畫

事必措其

黃嘗選人
之賄轉瞬
而復遷於
人可慨哉

措無不當
出諸巾幗
尤罕

杖斬門而入。將及內寢。前導者遇坎卽陷。餘盜知有備。方倉皇間壁穴。中灰未驟飛。盡眯賊目。乃各棄械竄燭之。落陷者七也。跣足散髮。皂衣黑面。形同鬼魅。劉曰。我固知此獸所爲。俟天明當鳴之官。珍曰。鳴官恐傷舅氏心。不若縱之。劉乃驅使出。自是里中無七之跡矣。劉連被驚擾。心常恐。因謂珍曰。盜猶可禦。縱火奈何。我當先安死者。卽堊亮於泖湖之祖塋。事竣謂婿曰。此不可居。我將依汝。於是先舉什器。運至直塘。遣珍歸。以一册付之曰。除汝房中物。餘俱在此册。囊米二百餘斛。每貯銀二錠。須親檢收。大小衣箱六十有四。各有銀若干。櫃三十七。或貯銀。或貯錢。皆有號可稽。汝先發。我將踵至也。乃傭工百人。連運數日。既畢。劉復徧召鄉里貧戶。飫以酒肉。盡焚其積年債券。且開倉廩。每人給米二斗。麥半之。棉花五觔。菽五升。衆羅拜曰。夫人施恩。徧及我等。將何以報。劉曰。報何敢言。第有積粟二千餘石。諸君能爲我運至直塘否。衆曰。惟命。時值歲飢。鄉間富室。囤穀每爲貧民攘奪。劉反得而用之。不三日而運已盡。時劉本欲卽赴

既有駕馭
自爲我用

有頓挫

言殊動聽

前箸節徑
安排此處
便不費力
簡法亦極
了劉七

直塘視曆。連日不移。遷徙三日。後乃吉。越二日夜將半。而難作矣。先是明總戎李成棟既降我。

朝統兵南下。過輒殘破。所擄婦女十餘艘。爲嘉定鄉民。所焚死與逸各半。成棟責兵弁。務掠吳妹。以償所失。旋奉

命征粵。乃囑其弟侍母。居松江。令麾下某統兵守之。某有汛卒七黨也。當七受杖而逃。卽走松投卒得近。某將因言。任陽黃氏。嘗黨逆家私千萬。虎噬鄉里。得數百人。剿之。旣除民害。且實軍餉。某乃令裨將率衆。由劉河經崑山。至七浦塘而進。是晚。劉方與張媪。封樓房處細事。待旦而發。忽聞門外炮聲轟然。響屋震瓦。李兵破扉四入。而啓廩。廩空。搜房。房洗徧索。無一物。裨將恚甚。俄見衆擁劉至。注視久之。曰。賴有此。不然。何以復主帥。衆以勞而無獲。怒七之誑。卽殺七。縱火燒黃居。掠近村數十家。遂擄劉去。張媪從焉。珍聞變。驚絕。終日長號。錢翁令子赴松探耗。途次卽聞。成棟以粵東叛降。永歷親屬被收。所掠婦女。悉於南京。

句雅可誦

令人不測
四名句有
草蛇灰線
之致

安置。生遂邀劉仲偕。往江甯。覓至一都統署。見有遵奉令條。凡逆棟所擄婦女。俱準親人具領。錢喜甚。方欲投署訴情。適有武弁自內出。錢揖而告之。故弁曰。我本以吳人投旂。與汝豈無鄉誼。乃携錢手。至靜處。語之曰。王爺固有是令。但司其事者。爲黑都統。非阿堵物不可。錢問所欲。則曰。視年貌以定多寡。美而少者。必需百金。錢以所持不足。遂偕仲歸。珍曰。誠得我母。金何足惜。遂以千金。促生復往。錢至。卽覓所識之弁。且許事成後。另酬五十金。弁以諸婦女。係掌家婆。二太所管。每百兩。例予十金。白可弁。卽取劉之年貌籍貫。去久之。出謂錢曰。無其人也。錢皇遽曰。余已訪確。何乃無之。弁曰。我亦得金爾。豈給爾者。適據二太言。三百餘人中。徧尋。竟無有得。無誤耶。仲曰。事已至此。果否。乞查一確。據當有以報。弁躊躇間。曰。得之矣。疾趨入。有頃。袖一冊。至謂二人曰。此確據也。錢閱至末頁。果有黃劉氏。及從媪張氏。有硃圈標其上。旁註選入王府。如是者。共有四名。弁曰。如何。我不爾誑。錢神呆僵立。仲亦無如何也。嗒然反。虞擬籌別策。乃不

卽頓卽提
筆如游龍

如見其人

數日而劉書至。初劉被擄至松。李母見而悅之。曰：此必宦家女。姑以母事。我行將送汝還也。未幾成棟叛。家屬皆檻送京師。一應婢僕悉置南京。俱聽本旂發遣。劉亦匿名籍中。爲黑都統承管婦女三百餘。初至江甯。蔗棚露宿。幾不欲生。越日而滿州太太至。蓋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已七十餘。髮白如霜。鬢簪荏朶。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以下皆跪迎之。掌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棚。嫗先作漢語曰：諸娣妹。毋恐。我來作降福符官耳。特不知誰真有福者。乃側身入隊。擇當意者。拽裾使行。令至別所。排列共三十餘人。嫗上下睨視。指曰：彼太長。此畧短。甲似肥。乙較瘦。乃去半。令留者。至前。諦視髮膚掌臂。復隔衣捫其乳。十又去七。僅存其五。乃列坐待茶。殷勤問訊。審其音而耳屬焉。一婦聲微。遽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我。欲一觀其式。因以指之。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耳。徐向一婦微笑曰：塞楞塞楞。塞楞者。滿語。蓋言最好。其婦卽劉是也。因顧二太作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

滑稽曲肖
但必執此
以求恐唐
以上美人
無中選者

抵賦洛神
畫家恐無
此筆

狀劉之美
無微不至

曲意撫慰

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進王府。劉持張媪痛哭曰：人此萬無見珍時。我命亦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嫗誠之曰：至王前宜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愼母哭泣致王怒也。已而三婦如所言。劉獨倚左柱向壁側立。而額光煜煜時與燈燭光相射。目消睫暈微紅如曉花含露。王見甚異。問何籍。不應。問年幾何。又不應。問有夫否。劉忽大慟曰：我民間寡婦。爲李兵所擄。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矣。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聲嚶嚶如嬌鶯。樹俄以首觸柱。硜然有聲。滿嫗抱持之。劉且踊且號。鬢髻盡解。髮長委地。光黑如漆。王憐之。命嫗引去。囑善扶持。勿令悲損。嫗遂引劉入已寢。以安之。朝夕進葷飲糜粥。糖霜果品滿几案。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媪憂之。私語滿嫗曰：劉之悲毀痛念其女耳。前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擾直塘一帶。及今三旬無耗。若得通一音。以慰其念。飲食或可稍進也。滿嫗爲啟於王。王曰：速令作書。當命疾足往探耳。嫗告劉。劉乃修書寄珍首。言我生不辰。疊權險難。河干一送。豈意竟爲長別。

王之來歷
借仲點明

仲於黃亮
功傾倒已
極矧如王
哉

又以害怵
之

祗此已足
珍書得體
大海瀾廻

中言七獸四毒。峻據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還有日。不料罪名眷籍。忽又送入掖庭。所以不卽死者。誠欲得汝一音。以暝我目。又云直塘一帶。是否亦遭焚掠。或七獸未遂。所欲致汝家爲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書得達。急盼歸鴻。末言煒。煒孤婦現已密製棉衣。潔身自守。倘罹橫暴。願投清風之崖。汝尙自愛。弗我念云。珍接書且讀且泣。方與錢生議覆。而劉仲適至。反復閱書。作咄嗟狀。謂珍曰。汝母亦太拘矣。王非他。乃入關時。從龍第一功臣也。下江南。降宏光。平兩浙。以懿親典樞。務功高威重。但得爲王婢。亦足安樂半生。何必峻拂其意。回書宜勸其遇事。婉從設使。激發雷霆。恐我與若俱無瞧類耳。珍覆書。始慰以無恙。後云母生兒。亦生母。死兒亦死情。殊依戀而絕。無激勸語。仲乃私致書盛言。王功蓋寰宇。得侍爲幸。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小諒宜所不爲。矧釋昔年熊耳山人之言。或者事有前定。末則告以房燬。無歸媚家。究是外人。難以倚托。不如自發根枝。使予等亦叨庇廕。乃於書署伯名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頗感之。已

仲書語亦
個儼然所
切切者祇
因未句
以書左
紫石拂
串兩頭
極有法
叙

意似略轉
而語仍帶
激

似出王意
外修詞亦
潔

語意特恐
爲婢妾耳
的是賢王
然所謂意
良重者亦
在此

日進粥糜。及回書至。知珍無恙。色爲之喜。繼閱兩兄書。沉吟久之。忽慍曰。此非伯兄言。乃劉二所爲耳。豈四十金未滿渠願。以故又欲賣我乎。趣張媪火之。無何。王妃忽喇氏薨。京邸訃至。設位中堂。按我國制。本旂婦女。竈下者。例合哭。臨在外。則穿素而已。滿嫗語媪。媪以告劉。劉曰。業啖此間飯。曷敢不遵大典。乃縞衣練裙而出。王適遇之。於中雷淡冶。若仙飄目。時光恰兩射。王曰。此非觸死求死者乎。何亦雅素。乃爾因語。滿嫗以劉骨相不凡。當善視。無與羣婢爲伍。自是滿嫗侍劉愈謹。啓事輒跪。未幾。王賜滿漢衣服各一箱。越日。又賜參十觔。東珠百顆。劉若弗聞。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柄。荷包帕各四件。金銀錠各一盤。滿嫗跪告。此皆王爺所賜。意良重。又曰。王賜宜叩謝。劉惟偃臥。俱置不省。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曰。果也將婢妾我也。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耶。王聞即已。滿嫗殊訝之。私謂張媪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之者。恩禮亦已備至。無論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值。且又賞給稠疊。實

映合降福
符官語借
劉心出借
姐傳須識
惜花性王
花情須識
洵解人王

曲為傳出
須知小諒
地位不此
固已祇在
是所爭祇

歌勁得妙
以蘊藉為
絢爛一語
抵千百

為非常異數。王尙無子。今忽喇氏薨。羣婢中亦無寵愛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乃劉尙有不豫色者。何哉。媼曰。劉性高抗。居家喜南面坐。諸婢僕屏息聽指揮。惟謹。今一旦欲其卑躬屈膝。辱充下陳。宜其甯死不願也。滿嫗微會意。乘間語王。王遂以金鳳花冠一品。命服為賜。既宣命。張媼低語劉。王今尊禮至。此宜若可從時。劉雖仍不言。而手受冠服。顏色甚和。滿嫗從屏隙中窺知其隱。即宣言。朝廷定例。凡正不孕而側室有子者。奏聞後。即册立為妃。今服正一品。或尙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蠟炬導劉入寢。劉顧嫗謂獨忘拜謝。天恩乎。王即命移炬中堂。王中立。劉立其後之左偏。齊行九叩禮。至寢。劉徐卸冠易補服。向王三拜三叩。起。王見其知大體。有淑嬪風。喜幾無復。平時威重。是夕。劉侍寢。次日。王賞滿嫗錢六十緡。嫗率闔府男女。三百餘叩賀。劉出白金四百兩酌犒之。衆皆感悅。有貂當二陳某。劉某係故明宦者。年皆七十餘矣。

能於難措
詞出之易
筆好甚

語簡意賅

性見高抗之

過豚卽闕
筍

伯於是時
或可變通
然惟迂闊
到底故足
重耳

得叨庇廕
矣致劉如

王以二監給劉聽使令。劉乃作書飭令賚赴虞山。以慰珍曰。汝母受王恩禮。此
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初無一語忤我。以故覆水之勢難成。而故劍
之思彌切。今爲之計。莫如訪立本宗。授以半產。繼宗祧。而綿血食。旣盡生者之
心。卽安死者之魄。善體我意。是誠望汝來監。乃先朝內臣。同日歸旂者。須加禮
款。使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甦孫帽飾。京樣手鐲一副。俾汝佩之。
如見我耳書法。二監未至。錢生先偕。劉氏伯仲赴江甯。探信適王以浙西民叛
奉

旨往撫。二人得徑入王府。劉見之。涕泣不能發聲。得劉仲慰勸。始漸破涕爲歡。
旣而滿嫗奉茶至。皆跪進。稱舅爺姑爺。時劉伯猶未知改節事。見妹盛飾華服。
及頤指氣使處。心甚疑之。私以問仲。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
絕妹。拂衣竟歸。仲閱書笑曰。腐迂儒語耳。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旣而錢將告歸。
劉私語之曰。我欲玉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見我。且我行踪南北。亦尙未定爲語。

是者七也

而生七者
仲成七惡
者亦仲罪
魁即功首
仲固宜食
報

是生而即
貴

女坐台垣
矣

珍探的後。音書頻寄可也。錢遂歸仲。獨盤桓府中。結劉監爲宗人。共處值房。未幾。王自浙歸。仲上調。得司府中出納册。俄王內召還京。途次濟甯。而劉病氣逆。登輿即嘔。王檄中丞召醫診視。或言濕阻。或云水土不服。各擬方進奉。劉閱未畢。即碎而謾罵。以王未解。吳俗語乃強起。擁被坐。牽王袖於臥所。附耳曰。我病妊耳。群奴皆用利導之劑。豈欲以之殺我耶。王聞大喜。越數日。劉體果安。乃就道抵京。

陛見回奏一二軍國事後。

上問王年已四十。何尙無子。對曰。臣在江南。納本旂婦。劉現有身。

上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

上聞。賜人參果品等物。

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例册。劉氏爲某王妃。適遇

皇太后萬壽。劉遵例統率夫金等。鎮國奉國將軍入

少好貌一
言狀盡

劉愛珍及
婿錢因妻
得達此即
珍之富貴
其夫
正位後應
有此這染
了劉仲人
如語麗人
行此難後
自此其愛
仲此其愛
始

宮慶賀。

太后見劉問曰。聞某王妻美。此其是乎。又問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

太后曰。如二十許人耳。更問何籍及進身始末。劉以實對曰。不意民間乃有此

婦。翌日。又賜錦緞百端。糖果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圓。時朝廷新開科舉。

命王監閱國學錄科試讀。劉得徧視諸卷。則其婿錢生與焉。錢以拔萃。生入京

肄業。因遵劉誠不入見。劉乃語王曰。頃見諸生錄科卷內有錢姓名沈埜者。我

婿也。王不語。及榜發。而錢已以經魁獲薦。明年復成進士。選部曹。始因公詣王

第。王即延入中堂。令劉出見。劉服黃錦袍。垂紫貂皮。銀鼠帕。首珠。額翠。翹皂靴。

款步。喜形於色。謂錢曰。我思珍久。近已爲之置宅一區。汝歸可速挈眷來。仲兄

現患消渴。恐不測。汝當偕之還。錢遂偕仲行。半途仲死。護柩歸。即携珍至都。劉

年四十復生一子。嘗爲漢裝。安車紫蓋。女從百餘。過珍寓。歡宴累日。一日謂錢

曰。我昨夢處。故居簿書文券。積几案。宛如黃氏盛時。覺而戚然。我前以立後。囑

回憶墓亮
時當如隔
世

甚於華屋
邱山之感

了黃氏
異香紫氣
之應

就張媪結

汝今得之否。子曰。黃自塘市遷任陽之大橋。三世軍傳。別無支派。其先自虞。而崑復自崑。而虞系皆無考。故雖徧訪。以示求後意。竟無應者。劉聞悵然。姑出金錢遺紀綱。赴泐。爲黃修墓道。且擬置田。供歲祀。至則墓木已刊。四望平疇。野水黃非域。無由別識。蓋兵燹之餘。已毀其墓。爲河道矣。僕乃封土三坏。藉以覆命。時珍已舉三子。劉囑以次甥嗣黃。俟其長成。卽於遺址營第奉黃祀。珍諾之。乃不二年。而錢次子死。更命其季。季又殤。黃遂無嗣。劉後安富尊榮。又二十年。薨時歲己週甲。康熙癸丑。張媪以年老南歸。爲述其顛末。如此待余客金閭。嘗於殘書鋪中。得是事稿。本前後百紙。草率多譌。標面曰。過墟志。感首篇。卽載任陽事後半類日紀。而無撰人名。近閱紀載彙篇。知曾采輯。則直目爲過墟志。并有墅西逸史序。然係琉璃廠排板。尉以牟利者。僅賞新奇一過。卽己。故其篇雖較稿本爲約。而亦未遑剪裁。余以其非見聞所習也。因特芟繁就簡。且別目爲媪姝。殊遇其間。雖僅有點竄。而無失本真。將廣其傳。遂復鐫入是錄云。

雨蒼氏曰。隨事安插。經緯井然。無拉雜漏掛等病。以故頭緒雖繁。序次恰一。絲不亂。一二點染處。復得世外遠神。倏然改觀。與舊本迥殊。霄壤試於香清。茶熟時靜讀一過。如觀聊齋副墨也。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五

快心醒睡錄卷六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道事人
安往不翻

南海生

會者不忙
即是閑適
筆亦舉重
若輕
分寸較量
所言寔有
見地

南海某生。負氣節篤。交遊而以直談人過。不為鄉里所稱。咸豐間。遇亂棄舉子業。隻身游戎幕南北。數千里無所遇。復容楚北某帥營中。一夜步月出帳。見武士五六人。相與論刀棍。生竊聽久之。曰。法未精也。武士相顧。見其文弱。皆笑曰。秀才豈諳刀槊事耶。生請角技。一人起執長矛曰。以此為戲可乎。生曰。可。因亦執一棒。武士曰。慎之。有傷勿悔。生曰。姑試無妨也。手既交。武士盡力擊刺。生則視所攻。而徐應之意。甚閑適。既而乘隙進步一擊。中其股。攻者遽撲地。生謂眾曰。來來。眾忿各執刀仗環攻。生左右進退。不越十笏地。而棒之所及。五六人。無不失仗者。眾乃駭愕。求罷。生曰。今亦知槍棍之不以力勝也。凡棒長丈。二手操其中。前後餘各五六尺。手動寸。則兩端所展。可及尺。動尺。即可及丈。臨敵而長。

可與言
人敵者且
乎况萬人

側身其所備者。縱有七尺。廣止七寸耳。蓋惟手之上下。左右近在六七寸。故力專而握。固以拒。則堅以擊敗。破昧者。徒用猛力。力竭則心怯。神搖所以敗也。衆服其論。生喟然曰。雖然。此一人敵也。所學尙有萬人敵。諸君既未可與言。甚至名公鉅卿。亦難索解也。奈何。行將逝矣。遂去不復出。

兩蒼氏曰。負才不遇。千古所慨。然以天下之大例之。恐如南海生者。正無限也。

嘯城程序伯庭。博學能文。兼精繪事。道光戊申。余於洞庭。顧夢鄉寓齋。晤談竟日。今

程序伯零墨摘存

兩君已登道山。昨於童詒孫茂才處。得序伯小松園閣。零墨文情。綿緲筆意。簡恬惜。僅數十頁。復如碎金。恰恐日久易湮。因畧修飾。摘取五。則入是錄。以爲雜組焉。

評得當

此直遺神
取貌

慨然哇封
是謂遺貌
取神

筆姿瀟灑
有流水花
放之致

見蘭身分
亦見人身
分

藝蘭說

蘭生深谷。與衆草伍。不求自異也。而其香清。遠有狷潔之操。春時山中。樵蘇者。捆載適市。資以獲利。好事家設花會。相與爭奇。於花之形似。大抵以瓣之似梅。似荷。似水仙者。爲上。素心次之。四者外。概置勿論。余於世俗所品。懵不能辨。惟領其馨逸之致。如空山岑寂。忽逢幽人相契。無言兩忘形跡。而已。客有過余齋者。嘗於瓦盆叢雜中。指一莖而詫曰。此異種也。緣瓣白而瓣悉抱心。現值已應若干金。明年復發。值更數倍。復嘆曰。僕之癖此深矣。而久無所得。乃子得佳種。而不知貴。負蘭實甚矣。余曰。然。然天下之相需迫而相遇。愈疎者。豈第蘭哉。且如子之所品第者。取其貌而遺其神。論其似而失其真。但形迹之求肖。幾馨逸之不聞。余誠負蘭。而子以世俗之所貴貴之。果蘭之知己乎。否乎。夫以直之重。輕。定品之高下。猶懸千金。以市駿好名者。或趨之。狷潔自愛者。將聞而遠引矣。子其何解。於是蘭耶。客嘿而退。茲存其說。藉以告世之藝蘭者。

雨蒼氏曰。但爲世俗所貴。卽非雋品。而凡人云。亦云者。亦決無眞賞矣。生才難。拔才難。更難。悵望千秋。覺天下事之相左。而不相值者。太抵如此。此猶小焉者也。

沈君烈

明太倉諸生。沈君烈。名承號。卽山少負異才。當萬曆之季。古學衰替。而獨治經傳古文。詞名與金沙。周介生。晉陵。陳伯玉。埒。皆爲毛孺。初一鷺所賞拔。謂君烈文不宜科第。而有英靈之氣。沒必爲神。君烈亦嘗言立身無傲骨者。筆下必無飛才。胸中具素心者。舌端斯有警語。其自負如此。天啟甲子秋。闈報罷。遭病旋卒。明年乙丑。孺初爲中丞。駐節吳中。掇其遺文付刻焉。君烈元配顧繼配薄少君字。西眞於其沒也。賦有悼外詩。至小祥。酌酒一慟。而絕。遺孤猶在襁褓。張天如溥名之曰。忱育於京師。九歲而殤。張南郭采有張塲童礦銘。蓋指此也。少君詩凡百首。而俟其三天。如又刪十六。實存八十一計。見國朝趙天羽寄園所寄

考核處詳
而有要

忽離忽合
得合傳體

虛與委蛇
一筆收合

當得起

中者惟八。百朱竹。培明詩。綜僅收一首。王述庵司冠。修太倉州。志稱有發泣集。而篇數未詳。汪靜厓婁東詩派。亦祇存十二首。至嘉慶辛未。彭甘亭徵士始訪得原詩。首數次第。手書。謂有沈痛激烈。如擊燕筑。如叫巴猿等語。州人黃金台。因於道光丁酉。以彭書。泐石俾元。元傑重鐫。壙志云。按少君既邀旌表。入祀節烈。而君烈則久傳歿。爲婁神。今祠宇乃所舊。居春秋祈賽。士女駢闐。例以柳州羅池香山海院。知往事固有不盡誣者。惟孺初人無足重。而稱賞之語。竟驗於後。豈衡才別有慧眼耶。抑何識精而鑒神也。然有君烈之文。亦因是可知矣。故特揭而書之。

兩蒼氏曰。乍陰乍陽。平叙中自有矩度。末借孺初作收起。訖尤爲一線。

伊密之

溧陽伊密之才氣豪。上明季之佳公子也。喜蓄聲伎。嘗以三千金。聘王素雲。於吳中。色藝爲諸姬冠。一日忽有山東傅生。投刺請見。闖人以非素識。却之。不得

惟奇人能開奇口

此頓自不可少

欲其言下即諾更奇矣然請者亦奇

既孔有絕大眼孔並有絕大識見

肺腑之談跌進一層見非孟浪莫非調侃

然後見。既見不及他語。但曰。山左傅某。聞公侍姬中。有素雲者。艷傾宇內。願一平視。公其許之否乎。尹逵巡謝曰。勞君遠涉。茲請少休。得徐議。傅復慷慨言曰。某數千里。徒步而來。無他瀆也。公幸許我。誠當少俟否。則無過留。伊首肯。傅始就座。時日已暮。即命酒款之。數巡後。燭燈輝映。環珮鏘然。侍女十餘輩。擁素雲出見。傅起立凝睇久之。歎曰。名不虛也。此來不負。因即告別。密之堅挽之。傅曰。得覩傾城私願已遂。豈為飲食哉。不顧徑去。伊怏怏如有失隱識。此生非常流。既而曰。吾何愛一婦人。而失國士。即乘駿馬追及之。三十里外。挾以俱歸。禮款益厚。一夕引之入曲室。錦綺華褥。供張悉備。乃揖。傅言曰。君來雖出無心。此中始有天意。今吾以素雲贈君。此室即洞房。今晚即七夕也。傅辭以義不可且嫌奪所愛。伊曰。君何疑。贈姬事自古有之。念君力不能致佳麗。以吾粉黛盈側。豈少此女。且以君為丈夫。故有是舉。乃效書生羞澀態耶。語未畢。侍者已導素雲出拜。傅言喜過望。既留逾月。伊又為之治裝奩物外。更資以數千金。傅歸安然。

得見已爲
不負矧以
爲贈而資
厚其匿又
似此知遇
之入心脾

難得傳心
未知言能
故以時節
始禍在傳
又安疑之

先坐實一
句傳語亦
斬

報者得此
傳固非忘

爲富人矣。無何。闖寇肆逆。明社遂墟。我

國家定鼎燕京。有誣告十舊姓。蓄異謀者。密之。亦爲所陷。猶以平昔之惠。人多

爲之地。而久匿山澤。昭雪。無由時傳。值

朝廷開科。已由大魁。歷清要十餘年間。遂躋宰輔。密之。得聞寓書。問起居。適傳

扈

蹕出都。素雲發書。始知伊尙未死。驚歎流涕。如感心極。傳歸。卽謂之曰。妾幽憂

善忘。不知母家安在。傳曰。卿豈忘諸乎。若伊密之者。非耶。曰。然則密之。又安在。

曰。痛遭冤禍。家沒人亡。已久矣。素雲曰。以君一介寒儒。豈無生人之累。乃得專

心向學。坐致通顯。此恩諒不忘設密之。而至今在也。將何以報。曰。苟及其身。而

報之。身且不惜。他何計焉。乃以書示傳。傳閱竟方。沉吟問。素雲卽截髮與誓曰。

脫不能報富貴。何爲傳。乃徧謀之朝士。將同申奏。會以告訐者。多不實。

天子察前十姓。枉傳。遂乘間。以請於是密之。得蒙

一激當更有力

伊身分既高語更曠逸無舊時豪氣然恰變而益上正如天半朱霞固非傳所能及

人相我相即色即空戲反是變反或是變

恩返里矣。方是時。傳嘗跡伊所在。專使邀入都密之。復書峻却。且言某昔日之施君。今日之報。前後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盡自茲以往。君爲

熙朝重臣。我爲山林逸士。兩無所憾。不再相見也。傳與素雲得書後。俱歎想不置。而時論亦此益高云。

兩蒼氏曰。一施一報。看似適得其平。而於贈姬事尤奇。突具此胸襟手段。直欲奴叱石崇。然惟所無爲而爲。故卒食報於其後。此與查伊璜遇吳六。意事相亞。弟論所報。則吳固優於傳。而如伊之峻却。所招其磊落處。不又高出伊璜一等哉。

箚庵夢隱記

余自甲午冬。始游武林。其秋先夢携家泛舟溪路。幽邃旋登陸。經之郵亭。少進得僧寮憩焉。有頃。步庭際。彌望皆桂林。著花甚繇。而無香氣。既覺涼甚。有老僧衣以僧衣。自顧宛然一頭陀矣。繼有家人輩跡至。熟視若甚訝者。余笑曰。游戲

足見前因
不昧

文情宕往
但其間一
落言詮便
無是處乃
知在根歸

耳。反之何難。乃易衣出。回視寺額。則青籟庵也。明年乙未。業客杭矣。復夢行深山。忽逢古刹。依然青籟庵。入之。虛無人。最後一室。有老僧趺坐。見客不爲禮。但占偈語四問解否。余唯唯。又占一偈。仍不解。僧歎曰。何鈍至此。旋書前偈納坐。側鐵笠中。授余曰。去去相見。未必無期也。儂然而醒。繹之。歷歷自疑。有因而其地。則徧訪無知者。是歲五月。游南山行次。恍有悟詢之土人。地名小安里。叢莽中。尙餘敗礎。則且住庵址也。時如白樂天。到匡廬草堂。山色溪光。胥還我舊歸。檢舊志載。明時有僧契靈曾於此。斫松爲柱。縛竹爲梁。覆以簪葉。寒暑不出。署名青籟庵。後恢其廬。易名且住。是何夢與境之適相合也。豈於此庵。果有香火緣耶。慨餘年且四十。於道茫然。加以阨塞之遭。精爽日去。致所受偈。都不省憶。宜爲老僧所呵。但不知相見之約。卽於是游了之耶。抑所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爲者。實耶。鈍根人於此。幾無處生活。惟思涪翁在根歸根。語益感喟。不置云。杭僧松光青雨合。窺庵夢隱圖歸。余因更述此時別南峰九閱月矣。

根未若無
住無不住

道光丙申十月二日忘牧居士記。

兩蒼氏曰。夢夢也。不夢猶夢也。且住者不住之辭也。居士作一夢。頓忘一夢。宜爲老僧訶。而踐所夢。始繹所夢。老僧其遽許之否。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今吾故吾是一。是二。謹防石頭路滑。莫怪豐干舌饒。但捏得空虛粉碎。方與言真實受用耳。

栗毓美

兩語隱括
無數

栗毓美。山西渾源人。曾官東河總督。居處出入。必携一木主。一楮衣。自隨。主無名稱。但書恩太太。初栗少孤貧。富室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臥起。兩無間言。居數年。將合卺。一夕盜忽殺翁。子栗醒。呼衆卽視。則室扁如故。無跡可蹤。羣疑栗。栗旣不能辨。翁痛子甚。鳴於官。官亦不能爲栗辨論。抵有日矣。女固有才色。同里富人王某。先嘗求婚於翁。翁以意屬栗。弗之許。至是復請婚。乃始以女妻之。婚數日。王某意甚得。因謂女曰。若弟殊可惜。余以前絕吾婚。不

看似天奪
其魄然妻
擊非不可
與言者後
事寔衆所
不料

二人見理
皆以未明
處管見詳
後

叙與斷皆
得古文筆
意

能無憾。乃以重貲募劍客。本欲殺栗。不謂誤中。乃爾今幸栗將死法。若又因是得歸。我願已償已。奈汝弟何。女聞殊自若。翌日。婉告歸寧。則逕入縣署。號陳王某。語求雪栗冤。官即提王鞠之。某以詞鑿有証。不復能隱。乃出栗於獄。見女公堂。女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爲此者。以君之冤。非吾不能雪也。今既白矣。身已他適。不能復事君。仍歸王。則冒殺夫名。何以自立於世。計惟一死爲宜耳。即對栗自剄。栗感其意。遂苦志力學。致位通顯。然以女故終身虛正室。又以女與己分已絕。而名無可正。因特謂之恩太太。立此木主奉之。赭衣當時。囚服也。杭州許孝廉泚綠。嘗爲余言。惜遺其女姓夫栗之德。女不忘宜也。至女以萬難代白之冤。而卒能奮不顧身。以伸其枉信。所謂奇烈哉。

兩蒼氏曰。女之事奇。不詭正者也。栗固宜祀女矣。而主僅書恩太太。則非。蓋女於久居甥館。婚且有期之。栗禮雖未行。分已素定矣。翁以殺子之故。控栗而改妻王母。卒之殺人者。是王非栗。則栗之婚翁固不願絕也。且王以圖婚

回憶薤亮
時當如隔
世

甚於華屋
邱山之感

了黃氏
異香紫氣
之應

就張媪結

令人有封
狼居胥意

之故。殺欲栗而悞殺翁。子致以其所疑。似者陷栗。而娶女。此固翁父子婿女之仇也。在女雖悞委身。然與盜劫何以異。不謂之夫也。夫固有栗在也。而首仇人。以雪夫冤奇在業。陷身於虎穴耳。其事固甚正也。然則女可無死乎。曰此在斷是獄者之善為處耳。女惟未達次一間。故言仍歸王。則冒殺夫名。栗亦有所未達。故謂分己絕。而名無可証。我不知其所謂絕者。果孰絕之在栗。諒不忍矣。絕自女。則栗如路人。既絕分於栗。必將正名於王。夫雪路人之冤。好義者或勉為之。若致夫於法。以雪此路人之冤。則不特無是女也。攘羊之證。有亦安取乎。故曰。女之事奇而法者也。栗之祀女。則是其不書聘室。而僅書恩太太則非。

石幢

同治四年。西人於新關北首。浦江邊。築一石幢。四方而上。銳。周圍各闊丈餘。頂上兩面。各鐫漢文。得勝軍三字。身嵌石刻番書。四面皆一。外以短石作柱。繞以

鐵練。莫識其用。或曰。此因壬寅歲。得入上海通商。遂彰以爲功云。

邑勵壇

明祖初定。蘇松邑民。錢鶴皋。聚衆抗命。大將軍徐達。獲之。檻送京師。臨刑。白血噴注。太祖恐其爲厲也。遂令天下設厲壇祭。錢鶴皋等。無祀鬼魂。邑有厲壇。自此始。我邑向建壇於北門外。每逢清明。及七月望。十月朔。迎城隍神至壇。賑濟孤魂。謂之三巡會。其隨從儀仗。頗盛。觀者咸集。邑人捐助冥錠。堆積如山。卽於壇所焚化。晚迎神回廟。自通泰西。諸洋商地。租西人毀壇起屋。名其處曰。一里街。蓋不知本義。訛其字。而仍之也。今壇設南門外。神赴壇。卽回其儀仗。亦非復舊時之盛云。

爽然

河豚毒人

醫家張麟祥。字玉書。有聲於時。求治者踵相接。日得金數十家。頓裕而供饌之盛。可擬貴官。凡遇時鮮異味。必以先嘗爲快。一日出。見市有河豚。責問廚丁。何

卒以此死

尊是養小
失大

歷歷狀來
欲人借鑒

不市。庖謂此似越宿物。或不宜食。張怒曰。此我素嗜。爾何知。庖卽往市得六尾。急烹以進。張呼弟與子同食。食時極口稱美。獨盡一器。有頃子覺唇上微麻。以告張。張曰。汝自心疑耳。我固無他也。遂乘輿出診。診至等五家。忽謂輿夫曰。速買橄欖來。河豚果有毒菓。至初尙能嚼。頃之口漸不能張。輿夫急昇歸入門。但呼麻甚。扶坐椅上。僅半時許氣絕矣。初死面如生旋。聞腹鳴如雷。徧體浮腫。色如青靛。繼而紅。繼而黑。則七竅流血焉。同治丁卯二月三日事也。弟與子食幸不多。張歸時已喬糞水。故得不死。初以其餘饋戚之同嗜者。顧某時正飲食。聞張耗。卽命棄去。工人某曰。生死數也。食何害。遂私取食。食且盡。稍頃。自覺舌如針刺。口漸收小。知有異。急自飲便壺中溺。飲已大吐。遽昏絕。閱二日始醒。時有一貓。又食工人之餘。卽腹膨如鼓。死按談苑言。河豚瞑目。切齒其狀可惡。治之不中。度食多死。棄其腸與子。飛鳥不食。誤食必死。登州瀕海人。取其白肉爲脯。先以海水淨洗。復浸之暴日中。上壓重物。須四日乃去。所壓傳以鹽再暴。乃

成有李太守者。製不四日。卽去。壓俄見其肉。自盆躍出。蓋惟性重如此。以故毒甚於漏脯。東坡直得一死之言。本是一時戲語人。奈何以口腹易軀命哉。若張者亦可以監矣。

童叔原曰。人言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余於是物亦云。

五龍將軍

同治五年。秋冬之交。黃河潰決。堤傾千餘丈。江蘇巡撫李鴻章。飛飭運司丁日昌興工堵禦。時舊日西堤全行冲倒。南北深塘有四。除築壩基外。尙贖口門二百九十餘丈。深恐冬寒工誤。致碍春耕。丁公親詣北壩。大王廟虔禱。十月二十日。工次忽顯神龍。方頭秃尾。四足五爪。直至壩頭。萬目共張。無不稱異。詢黃河船戶云。係五龍將軍。當卽延之入廟。逾時倏不見。嗣是風日晴和。波恬浪靜。進占得占。不五旬而合口矣。考祀典高郵州志。有五龍祠。在治北二十里之清水潭。宋嘉泰間。郡守吳鑄建。明洪武元年。知州黃克明。重立其地。堤舊時最易潰。

龍亦靈怪矣

決故特祀之。宋人曹張遠有廟記。極言神之有功於河防。丁公搜尋陳蹟。果於潭鎮迤東。有廟三楹。額云古龍王寺。詢之士老知。卽舊祠上塑龍王五。中坐五龍將軍。時廟宇雖漸蝕落。而神象巍然。因特稟請中丞。奏加封號。更新其宇。頒額以誌靈應云。

汪怡

汪怡。邑諸生也。以孝子稱。有子名文博。年甫冠。而怡卒。怡妻因其孤也。殊惜之。文博性本剛燥。復因恃愛。致失色養。一日偶詈其母。入夜夢父責。令張口跪。以刀割去其舌。至曉遂不能言。視舌本如故。而尖稍平。乃手書其事。深自痛悔。順事其母。踰月又夢。父謂之曰。汝能悔過。可還汝舌。醒遂能言。後入邑庠。至老奉親甚謹。

怡惟以孝
友稱故死
猶能教子

奸商通盜

嘉慶間。海寇蔡牽乘潮劫掠。延近內洋江浙。各口巡防甚密。時邑有奸商。爲利

所誘。每以食糧火藥。潛濟牽。而詭計百出。緝捕無由。一日。某行中發挑皮蛋數千。自浦下船。內有好飲。擔夫息肩。酒肆擬以街中蛋下所沽。乃取一枚。去泥殼。不意內皆火藥。徧驗皆然。通市喧傳。聞於巡道。即飭縣嚴拿船戶。刑訊之下。供與關書稅行賄。通已販數次矣。乃治船戶。罪關書顧某。及行夥徐某。立即收禁。後顧費金鉅萬。徐刺目稱廢。始得並釋。

兩蒼氏曰。藏之愈深。發之亦愈巧。天乎人乎。奸應喪膽矣。如謂酒能成事。此擔夫當酌一大斗賞之。

解襖之驗

康謫臣邑之西。鄉人下秋間。患痢。醫家束手。已絕食待斃矣。忽有日者。推其命曰。此命雖大凶。然查月內尙可禳解。因令於某日夜。以麵爲人寫病者。年庚置諸腹。又以木片爲棺。并設酒饌。供麪人於病者床前。待香燭將燼。卽殮入棺。二人昇出。擊銅杓等器。送至大道歧路旁埋之。約愈後。酬布二疋。後病意愈。而不

結留虛步
是謂相體

來索酬。日者殆異人耶。或事出偶然。彼亦不料其果驗耶。

雨蒼氏曰。以麪人作替類。道家之燒替身均之。邪妄雖驗。不足信。

淫祠

三吳風俗。信祀淫祠。康熙間。湯文正公。撫吳。曾經奏毀。久而禁弛。僧人漸搭房屋。香火復盛。祈禱者。又接踵於途矣。道光乙未。江蘇按察使。裕謙復毀。上方山五通祠。獲僧傳德成鎰等。嚴加懲辦。并禁民間。如有私奉五通太母馬公等像者。以左道論。由此始得稍息。聞五通係明祖定鼎。分封後。追贈陣亡毅魄。又由壯士而思。及兵卒。因取人伍。爲伍意。封作五通。以其無所依。今逢寺廟。晏神必設下筵。以享此五通神之所由昉也。十然兵卒奸淫。乃其生前。故智。故死猶擾。及民間。特於貞烈之婦。仍不敢崇。所謂邪不勝正也。崑山某氏女。年方及笄。而有姿色。一夕鳴機。牕下五通。忽至前求耦。女曰。妾尙處子。一有玷誤。詒終身。西村有某婦。何不求之。五通曰。我曾至焉。奈彼心正。不可犯。女怒曰。彼心正。我獨

快絕雖若
激之使然
然激得動
便好

不正耶。舉坐板撲之。應手而滅。亦無後患云。

兩蒼氏曰。邪不勝正。周是定論。而妖由人興。尤當勘破耳。

露香園顧繡

得此數行
聊代園記
是園爲不
墟矣

露香園者。明尙寶司丞顧應失名。名家園也。顧氏世居西城。因兄道州守。名儒嘗築萬竹山房於城北之黑橋。乃亦關所居曠地。以爲園。穿池得舊石一方。有露香池字。爲趙文敏跡。園遂以名。內有碧漪堂。阜。春山館。積翠岡。岡之陽。有樓三楹。曰露香閣。閣之東。爲獨筦軒。左偏有分鷗亭。突兀岸外。下瞰露香池。池大可十畝。廣植紅蓮。開時。池水欲赤。山盡處有庵。曰潮音。供大士像。庵左爲青蓮座。斜棧曲構。皆依岸而成。園大數十畝。亭館崿嶇。本擅一邑之勝。其後台榭漸傾。園林亦廢。今雉堞邊。有飛閣曰大境。內供關聖像云。卽露香閣址。青蓮禪院。卽青蓮座也。尙有荒基十餘畝。爲營兵演武處。俗呼爲九畝地。黃太守冕宰我邑時。曾集邑之紳富。復建秋水亭。萬竹山房。左有隙地。規設義倉。鑿池植蓮花。

開極盛。聊復舊觀。未幾。又以海疆多故。假義倉作火藥局。積藥過多。陡然發火。轉瞬間。而屋宇又爲灰燼矣。相傳顧氏刺繡。得自內院。其劈絲配色。別有秘傳。故能點染成文。作山水人物花鳥。無不精妙。尙寶公有曾孫女。適廩生張來。年方二十四。而寡有子。方一歲。婦守節撫孤。出家傳針黹。以營食。而其神化。更妙於前。顧繡之名。遂以大噪。子名遂。置之讀書。後入邑庠。氏完節四十六年。家業亦遂小康焉。

兩蒼氏曰。談牋顧繡。本我郡物產。今牋製已不傳。繡亦僅有存者。物之以時興廢。有如此。

石洞繡鞋

石洞蓋在終南山秦嶺下。孽龍據焉。東西綿亘八十里。洞口高數丈。橫廣如之。其中黑暗潮濕。人莫敢入。相傳唐天寶中。某公主於上林苑作鞦韆戲。忽爲腥風捲去。四覓無踪。時有采薪樵者。山下隱聞雲霧中。有女子哭聲。適當洞口。似

不甚高。掣斧擲之。撲下繡鞋一隻。事聞於官。據實備奏。鞋卽主所履也。元宗遂命將千人令樵者導至其處伺之。歷數日了無形迹。惟夜間若有燈一盞。懸洞光射數丈。將乃命軍人善射者發矢射之。光忽散。及旦卽募死士百人。明火執械爲前鋒。千軍後隨。入洞見一龍。左目中箭。臥伏不動。其將進前斬之。縱兵搜殺洞底。餘孽而救公主出焉。事見唐說部至我。

朝乾隆三十年夏間。有好事士人。欲窮其際。集勇敢士二十餘。深入五六里。杳無所得。再進恰又見繡鞋一隻。而火把已滅。乃相顧愕然而返。

臘氏故墟

澇河陝西八水之一。在鄠縣西南。出終南山。澇吁谷。近河有沙灘。三十里。相傳宋元時臘姓居此。富甲一郡。常自書其門曰。若要臘家。窮天塌澇水空。蓋指門前。稻田八百頃。資澇水灌溉。坐收萬斛也。一日有道士踵門化齋。而竟日不與。一媪憐之。啖以茶餅。道人臨去曰。此間將有難。汝心頗善。尙可救。然無漏洩也。

卽此可見
其概

媪求計。道人曰：汝但見石獅眼紅，即避勿顧。未幾，館童弄硃戲塗獅眼。媪遂倉皇遁去。至晚，風雨大作，水溢堤崩。果將臘氏所居沖爲平地。聞今疾風暴雨之夕，鬼哭尙聞。有友自秦中來，述上繡鞋事，而並及此云。

一夢三十年

人生本如夢。百年之內，勞勞攘攘，啼笑均難自主，亦可哀矣。而如叔父探園，公言則尤足異焉。康熙間，我松有魏承吉者，其先生產也。時設藥肆於平橋西，性儉僕積成小康。有二子，長曰瑞，字孟祥，承父業。次曰琪，字瑤圃，生有美質，性孤潔好讀書。蚤序游庠，娶室錢氏，越歲而舉一子，名端，以生五月中也。兄弟相友愛。故父歿而不分爨，琪館東村馮氏，去城僅五六里，常晚宿館中。一夕以祀事告歸，適居停將燕賓客，苦留與席，酒闌已二鼓矣。同行客三人，主又遣一僕送之。途之次，已至東關，甫入城，琪忽僵立，衆問故，亦不答。遂扶以歸抵家。時面白如紙，肢冷如冰，天未曉而氣絕矣。以後十餘年，同里諸生奚玉階、字陞卿，以應

明是以松
為主故此
處入夢即
昧前因他
日出夢復
迷原路也
科分確證
可言夢生
固非前乎
亦絕不是
然絕大疑
團恰以錯
認得之

秋試赴金陵。寓武定橋之西巷。陸姓家入闈前夕。主人設饌飲。諸寓公席間。各通鄉貫。次及奚以松。江對陸曰。君非華亭奚陸卿乎。曰然。陸俯首嘆息。懷不自勝。衆愕然問故。曰。僕與奚君爲二世交矣。余之先本籍邳州家。此已三代父名。應龍。織緞爲業。設機坊於南門。璇子巷。余字懋芳。幼習父業。年二十四。娶室胡氏。越九年而父歿。是秋病疫幾殆。患劇時昏昏若睡。不知何以轉生。爲松郡魏世子。遂不復記。江實事。在松讀書入學。娶妻生子。今尙歷歷可溯。猶憶某科應童子試。余名第三。奚君第七也。奚曰。然則君前身為魏瑤圃耶。陸曰。非前生乃夢耳。衆皆咄咄稱異。奚曰。聞君當日自館歸。途中得病一夕卒。亦知受病之由乎。陸曰。憶館東村馮氏。是晚居停讌。客席散歸同行者。爲某某卽館僕也。入城不數武。忽見西來一巨人。衣皂衣。手執一錐。其行甚疾。將余一擊。余駭極狂奔。歷一時許。驚魂稍定。而四顧茫茫。殊非向日所由之路。前阻一溪。闊數丈。隔溪遙望。隱隱有村舍。方欲覓里人問津。又於月下見直西柳樹邊。橫一小舟。疾趨

尙作魏語
玩非舊物
後始知等
可見去故
即新

解鈴還是
繫鈴人

識亦非耳
識亦非耳

應起處

而前舟尙離岸丈許。以攀枝急躍。遂失足墮水。張目視之。身臥床上。時心猶戰慄。冷汗若流。以爲一場凶夢。因問端兒睡否。今妻侍側曰。讜語耶。兒安在睡已一日夜矣。醒可略進粥糜。余聞言大異。起坐熟視。覺眼前皆非舊物。駭極遂不敢言。後始知此身爲江甯陸某矣。每思松世事。似真非夢否。則豈有江甯一夢而松江已三十餘年哉。久欲赴松一探踪跡。奈父歿後。家業漸衰。又無兄弟子姪。不克遠行。今日逢君。始知實有此異。不知近日魏氏若何。奚曰孟祥勞苦經營。家業益盛。世嫂教子有方。郎君於去年科試。已入邑庠矣。憶昔與君同學時。每羨君攘臂搦管。洋洋灑灑。千言立就。今之穎慧尙在否。陸曰。松事皆能記。惟詩文則茫茫然。迨奚生試畢。旋里。陸贈以京貨數種。曰。我於此夢尙不遽醒。終當一至雲間也。奚歸述其事於魏子。因有父子之嫌。未便往探。陸亦終不至松郡云。夫生而能知前生事者。往往見於說部。若陸夢中之自爲一世。未之前聞也。此說得之華亭趙式夫茂才。趙與魏爲姑表戚。又爲探園公門下士。當不

虛云。

兩蒼氏曰。離奇恠恍絕妙疑團。邯鄲旅店中。歲月亦寬。仍是夢中。歲月似此。確然另有一世。實所創聞。而實則以魏性靈。借陸軀殼耳。觀陸於前後。因由。恰俱茫昧所歷。歷者。反是松世事。明是魏主陸賓。今既認賓爲主。能不將眞作幻乎。夫夢屬於虛。而魏事則徵諸實。其非幻也。明矣。雖然。松江魏夢也。江甯陸仍夢也。記夢夢也。評夢亦夢也。合今來古。往若而人無一非夢。則謂之夢也亦宜。

未冠

同治乙丑縣試。有七旬老人入場。作未冠題。輕薄子以詩嘲之曰。縣試歸來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樓梯。牽衣附耳高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題。頗有風趣。可資譚柄。故錄之。

描寫入情

快心醒睡錄 卷六

快心醒睡錄卷七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大宜公遺事

難得文武
兼備

余家世籍湖南。八世祖奉觀公。始遷吳郡。公有弟諱端。字大宜。偉軀幹面蒼黑。隆準巨目。鬚眉如戟。力可伸鉤。鐵稟資穎悟。讀書略一過目。卽能背誦。每作文輒仰臥。竟日。及起。放筆直書數藝。立就。年十八。舉於鄉。時明紀衰微。盜賊蜂起。公知世且亂。欲面君以策治安。遂入都。及見閣臣。各立門戶。以私怨相報。復略不及軍國事。因嘆曰。若曹如此。國必敗。我安得爲其下哉。遂遊行海內。窮幽造深。足跡幾徧兩界。曾遇異人。授以易筋洗髓術。運用神功。鋒刃不能損。更習鎗法。一箸可禦數百人。齊魯間。嘗身單往來綠林。錦帆之徒。皆斂手不敢犯。天啟某年。禮闈復罷。乃棄家遠出。久不歸。崇禎甲申。李自成破城都。帝殉國變。公忽跟踰歸里。擬毀家紓難。而親族已多離散。無應之者。公日夜號哭。目爲之腫。有

奇人行徑
莫作浪遊

一井血誠

又

明若觀火
相見胸中
自有成竹

忠義感人

有見識

高絕

鄰翁某叩公曰。子誠義士。然大厦豈一木可支。即如所需。將何以哉。公曰。賊衆烏合。非久練。且舊從者。半進則易聚。退亦易散。今日之禍。因朝無戰士。遠救不救。皆望風而靡。若得精騎千使。善將者。統之似此蜂屯。蟻聚之衆。可一鼓而走也。然事宜速行。久必生變。我故星馳而回。誠欲積餉募兵。急趨江左。合同志之士。先取齊魯。劇盜撫有其衆。疾馳而北。直抵燕京。以破賊耳。今已矣。無米之炊。雖巧婦不能辦。翁曰。余有窖金三千。粟五百石。以備緩急。今感子誠。願以相助。公大喜。遂集村中子弟二百餘人。陝資糧而去。途次聞皇師入關。闖賊宵遁。公即率衆歸里。還金於翁曰。東朝兵進。天下戰爭將息。我亦從此逝矣。遂去。後竟不知所終。公好義任俠。一遣聞軼事。亦有足多。嘗於萬歷某年。公車北上。道經山左。有太原孝廉徐某。病危。旅店涕泣。語公曰。余與胞兄某同居陽曲某村。薄有田產。余近客某。參戎幕。今者繞道入都。將赴禮部試。不意垂斃於此。夫客死數也。所不能忘者。妻少

遊爾慨諾
 舉重若輕
 今人子骨
 肉問小有
 危疑即多
 推諉况萍
 水耶
 奇人奇事
 惟未有故
 更奇
 真是一諾
 千金敘法
 亦各得體

子幼恐難存活耳。公曰：如子所言，有兄有產，何至此？徐曰：余兄業農性懦，而嫂氏悍酷，視弟婦如婢妾。我死恐遂逐婦以殺子耳。公曰：子病未必不起，俟余試畢，當送子歸，無過慮以增劇也。徐曰：余命在旦夕，斷不能復晤君，觀君狀貌，知爲豪傑，所恨邂逅相逢，不敢以妻子相託。言已淚潄潄下。公曰：子休矣，設有不諱，茲事弟當任之。徐即叩枕作謝，即一諾千秋，死無憾矣。乃別及返，徐死已旬日。公爲扶襯回里，謁其兄曰：余湖南某也，家有弱女，已與君弟連姻。君之姪，余之壻也，可出見某，唯唯。少頃，攜兒拜堂下。公以白金百兩爲贈，曰：聊佐膏火資。乞終善視我壻，又陰以五十金置徐遺篋，以付其妻。時公實未有女，旋果生女，遂與徐成姻親，其權奇倜儻，多類此云。

兩蒼氏曰：有俠烈之風，恰又不宜孟浪斯固古之深心人，別有作用者也。讀與徐子結姻事，贊佩處正，如史公之於晏嬰。

風月談資

情景如畫

簡括

句極難敏

以情語叙
婉情不須
真個已覺
魂消

滬城濱海。商賈咸集。素稱繁富。而珠簾十里。風月樓臺。亦不減秦淮水榭。西城一帶。曲巷幽深。妓家鱗次。每當夕陽西墜時。箏笛聲悠揚四起。隔簾花影弄姿。逞媚。到處路迷。入夜猶甚。遊其地者。無論烏衣子弟。巨腹胡商。蓋靡不迷魂色陣。一擲千金。顧在妓家。亦自別門戶。聲價最高者。名曰私局。或稱住家。至門則清畫沉沉。銅鑲半啟。泊登堂而搗母歡迎。侍兒供茗。二三姝麗靚妝出侍。客意既洽。賓筵即張。時則水陸競陳。殊常精潔。管絃並奏。備極綢繆。未幾燈閃銀缸。香迷寶鬢。秋波欲轉。春意惱人。蓋至酒闌入室。而別有會心。魂銷真個矣。其次曰堂。名重樓夾室。雜置淫葩妖草。有多至四五十者。然轉徙無常。隨時更易。其稱堂主曰本家。稱供役曰外場。妓稱曰宮人。未梳攏者。加一清字。別之曰時髦。則名噪者也。客入門。外場高聲曰。客來。諸豔聞聲。鬢至環坐。通名其間。或有色藝超羣者。則秘不輕出。非豪貴不能致。歲逢佳節。每以優觴招客。多至百數十席。張燈列炬。徹夜通明。角藝早能。喧闐達旦。其最次者曰草臺。則皆色藝之不

一大樞紐

不特界分內外以下如閨聲問色矣

品題既妙詮解更佳

慨乎言之

入選於堂名者。妓入此門。姐妹行咸爲之恥。而衣冠上客亦無顧而問者矣。計上海一隅。烟花之盛。至斯而極。及至癸丑之亂。城守綦嚴。入暮即閉城。中花柳日漸衰落。近歲多遷城外之夷場。更有廣東流倡與之雜處。妝飾異土。著不梳高髻。不繫裙。不裹足履。無跟飾。無珠玉。恰能歌。雖不解其詞意。然靡靡之音。亦足動聽人。咸呼爲鹹酸梅。蓋言品雖未佳。而亦可以解渴。除煩。一若津津乎。有餘味也。此外又有花鼓婆者。日唱淫詞。因以招客。而自鴉片盛行。烟館櫛比。黠者往往以花爲媒。招聚裙屐羣。不逞之徒。亦窟匿於中。易爲地方害。至舊日之楚娃。鄭豔。娟潔自好者。則仍僻處屋舍清幽。陳設澹雅。往來原多裘馬客。其雜居市廛。日倚門鬪齒。備諸醜態者。皆蠢俗妖倡也。更可怪者。下開店鋪。上列倡樓。甚至避兵而來賃居之。僧寺道院。亦與妓家分上下。則幾不成世界矣。此實風俗之一變云。

雨蒼氏曰。有畫舫諸錄。筆意然彼寫承平之樂。此懷風俗之憂。未可作南部

烟花記也。

九峯結脈

邑城南十餘里。有古刹曰龍華寺。其地亦名龍華。蓋因寺而名之也。近枕浦濱。遠山遙拱。東晉時。郭璞嘗題曰。龍華江朝北斗。小小蛇水上走。世人葬得着。金印大如斗。其後青島家咸謂松郡。自南龍分派。連崗疊阜。翻騰頓伏。遇水而止。蓋言鳳凰天馬諸山之結脈於此也。每風清日朗。登浮屠絕頂。遙望九峯凝烟。點黛歷歷在目。至今邑人多卜地於此。然坵壠累累。未見得有真穴也。

夢證去來

余長子錫垣。字星涵。號北居。自幼沉靜好讀書。進退止有常度。先君嘗謂麟曰。此子有文氣。當善教之。六歲就范位五先生嘉塾。受四子書。輒曉大義。九歲從張秋浦先生春華。學作試帖。嘗賦亂逐賣花人。過橋有狂飛。三山水憐去。一枝春依擔。芳情戀隨筐。氣味親之句。師甚稱賞。其餘如賦一溪連竹徑。云韻敲林

作一勝處可也

皆精寫景
見思致

絕好脫卸

際月影碎水中天。江上數峯青云。音響傳餘恨。煙雲隔萬重。沙行渡頭歇。夕陽孤客返遠樹。亂鴉投霜葉。紅於二月花云。不輸春意鬧。應聽小樓風。詩骨從來不受肥云。心香供一瓣。島佛是吾師。等句曹吉雲太史驛。嘗過余齋。見之曰。此詩人之詩也。時流中亦罕解。此得諸十齡童子真君家千里駒哉。蓋兒以甲午生。方娠時其母夢焚香小庵出。見廡繫一馬。咆哮欲逸。傍立一僧。顧令牽去。疑懼問僧。遽以韉授之。驚醒。以告我母。母曰。今歲屬馬。汝或生男。當以五色線穿銀鎖繫其項耳。後如所語。太史亦聞其說。故爲是言。年十五出應童。卽受知於青墨卿學使。廖材。本庠弟子員。閱歲。咸豐建元。連值鄉闈。因其年幼體弱。均不令赴。卽辛亥壬子兩科也。癸甲之亂。遷家避鄉。雖烽烟擾擾。而仍不廢舉業。甲子金陵克復。特舉冬闈。余始伴之赴省。內寅鮑花潭學院源深。案臨松郡。補行乙丑歲試。兒蒙首拔。進取之志。方香詎至。丁卯九月。寒熱經旬。身發癩疹。以毒隱不透。而識昏。亂挨至十八日。已刻。竟舍我而逝。時年僅三十有四耳。玉樹

語簡清遙

若斷若續
絕好承接

當春金刀掩夜。嗚呼傷已兒多夙慧。性好恬澹。出言時有悟世語。固慮其不永年。而孝友性成。其所以訓弟輩者。諄諄備至。親有危疾。恆終日不他適。尤嗜學。得未見書。即廢寢食。疾披博覽。雖甚巨冊。恨不竟夜而畢。交友必以誠信。居家亦無惡言厲色。藏獲輩。故威感之。素有肝疾。木火易燃。兒每強制循至犯而不校。或因鬱火不宣。遂以熾於外者。陷於內耶。項繫之鎖。婚夕始去。絆縶幾二十年。夫孰知其終不受羈耶。所異者臨終時。神識忽復清。顧其妻曰。我係某僧轉世。現已有數僧作伴。俟我師至。即當去矣。汝翁姑在堂。且有子。異日似能讀我書。尚幸善事我親。無過苦也。其語蓋證之三十年前。伊母所夢者。若合符節。固知來也。有自去也。有歸。雖思子有臺。不必特爲修築矣。又數年前。嘉定王灑士。孝廉映江。爲推命。造直言三十三歲大限難逃。兒亦深以爲慮。及是年竟無恙。僉喜其言不應。然兒生辰爲八月二十五日。計去卒時。逾限纔二十餘天。意得病之日。猶在三十三歲關頭內耶。先是春夏間。常自言心思散亂。遇作書院月

求其故而
是無聊語

慧業文人

異於行尸

走肉若靜

求之精神

意氣間此

不可知者
不措意耳

是深知其
苦語

課文。每至半篇輒棄去。七月初同人勸赴省試。仍以文思異。昔方握管。即覺意緒紛如。雖強勉終篇。恰無一愜心處。以故決意不赴。初不知病已隱伏於此矣。傷哉兒在三十年以前。所作古今體詩不下千餘首。以不自收拾。辛酉歲復綴於寇。今遂片紙無存。至三十歲以後。已絕不作詩。余問其故。則云。作詩不能勝人。不無作而必求勝人。刻苦殊甚。又不如不作之為愈也。近檢遺篋。僅得時文經文及賦論各若干篇。詩則惟於親友齋壁間偶得數首。已命家孫治彙錄成帙。擬付手民云。

雨蒼氏曰。未有美人兼福慧。余舊句也。今而知文士亦然。然如北居之來也。有自去也。有歸設使夢。果堪憑亦可不恨。

雷擊公廨

同治丁卯。冬當事於北門外大馬路。建一官署。云欲請設同知專理洋商事。後不果行。遂額其門曰洋涇濱理事公廨。戊辰二月二十九日酉分。雷雨大作。霹

震一聲。大堂屋頂正中震開尺許。右前一柱分裂爲四而屹立不折。牆屋幸亦不損。正不知何所警也。

江甯古碑

粵逆破江甯。運土加築城堞。時掘出古碑石。若梁司馬散騎常侍蕭誕碑。夏侯隨之碑。荆王府長史司馬星德合葬碑。檢校侍郎左庶子魯公諒碑。磊磊然幾難悉數。內有一碑特奇。高一丈餘。闊三四尺。質黑如漆。上鐫一女子支頤閉目。頸拖白練。下有古篆數字。人不能識。扣之聲如鼓似空。其中者旣出。而飛鳥咸集。賊疑中有寶物。乃以斧擊之。旣無所損。鋸亦不入。後聞爲西國人取去。此外又得石獸一狀如豬。尾大耳小。長約三尺。高二尺許。石質人工俱極堅緻。碎之而腹中五臟皆備。旣不知何以置於中。而質重若此。初非供玩之物。更不知其何所用也。

真奇

匪夷所思

童菽原曰。狀物之異。可入夷堅志。

漕倉古井

邑之大倉年字厥內向有古井。其地傳爲前朝潘宦舊宅。潘嘗自海道運糧入都。行抵津門。喜放號炮。下驚龍窟。驟作波浪。覆溺百餘艘。按律擬罪。且籍其家。潘有室女。盡以金珠投井而殉之。後有利其物者。方纒取輒死。遂壓以巨石。相戒弗犯。

國朝嘉慶三年。知縣湯燾封土爲墳。周以繚垣。題曰貞女墓。蓋今尙存焉。

再世善緣

邑有法華禪寺。在治西一十八里。建於宋開寶間。後以年遠遂廢。明洪武六年。有僧善達。誓願重建。苦行三年。寺隣某素爲傭工。一日直造僧所。曰我以半生勤苦。攢積百金。鑿師之誠。願以施助。僧曰善哉。緣大福亦大。願君轉生好人。家未幾某忽無疾死。善達往視殮。乃以硃筆書其兩手云。見我開門。見我開手。又三年。募緣海濱。至一處爲海道。千戶費雄家。雄生一兒。已三歲矣。而口暗手拳。

深爲憐惜。是日兒見達。至卽啞然笑曰。師父來矣。遽開兩手拽僧衣。且笑且走。衆皆驚異。千戶爲趙文敏公孫塔。延僧備問。既得其故。卽慨然願獨成之。遂鬻吉出資。首建大雄殿。購懸文敏舊書額。泊普應國師中三。尙峰過其和寺。寺遂大興。

本廟順治七年四月朔。邑人夏若時輩。就寺起建萬佛懺壇。至二十五日夜三鼓。忽見佛放毫光。自殿後直徹天半。光燭四野在壇。僧衆亦俱見之。一時歡喜讚嘆。得未曾有。若時因復捐建佛閣。重修殿宇。邑紳曹垂璨爲之記事。載邑志。兩蒼氏曰。袁簡齋太史。不修佛法。而於緣之一字。獨有契焉。觀費家兒。手口頓開。非生有前緣。何以得此。

三菴志略

滬城寺觀頗多。內惟青蓮菴。一粟菴。鐸菴。最爲幽靜。因皆僻在西城。而多隙地。可以聚石鑿池。構亭藝竹。無屋舍。民居以遮游目耳。嘗於春秋佳日。挈伴偕游。

總撮一筆
句亦不脫
不粘

真自在真
解脫

此四字却
不易造

第見花隱溪橋柳深齋閣。短垣修竹清磬遙聞真城市中之山林也。按鐸菴本
邑人張在簡讀書處。舊有董文敏蔽竹山房額。康熙初曹綠巖明府乘璫改爲
菴時適江右犀照禪師來滬。遂卓錫焉。師俗姓劉爲江右甲族襁褓中即不茹
葷。品高好潔。工詩詞清雋得宋人意著。有晶溪集。洵光明藏中流出者。書法瘦
削清峭。筆力過人。自師以文字開山圓寂。後又有鈍夫慧遠普澤上晏諸人。皆
精戒行。而工翰墨。普澤號潭潤書宗東晉畫法宋元。或與談禪意旨微遠。有支
遁風人號爲書畫禪。一時名宿咸推重焉。上晏號松雪鎮日跌坐足不履地。善
吟咏恰不屑作釋子語。將化時徧告所之曰。某日吾當去幸一別。屆期衆信環
集。見其兀坐如平時。及一一問訊畢。卽示寂。觀者僉爲歎異。後有漏云和尚號
靜峰者。從浙西飛錫來。此居四十年以苦行著。與客談詩畫外。從未言時事及
俗家語。初畫禽魚花卉。擅徐熙筆意。後從金分司字春游。復工山水清微淡遠。
自成一家。間作詩詞。亦無俗韻。或有知之者云。係年大將軍羹堯孫也。菴中自

近續流於
吃飯打睡
外有眼耳
鼻舌身意
種種魔障
若僅如是
猶為無上
咒也

佛本不立
此言當自
聞根悟入

措語圓通
妙不黏定

足當香積
之稱

者是不誑語

靜峰化去。更無名僧繼住。今園林既廢。殿宇亦傾。僅有數沙彌。饑來吃飯。困來打睡耳。一粟庵本徐氏廢園。康熙七年四明僧超濬置買建菴。額為曹綠巖先生題。蓋取金鷄解銜一粒之義。中藏茂林修竹。菴後有河本屬陳姓。邑宰任辰旦捐買為放生池。住持者乾隆間有僧大來。不解文字。動定無時。凡僧惟竟日夜跌坐不寐。一日語其徒曰。夜聞鬪聲否。徒曰無之。曰聲甚大。當不出菴境也。跡之果有龜蛇鬪死。放生池畔。後於茶毘時。得白黑如圍碁。皆從背脊中。節節爆出。鉄石。槌之不碎。殆乎堅固。子佛所謂舍利者。特未有光耳。後雖無高僧接席。然皆戒行清修。宗風相繼。現在主僧懷德。儉約自持。專修靜業。其徒普海有辦才。善酬應。故自本邑紳商外宦此者。咸願來菴設齋祈度。平時貴宦滿坐。輿蓋盈門。而凡法堂方丈齋廬庫藏等。近亦煥然一新。至其蔬饌之情。庖厨之妙。尤稱希有。官晏一席。每費十餘金。或語懷德我師素儉。何於此獨奢。曰此皆施主錢也。曾特借花獻佛耳。粵匪之亂。各處難僧。鬻來滬上。懷德慨為留養。後以

城內外避兵來者甚衆。鬱蒸成癘。戶有死亡。爭延僧道。於是菴中難僧分門應付人。日得襯錢千餘。先在咸豐十年。冬米價極賤。石不及三千。懷德因難僧日集。賊勢日迫。恐有絕糧慮。乃出資僱糴。計國數百石。至同治元年。米價騰貴。石需錢十二三千。而菴以豫儲得無苦此。皆以一念之仁。得獲是自然之利也。佛之福報亦厚矣。青蓮菴建于前明隆慶六年。基址最大。殿宇僧房頗稱壯麗。僧有澄照者。精通內典。工畫能詩。尤善鼓琴。時巡撫宋公。譽聞其名。延至吳閩。駐錫滄浪亭。晚遊黃山。化去後之法。嗣頗守清規。多置裝嚴供具。素稱富有。咸豐三年。會匪之亂。悉燬於火。今僅存破屋頽垣。寺僧擬募資重建云。

兩蒼氏曰。敍三庵來歷如伽藍記。而凡宗風梵行。又似一則高僧傳。清氣滿紙。讀竟冷然。

語識

道光丙午。曹吉雲太史馬拉余。共入都已擇日矣。及期吉雲以事欲緩約。姑登

粉飾語妙
亦有驗覺
一是不幸
而中

舟行數里。以應日及返棹。而潮汛適至。篙聲歷亂。吉雲見木筏擁塞。船不能抵岸。遽謂余曰。無歸路矣。奈何。余因其言殊不吉。心甚惡之。既入都。余復以分省赴浙。便道旋里。偶於都泰峰都轉席間。言及前語。時庶常猶未散館。泰峰曰。此吉雲留館之讖也。余尙唯唯。迨吉雲選編修。疑始冰釋。詎末幾而猝然得病。竟歿於京。然後知前言之果非佳讖也。噫。

獺床

我邑小東門外。江海關北。向有天妃廟。重屢飛閣。殿宇巍峨。海舶往來。酬神演劇。香火極盛。廟基面浦。正對陸家嘴。適當吳淞海水入口處。每至秋潮泛漲。白浪掀天。日夜衝擊。而無所損。相傳正殿下有數百年水獺窟。所退之毛。結成獺床。至寶也。得之航海可無水患。西人通商後。殿宇如舊。咸豐乙丑。雖經會匪兵燹。而舊址尙存。衆商集資重葺。煥然一新。迨粵逆陷蘇。常西人以助勤。故請益租地。於是闢與廟基。盡租爲法蘭西界矣。法人亦聞此異。因而毀殿開河。冀得

致富句是
足動人
求而可獲
便非神物

此地詎意。掘地數丈。竟無所獲。今之新開河。卽舊時廟址云。

吐火神龜

城西顧某充縣錢穀吏。家畜一婢。同治四年。秋雨初霽。婢于宅後溪中汲水。獲一龜。大如茶杯。尾若葵扇。入手時。龜首仰上。口吐火星。如爆竹。婢驚喜。持入以告主母。婦以爲怪。叱使擲之。觸石而火星復冒。婦驚令棄諸廁。欲厭勝之也。後言於衆。或曰。此神物也。爾雅云。天下神龜有四。各居一方。其龜皆九尾。在東方者能吐火。得之家可致富。今瀆若此。恐獲天譴。太悔使求廁中。則已無跡矣。葉琴如茂才爲余言。葉卽顧之壻也。

董文敏降乩

康熙乙卯秋。先賢董元宰同范少伯來遊南園。降乩作記。扶乩者素不知文。而腕不及停。曹綠巖明府記其事而序之曰。南園係儀部喬氏所建。鼎革後。喬以訟事廢家。今匠毀折。業定議矣。匠因湊貲不足。喬公強余得之。余以其有兒女。

戚勉從其請。成交後。漸次整葺。稍還舊觀。蓋眠雲釣月者三十年於茲矣。今得思翁作記。蘿薜亦爲增輝。夫神仙之說。儒家或有不信。但其命意立言。於余生平頗切爰錄。存之其略曰。乙卯七夕後。一日董子離桂殿。辭蘭宮。游於春申之浦。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夫申江爲我故地。釣遊之所。世濟於此。爾乃歷北城登鳳樓。覽鐵岸之題咏。見夫波濤不驚人民。晏如不覺喜極。由城而南。聞曹氏有南園者。爲申江之勝地。亦雲間之名圃。乃與少伯携手同行。浩歌相答。片刻而至。至則綠樹成陰。清流爲帶。旣入門。則見虎臣之題額。飛鏡之嵯峨。我步遲遲。我行飄飄。迴廊曲折。亭館蕭騷。山靈揖余而進曰。此非先生之雲篆乎。子曰。然也。撫視四面。流水繞其前。竹君據其北。東則廊腰縵圍。西則臺榭參差。此明志堂之勝概也。乃至錦石亭。則壯丹蕭條。殘荷零落。而清芬逸韻。猶足暢懷。於是拂衣而起。憩於珠來閣。一望園中樹林之蔭翳。奇石之森立。眺千眼之平坦。闕溪橋之曲折。時以雲鶴來迎。游不及徧。然辟疆佳致。已一一心領之矣。嗚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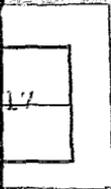
園自喬氏創這以來。不過四五十年。而子姓摧殘已不可問。余之書額亦不復記。第今綠巖之居是也。無簫管之淫聲。無妓女之冶色。脅肩而諂笑者。不至於其庭。呼盧而暢飲者。不登於其室。惟潛心空宗。漠淡自娛。時一徒步登臨。或憩於山之南。或倚於亭之北。矯首游觀。此樂何極。嗚呼噫嘻。以視世之勞心於勢利之場者。其相去爲何如哉。少伯曰。子言甚當。我之所以泛舟五湖。而忘返者。亦此意也。我乃再與少伯約。他日當盡覽名勝。以足今日之言。使山靈笑我二人之倦游也。乃乘鸞駕鹿。飄搖而去。蓋明府所錄存者如此。按南園古渡鶴樓一名也。是園在邑之西南隅。前明禮部郎中喬煒所建。有明志堂。錦石亭。息機山房。珠來閣。諸勝池。通浦潮。古木層巒。蒼藹葱蘢。後爲曹綠巖明府別墅。至乾嘉間。已三易其主。正中供文帝像。後爲斗姥閣。奉尊朝斗。游人接踵。遂爲邑之香火地。殿西奉關聖像。爲綢業公所。至道光初。陳芝楣觀察。設立藥珠書院。月課。本邑諸生。諭董金樹濤。孝廉等。復買民房於園南。以廣其址。添建致道堂。芹

香仙館育德堂並兩廊號舍十數間。彬彬稱盛矣。咸豐癸丑遭會匪劉麗川之亂。園被毀拆。賊平董其事者。量加修葺。而園歸書院管理矣。庚申辛酉間。粵逆下竄。泰西諸國統兵協剿。航海來滬。悉駐院中。至同治甲子始撤。殿宇亭臺大半坍塌。幸得觀察丁公日昌。諭董重修。稍還其舊。旋移關聖像於北城之振武臺。改奉蘇撫李公鴻章。祿位。添設李公書院。未幾又遷書院於城西之吾園舊址。易其名曰龍門。而課士焉。此記係曹海林廣文於乙丑夏間。出以示余。因附數言誌始末云。

兩蒼氏曰。聞之先輩云。凡仙皆靈魂所託。以爲有則恰。難盡信。以爲無則未可。遽疑茲按文敏當日。雖以書畫掩其文名。而觀容臺集中所載。較此託實有上下床之別。是耶非耶。又孰從而辨耶。

西醫

滬有泰西醫士。設市肆藥。其治恒施刀針。不按脈不立方。醫士之耶人。可



17

丙辰孟春

快心醒睡錄

蕭方駿題

快心醒睡錄卷八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記許靜山夢異

凡事之恍惚難憑者輒曰如夢。至明是夢。而其中曲折竟能悉記無訛。即有不倫處仍復歷歷如繪。是無論其驗否何如也。就夢以言亦足誌異。則如許靜山之所夢。是已靜山無錫人年少好學。館我邑城南。王氏與次兒錫鏞為文字交。頻顧余齋。乙丑夏以所記虹西草堂夢異見示閱之。誠有足異者。因特筆之。如左。曰壬戌重陽後四日。余自上海移寓東之黃樓。薄暮抵岸下榻虹西草堂。舟行勞倦乃亟就枕。甫交睫似有友人數輩來邀踏月。辭以力憊不聽強拉出戶。仰見恍視疏星數點斜月漸西耳。聞擊柝聲隱隱行約里許。忽見峭壁插天俯臨絕澗左。顧竹木蒼蔚處格磔聲類水鳥。方徘徊間。一異獸越澗來。作勢直撲。月色微茫中不辨何物。但見金睛睒閃且撲且吼。乃駭絕狂奔。俄望半里外似



是夢中夜
景幽細

得夢意

一片迷離

187.17
874
:2

929332

國圖論語
要領

有因針對
无妄

伏筆

變幻不盡

忽隱忽見

有人煙。急趨之。則一市肆。時人語。嗟喧吼聲遠。而路復莫辨。同往諸友亦無一在側。方擬少息。人叢中忽出一老嫗。向之大詬。並袖瓦礫擲之。驚視又不識。乃急走避。嫗咿喃咿喃。不可辨。如云狂生害人而矣。方窘。忽聞後有呼之者。曰。靜山。盍少待同行。回視則素識吳翁也。問何踉蹌。乃爾因告之故。且曰。纔脫虎口。又橫遭惡詈。可謂无妄之災。吳笑曰。此亦自有前因耳。余訝其語不稽。吳曰。此去西數里有碧霞君廟。盍一游乎。遂共之行。頃見坍塌十仞。高山雲際。屋後樓閣重疊。隱隱有人。吳曰。至矣。偕之入。則珠簾畫棟。金碧爛然。中塑碧霞君像。香烟繚繞。中微見明璫翠羽。色相莊嚴。因再拜。及起而吳已不知所在。惆悵間。一道童蹣跚入。笑曰。何處狂生。輕涉此地。乃述所以。並問歸途。童曰。老奴殊饒舌。但既到此。當令一廣眼界。因復導之出廟。不數武至一園。卽所見樓閣處。園中珍禽怪獸。奇花異石。靡不畢具。樓上都有麗人。或彈棋。或鼓琴。或把卷。微吟。或憑欄笑語。惟一處樓窗深閉。環珮無聲。良久有啓戶出入者。則市之嫗也。見客

都梁耶迷
 迭耶幾人
 到此誤平
 生可以移
 贈
 夢中人借
 畫中引出
 一筆雙鈞
 想見心光
 一閃
 以夢爲覺
 者固非使
 果便正爲
 夢以不覺
 徒以不覺
 爲以不覺
 耳仍不覺

急返走。余心訝之。步亦隨却。童固言無妨。且囑如有所見。切勿動心。乃唯而入。甫入。即覺温香一縷。暗沁心脾。旋登一小閣。周視陳設。淡雅。東壁有美人圖。似二喬。觀書狀。細審。左側一女。縞衣玉貌。光豔動人。意頗動。忽念道。竟戒。此心急。自持。當即揖。畫作謝。忽聞耳畔。瑯瑯然。若有答拜者。心疑。畫中人。忽下。急注目。果見一倩女。與挂壁者無二。時殊錯愕。而麗人轉從容。徐曰。不見。僅二十年。直此生。疏耶。遂導使入內。內復有一麗人。倚檻觀書。既見。即起立。整衣。歛拜。余亦拜。測其年。可十五六。衣碧綃。裳作淺綠色。仙骨珊珊。視縞衣人。猶艷也。迷離久之。自念得無是夢。方涉想。二女即相顧笑。若會意者。縞衣人曰。塵中人。日在夢中。而常目以爲覺。今我輩幸不墮落。無怪。郎君憤憤。然以覺爲夢也。碧衣人點首不語。縞衣人又曰。阿妹向日似怪。郎君簿倖。我嘗爲渠解說。阿妹不信。今竟何如。碧衣人俯首而嘆。似不勝幽怨。綃憫然。若失曰。卿言二十年前事。今尙有鴻爪可尋乎。縞衣人即就書架。取一小册。授之册記。昔年有書生讀書山。

似此答不
在生老嫗
未免錯怨

的是棒喝

情爲理抑
愈覺風流

熱腸冷面
一閨入常態
無一語道破

中山有園爲大姓別墅。墅中二女同居。才色雙絕。聞書聲屬意焉。生於暇日。偶一至園。亦曾見之。第鄰闔。宋玉我薄相如。初無兒女情也。生旋遘疾卒。二女因之亦相繼病。病中有侶和詩詞并載冊中。哀怨之音令人泣下。始知爲余前生事。卽吳翁所謂有因者非耶。末畧沁云女子記。倩雲女子手書披覽之餘。未免悲感交集。縞衣人顧之曰。癡生夢醒否。人生泡影。昔何在今。何歸尙弗悟耶。余殮容起謝曰。當年情事實出。不知今覩斯編。感極生愧。天台在邇。僕豈無心。但劉郎尙有父母在。未敢以身許人也。縞衣人首肯數四曰。郎君侍奉正長姑。與君作十年約可耳。俄有一垂髮女捧茶至。盃小類口脂合茗色深綠。飲之寒芬震齒。因曰。無怪卿等常以冷眼視世人。此亦清涼世界中味也。縞衣人微哂曰。君誤矣。儂輩腸最熱。不爾烏得至此。願待女取新釀碧桃露來。爲郎君壽。旋見携一綠玉斗至。芳液滿中。熊熊中作琥珀色。釀之奇香暖腸胃。遂謝飲。忽憶老嫗微叩之。知爲縞衣人乳母。頃以追理昔以致病之由。不無抱怨。卽顧左右呼

何仙人於此塵心亦未死盡

不尸解不疾已哉宜

之孰滯目

殆乎十年之約耶

八字世所歎亦教世者所其歎

嫗垂髻。女進曰。渠於郎君登樓時已挈海棠妹往山東掃花去矣。因問十年之約當是何解。碧衣人曰。此但問君故人稽仙可矣。縞衣人又云。郎君前生幸無他過。唯塵心未死。不免一度輪迴。此後行藏善自珍攝。譚甫密忽聞戶外道童呼曰。碧霞君詔宣羣仙宜速去。乃共起。然是時離別之情。覺俱不自禁也。既出童曰。曩戒子勿動心。何違我言。曰無之。曰果爾。何頃刻間悲喜紛集也。乃謝過。因問二女仙乎。曰然。曰仙則何以有感疾之事。童曰。此幻境耳。君何執滯。乃爾行次。俄見有一黑犬蹲地。而又不類。童曰。識之。此烏龍也。昔為崑崙奴。計擒夫人。以二女幽貞給使守戶。君前夕徬不遇。渠安得來。夫人蓋即碧霞君也。因念前緣既了。擬再一叩未來。方動念。童即曰。子三十歲大佳矣。但君來已久。宜亟歸。俄至一處。洪濤萬頃。浩無津涯。童拱手作前曰。送君從此止矣。茫茫塵海。登岸。何時有慎靜二字。贈君當謹守之。并寄聲太夫人。慘綠少年之感。不敢妄也。言未已。見有一舟破浪來。近視弟瑛也。太聲曰。兄曷不歸。兩大人夢卜無靈。望

此夢字本
以覺言誰
知卻道
道著

眼幾穿矣。喜極遽登不暇細問。未幾而里門在望。恍惚間已入。拜父母具陳所
遇。牛曰。我自歸里後。兵塵漸息。日夕念汝。嘗寄音至海上。風聞數月前汝已歸
里。我日內急欲西行。汝弟何處不覺。誰知汝在海外作此荒唐大夢耶。時方伏
地泣謝。忽見母氏作沉吟狀。曰。止。止。此事亦甚怪。記昔年坐蓐時。曾夢大士携
兒入。曰。此子聰明。惜其福稍薄。臨去又云。待渠大時。囑以慎靜。雖不長生。或不
至忘却本來也。以故命爾乳名曰慎卿。字曰靜山。向以此涉誕。未嘗語人。豈意
二十年後。又有此重公案。所謂碧霞君者。或即大士化身耶。因又有此重公案。
所謂碧霞君者。或即大士化身耶。因又述慘綠之語。母亦不解。方相嗟異。而耳
畔雞聲喔喔。睨窗上朝暾已紅。則身固在虹西草堂中也。披衣凝想。不勝惆悵。
靜山復言。庚申夏避兵虞山。夢一麗人。授之雙璧。並有芙蓉鏡。下相逢日記取
神山。兩玉人旬時。以爲科名吉兆。遂改名珏。若小名及字。固皆幼時母氏所取。
但未聞大士入夢耳。正不知女郎十年之約。及道童大佳之言。復何如也。聞夢

雄雞一聲
天下白入聲
夢時斜月
西沉出夢
時朝徹東
映上遙遙相

若一二膠
合亦不成
夢
稽仙殆指
此

我見談文
墨者矣
具見雅人
深致

清麗芊絲

中道童之貌酷類其友稽君子安稽。故靜山總角交長二歲。器宇清俊。而自庚申亂後。久不得音耗。吳爲同邑人。號省三。省賣卜滬上。並述夢。未踰年。其尊君卽歸道山。似合夢中。急欲西行語。而所謂吳翁者。亦於是年謝世。是雖夢境無憑。然亦自有適符者。因亟錄之以再觀其驗。

雨蒼氏曰。言情寫景不減聊齋。至閣中叙話處。喁喁私語。如見小窗兒女狀。尤爲細緻。究竟是夢與否。在痴人前恐皆不可說也。

虹橋巷遇

少與曹吉雲太史郁泰峰明經訪麗於虹橋幽巷。遇一妹本吳趨良家女。九歲墮落。當有鴿母。雙福撫爲孫女。時年纔十六。輕狀雅淡。無抹障袖。習善弦索。工崑曲。畧解文墨。而不輕談。余嘗同二三知己小飲其室。家廚食品精潔。殊常。或相對深宵。清茶閒話。每聽更鑼。聒耳幾忘涼月西沉。歎洽經年。鮮及於亂。妹常以紈扇倩畫師方篠莊摹其小影。索余題句爲書。七絕二首云。一庭花影夜

迢迢人爲憐春瘦損腰。儘有相思忘不得。綠天涼夢又今朝。芳草淒淒映綠波。
 困人天氣是清和。休言水國無紅豆。拾得飛花恨較多。余嘗戲謂吉雲曰。才如
 君色如姝何。殊秦峰之富羣。推爲我鄉冠。因寫金粟一枝。傍綴殷紅。數本葉底
 作華清春睡狀。題爲富貴美人圖。系以七古一篇。今已忘之。惟憶初遇時。贈詩
 二章云。仙風吹我度藍橋。若有人兮隔水招。躡月射衾紅浪灩。檀雲委枕翠痕
 消。漫將幽恨酬團扇。好把閒愁寄洞簫。儂笑不如燈下影。更闌猶得伴深宵。枇
 杷花裏掩門窺。正是斜陽欲下時。十二欄干雙影鞞。萬千情緒兩心知。卿如踐
 我三分約。我定酬卿一念痴。擬託搗媒報消息。阿姣金屋可相宜。紈扇今在延
 陵公子處。步燹後曾出以示余。覺三十年往事如在目前。令人有人面春風之
 感也。姝今脫風塵。故特隱其名云。

雨蒼氏曰。麗而有則靜讀一過。覺當日衣香髮影。猶在卷中也。仙乎。

大橋

工雅
 情深爾許
 情願化秦
 余舊有痴
 心願長繞
 淮水長繞
 清溪舊板
 橋句用意
 似之
 計其時徐
 娘亦已老
 矣

有色如在
行間令閱
者不寒而
慄

令人發嘆
此下從前
暫留包村
句開出叙
事有柳暗
花明之致

此中自有
經猶非純
任術數矣
險極奇極

包惟有此
異術故於
敗也人皆
謂其厄于

人皆死於賊矣。先是賊患包甚。檄調各路精銳。誓破包村。是日調兵適至。入夜陡聞村中人聲四騰。賊慮乘夜劫營。方發號聚衆。而紅旗隊驟然衝出。賊素聞包有異術。且以月黑路滑不敢追逼。又意村人絕糧夜遁。村中必虛。因而并力進攻。致爲所破。然後知數之難逃。有如此云。此皆聞之友人。友蓋得諸馮某。及是日幸免者。所述並云。馮在村時。每晨起見包。必登高望。氣旣下。卽令衆曰。今日賊來至某處。將攻我某方。當撤他防。并力禦之。繼而果然。屢試不爽。所練之勇。能禦敵者三千餘人。以五色旂按五方分五隊。進退有常。臨陣不亂。常邀馮共瞭賊營。忽推馮倒身。亦伏地方。伏而霆震一聲。炮子簌簌從上飛過。旣免謂馮曰。此炮在良方。月神適犯。我村當去之。馮見炮架前山麓。約遠四五里。有賊守衛。私忖如何可去。繼見包脫帽散髮洗足仗劍。如道家步罡狀。選三勇白衣皂隨行。包口喃喃若誦咒。其行如飛。將及而遙見一賊。忽撲地。餘賊盡退。瞬息歸。約重四五百斤。不知三人之力。何能勝任如此也。時方涉冬天。久不雨。包忽

敵不知賊
窟不敵理
宜不勉力
支持亦以
理合如是
何數之足
云

却地斬使
何等正大

點明

令衆曰。久不與賊戰。賊必謂我兵單力怯。明日某時當有大雨。賊守必怠。可衝破其西營。雖不能大勝。亦可殺賊數百。獲牲口器械。以挫凶鋒。乃預傳令何時出隊。何時攻營。何時收隊。明日果大雨。破賊亦如所言。時賊欲由溫台攻閩省。患包牽制。願以紹興府城與之。請其不助官兵。或言若得府城。足資守禦。勸包姑從。包笑曰。此誘我也。無論江浙俱陷。孤城難守。且入城則如困囹圄。糧草更易斷絕。扼吭之勢。恐無一人可逃也。遂斬其使。馮嘗竊問包曰。弟與君自幼同堂共學。弟以薄宦遠離鄉井。聞君素守田廬。罕至城市。何時得靈飛六甲十二真傳。而道妙至此。包曰。余於念年前。曾遇異人授我秘冊。雖非全帙。然上觀天象。能知風雲雷雨時連變。下察地理。則可安營布陣。縮地驅山。而凡卜易算數之類。吉凶禍福。皆可預決。前取賊炮。卽六丁縮地法。故三人能得數十人之力。但我所學。不過顯易數端。若能盡其底蘊。則此小醜。指日可除。何至困於此耶。馮又問賊勢至此。何日得平。包曰。我曾觀天象。兼占易數。江浙之賊。不久當

侃侃正論
皆以理言
數將不厭
自倒

滅。惟自占此村之吉凶。家族之安危。反不能了。是豈學之不精耶。抑所謂馬前易數。近易明而遠難驗耶。及包死。馮始知數有前定。故占不能明。因爲之歎。詫累日。後嘗以其所聞見者。述於人。蓋友之言。又如此。余維君子憑理不憑數。包以一村氓。而能識尊君親上之義。因遂毀家禦賊。偉矣。至損其軀。亦勢使之然耳。就所挾持。實甚正。其他權謀術數。已爲餘事。若遽艷稱。則包之爲包。不幾鄙京之續哉。紀成適有餘墨。漫附此數語。質之知者。當不以爲河漢也。

雨蒼氏曰。叙次有條不紊。觀包指麾處。想見蘊蓄有素。故能以孤村悍大寇。卒死於難命也。結處語精識卓。增包無限身分。

蒙古狀元

同治乙丑。殿試第一甲一名崇綺。蒙古正藍旗人。計國家二百餘年。蒙古人從未有。大魁天下者。際茲人文蔚起。想見聲教遠敷。而於列朝培植之功。所謂久道化成者。其來誠有自云。

判訟奪金

崇邑諸生施紹施森者兄弟也。祖某有金四百兩埋遂室。祖密識之於父。父密識之於母。母氏初秘之。迨歲值奇荒。家道消乏。始言其處。二子即往求。則已不復有矣。家有舊僕施可進。紹疑其知風竊取。因以究盜控縣邑。俟張公一魁走筆判云。據控銀埋兒媳之外。即親孫尚不使與聞。况傭工之僕乎。夫財為神物。名曰青蚨。以其無翼能飛。不脛自走也。神移鬼運。記載豈盡荒唐。苟非所有。不能禁其不去。且兩生子。矜也。偷能奮翮青雲。安往而不得富貴。不然高明鬼矚。多藏厚亡。又安知塞翁失馬之也。福乎。風影難以株求。竊鐵未可懸坐。兩生於此。其以是銀作蕉鹿觀可也。判出。二施嗒然。其語人多傳誦。至今猶有能道之者。

判祇百三
十字層折
多有抑且
豈俗更有
能喻所書

折得倒

童菽原曰。一判亦諧亦莊。宜為人傳誦。

豫園

利之所在
人之爭欲得

祗此足概
平生

滬城東北有港名洪口。外通大海。內達吳淞。水急河闊。舊有渡船。而晚即收渡。江之南北。夜無往來。通商後。西人架木爲橋。橋長一百八十餘步。中有鬪筍處。繞以鐵練。使可開合。以通帆檣。橋兩頭搭蓋小房。爲西人館。另僱本國人守之。來往者人索錢二文。車馬橋擔則如數倍。每日可得錢數十緡。因是轉輾相售。竟爲西商產業。聞二十年來。所得不下數萬金。而其主亦已屢易矣。至同治乙丑。橋漸圯。因於數步外復建一橋。而毀其舊者。

兩蒼氏曰。過往需錢。煞是苛歛。若積爲修葺之費。雖中國亦可於要隘處仿行。

包立生

包立生居紹興諸暨之包村。世務農業。而曾習奇門遁甲術。能料敵之進退。虛實而制其命。咸豐辛酉。粵匪擾浙。包聚村人練兵籌餉。竟以一隅之地。當數十萬方張之賊。屢挫兇鋒。終不少屈。於時人始知其有異能。依倚者日衆。時吳曉

顯觀察。方以蘇松兵備攝藩篆。吳亦浙人。聞其異。欲招致幕中。以爲己助。因於佐雜班中。訪得包之姑表兄弟馮仰山。潛令蓄髮三月。乃備文書。改衣裝。命赴包村致意。時浙境徧地皆賊。馮逡巡不敢遽入。適遇被擄之逸。出素識。某探知前路。賊守將性暴。好殺手下。盤詰最嚴。斷難混過。惟包村有勇目。某常雜處賊中。現居某地。然必繞道二百餘里。始能曲達馮。晝伏夜行。三日夜至某所。既見。卽述來意。某以此去包村雖不遠。然賊守甚衆。去必成擒。因藏馮密室。不令外出。一日謂馮曰。今已覓得賊處路。且有賊卒二。賄令護送。然文書當留。此斷不可帶。因附憑促往。馮行果有二賊。前導途中。屢經要隘。鋒刃奪目。心胆幾碎。歷數日夜。去村不過二二三里。二賊辭去。馮單身前進。遇村中巡勇。疑爲賊細。作欲殺之。馮以包某至。戚告。遂引馮入見。各道艱苦。馮見眷族。亦在包村。皆無恙。甚喜。因備吳公相招意。包嘆曰。我亦知孤村無援。勢難久守。緣無長策。勉酬衆志耳。刻下軍糧僅支二月。幸有賊之通我者。私接濟。不然斷已久矣。今承吳公

知其難而
勉爲之卽
是盡人事

極老練

意周至

暫留旬伏
後半篇

疑亦六甲
神丁

忽喜忽驚
情事如見

美意。奈賊衆我寡。恐難突圍出也。因與掌案某共議。某以賊勢甚大。媚賊者衆。馮某雖親遠出已久。又無文憑。君雖信之。奈衆人平。必使人隨。馮出村取文書示衆。衆志既堅。然後刻期衝圍。并約吳公統兵接應。始爲萬全事。關一村民命。斷不可草草從事。包是之。馮因暫留包村。閱二旬餘。值夜大雨。包忽命護勇六人。身穿賊服。送馮出村。馮欲挈眷。包卜曰。可。遂帶家屬冒雨行。黑暗中見無數皂衣紅帽人。僵立村外似守護者。而寂無聲息。馮怯甚。私問送者。此何兵。勇但搖手。遂繞小徑出。至舊處。即取文牒。附勇囑包速定行期。而馮自歸。包既得牒。邀衆密議。則皆願從。包大喜。即布卦以占。卦成又大驚。曰。細察卦象。惟今夜二更可出。若交子正。即無可出之日。且有大禍。衆皆失色。僉曰。今浙地四處皆賊。又未約。有援兵。縱使突圍而出。將何所歸。時有掌文案某曰。離此百二十里。地名岔河口。其處地僻。可以屯軍。河闊可通海道。聞無賊守。若暫札營彼處。即由海道通信。吳公使以輪船接應。或可轉危爲安。除此恐無良策。包曰。我方寸已

當日事勢
寔亦如是

伏後文

調遣恰非
草草

叙次拉一
難雜得一
景時搶攘光

真無奈何
軍令倏更
兵家所忌
況當呼

吸之際乎
風捲雲馳
叙得有聲

亂不能自主。但今勢已至此。不出亦難久持。姑從某先生言。死生命也。諸命可速歸。各自收拾。時已薄暮。雨方霽。而陰雲未開。村路尚濕。遙聽賊營寂靜。號炮無聲。包即傳集團勇四千人。按旗色分作五隊。隊各八百人。選勇敢者入紅旗隊爲前鋒。令酉初出隊。各帶衣糧鍋被。由西北方進攻賊北營。衝透賊圍於某村取齊。白旗繼之。皂旗殿後。中權青黃兩隊保護衆家族。傳令既畢。時值戌初。紅旗隊已發。遠聞金鼓震天。鎗炮聲不絕。而一村之人亦遽亂如潮湧。聚哭。包門曰。包君若去。我等從亦死。不從亦死。惟留包君。或可苟延旦夕。一時人聲鼎沸。包欲出而爲衆所阻。嘆曰。天乎命耶。時將錯過不能逃也。因令後隊且勿進。時白旗隊亦已出村。以聞今欲退。致前後不相顧。隊伍遂亂。忽見四野火光燭天。殺聲動地。賊衆犬至。亂拋噴筒。火箭鎗炮齊發。鉛丸如雨。村勇各無鬪志。又值村衆擾攘之際。賊遂乘時衝入。見屋即火。逢人便刃。頃刻間烟焰滿村。尸如山積。時惟紅旗隊已衝圍而出。白旗生死參半。餘衆鮮有得脫。而包與同事諸

豫園在縣治北隅。卽今邑廟之西園。本明前進士四川布政使潘允庵允端所建。允庵係大司空恭定公仲子。退官後。出資營造。垂二十餘年而成。地約四十餘畝。極亭臺池沼之勝。至我

朝乾隆間。潘氏子姓式微。園亦漸圯。急於謀售。時申浦初通海舶。商賈雲集。乃以賤價。囊金得之。旣歸。邑廟爲西園。遂分地修葺。爲各業公所。後代人日盛。園中競設店鋪。竟成市集。凡四方之山人墨客。及江河雜技。皆託足其中。迥非當時布置。嘗讀方伯豫園記云。舍西偏舊有蔬圃。嘉靖己未。下第春官。稍稍聚石鑿池。構亭藝竹。作輟二十年。未有成績。萬曆丁丑。解蜀藩印綬。始一意充拈地。加闢者十五。池加鑿者十七。每歲耕穫。盡供營治。時奉老親。觴咏其間。而園漸稱勝區矣。園東架樓數椽。以隔市囂。正中三楹爲門。匾曰豫園。取愉悅老親意。入門西數武。復得門曰漸佳。西二十武折而北。豎一小坊曰人境。壺天過坊。得石梁。梁竟面高墉。上嵌石刻篆文曰寰中大快。循墉西行。得堂曰玉華。前臨

以下詳記
來龍去脈
諸曲折處
雖在紙上
亦可臥游
其境可以
意會

為五可下
注脚而意
致極間適
得尊題法
非荒營造

奇石曰玲瓏。玉蓋石品之甲。傳為宣和漏網。因以名堂。後軒一楹。朱檻臨流。時
餌魚其下。曰魚樂。由軒而西。得廊十餘武。折而北。得亭翼然覆水面。曰涵碧閣。
道相厲行者忘其度也。自亭折西。經三十武。復得門。曰履祥。則巨石夾峙。有若
闕然。中藏廣庭。縱數仞。衡倍之。磬石如砥。左右各累奇石作巖巒坡谷狀。名花
珍木參差在列。前距大池。限以石闌。有堂五楹。巋然臨之。曰樂壽。雕鏤丹雘。頗
盡其美。堂左曰充西齋。蓋由余之名若號而題。為韋絃之佩。堂有室曰五日則。
以往昔待罪淮漕時。苦於驅馳。有書請於老親。曰不肖自維有親可事。有子可
教。有田可耕。何戀戀雞肋為比。丁丑歲初。又夢神人賜玉章一方。上書有山可
樵。有澤可漁。而是月即有解官之命。故合而揭焉。嗟嗟樂堂之構。本以娛親。而
竟以力薄愆期。親不及一視其成。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池心有島橫峙。構亭曰
鳧佚島。之陽峰巒錯疊。竹樹蔽虧者。南山是也。由五可而西南面為介閣。東面
為醉月樓。其下修廊曲折可百餘武。自南而西。又轉而北。有樓三楹。曰徵陽。以

一再稱親
足見世家
風範及此
罔撫及此
筆有餘妍

境是園中
擅勝處筆
致亦淋漓

余攬揆。偶同仙降。親嘗以是命爲小宇也。下爲書室。左右圖書。可以習靜。前累武康石爲山峻。喬秀潤。頗愜觀賞。登樓西行。閣道延袤。復得層樓。曰純陽閣。上奉呂仙。中奉則祁陽土地之祠。蓋府君守祁州時。嘗夢神手二桂。携二童語府君曰。上帝因大夫惠澤覃流。以此爲贈。已而誕。余兄弟府君曾命祀之也。由閣而下。爲留春窩。自窩而南。爲葡萄架。循架而西。度短橋。經竹阜。有梅百株。俯以蔽閣。曰玉茵。東爲關聖祠。出祠東行。高下紆迴。爲岡爲嶺。爲澗爲洞。爲壑爲梁。爲灘。各極其趣。山半爲山神祠。祠東有亭。北向日挹秀。在羣峰之坳。下臨大池。與樂壽堂相望。山行至此。藉以偃息。由亭而東。得大石洞。窅窈深靚。幾與張公善拳相衡。由洞仰出。爲大士庵。東偏禪室五楹。高僧至止。可以頓錫。出庵門。奇峰矗立。若登虬若戲馬。閣雲礙月。爲南山。最高處。下視溪山亭館。若御風騎氣。而俯瞰塵寰。眞異境也。自山徑東北下。過留影亭。盤旋亂石間。轉而北。得堂二楹。曰會景。左通雪窩。右綴水軒。出會景。度曲梁。修可四十武。梁竟卽向之。所謂

一縱字便寫盡

廣庭而樂壽以南之勝。盡於此矣。樂壽之西。構祠三楹。奉高祖而下祖主。以便奠享。堂後繫方塘。栽菡萏。周以垣。垣後修竹萬挺。竹外長渠。東西咸達於咸池。舟可繞而泛也。樂壽堂之東。別爲堂三楹。曰容與。容與琴書鼎彝雜陳其間。內有樓五楹。曰頤晚。樓之旁。庖福盛備。則余棲息所矣。容與堂東爲毛一區。居季子雲獻。便其定省。其堂曰愛日。志養也。大抵是園之盛。雖非輞川平泉之比。而卉石之適。觀堂室之便體。舟楫之沿泛。亦足以送流景而樂餘年。第以經營數稔。家業爲廬。余雖嗜好成僻。無所於悔。而實可爲士夫殷鑒。若余子孫。惟永戒前車之見。無更培一土。植一木。則爲善云。噫。此充菴先生筆也。所記爲當時原築。猶在未歸邑廟前。及咸豐間。粵逆犯境。英法各國統兵協防。駐扎園中。越四年始撤園。中花木蕩然無存。舊遊之地。幾不復識。時觀察丁公日昌。雖嘗諭各業重修。然兵燹之後。市肆清寥。加以捐項殷繁。豈能復觀從前之盛乎。適閱潘氏宗譜。因亟錄方伯豫園記略。以見興廢之由。亦誌今昔之慨云。

設使子若孫能世世培土植木不更善耶有參學人語試下一轉

雨蒼氏曰。前入田地。後人收。猶有收人在後頭。本古今同慨事。而園亭尤甚。豈若江上清風。山間明月。相與於無相與之爲得哉。猶幸園記數行。舊觀尙堪歷溯。始知筆墨之壽。愈於土木丹青。

災眚

我邑小東門外北城脚。沿濠一帶。直至天后宮後。聚居閩廣流民。大半開設賭場。藏匿匪類。咸豐三年春。是處有一成衣店。地中忽有血上冒。色紅而微紫。出地即凝結成塊。店有婦方浣衣。見卽駭呼。鄰里聚觀。旋往報縣。邑令姚公暉。第來勘。壓以糞穢。仍不止。因以灰土實填數尺。余聞亦往。則墳血已止。而穢臭不可近。觀者猶接踵也。是年八月。卽有會匪劉麗川等。戕官劫獄。踞城一十八月。首逆皆閩廣流匪也。又是年夏秋間。有白光起西北。自下而上。直冲雲際。其色晦暗。二旬始滅。可見禍亂之至。必有兆矣。

洋商租地

彈丸世界
不意於數
鴻溝

我邑西商之租地也。始於道光壬寅而盛於咸豐庚申。其始僅於浦灘搭蓋洋房。以便往來貿易。繼因粵逆之亂。調兵助勤。請益租地。富商巨賈於是集焉。而市斯盛矣。按法蘭西租地。自北門外。至洋巡濱南岸。東至小東門外之方濱。西至西門外之周涇。英吉利則自洋涇濱北岸。至吳淞江南岸。東至虹口。西至泥城。而花旗各國。又錯處其間。近於沿浦東。又有製造鐵木碾輪等廠。頭壩虹口下海浦諸處。爲其雇工雜色。人所僦居。南北地廣十餘里。洋房聯絡。金碧萬狀。其間里港紛紜。行人如蟻。華民多設肆於中。舖戶鱗比。百貨山積。茶坊則樓架三層。最上者一茗需錢五六十。若登酒樓。非費十餘金不可。戲館大小三四十處。簫鼓喧闐。夜以繼日。妓院則無地無之。更有花烟間。及廣東流娼。密如櫛比。浦灘上下。多集舢板。每舟僅二三人。係閩廣甯波人。操之咸假西商旗號。渡客雇舟。初不論值。每至江心僻港。任意勒索。甚則露刃搶奪。致有害命者。或私設賭場。窟藏匪類。以租界爲逋逃淵藪。嗟乎西商惟知射利。而不知遠害。然而盛

可患在此
不特爲銷
金鍋已也

揆所以廣地之故。彼此皆爲利。使語事心長。

祇四字耳。要不知幾經審慮也。

措置處定。有見地異。

衰倚伏道若循環。我恐以是盛者。亦以是衰也。所謂租地者。名雖給價。而圖書地保。通事賬房。輾轉扣除。業主所得。十僅三四。是以溫飽之家。遭此而赤。貧者不知凡幾。若以田論價。已美矣。但滬城係通商大邑。東城市鬧。房值最昂。有屋一二椽。每歲得租。卽有百餘金。而地僅分餘。如合田價。幾不值一晒。惟城西北三四里。屋少田稠。且多義塚。西商不辦肥磽。或得善價。然在地保盡知底細。因串通事。以霸持有絲毫不吐者。若輩居間。既可取利。故百端聳動。無不欲西商之廣其址也。更有逐利之徒。又租洋商之地。造屋召租。以牟什一。而洋商以民地轉取商租。利幾百倍。竊維租界日廣。則民地日促。蠶食年年。將何底止。因思洋商重利益地之請緣。界內之盛。易於取利也。界內之盛。實由華民之舖戶。雜處其間。商旅咸集故也。若欲絕之。必使華洋分界。使界內既不成市。利又安所取乎。更須定議。嗣後洋商租地。不得概以田論。出思之房。以租價定值。有百金之租者。給以千金。自住者。令償原價。使民亦可以息抵租。每歲錢漕。仍令完納。

於紙上空談。益後以利。今趨以不。利與之。欲絕自退。耳。

如民間佃之例。例日後退租。則可清查。原主備價歸業。誠如是而使民無怨。吟域既分。更可勉涉事端。所謂逋逃藪者。亦儼發其覆。而盜賊亦清矣。

雨蒼氏曰。華洋分界計莫善也。惜未及之始耳。

白氣異星

咸豐辛酉正月二十六日。定更時斗杓東有白氣亘天。形如匹練。南冲天河東折若旗。疑卽所謂蚩尤旗者。其根因雲擁不見。越夕天無纖雲。見一星如卵。起紫微垣斗筐下。與杓相值。三鼓後斗轉西旋。此星亦隨之而落。後夜移前丈許。根芒蓬勃。其稍微銳。直至六月二十後始歿。時賊勢方熾。見此星異。皆驚懼。余謂天於亂前垂象。固以兆亂。若已亂卽警亂矣。粵匪亂有十餘年。未始警故害亦甚。今妖星已見。賊必不久旋洪逆死金陵。克復其酋。李秀成亦授首。不數年而黨盡殲。余固不知星象當日。特以理言。初不意其適中如此。

快心醒睡錄卷九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某先達

名實允稱

是何意態
雄且傑

閨中賴有
此細心人
四字悞人
不少
爽若哀梨
佳如并剪
佳在不叙
自明一笑
如字情更
躍

鄉先達某公。未遇時貧。無升斗蓄。而嗜酒。落拓不事生產。夫人某氏。有賢德。以紡織給公。每食必留以待。不敢自飽。時或斷炊。則置火酒一杯於几。公歸見酒。便會意。乾訖即大步去。以為常。公每深夜未歸。夫人登樓望遙。見紅燈二盞。照一人冉冉來。漸近數十步外。則燈杳而公至矣。夫人知公必貴。心竊喜。嘗準此以候門。一夕燈未見而公已叩戶。夫人大疑。問公曰。間作何事。公曰。無過賭錢吃酒耳。夫人曰。非此之謂。意君所為。或有傷於陰隲者。公曰。是無他。惟為相識某代寫一轉婚書。既非我所說。合且其事既成。不書亦嫁。故代書之想無害也。夫人曰。咄。既云不書亦嫁。書將安用。此事攸關名節。斷不可為。其往速毀。遲恐不及。公如聞棒喝。言下頓悟。即馳往託言。書尙有誤。當改。其人出書。公急毀而

真是內助

既為執鞭而仍肯稍貼舟金虛懷亦至矣

願尚無他側重在此句以伴果成而服役其名帶挈是實也究之衆孽不肯但恨不

納。蓋。曰。我不作此也。遂返。及抵家。而夫人已笑候門左矣。未幾。時當大比。夫人曰。往月來老將至矣。凍餒豈長久計耶。值今槐花復黃。曷不藉以自奮。公曰。我亦思之。奈貧境至此。祇求百文尙難度日。何來多金作考費。夫人曰。同袍中或有繫帶者。詩謀之。倘少有所需。妾當罄所有以助。公因徧探交好。則已俱就。道。繼。至。窗。友。願。某。處。知。少。一。僕。因。未。啓。行。公。曰。弟。亦。欲。往。奈。無。盤。費。君。等。欲。覓。僕。從。弟。願。稍。貼。舟。金。爲。之。執。鞭。君。能。帶。弟。一。行。乎。願。曰。是。何。言。君。本。鴻。才。遠。器。衆。所。敬。服。豈。敢。屈。爲。隸。人。公。曰。此。弟。自。願。諸。君。能。周。旋。弟。已。感。甚。縱。不。賤。視。弟。亦。何。敢。少。怠。耶。願。曰。如。君。言。同。人。諒。無。不。允。某。日。兄。蚤。至。東。門。碼頭。喚。某。船。戶。可。也。是。日。兄。卽。言。之。同。伴。衆。皆。駭。曰。某。嗜。酒。好。賭。妻。孥。尙。不。顧。肯。爲。人。服。役。耶。且。彼。雖。貧。亦。士。流。也。帶。挈。既。無。此。力。若。以。隸。役。之。反。難。免。衆。議。此。事。萬。不。可。如。必。與。俱。擬。各。他。就。願。曰。奈。已。許。何。一。友。曰。另。伴。亦。難。君。既。約。彼。某。日。我。等。可。先。期。動。身。彼。本。無。資。未。與。共。事。亦。難。深。罪。我。等。也。衆。然。其。議。至。期。公。襍。被。出。徧。

宜有此情

能念及此
足見根器
否則且去
賭錢吃酒
矣

吹竊一池
春水

屠沽中自
有豪傑
恰比儒衣
冠者勝一
籌也

竟雇舟不得。徘徊間。又遇試友下船。公趨問。始知顧與衆人。已於某日動身將出關矣。公聞爽然若失。自嘆爲貧所困。致人厭棄至此。不如投水以死。繼又念囊中尚有錢二緡。係細君物。不知費幾許心血。乃始穿就。當寬相識。等回方不負。遂離岸行不數步。聞有相喚者。乃舊識某。近開糧食店於浦灘者。曰先生赴試動身耶。時尙蚤。盍少坐。時公欲以被錢相寄。遂入店。某奉茶而前曰。今科先生必高中。當預備賀儀。奉擾喜酒。稍頃。卽送先生下船。不知船泊何處。公聞船語。不禁淚落無一言。某更駭問。公因述前事。某曰。先生有志赴考。豈以此阻。奈我力綿。未能獨助。姑在此一飯。我常商之同輩。偷得藉資贈先生。亦不枉與市井人屈交耳。但不知費應幾何。公曰。十貫足矣。飯畢。某卽出。公獨坐以待。少頃。某偕短衣草履者五六人歸。指公曰。此卽赴考某先生也。衆揖公。懷中各出銀錢置棹。曰。請收會錢。公問故。某曰。此皆同業。適爲公合一會耳。公感謝。某曰。今日不及起行。我作東道主。沽酒餞先生。兼請諸君是晚各歡飲盡醉。散時已二

惜文交盡

聲達大度
聲口亦宵

鼓衆曰。夜深矣。我等宜送先生歸。遂同進南關。及過倉前水關橋。前行者忽止。公問故。衆曰。有巨人跨立橋上。不得過。公乘醉趨上橋。迫視之。其人高與城齊。仰望。面目黑暗中糝糊不可辨。跨立橋中。不言不動。公以手拍其腿曰。汝亦太自便矣。不顧人行走耶。速讓。其人縮左足。側立讓。公公方與四人過。則又跨立如故。三人後至。皆自跨下出。馮未幾。三人者俱死。始知所遇乃凶神。以公福大。故讓之耳。明日公就道。是科卽以高魁獲售。明年連捷。成進士。由縣令歷任顯要有政聲。或云此卽喬潤齋光烈中丞事也。

兩蒼氏曰。讀至約伴覓船處。觸緒牽愁。正不知涕之何從也。猶幸一戰而霸。藉仲寒士眉頭。然念古今來。始終不遇。受盡腌臢者。何限。恨望千秋一酒淚。王處仲唾壺。那不一一擊碎耶。遂欲以二緡錢寄還。細君畢竟是性情中人。與尋常吃酒賭錢者別。

加廣學額

咸豐二年癸丑。粵閩匪徒襲據縣治。至五年乙卯克復。後邑人郁松年捐輸善後。費銀二十萬兩。總督何桂清以永廣學額彙銜奏請。八年四月奉

旨。上海文童廣額永廣十名。武九名。同治初。髮逆犯治邑。紳民集團禦寇。協守城垣。署總督李鴻章等。復以加廣學額奏請。四年六月得旨。上海文武童學額各永廣四名。時值重修文廟。遂建紀

恩坊一。於櫺星門南。恭鐫

上諭二道。以誌盛云。

蒲包仙

仙姓朱。前明邑界濱沈氏僕也。幼好拳勇。常與人鬪。主懼禍驅出之。時倭方內寇。沿海皆募民兵練防。朱年十八應募。寶山後。隨參鎮某入川。嘗獨行萬山中。數百里無人烟。時又將暮。徬徨間遇一道人。坐岩石上。謂朱曰。此地多虎狼。汝必爲所食。朱怯求救。道人令坐身畔。至夜半。腥風驟起。見山谷中。巨蛇猛獸跳

此丹殆已
九還

歷叙其異
皆爲此處
種根

舞而至。道人以袖幃朱得無恙。天微明。飢腹甚。乃求食。道人笑曰。此地安得食。因取懷中藥一丸。授朱曰。此丹亦可療飢。朱見其光。熊熊服之。頓覺腹中熱氣騰湧。自此遂無寒暑。飢渴常衣破袖。嘗以蒲包飲之。酒輒醉。醉後輒笑。或當街臥行。必挾竹四竿。遇夜宿。即植竹於途。於立柱然。不苦蓋而臥。雖大雨亦無沾濕。霜雪裂膚。鼻息齟如也。市人釀酒。敗朱挾竹攪。食輒變甘。夏月裸坐。赤日中。不浴而淨。冬遇河水凍合。時以竹敲冰。冰輒解。遂裸坐水底。及起。氣如釜蒸。以故人咸呼爲蒲包仙。生平不肯爲人談禍福。而或意無吐一語。必奇中。後乃無疾而化。

傅善祥

傅善祥。金陵女也。幼習文史。年二十餘。粵逆陷江甯。逼取民間識字婦女。納之僞宮。充女簿書。代賊批判。善祥婉媚合賊意。後遂恃寵而驕。牒有不當。輒肆批罵。屢言首事。諸酋狗矢滿中。蓋極詆其不通也。語侵東賊。賊怒。乃借善祥嗜

金銀一扇情
盒似之
庶以脫身
與謀復幸
者尚別

聯絡處得
會傳法
女中管鮑

吸黃烟事。柳號女館。未幾善祥病。乃以牘呈東賊。云素蒙厚恩。無以報稱。代閱文書。自盡心力。緣欲賊遣睡魔。致干禁令。偶吸烟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冉冉待斃。想不能復覩慈顏。僅將某日承賜之金條。脫一金指圈二。隨表納還。藉申微意。幸昭鑑焉。東賊閱箋。遽釋其罪。并令閒散。養苛各女館。任意游行無禁。善祥因是得漸愈。亦因是遂逸去。大索不得。噫。女亦狡獪矣。哉。

九妹

東逆自傳善祥逸去。僞簿書無當意者。而於是九妹特聞。九妹姓朱氏。湖北人。年十九能詩。文既慧且艷。陷賊後。依僞百長廣西某女館中。某與九妹意甚投。且憐其柔弱。屢次不以應選。初賊殺人必假名。天父鑿言某事。以神其說。至是事微洩。東賊遂作天父。天父下凡狀。指出九妹。即傳眾宮女官。入僞府羅跪。先問九妹。曰爾識字否。對曰不識。問某百長藏爾否。則直折之曰。館中非我一人。

百折不回
意雖簡而
言已足
不略某女
唱歎作結
真得古文
筆聯而作
三首直作
一筆書

快心醒睡錄 卷九

八

何謂藏賊怒令杖。杖數折。血痕過膝。遂昏絕。又問某百長。對與九妹同。遂令挖
日割乳。且剖其心。而後梟首。謂是天父。意非此不足以儆衆也。九妹據僞府月
餘。創稍平。即陰結僞王娘。將以砒石毒東賊。謀泄。遂被賊殺。同館九人。亦與焉。
嗟乎。賊陷十餘省。所據婦女不下數萬。如九妹者。能有幾哉。至某女。以庇九妹
之故。殞其軀。則尤士大夫之所難也。悲夫。

趙碧孃

余嘗於客座述九妹事。有多聞見者。知同時。又有趙碧娘。趙本良家女。丰姿秀
美。年僅十五六。惜未詳其藉。初被賊擄。三日不食。與同伴不交一言。或慰之曰。
我輩所以忍死者。圖有完聚日耳。幸無自苦。可緩以求脫也。碧娘頷之。始進食。
未幾。選入繡館。乃爲賊精製二冠。而陰以穢布作襯。冀以魔之。卒爲同館者。訐
發。東賊初令杖責。及取冠裂視。復大怒。令於翌旦。點天燈示衆。蓋以帛裹人身。
漬油使透。植高竿倒縛於上。以火燃之也。時碧娘方杖暈。挂樹下。夜半始醒。醒

天梯石棧
相鈎連平
論亦極平
允

見之慨然
殉葬之物
多寶實有
此此想必
有異
登陰沉木
所爲耶

乃自縊於樹。得免慘焚。賊怒無所洩。遂殺守者。及同館知情。不舉之數十人。夫碧娘一小女子耳。然其絕意偷生。蓄志殺賊。是固九妹之同志。若善祥之媚賊求脫。不啻霄壤哉。

雨蒼氏曰。三小傳鈎絀處。意極自然。故雖平平叙來。不立間架。而竟成常山蛇勢。言下又自分軒輊。非胸有史才。諳古文體例者。未易臻此。

古墓

我瀛西北兩門外。多古墓。自開泰西諸商。至今二十餘年。開馬路造洋房。發塚碎棺骨。拋徧野。不勝數。亦不忍數。壙中所藏古器甚多。有銅駝一。長高各尺餘。色紫黑而微有光。擊之無聲。約重四五觔。從暗望之。隱有煙縷出駝口。置烈日中。則無。後爲西人取去。又有玉版一。長約五寸。闊三寸餘。前銳後方。如圭式。玉質不甚佳。鑄字二行。已剝落不可辨。餘如銅爐。銅鏡。杯印之類。尙多。有一壙磚大如几塊。重二十餘觔。色淡黃質堅細。示壙中置硃漆棺一具。啓視則尸身不

朽其形瘦削。而鬚髮間白。鋒袍烏帽。胸懸小囊。儲書一本。及見風衣物皆如灰。後有裔孫收其尸。或謂此卽前明肇慶同知王俊墓也。

兩蒼氏曰。閱此令人有發邱中郎摸金校尉之慨。特人殊中外耳。安得無數冬青樹。一一標挿之。

黃道婆祠

道婆生元時。姓黃氏。邑烏泥涇人。自幼淪落厓州閩廣。多種木棉。亦名吉貝。紡織爲布。道婆處其地。而得其傳。元貞間。附海舶歸。遂以是業授鄉里。相城習衣被。海濱利賴及他省。未幾。道婆卒。州里咸感其功。旣共殮葬。且爲立祠。置香火於烏泥涇鎮。以時祭享。後爲火毀。重建者明成化間。知縣劉婉也。萬歷時。邑人張之象。改建於張家濱。天啓六年。方伯張所望修寧國寺。復移祠於寺西。徧里人遂於縣城之梅溪街。更建以祀。城中紡織者。咸於此報賽焉。入

國朝至道光初。巡撫陶公澍。因公來滬。擬爲重建。且欲廣其址。以爲園囿。先是

有功則祀
禮宜之
禮固宜
歷叙祠字
所在殮見
洽聞

點清

能無盛衰
之歎

余祖母家邢氏。有園在城西。後爲李氏別園。號吾園。峰巒錯疊。古木參差。頗覺觀賞。內有帶鋤山館。紅雨樓。瀟灑臨溪。屋清氣軒。緣波池。諸勝至是。遂分李園之半。以爲祠。觀察陳公。變邑侯許公。乃大邀邑中紳士。捐金建祠。越一載而工始竣。大殿三楹。重堂夾室。倍極華美。此外供祭。有庖燕享有序。殿前建台一座。每歲四月。值道婆誕辰。酬神演劇。婦女雲集。自咸豐三年。園毀於會匪之亂。今祠宇雖存。而舉目荒涼。游人絕跡矣。

兩蒼氏曰。道婆之功。不在西陵氏下。如以利言。則絲貴綿賤。衣被天下。此更攸宜所願。家尸戶祝百世祀之。

巫覡

道盡
可惡在此
入門要訣

吳俗尙鬼病。必延巫。謂之看香頭。其人男女皆有之。或謬托雙瞳。或捏稱鬼附。妄論休咎。武斷死生。而於富室婢媼。必預勾結藉之。熟私親探瑣事。名曰買春。設因有病。或家宅不安。婢媼或捏造見聞。以聳主婦之聽。延巫入門。必發其陰

詭隨甚於
旨詞

一在種言可
種在明理者
原不能惑
惜世多愚
人彼固得
逞其伎倆
以善提心
運廣長舌
聲聲喚醒
尚願各早
回頭勿負
作者苦心

事使人驚為前知。遂妄言病者。有何冤孽。或云男鬼。或曰陰人鑿鑿。竟如目見。病家倘求禳解。則又探其肥瘠。以索酬勞。其術如赴廟招魂。名曰叫喜。所招必在冷僻處。又預通廟祝。多方勒索。必令其家禮拜太母懺。謂即五通母。而又非僧道所能禮。惟若輩之夥。黨能之。問需費若干。則過僧道十倍也。其所最盛行。者曰宣卷。有觀音卷。十王卷。灶王卷。諸名目。俚語悉如育詞。若和卷。則並女巫攙入。又凡宣卷。必俟深更。天明方散。真是鬼蜮行徑。其稱女巫。則曰師娘。最著名者。非重聘不能致。出必肩輿。隨多僕婦。次者曰紮仙。曰關亡。曰游仙夢。最下則終日走街頭。託捉牙蟲。看水碗。扒龜算命。為活者。要其詭詐百出。殊難殫述。在富家貴宅。即或浪費金錢。亦尚無害。而平等病家。醫藥已屬不資。乃又質衣典產。供萬。或病有起色。猶之可耳。否則異時孤寡。因是致難。為朝夕謀。恐長逝者魂魄。亦將賚恨重泉矣。世之甘受其惑。而卒不悟者。不誠深可憫哉。

雨蒼氏曰。治淫詞。當如狄梁公治妖巫。宜法西門豹。

小毛蟲

咸豐庚申。蘇常失常。崑新嘉太繼陷邑中。遷徙紛紛。余亦挈眷避居蒲東之周蒲鎮。辛酉。夏蒲東人家俱生小毛蟲。長不及寸。色黑。徧生細毛。嚼人如蚊蟻聚樑屋間。且能吐絲。隨風飄拂。人卽乘涼露坐。亦能着身。或薰以火聚而殲之。明日如故。至秋始盡。是冬粵逆連陷金奉川南各廳縣。浦以東鄉鎮。皆遭蹂躪。無一免者。

說夢二則

道光己亥。春元日。後三日夜夢至一處。若城市而地甚疎落。沿河低屋鱗列。傍有隙地。不甚寬闊。見有聚觀者。視之見一十四五幼童。面白而瘦。頸繫一繩。縛一短樁上。淚涔涔下。余疑之。以問觀者。曰此罪人也。將殺余。駭曰此童尙幼。得何罪而至於死。兒自言所佔僅三分地耳。余爲不平。因大言。若卽佔地償之足矣。罪不至殺。此何處有地方官否。旁觀無一應者。背後一人。面黑微鬚。年約五

警極

皆警亦幻

於此見佛
氏因果之
說

十許。曰此自有定。君過路人耳。何必問。余思此輩無知與言。亦無益。因漫步過一板橋。思欲稍坐以待。遂登焉。既登見無他客。因開後牕。意必可望後河也。不意爲屋所蔽。悶然略坐。即下樓。依舊路至原處。則已杳無一人。地惟鮮血一碗。利刀一柄。余不禁失聲曰。果殺耶。一駭而醒。曉日射牕矣。遂披衣下牀。方赴廚下盥洗。瞥見庭中刀血在地。宛如夢中。凜然若失。呆立久之。及入廚則方洗剝一雞。蓋我俗以正月初五爲財神誕。於前一日。家戶戶祝日接財神。故宰此雞耳。夫夢寐之事。雖不足信。然蚤一刻則雞未宰。遲一刻則刀血無存。乃適夢之而適見之。豈偶然哉。特不解夫佔地三分冥例。抑何如是重耶。

又於咸豐丙辰冬。余夢落一齒。視之中。又有一小齒。時長媳及姪媳皆孕。余蓋深慮其不祥。至丁巳春。長媳產男。未幾姪媳生女。均無恙。是秋有姪女適金氏者。竟以產難經。五晝夜而母子俱斃。始知姪女亦關骨肉。故雖外姓事。仍有此夢應耳。

雨蒼氏曰。夢生於想。或生於因。王充衡論言之詳矣。似此幻夢。若以爲想則誰想。入非非或有前因。亦未可定。但終不可與癡人說耳。

塔寶二則

滬城南去十餘里。有古刹龍華教寺。在明紀香火極盛。寺中有塔高七級。外小內寬。上上如一。相傳建自赤烏年。塔嶺有盤中蓄雙鯉。時時高躍。水珠飛濺。雖旱不涸。人恒見之。咸謂鎮塔寶也。每歲中秋節。值月明水靜時。遙望浦心塔影重疊。卽俗云萬塔。來朝是駐錫多高僧。嘉靖間。有拙獍和尚者。宦裔也。幼好讀書。通音律。善象緯。岐黃之學尤喜。方外交妙解禪理。嘗寄食江湖間。後遇異僧韜老人。與譚甚契。乃祝髮爲僧。晚年來滬。居是寺。平時跌坐一室。鎮日無語。一日夜將半。忽大呼誰敢盜寶。提杖出房。至庭即騰空去。去久始歸。語侍者云。有妖人盜我寶塔。追至泖水爲杖所擊。棄寶去矣。明日視塔。果失頂盤。而未知所在。後有漁於泖者。云水淺時嘗見之水際。然欲舁出。雖集數十人不能動。和尚

奇幻不可
思測

始有前因

居寺十餘年。有家人來朝。每不令人入室。每歲惟三月十五。爲寺香會日。和尚出坐方丈。始獲一見。化時有行僧詣其家。報和尚已圓寂。需錢造龕其家。亟縞素來唁。則見和尚面壁坐。方合掌念往生偈。曰。去得乾淨。去得乾淨。莫負山僧忙報信。懸崖撒手踏虛空。那有塵緣些。子贖來得好。來得好。前日是前生。今日是今生。大地一輪紅日曉。和尚們吃飯飽。休論閑是閑。非却把光陰錯過了。語畢。卽瞑目而逝。

赤條條來
去無牽挂
晦休明動
是小輪迴

殆以魔之
特未知何
寶耳

金陵報恩寺浮圖。凡十三層。瓦用五色玻璃。極爲壯麗。道光壬寅。泰西人初入內地。泊舟江甯城外。時有一西人。貿然登塔。頃聞有聲如雷。竟自塔尖墮地。死數日後。又有夷婦二人。赤身裸體。蛇行獠伏。直躋巔頂。居民遙而望之。似取一木匣去者。未幾有一行脚僧。布袍跣足。肩負小包。仰觀塔頂而歎。途人問之。則云。寶物被竊。此塔不久毀矣。剛及一終。而有粵匪之亂。塔果被毀。

周立五

頓然改觀

較易首更進

幾如水甌
雪梳衣思
安得不清

周立五名啓嵩宜興人。孩時願逼而首禿。面有槁色。鄉人咸笑之。目爲黃冠相。年逾三十。猶困童試。一日偕父族宿南城。夢一雉冠絳衣。右手握刀。左提一人頭。鬚髯如戰者。遽至榻前。易其手去。周大驚。持父足疾呼。及醒。以手摩其頭。雖如故而爲之凜然者累日。未幾。周顛漸高。兩頤豐滿。髮鬢鬖然。日益長。越年餘。又夢一白髮老人。冠緇冠。執麈尾。後隨一金甲神。語周曰。吾來易吾服。言訖。神即抽佩刀啓周腹。出其臟腑。滌淨而復納之。旋以方竹笠覆腹上。取釘錐錐其四角。而無所楚。釘畢。老人揮塵祝之曰。清虛似鏡。原本無塵。覆之以笠。釘之有聲。周遂醒悟。而丁丁之響猶在耳也。自是文學日進。出試兩闈。皆獲售。歷官至侍講學士。

兩蒼氏曰。始改面目。終易肺腸。洗髓伐毛。不過焉。宜其達也。但不知其何修得此。

廟刀滴血

荊州城外十五里沙市地方。有金真村。廟內供關聖素著威靈。一日廟中大刀忽滴血。點人咸驚異。時翼賊石達開復統衆來犯。紮營龍碑橋。當有叅將王某。忽奮勇過橋。首先迎擊。而駐防將軍某亦紮滿營。隔河排隊。遙爲聲援。賊遂小卻。王揮刀趕殺勇倍。當時殲賊大半。如有神助。屈計報捷之日。卽廟刀滴血之日也。竊惟關聖之神無乎不在。而荊州乃其舊治。顯靈宜若此。云咸豐四年春二月事。

雷破邪法

粵逆攻城。除掘地道外。又有邪法。能眯守陣之目。以逞其攻。初圍開封。僞將軍徐某。本道州人。素習辰州法。當在城下。用方棹四十餘隻。結成壇式。徐披髮仗劍。口喃喃。余見黑霧平空起。離地約三四尺許。從下望上。纖悉可覩。我兵下視模糊莫辨。賊衆藉得仰攻。方危急間。忽西北有紅雲飛至。震霆一聲。將徐擊死。身如焦炭。左右執旛者二人亦斃。竟日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二尺。賊衣盡火。

藥盡濕不能紮營。遂解圍向朱仙鎮去。此咸豐三年五月十三事也。

避禍遇禍

南邑茂才朱竹庵。爲我友。兩蒼族叔幕游中州。在發審局襄辦筆墨。自道光丙午。至咸豐癸丑八年。以以來。未出省門一步也。是歲粵匪燄熾。風鶴警心。竹庵爲避地計。欲去而之他。尚之同鄉瞿研農。瞿藉華亭。以佐雜發豫當撫轅。巡捕聲氣頗通。時有張令者。初登仕版。得缺中牟。將之任。瞿以爲言。張即聘司書。啓竹庵卽受約。卽日束裝。携一妾。匆匆就道。越四日而賊匪鬻至。開封被圍。人咸羨其有先見詎意。賊見城守禁嚴。圍三日以糧盡。舍去行七十里。過中牟。中牟小邑。無兵備。賊一擁入。遇竹庵於大堂。羅衫緞靴。賊疑爲官。見卽加刃。卒死於難。時五月十七日也。計抵署方十日。噫。以八年在省之人。一轉念而求生反死。固知數之難有如是者。

兩蒼氏曰。叔名澤均。弱冠遊羣庠。美儀容。善譚笑。當余受經時。曾與同學。蓋

塞翁失馬
禍福未可
遽定
雖曰天命
豈非人事
哉

僅五年以長耳。嗣以叔祖秋塘公冢汙。將以替人計。乃挈與計。後曾一歸。及翁請老。而叔獨出。遂不返。初邑石筍里謝氏。有宗人在豫。開闢遠齋香舖。叔素以鄉誼與周旋。難後。謝從家書中。縷及囑代寄聲時。遇適館筍里易氏。得悉其始末。屆今已十有七年矣。前晤對翁曾譚及蒙。卽記存是錄。叔亦可附以不朽。特跋數行。聊以誌感云。

李紹熙

咸豐庚申。大營告潰。粵匪大股東下。旋陷蘇杭松太等處。勢若飛蝗。江浙幾無淨土。我滬僻處海濱。以形勢言。是爲絕地。而開軍府通餉源。竟以一隅翻全局。卒爲江浙命根。此豈言思擬議所能及。且當賊初至時。曾即按兵未集。西兵亦未來。本城兵勇以應調四散。城守惟招百姓。賊若力攻。勢若固拒。及聞李紹熙事而後。歎其中自有天在焉。紹熙粵嘉應州人。癸丑之亂。本爲會匪頭目。旋投吉撫軍營。賞六品銜。効力軍。前後加都司銜。派守東壩。及爲賊陷。復降於賊。得

深知地利

匪夷所思
先發議論
後入題法

人本反覆

不足奇取
在機宜適
中耳故曰
天也

言非錄其
人也

據崑山。繼而又思反正。密遞降稟入。城由是臨陣。每張虛聲。空放槍砲。延挨機閱兩月。及爲僞忠王所覺。殺紹熙。方飭下。併力嚴攻。而我兵亦已雲集。夫事機之際。不能以寸矧軍情至變。滬城苟失。則江浙之患。正恐未有窮期。此特關時大局。故特本所聞於錄於此。

金銀鑛

鎮江西門外三十里。有朝王山。同治丁卯戊辰間。生草名花慈姑。可染皂衣。莖細而長。高四五尺。他與他處異。西人常繞山而觀。折莖細視。曰此銀苗也。山生金銀。不久當出。乃以酒肉享農人。欲售其地。邑縉紳聞而阻之。迨鄉民見沙土中有黃物。大如豆。小如粟。米山麓間皆滿。日光相照。燦若金谷。百步外。土中又產石。色青黑。質甚細。磨指掌上。白而有光。云可煉時。山民咸披沙揀金。多至滿簏。或更取石藏之。然不知煨煉之法。亦無所用也。久而聞於當事。遂禁民採取焉。

如布釜地

廟園記

我邑城隍廟。建前明永樂時。舊爲金山廟祀。漢博陸侯霍光知縣張守約改建焉。大門有坊曰保障海隅。係永嘉幼童書。門內東西建福德土地兩祠。二門內有臺。備宴神演劇。兩廡列二十四祠。正殿亦極宏敞。內卽神殿之寢殿。左爲映芭堂。供神先代主。主持羽士分東西兩房。東至玉清宮三聖閣。有雙梧道院。頗雅潔。西則許眞君殿。文昌宮。重樓曲折。殿宇廻環。至康熙己丑。邑人於廟左別構東園。園僅數畝。而修廊曲楹。花木幽深。足供游賞。乾隆間。闔邑士商。又購胡潘方伯豫園故址。爲西園。興修二十餘年。始竣。所費累鉅萬。園址廣袤七十餘畝。極泉石之美。遂爲邑中名勝園之公處。任人游覽。其間又別構精舍。聚石鑿池。栽花種竹。爲各業公墅者。不下數十處。遇佳時。令節。花會神誕。各處俱雜陳音樂。盛設玩器。使人游人一新。然園成於乾隆庚辰。迄今已歷百年。或造或廢。已非舊日規模。閱喬鷗村先生西園記。知玉華之南。尙有銀杏二株。係恭定手

圓在爾時
如在方中

此追昔日

歷年既久
自有乘除
不必變故
之羅已多
今昔之慨

此慨今日
人衰

昔何在
今何歸
真足
慨想

手植西山之陽。有挹翠亭。及茶墻酒墅。鶴閒亭。春褱閣。吟雪樓。諸勝。蓋皆不及見矣。若所謂超然台。回迴堂。點春堂。五老峰等。皆後所添設。而玉華之改香雪。萬花深處之改萬花樓。及下之神尺堂。則舊址雖存。而懸額已更者。咸豐初。一遭兵燹。再駐西兵。廢石填池。西半之湖山。盡廢於足。得月樓。花神閣。祇存。瓦礫點春堂。既作洋房。蓮花廳。僅留白地。偶步園中。舉目荒涼。能無田海變遷之憾。近雖有幾處修葺。然皆有利所使。非設茶坊。卽開雜肆。名勝之區。竟成市井。深可慨也。

雨蒼氏曰。流水自去。夕陽無言。鐘鼓彈指。遂成陳迹。惟佛氏解脫。諸相能作平等觀否。則江山如夢。花鳥多愁。俯仰身世。未有不動於中者。

王陸彥

明時我邑。王氏三世舉孝廉。官中書。至陸彥。有才藻。得充撰文之列。與同官周國興。楊餘洪。不相得。嘗謂人曰。若輩目不識丁。何得居高官。竊厚祿。我必吭其

所求如見
宜其及也

已先發難

報復甚迅

不佞佛亦
是特恐佞
當作佞貴
耳
至風急時
始歸已恐
不及矧未
有肯耶

快心醒睡錄 卷九

吭而拊其背。迨韓城大拜。有推轂陞彥者。韓城暱之。因朝夕短。周楊至歲終而羅列。賊私密疏。上聞。周楊遂死廷杖。未幾。韓城為袁愷所參。勒令自盡。周楊子弟結束。厥發陞彥罪狀。亦下詔獄論死。相傳陞彥幼時。偶步城南。入古剎。遇一僧。鬚髮半白。手携布囊。席地坐。謂陞彥曰。郎君科名甚蚤。克紹祖父箕裘。然恐不終其祿。能從我家。可免於難。陞彥曰。我素知爾輩。每矜言禪學。自欺欺人。余素非佞佛者。而能游於方之外耶。僧笑曰。郎君勿怒。本知其不可姑妄言之耳。繼於囊中出一紙曰。和尚不識字。頃自殿間拾得。不知上書何語。乞郎君為我讀之。陞彥展視。乃七言一絕曰。瞬息流光歲月周。綠楊衰後不勝愁。布帆風急且歸去。莫待秋深作楚囚。詩中隱砌周楊。僧其有道者乎。

清徹

新場鎮。倪翁郡諸生也。田園甲里黨。中年乏嗣。以鎮西北。送子菴中。塑有大士像。月朔望。夫婦恆肅香往拜。座下願賜麟兒。且許施金新廟貌。一夜婦夢縞衣。

來源即是
去路

夙因也

冥契神晤
惟不下火
故曰茶毗
否則火葬
矣

媪懷子受之。未幾果娠。凡十四月而生男。因名佛兒。性聰慧。甫五六歲。父教之讀。輒有悟。及長。則厭觀儒書。而好誦梵唄。父母愛殊甚。亦勿苛責。又數年。已逾冠。而怙恃交失。遂棄鮮肥布衣。籓冠坐臥一室。鎮日喃喃念佛號。後復出遊。遍歷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等處。得遇通圓禪師。遂祝髮爲僧。法名清徹。精參戒律。垂二十年。歸而往錫於白鶴村之青蓮菴。一日謂其徒曰。我夜夢大士以墨字示我。墨之爲文。甲下加二。又從火土。我今六十有一。來歲殆當火化歸淨土耳。至明年。果示寂。茶毗曰。火從口出。自焚其身云。

雨蒼氏曰。自與象教。每有高僧。似此前因不昧。便知後果。終成有佛無佛。究竟作什麼。願與參學者共証之。

決心醒睡錄 卷九

二十六

快心醒睡錄卷十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摘錄曹千里說夢殘墨

戊辰秋。友人以曹家駒說夢一冊示。蓋筆其生平所歷見者。然僅數十頁。字半缺。紙亦多碎爛。而筆頗清暢。恐其久而湮也。亟選數則。刪潤存之。曹號千里。藉華邑居柘之西村。以故明諸生稱耆老云。

均田

自周文襄公稱土起糧。口碑百世。法固奇矣。然但按上中下三鄉耳。至分科稅畝。猶未定也。蓋糧在昔時。民間得以意爲輕重。如某有田若干畝。應納糧若干石。固也。及其欲售人。每乘其急而要之曰。非五升糧者。不匱其人。迫欲得銀。卽書以付迨。因田盡糧存力不支。而逃亡者多矣。莆田林公潤。撫吳。欲奏均之。而疏未草。郡人徐南湖宗魯。曾官侍御。峭直不阿。以喪明賦閒於林。踵謁時。袖出

勢所必至
足見留心
時事罷閒

猶然居官可知

不愧峭直之藉

措詞不多自有風雷之象

非江陵之力不至此

一帙示之。即均糧疏也。林撫大悅。時徐文貞公階。罷相里居。方廣置五升糧田。聞之殊不樂。謂宗魯子紹南曰。尊公老矣。但當嗟白米飯爛煮肉。何苦多事。糧豈易均哉。紹南歸告父。宗魯曰。恨我病廢耳。若在官。即特疏請均。徐存齋其奈我哉。林公既上疏。復上書閣臣陳利器。時張江陵當國。風行雷厲。方負救時。望覆函有方。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荷天下之重。倘事關國計。令出惟行。而或有撓之者。國法自在。諸望勉旃云。云林得此。膽益壯。文貞亦氣懾。而糧始均矣。今人但知有文襄二事。謂出一手。既不知林撫。又安知徐南湖哉。聞南湖巡按福建時。舟懸一牌。書本職雖系雲間。並非閣下徐族。其不附權貴類如此。繼法太嚴。其下置毒於香。致損目告歸焉。

雨蒼氏曰。峭直如南湖。不愧侍御矣。文貞言糧豈易均。正因鄉宦勢重耳。他又何難。繼得張太岳主持。遂如發蒙振落。江陵相業於此。亦見一斑。

吳農部

見在今卽罕

砥礪廉隅
在當時更
難得如此

四字中具
有經濟
司農身分
自高但爾
時猶能對
局覺此俗
亦殆不俗

前朝吳繩如農部。先世居張堰。其大父潮。徙郡城棠梓橋家。遂以名。父號漕江。以富稱。生子四。公次居三。兄弟獨溫裕。公獨貧乏。歲戊申。郡中大水。伯兄果庵。遺以白粲四十石。曰。汝田在青浦。盡遭淹。汝可以此贍。餽公曰。餓死命耳。奈何。損兄粟。以飽妻孥。竟辭不受。蓋於骨月間。廉潔且如此。宜其耿介之操。老而彌篤。以南闈屢試不利。始援例入北監。天啟甲子。既領鄉薦。監矜慎名節。郡縣不通一刺。際天下多故。出田時。慨然有澄清之意。瀕行。親友往餞。公曰。我此行。非求仕進。特覓一死所耳。謁選授農部郎。舊例。蘇松人無入戶漕者。朝論以公貞廉素義。帝破格擢之。公遂殫心驚剔猾胥。老吏無敢作奸。值軍興。旁午而有呼必應。大司農張有譽倚之。如左右手及。

大兵渡江。留都輸款。公步行至雨花台。夜與寺僧對奕。童僕在側。不語家事。但云。候月上時。報我近二更。家人報月輪已高。公即帶冠望空拜謁。回揖寺僧。囑於投繹。周掣去脚凳。僧唯唯。及將撤。公復止之。僧疑其悔。則曰。我冠翅為樹枝。

拂落其一。煩代整之。僧如其言。公遂挂樹死矣。越五日。方具棺殮。時方天暑。顏色如生。蠅蚋無一集者。人咸異之。

兩蒼氏曰。死節不難。難得如此。從容鎮定耳。是之謂心有主。

熊督學

明紀南北兩幾督學。必擇有文望之御史。誠重其事也。而膺是任者。亦莫不自見風采。江夏熊芝岡廷弼。性素強直。與詞林部。明龍同里。且有兒女親郭。以妖書事被逮。經唐文恪公文獻。力援得免。及熊奉命督學南畿。明龍餞之。質言其事。意欲藉手以爲報。凡唐之子。任與試者。求加拂拭。熊初唯唯。及校閱時。悉置後等。蓋疑其中有鑽刺者也。卽此可想。見當時學政。熊考規頗寬。而發落甚嚴。優等且多樸實。聞張堰諸生。胡紹賓。已受責十板矣。以復執卷與公辨。又加入板。胡素傲倪。時人以故嘲之曰。此所謂胡茄十八拍也。聞者捧腹。

科試軋弊

此亦何必
但仍憑文
去取可矣
昔人謂太
要好人亦
私心者正
指此類如
考規寬而
發落嚴皆
是有意立
名處

口含微詞

天啟甲子春科試。松郡華邑。文童多至三千餘。邑宰郭如闇不蚤開門。陸續放進。以至擠軋不堪。如蜂屯蟻聚。及門甫啟。一擁而入。足皆離地。不顧戶限。其時後者方前。前者者倏仆。呼吸間。積屍纍纍矣。計文童死者十有三人。中有父兄送子弟。奴僕送主人者。又死數十人。耆童許孟身軀偉岸。幼童陳際昌。九歲能文。當日年才十一。皆以是斃。越旦郭藻文以祭。有人問業斷地下文修。前花未報。後果須收句。舉觴酌酒。哭之甚哀。人稱其有厚德焉。

陸文定兩木主

吾郡陸文定公樹聲。安言大年。盛德碩望。重於鄉里。所建百歲坊。在白龍潭南。最爲雄傑。最爲百歲名臣。宇赤石青。經數十年彌絜。及乙酉秋。燬於兵燹。後人不復覩其勝跡矣。公祠卽在其北。龕中卽有兩木主。相傳公之子。少司寇章彥。見同里亦祀鄉賢。曰。吾父豈與鑽狗竇者同座耶。遂抱公鄉賢祠中之主。並供於此。蓋某官都下。日嘗旅謁江陵。到稍遲。儀門已閉。惟戶闌未加。某倉皇問。卽

亦是捷徑
且副門下
之稱

從門下僮僕入彥章鄙之故云。

華邑兩命案

南昌章允儒。京山鄭友元。先後來宰華邑。俱有異績。當章時有尸傳。立東門金家衙。則中方驗。忽有群雀飛噪。脚泥投其冠。章乃祝曰。鬼有靈。當默助以獲凶。驗畢。令總甲置棺。卽停其地。翌日。密呼甲來諭曰。汝地方殺人。本應重治。今姑寬汝。但須於黃昏後五更時。密爲偵探。有動靜卽報。越五日。甲於衙口揭得一帖。上書殺人者某也。公令甲將衙內居人。盡列姓名。毋漏。卽按名呼至。人給紙筆。令各自書姓名。生理仍遣散。內有王岡者。字跡與匿名帖卽類。閱生理乃本縣庫書。復密召庫吏。吊岡所寫串單冊籍。按之皆相肖。籤拘岡到曰。汝旣殺人。又欲陷人乎。岡大錯愕。利訊之。遂吐實。蓋厠尸乃市布者。年尙未冠。衙有空樓。素無人住。岡以買布爲名。誘致求歡。此子艷然走。岡憤遽自梯端推之。從高下墜。拆頂而死。幸無知者。乃於深夜抱置厠中。獄旣具。而布包尙在。鄭時。則有何

泗者死白龍潭中已三日。屍浮水面。面目模糊。其兄何崑元以網巾上。玉環認得之。控於縣。鄭公曰。據汝言。弟既不務恆業。好游蕩。汝盍從酒市妓館中。訪其三日。前動靜乎。崑如其言。方知有顧某者。曾與同飲。顧係邑紳。王元瑞妾弟。素凶橫。鄭公立拘問。而詞甚刁頑。無少隙。夜將半。堂上鬼聲忽作。冷風飄然。燈幾滅。公謂顧曰。竄鬼已到。汝何不招。顧略無畏怖。公乃退入後堂。密召一黠隸曰。吾出復審汝。但看吾舉筆三築硯。即馳出外。遇問此案者。卽曰。顧爲鬼憑。已不刑承認矣。其人若露倉皇狀。汝卽扭以進。及再審。鬼聲復如前。公築筆。隸遂出。頓扭一人進。問其名曰。宋二公。乃大聲曰。殺人者汝也。宋出不意。色大沮。卽加刑訊。一一具服。蓋是日。顧携一孌童。偕宋歡飲於船。何四從岸上望見。卽登舟。欲奪所愛。顧甚憤。囑宋殺之。席半。何四先起。宋二隨行。至白龍潭。誘與同浴。卽從水中拉殺之。以宋固有齊力者也。獄成。顧主謀。宋下手。俱擬大辟。此二事若非廉吏之自誠。而明皆成疑案矣。

董葵初

李氏富於周公
即此可見
其利析秋毫

華屋山邱
之感祇刹
那間

人皆有飯
熟時但是
即染即覺
此則猶在
泥水中也
跡使之然

董葵初者。侍卽遂初弟也。董雖望族。而侍郎爲諸生時。頗貧乏。與弟願嘗茶苦。故友愛亦倍。至策名後。事無巨細。俱聽葵初。爲政以故富貴。倍于乃兄。嘗諭家人。謂食貨中。凡百俱備。惟鹹思尙無出。今思各佃戶。承種之田。餘地俱值蔬茹。何可獨私。此後每米石例。以瓜菜乾一觔隨納。由是其法力。而諸佃無不唯唯。迫其子祐申。通南事敗抄沒時。是物抑且盈倉焉。先世有大樓。傾廢俱成敗礎。葵初興工重建。珠簾畫棟。備極富麗。落成宴。乃兄於樓額題光復。而不久即毀。推料浦濱零售之。至無一釐可商。乃寄居龍華寺。時有巡兵。適追鹽徒入寺。梟衆穴牕遁。葵初端坐不動。兵卽縛而鞭之。楚毒甚至。嗟乎一人之身。而前後榮枯。眞同霄壤。卽葵初自思。抑恍然黃梁飯熟矣。

陳眉公

陳徵君繼儒。隱居余山。文名重海內。朝貴多與交游。時人致以終南捷徑相比。

能推見其
隱

亦難以起
不為起定
衡而論自
平允論自
殆如蟬脫
然

真名士亦
不爾

歸咎處即
推本處在
堯舜何嘗
德以未均累

刺。然其於地方利弊多有昌言。山澤之靡婆心切至泊乎。晚年九重側席。屢下徵書。而卒堅臥不起。則非以退為進可知矣。聞其易簀時出名香二升許。令侍者煎湯沐浴。浴竟披衣。醫士許龍湫抱之登榻曰。先生將羽化矣。體輕甚。公隨索紙筆書數語云。大殮小殮古禮拘束。後之君子歛以時服。我其時哉。毋用紼。穀長為善人受用。書已投筆而逝。

雨蒼氏曰。徵君碩德高風。固非充隱者比。特多名士氣習耳。即如易簀時。猶作爾許舉動較之時。至即行者得無未洒脫否。

黑白傳

吾郡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亦如山斗。徒以名士流風。每疎神檢。且修為庭訓。致其子弟亦鮮克由禮。仲子祖常性尤暴戾。幹樸陳明素所信任。因更倚勢作威。郡諸生陸紹芬。面黑身頡。頗負氣口微吃。而好議論。家有僕生女綠英。年尙未笄。而有殊色。仲慕之。餌以金弗許。遂強劫之。陸憤甚。逼告

是惡少行徑家範何在

以游戲大筆墨雖釀竟

獄雖底竟不能指為誰作能無

疚於心乎

風影誅求其如何坐

獄處想仍莫須有三

字耳

想見當日緝紳勢重微成之禍

千人諾諾不如一士

譏

通國欲與為難。得郡紳出解。陸始勉從。時有好事者。戲演黑白傅小說。其第一回標題曰白公子夜打陸家庄。黑秀才大鬧龍門里。蓋紹芬人呼陸黑。文敏既號思白。仲又有霸力。嘗以小兒名所居。近龍門寺故。云其詼諧點綴處。頗堪捧腹。哄傳一時。文敏聞怒甚。奈欲治之而無可指名。有范生者。父名廷言。曾任萬州刺史。物已故久。惟夫人尚在。當黑白傅事起。文敏疑范所為。日督其過。范無如何。因詣城隍廟。矢神自白。乃不數日。而生竟以暴戾卒。范母謂為董氏逼死。率女奴登門詬罵。仲即閉門。擒諸婦。褫其補衣。備極楚毒。由是人情多不平。范生子啟。宋廣召同類訴之。公庭詞有剝褲搗陰語。郡守以衆怒難犯。姑受其詞。而又壓於文敏。依違瞻徇。案懸不斷。衆見事無濟。遂相率焚公宅。公於白龍潭東北隅。建閣曰護珠。時挾侍姬登眺者。至此亦付一炬。凡衛宇寺院。文敏所題匾額。毀擊殆盡。董遂聞之上官。時學使王公震。殊震怒。檄司理吳公之申嚴鞫。吳守正不撓。惟以昌言尤力之。郁伯紳落藉餘無所問。其讞詞有云。縱惡而

語成廉鑑
兩賢可合
成大傳

公道自在

庠序其躬
郊途其行

數語似斷
非斷而恰
已斷足因
用筆門通
故不覺耳

長奸司地方者。固不敢出。殺人以媚宦。有人心者。又何肯爲。遂大拂上臺。意不久。即謝病歸。而郡庠掌教胡公胃。屢檄憲檄不肯。蔓引諸生。因亦挂冠去。於是郡中都先達。亦不直董。張少宰鼎。率諸紳致公函於學院。有不宜甘心士類。爲一家全勝之局。自是王之氣稍沮。而事亦寢矣。萬麻已未。駱公沅壘督學江蘇。案臨松郡。唱名至董祖常。遽加訶責云。卽剝禪搗陰四字。死有餘辜。不以案結不深究。姑與大杖二十一。時人咸稱快云。按此事。豐生床第禍。延學校。劇於焚劫。致殞多命。或謂文敏德不勝妖。或且謂事出公意。仲承乃翁指。然如仲者。罪已浮於杖矣。所惜胡吳二公。俱以少年科第。甫入宦途。而以保全士類。以致蔽廕一官求之。今人可多得乎。

兩蒼氏曰。口筆皆能賈禍。而筆尤甚。然無心與有心自別。此既有心嘲弄。則凡報復處。亦足爲文入輕薄者戒。特未知果出范手否。文敏居鄉。旣乖洽比之。常復鮮義方之訓。且以莫須有事。種生釁端。人以是爲名德累。我直謂其

不德矣。

雙真記

朱雲萊國盛。天啟時爲漕儲道。復藉魏闈授捷擢北太常。後闈敗私心曰。惴惴幸值錢機山當國始免于禍。然從此勢亦不振。家居惟土妓自娛。詒誤士類。有張次壁者。方伯所望子也。方伯最善音律。次壁承家書。嘗作雙真記傳奇。生名京兆。字敞卿。蓋以自寓。且名惠元。霜淨則佟遺萬。蓋以朱爲東鄉人。遺萬者謂其遺臭萬年也。其間詆示無所不至。雲萊大恨。致誦次壁於官。方伯公砥牘情深力爲之辨。後得陳眉公解。紛致書當事。請毀此版。事置勿問。而持苛議者。并毀及眉公矣。及雲萊歿後。其子欲躋。乃父於鄉賢時論。譁然將傳檄爲鳴鼓攻議。遂寢按雲萊托足權門。誠不自愛。但其輓漕時郡中。每歲日糧北上。必嚴禁漕艘凌壓。而京衛臬騎趙思塘。夙爲松人。患雲萊廉得。卽斃杖下。平心而論。覺亦有造於桑梓。而未可盡歿云。

父爲子隱
猶是人情

亦善善從
長意奈桑
梓小惠終
不敵朝野
公許何

教子升天杯

真是禦人
於國之圓
外不僅有
挾而求
榮落本無
常

文約而旨
達敘事極
妙人言其
辣我測其
心酸

朱文石大詔。嘉靖丁未進士。官司業饒於財。好藏古器。家建一樓。頗壯麗。顏曰。朝珍商彝。周鼎充物。其中有玉杯一。尤所寶貴。晚年苦無子。以弟大英子爲嗣。公配平陸湖氏。莊簡公族女也。文石歿而陸之子姓來唁。謂夫人曰。吾輩外姓。不敢冀田園。聞有玉杯。願以見贈。夫人艷然竟不與。恨恨而去。後乃假逋欠。册糧認嗣子於官。且寘邏卒於途。擒而要之曰。杯朝至人夕釋矣。夫人不得已。始以杯獻。然認事究居負局。兩家之怨。遂不可解。後嗣子奉中洽中。萬曆癸丑進士。是時陸勢已衰。洽乃具疏鳴父冤。而事隔遠年。惟以空文子弟開釋。原擬罪名。及歲壬戌。有妖人馬道戚。泰水等。謀不軌。陸之子鍾奇與焉。迨二孽被獲。駢首南郊。鍾奇免脫出獄。朱僕聞亦擒于途。一如前陸之所以挾朱者。不三日而杯至。洽乃懸父遺像。以杯奠酒。三獻三爵。隨於階前碎之。此杯即名教子升天。上鐫母龍一子龍九。制作精巧如鬼工。碎後有人拾得一片。熟玩之。質堅色潤。

古色淋漓。真爲希有。諸生許令。則嘗作擲杯記傳其事云。

雨蒼氏曰。以一古玩致訟。結朱陳尙何寶。爲齧而碎之。有膽有識。當浮大白以賞。

南花小史

邑倪氏。世居新場。明隆慶間。有名甫英者。舉於鄉。始遷郡城。厥後與從子家允家泰。俱登賢書。積賢素厚。爲郡中富室。有孫字慧珠。頗豪放。以資郎。爲武英中書生。三子次頗輕簿。好詞曲戲。以郡之美。少次其等第。各作小傳。以花配之。系以論贊名。曰南花小史。傳播一時。然中多世家子。首列爲唐恪公孫諸生。以是大姨之聞於郡守方公力。以事關風化。逮之甚急。倪匿跡於杭之西谿。雖破其家。終不敢歸。未幾客死。事始寢焉。

詞曲休識
引入輕薄
一路若本
兼之未者
不敗德者

亦可哀已

雨蒼氏曰。其書約有百頁。昔於叢冊殘卷中。曾一見之。筆致楚楚。版刻亦工。獨惜其心力之悞用也。

縱惡養奸
憐反成害

欲爲風流
人傑而前
列竟可賄
取何榜之
足云榜之
卽事言之
不待洗發
已堪深省

羣芳榜

華亭石臼舖沈氏。饒於財。有沈濬者。幼孤。母甚姑息。既游庠。益聽其厚貲。出入乃愈放蕩。時山陰王季重秉鐸我郡。濬與交甚歡。王使學使李懋芳同鄉。自恃前輩。負才望。凡有言無慮不從。值濬就試。遺才王曰。吾已爲子地矣。但于題下明書華亭沈濬四字。當無不取。沈如其言。李見甚怒。檄府提究。乃挽要人關說多方。僅免笞辱。仍除其名。越數年。改名休文。復入泮。時更狂肆。縱爲挾邪游薄。松郡無名妹出游蘇台。日往來平康品。諸色妓作花案。某爲狀元。某榜眼。某探花。名群芳榜。爭前列者。率厚賄之。擇日迎狀元。一郡若狂。按君李森先廉得其實。飭差密捕。立斃杖下。沈貌寢矐。一目而鬚長過度。受杖時頭著于階。宛轉支撐。幾致落盡。嗟子輕薄。子以游蕩賈禍。至於破家。甚且殞命。不可爲風流自命者鑒歟。

館師念舊

快心醒睡錄 卷十

其言其事
尙是師生
常分而已
覺鄙細之
甚

堪說徒是
狂童師如
狎客真一
鼻孔出氣

胡殊不知
進退豈忘
前人大麓
事耶

浙省文學士多館穀於我郡。郡人以其春至冬歸。功課不輟。每樂言之。其間往往有掇科擢第來宦游者。前明慈溪張九德館上邑。王氏偶同館隣。奚鳴沙入郡。奚詣府署。譙樓問曰。汝曉此爲何處。張曰。此吾輩讀書人坐處。奚曰。諒汝不能到此。張後登第。出守松郡。奚以詞証赴。審呼而前曰。汝非奚鳴沙乎。問汝今日之我能坐此樓否。取鐵索命繫庭樹。一晝夜而釋。其徒王嘉璧進謁。延入內衙。設飯對食。讓之曰。昔勸汝勤績。汝終不聽。若青一衿。今日亦增體面。復詢其家事。令開棄產之。有餘地者。爲之剖決。嘉璧藉是。厚有所獲。又上虞元珙者。滬城胡孝廉延課。其孫有則方受業時。則嘗私行妓館。而倪輒與俱。歲將暮。主人已訂來年約。有不悅倪者。發其事。王怒。擲書麓於門外。倪爲所拒。窘無措。幸主人弟賢。邀至家。終歲始返。自此絕不履海上矣。有則後入邑庠。倪則於天啟壬戌登第。繼而視學江蘇。歲校。至松發落時。唱名至。胡有則厲聲詞之曰。本院有牌。不許師生遠接。前抵崑山。日已昏黑。汝操小舟直前。自呼其名。何大膽。乃

何不念同
行妓館情

爾命責十五板。時胡已貧乏。內已藍縷袴無完處矣。夫倪已致身青雲師弟間。卽無縹袍之戀。何尙修此小怨。故如九德所爲。已覺淺俗。若倪則隣於隘。且近於薄矣。

雨蒼氏曰。俗情類如是。始知不念舊惡夷齊之所以聖也。且無論修怨者。非卽好行其德者。覺其間終有一我字。

范文石

上邑范文石。景文。生而穎異。甫七齡。應童子試。郡守許維新。見其神清骨秀。應對敏捷。抱置膝上曰。我不知世有何寶。如此子。真是寶耳。旋入泮。先是文若父有妹嫁陸氏。方娠而寡。以夫族亦貧。歸依其兄。歲餘。陸有舊族適後。范後門籬間。見婦方洒襪裸物。遙問曰。娘子分娩矣。男子應曰。男也。遂去。此後初無音問。迨萬歷丙午。文若舉於鄉。人言始嘖嘖。謂是陸遺腹。范固攘之爲子耳。陸乃訟之官。引僕爲証。時寡婦久物。故文若父則以妹實產男。不周歲而殤。而陸僕自

適然問答
俱出無心

信卽無微
疑終不免

爲問自身
來歷是范
是陸是范
此亦暖昧
案也作者
以故特引
寓意此

隔籬問答外亦絕不知其後事官遂以陸爲誣杖而逐之然其事終成疑案文
若後登己未進士任縣令恒泛舟江濟以釣筒詩卷自娛或兼旬不治事嘗謁
上官有涉閨闈事屈問論曰此案暖昧處似可不必深求答曰就是影兒裏情
即畫兒裏愛寵下吏也要問一明白上官不覺失笑蓋其恃才誕傲類如此迨
去官里居值天暑納涼於庭忽爲家人劉貞刺胸死太夫人聞聲往救並中兇
鋒人以其母同殞變出非常謂是前事之或有也

壙屬朱姓

華亭胥朱伯倫親柩在堂擇葬未就明末避兵五里橋去城不遠宵望火光謂
遺骸必已煨燼引領南望惟頓足長號而已事定踉蹌歸及見兩柩宛然喜出
望外遂與亟謀營葬或言某姓有成壙覓售卽延形家同往視回已昏黑命僕
持燈送地主歸叩門時其妻母出應熟視僕燈曰諸紛紛者皆空言惟此家可
成耳其僕婦述所言殊不解既立券伯倫乃詢其人曰業已成交自無他說但

世人非分
子來皆坐
不知此理

娶媳求淑
女勿計厚

聞令岳母。早知其必成。此何故。曰是壙。本外館驛一小姓。某翁所築。余妻父與爲隣。造墳畢。乃偕里黨舉賀。翁置酒相酬。酒半。謂衆賓曰。昨夢一白髮老人。告我知墳。非我所有。後當歸朱姓也。妻父姓朱。竊自喜。未幾某翁死。其子好賭。朱處稱貸。已不次。最後復有所緩急。可謂之曰。汝產已悉蕩費。止有一墳。尙可作。此子欣然書券。妻父以翁夢語。故卒以善價絕之。擇日開壙。門易券版。近亦因避兵。柳濱。舟行橫山塘。陡觸兇鋒。屍且不得。今煢煢。妻母寡且老矣。衣食無資。不得不售此以求活。前此燈貼朱宅字。恰合前夢。故爲此言耳。伯倫聞亦爲感歎。夫前朱費盡心力。徒爲中間轉折之人。使後朱以不謀而得。事之前定有如此。

兩蒼氏曰。當與三卷中。墓穴前定事參看。

呂州判女

娶婦必擇孝友之門。而夙嫺母訓者。若但慕富累。將不可言矣。昔有婦人已嫁。

匿其言且
不易
造句似予
古推可讀

五夫呂州判者。慕其有餘資。而納焉。婦素暴戾。類里咸避。州判死。遺一女。凶悍過其母。里中莫敢與婚。諸生楊澤降。素以剛自負。且妄意呂無子而多蓄。議婚時。許養其母。既合。婦呼降澤前曰。汝家蒼頭幾何。田園幾何。楊具以對。即怒唾其面。曰。吾平日擇婿。謂何安。所謂此寒酸鬼。澤之唯唯。居漸久。反目無虛日。楊致徙圖書於百里外。不復顧氏薪水。及呂偵知其所往。搜之。復遠遁。呂偵無所洩。遂毀其室。楊有牛。立以鐵鉏擊死。牛子顧母。隨手撲亦斃。旋訟夫於庭。邑宰熊公際華判令離異。而學官竟以行劣上聞。澤降自此永錮矣。噫。夫婦居五倫之一。茲竟如仇敵。然揆其禍本。皆基於一念之貪也。故特書以爲戒云。

兩蒼氏曰。諺有頑妻劣子。無藥可治。語閱此。足發深省。正恐殷鑒。雖明貪心難化。紛紛者。皆楊生類也。噫。

葛將軍

葛將軍原名誠本。吳閭擔夫。以勇著。明萬麻中稅瑯四出。省會之地。無不驛騷。

快人快事 一種義憤 溢於紙上 於事實壯 得其意 以上忽葛 忽顏若揚 若抑用筆 杯資恰是 借資定主 仍仗葛面 側收

古今未有 之局

富貴熱中 壞盡多少 人材

而吳門爲尤甚。羣小附和者，輒稱稅官冠帶咆哮，市中蔬果之屬，一出入亦無能免。郡縣不能制，葛不勝其憤。一號衆集，晨擁入局，縛稅瑯沉諸城濠，旋投獄自訴。凡有引問，但言吾爲之，他無所與也。上官憐其義憤，爲更其名曰賢，不加箠楚，長繫而已。久之，竟得釋。人遂呼爲葛將軍。壯其事也。將軍軀不甚偉，鼻微赤，與之言，訥訥如不出口。而士夫雅重。通國咸欲識其面。後葛二十年，遂有顏佩韋等，憤擊緹騎事。夫葛將事相仿，乃一爲公卿上客，一赴西市。若割羊豕，蓋亦勢殊時易致然矣。然就今日以言，五人慕禍，巍然與虎阜同千秋，而葛事已無語。及則在五人，亦可無憾。倡始之功，終難盡歿也。故謹撫及之，以告來者。

逆祠

天啟時，魏躡生祠徧海內。吾郡諸生周鳴玉，富貴熱中，欲求進而無自。時值杭祠告成，乃於冬盡，喚舟欲抵其處。比歲朝，徑趨祠中，覓絕大雙紅燭，爇名香，備祝文，虔拜。璫像甫畢，而杭州織造中涓李實亦以謁像至。李魏之腹黨也。鳴玉

充其類即
而皆由富
貴熱中所
致

直是喪心
病狂
勢利場中
之車一轍

可惜其家
世學業

媚瑄至此
蓋人理亦
已滅絕矣
寸磔後恐
狗彘亦不
食其肉亦
其時陸亦
在舊疏應
未上而機
已萌擊張

遂進松郡。建祠之說。李悅為咨。撫院轉檄郡守。同事者為徐備之本。陸文定僕
養子假途都下。得授經歷中。及奉督詞命。捧割而還。乘輿張蓋。一如貴官。祠基
擇在白龍潭。以破土字不吉。改曰啟士。時方仲秋。稻已垂熟。而不許收穫。欲盡
築基下。以擬萬寶告成。讎語紛紛。聞者縮頸。正擾擾間。熹宗崩。懷宗由信邸即
位。逆黨失勢。向之前驅者。皆反戈。學院某嘗以浮躁落職。本附瑄而復起者。至
是欲掩其醜。乃檄提鳴玉。重責三十板。落其籍。未幾徐亦就逮。兩人俱擬遺戍。
餘則分別徒板而毀。其詞詩尙有。諸生陸萬者。生于名門。有才藻稱能詩。及援
例入監。竟上疏請於國學建祠。以魏瑄配宣聖。至朝事反正後。乃寸磔於市。當
陸未敗時。郡庠有張官者。附陸後塵。追隨北上舟泊。仲家淺為仲夫子。故居地
有廟聚族居者。皆仲氏裔。入夜張夢一神。殊魁傑。以追三擊其背。厥明嘔血。身
許急返。掉抵家即死。大負行行之氣者。即無所干犯。而助奸藉惡。本如仇讎。雖
若張官之得死於家。尙有厚幸耳。

非有異術
即其異稟
人頗詭異
故所蓄有
物亦異

迴不猶人

語甚滑稽
云胡不喜
而其人

兩蒼氏曰。世界在明熹宗時。權移閹豎。毒流縉紳。魏璫生祠徧天下。合部諸顯僚無非門生義子。稱頌功德。甚於美新極之請配。宣聖斯時。舉國若狂。是非羞惡之良。撕殆盡。此實古今一大變局也。安得仲夫子。化百億萬身。一一擊之。

顧玉川

顧玉川名大愚。江陰人。善走。一日夜直可行五百里。好異者爭欲識之。遂得遨遊公卿間。顧多蓄異物。有仙人李赤胆。白布衲。內多名人題贊。張翼德玉章一方篆文。殊古寶色斑駁。賞鑑家俱識爲漢玉無疑。腰間常携一小獼猴。長可六七寸。置席上。能擎杯行酒客前。玉川居楊舍家。有大葫蘆。可貯三石米。室中常有扁額。多於壁間。疊置。於常熟交界處。有沙隄頗平衍。每歲仲秋。諸少年合如皋太興之駿。於是處馳逐賭勝。是歲復值羣騎雲集。而玉川以一黃犢裝束如馬。牽使前曰。願以此與諸君戲。衆大笑。玉川固請姑與並驅。一再落後。雖上

恢奇洒落
亦可想見

取士一秉
至公豈容
于請茲竟
直達私情
想忘却掄
才大典矣
言自有順
人情處

折得倒不
以理拒而
亦以情言
彼將自詭
禮體固所
宜重而寒
暖亦應乘
諒

駟亦然。衆始詫服。旋至雲間謁陳眉公。卽以此牘爲贄。曰：此青牛也。宜爲老子騎。眉公喜而受之。

駱學院

駱駿曾學院歲試。按宗金山少宗伯楊汝成子時霖府錄。第三院試。被遣司理。劉之待叩稟。請附正案。末長跪。移時。駱公不允。劉公楊生係敝座師。李集虛之婿。師曾相詫。今若終棄孫山下。更將何面以見公。曰：本院校士。以來如童生爲府錄。領案失必查補。所以全府官體。面若第二。便置不問矣。前臨常郡遺第二。常守爲之。力請曾峻拒之。今若通融至第。則本院回轅當守。必來謁見。又將何面以對之乎。劉乃怏怏而罷。公待士有禮。而持法甚嚴。尤重體貌衣冠。不整步履。回錯必加譙詞。甚有褫革者。故當蒞松時。雖貧老儒。咸置新袍。合五學諸生。迎於鍾賈山兩岸。藍衫如堵。壻極一時之盛云。

方守捐田助役判

行文亦然
能如是亦
佳矣

注意在此

駁得確看
得透非老
於吏指者
不能道

政似太酷
一片血誠
與爲子孫
計者迥別

方禹修太守。岳貢守松最久。清操始終如一。凡培養士子。禁戢衙蠹。鋤擊豪強。興修水利。諸美政。禿穎難書。卽其案牘之妙。亦自不可及。每讞獄。竟信手疾書。令堂更抄一紙。付兩造持去。佳在數十言。不能了者。一二語包括可盡。偶記祁按君抵松時。邑紳董葵。初自以田多慮有役累。呈請助田助役。祁公以爲義舉。檄公查覆。方公隨批云。捐田助役。誠屬美舉。然必如顧光祿。能捐合縣之田。以助合縣之田。方可食報而無媿。今田連阡陌之家。輒捐數百畝。曰我已捐田矣。我已助役矣。我子孫其永不承役矣。果爾則盡爲助役。誰爲承役者。天下事有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乖者。此類是也。立將原呈繳銷。人咸服其明敏。按顧名正心官光祿。置丞。卽叅議中立。子承其先業。贊雄一郡。時張江陵當國。凡逋賦至五百兩者。置大辟。正心目覩。吾松駢斬五人爲之垂泣。乃以若干金經營五年。共得子母若干。積漸置田一萬四千餘畝。卽以此捐助合縣之役。澤被邑民。方公故引以爲美。然後之人。猶可詆其爲免役計者。觀山陰王思任碑記云。顧

父子豈不知食崖蜜。而必取可味之橄欖哉。蓋蚤知後人之有此謗也。

兩蒼氏曰。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乖。似此者正不少矣。但非老于吏治者不能道。願牧民者。書諸座右。隨事熟思之。

李中梓

李中梓字士材。邑諸生也。有文名並精醫理。名重一時。時金壇王肯堂字泰亦精歧黃術。年八十患脾泄。羣醫咸以年高體衰。輒投滋補。病愈劇。乃延診。李視診畢。語王曰。公體肥多痰。愈補則愈滯。當用迅利藥盪滌之。能勿疑乎。王曰。當知世醫惟我二人。君定方我服藥。又何疑。遂用巴豆霜下。痰涎數升。疾頓愈。魯藩某病寒。時方盛暑。寢門重閉。床施氈帷懸貂帳。身覆貂被三重。而猶呼冷。李往視之曰。此伏熱也。古有冷水灌頂法。今姑通變用之。乃以石膏三觔。濃煎作三次服一服。去貂被。再伏去貂被。服三次而盡去外圍。體蒸蒸流汗。遂呼進粥。病若失矣。其醫之神效類如此。特素自矜貴。非富貴家不能致也。

是情類如
即為免役
計而以萬
四千畝得
之亦何說
之辭

惟名醫能
知名醫知
之真故信
之切

若不通變
何異趙括
用兵

童菽原曰。是亦一時之雋。但非富貴人不能致。則與集中姚蒙異。雖性情各別。未可強同。而品地實於斯判。

玉蟹橋

高行鎮北隅。有橋名鑿石。而俗又呼爲玉蟹。傳有玉蟹穴其下也。嘗聞之里老云。每當風清月朗時。澄觀水際。果見蟹自穴中出。浮游波面。其白如脂。村人多方取之。終不可得。後凡數月始一見。今已久不復見。而行人過此者。猶多手探其穴云。

北城樓西戲記

戊辰秋。友有邀觀西劇者。以入夜方演。因於薄暮出城。北行里許。遙見布帳。高出繚垣。狀若巨蓋。設有雙扇。西人守焉。納以金。遂入。見燈彩燦然。觀者環坐。各鋪錦褥。座凡三層。隨高下定值。上客待飲酒。一器座既滿。卽有一西人登場。手執火鎗一舉。而聲發如霹靂。忽現燈光萬點。照耀如晝。鎗端又出濃烟一縷。

使人眼光不定

妙有詮釋足醒人目

故意賣弄

逐層洗刷靡眼井井

飽甚矣臣湖所不及能無慨然

高二尺許。結一成雀飛繞帳中。繼忽化作一龍。口吐巨珠。蜿蜒空際。無何又化爲獅。有球大如斗。轉旋不定。獅隨之跳躍。忽焉火珠飛濺。其球中裂。內有白光。圓如鏡。轉瞬間大如車輪。變現五色。若月華然。移時始滅。殆即中國之焰火也。旋又有二人登場共語。忽作相爭狀。甲怒拔劍斬乙首。首墜而無血痕。甲復取首置盤中。徧示觀者。共駭其逼真。旋以首按乙頸。則仍渾合而無恙焉。此在江左。恒有所戲。所謂易眼法近之。最後出二女。衣皂衣寬領。露胸膚白似雪。而輕如飛燕。一躍恒去地二三丈。乘騎飛馳。或倒豎鞍韉。或一足立馬者。客方歎其技絕者。忽有烟焰從地起。流轉如球。衆皆迷目。轉眼而人騎杳矣。此蓋北人走索。觚戲之技也。至己巳冬。又有矮小男女四人。云由侏儒人。由美國來。身皆不及四尺。而鬚髮皓然。言已周游海島。美國主贈以輜車一乘。類雞棲而色甚精。英國主又賜二馬以駕。大僅如犬。而行甚捷。留滬十餘日。亦嘗雜戲園中。或歌或舞。觀者或以金投之。噫我國雖褊小。而見見聞聞。亦足稱無奇不有云。

兩蒼氏曰。兔起鶻落尺幅中。已見烟雲。拉雜極。眼花耳熱之娛。在場人。想定
同聲喝采也。然而卽色卽空。我聞如是矧。此變幻不常。彈指卽滅。卽異常燭
爛。正可作電光石火觀耳。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十

三
十

快心醒睡錄卷十一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華十五傳

四字病根
不小

虛形倨傲
處大覺不
堪
詆毀語極
新穎自是
聰明人吐
屬

華十五皖孝廉也。佚其名。遂於古學。好發奇論。而恃才傲物。詆及前賢。并疵當世之嶽立者。或以經義叩則曰。汝輩如螻蟻。具足不出戶庭。乃欲與鴻鵠談雲漢間事耶。鄰邑有某生。富於文意。頗自負。而嘗慕孝廉名。以爲非華不足與談所學。遂挾生平傑作而造焉。值華臥方起。蓬跣而出。亟置稿於案。趨而揖之。華瞠目四顧。若未之見。頃之。僕進杯茗。而不及客。華從容盥沐。旁若無人。洗畢。卽以生稿抹其棹。生怒不能忍。曰。某文雖鄙。字不當惜耶。華擲稿曰。正嫌其有字耳。若以古紙劬售人。着水不略重乎。生取稿恨恨去。其玩世不恭。妄自尊大。有如此。後華遠出鄉里。絕音耗者將十年。僉疑已死。一歲又值開禮闈榜。發始傳爲華捷。南宮及魁墨出。同學讀其文者。咸詫異曰。此果華十五作耶。何索索無

一筆開下

照相士言
華終身定
矣

生氣也。先是華登賢書。聲稱藉甚。有相士見之曰。此君額有挺骨稜角太露。雖得文名。異日恐不免凍餒。聞者咸嗤其妄。及華以兀傲之故。僉惡其不近人情。親友不相顧。問以致廚斷炊烟。華始憬然。恐應相士言。時有宦越之戚華擬投之。匆匆就道。不計貲糧程。未半而囊金既盡。并罄衣裝。復值嚴寒。枵腹行村落間。朔風侵骨。兼遭雨雪。路滑泥濘。遂陷於淖。良久始匍匐入一古廟。僵臥神龕下。旋有數丐提筐入。叱曰。此我儕地。汝垂斃者。何臥於此。華不語。即被拽出。棄道傍。適有某翁過其處。憐而昇歸。飲以溫湯。一日夜始有聲。詢爲孝廉。益善視華。因凍血凝結。數日後。腫處悉潰成瘡。患三年病始愈。而啖特健。每餐能盡飯一盂肉一器。又半年軀體頓偉迥異昔年。因拜翁而謝曰。僕受深恩。無以爲報。願授諸郎君業。翁喜。遂館於家。凡五年始終。無間內而婢僕咸稱其德。外爲鄉人所敬禮。以是翁益重之。迨遇春闈。資以多金。應部試。遂成進士。時華已歷諸艱。平昔桀驁之氣。鑿除殆盡。是故言爲心聲宜。其文之平易近人也。未幾華官

想見半僵
之狀

此數年中
想皆動心
忍性時

應前見針
線之密
有惠政更
好與少時
氣如隔世
矣

涵養已到
極深處與
無差惡不
同

紙上狀來
已覺可愛

別致

叙次委曲

縣令歷任十餘載。所至有惠政。泊歸而宦囊裕矣。親舊來問。華衷欵接。曲盡鄉
誼。又二十年而卒。聞館翁家時。嘗有農工入室拍華肩。曰：先生今飽暖矣。頗憶
廟中時事否。則肅然起對曰：不敢忘。偶行隴畔。有村童笑指曰：此固廟中丐也。
今儼然為某家師矣。華聞亦無愠色云。

兩蒼氏曰：孝廉天分儘高。故能力返前轍。如出兩人後。之成進士為令長。皆
由動心忍性所得。否則以餓殍終矣。余嘗有句云：最甘惟藥石奇煖。是冰霜
在此。君似堪書贈。至。因恃才傲物。以致親故不前。尤可為目空四海者。借作
虞箴也。

兔異

咸豐癸丑。春夏間。河南黃河兩岸。忽生野兔。千百成羣。初行田野間。繼而走街
積市。無處無之。前足略高。其行甚疾。村人捕而剖之。皆無血。遂棄不敢食。尤異
至冬忽盡。無一存者。或謂從黃河中來。乃魚所化耳。錄之以俟博物者考定。

層折都清 措語不多 而大旨已 了了 轉折處可 玩 伏豚甚遠 古今痴願 提筆極有 氣 相攸妙訣 謂庸多 厚福也 以下筆如 累棋皆用 加一倍氣 妙在有一 以達之故 能舉重若 輕

亞美利加小鳥

海外亞美利加地南北有二。皆甚和煦。產小鵲名翼寶。大者如中國梅花鳥。小則僅若黃蜂。翠羽翩々。間以金碧光。可鑿人聲。似細秋蟲。而流轉如簧。常入人家。飛鳴花塢曲欄間。或至齋中。棲所供瓶花上。飲啄自如。似參熟者。其巢結於樹稍之下。群相孕育。常護卵時。任人摩娐無驚。卵小如豆。巢甚完固。穴戶如指。僅容一鵲出入。是處地廣人稀。而次鳥最盛。凡花木叢雜處。皆集焉。今歐羅巴及花旗人。多有取其羽毛。作婦女首飾。余曾於英吉利領事處。親見其四。參之玳瑁。小籠中紅啄翠毛文采可愛。西人因爲余言其出處如此。

雨蒼氏曰。鼠肝蟲臂。固是寓言。此恰徵諸目擊。始知前史所載。儻僥九寸。有是人。宜有是鳥。

田夷傳

同治乙丑夏。友人以南邑雨蒼朱君。所撰田夷傳一篇示余。是傳余雖未之

文亦采光
四極淋漓

彌蘊藉彌
盡致
以下叙與
日舒月盛
處真有茶
火之勢

見而嘗得其說於故友周子荔軒。周與朱君同里同歲。游庠歲時相見。每而皆寒士道愁苦。一日周語朱曰。窮愁之况。經我兩人。筆舌亦已盡矣。古稱歡愉之言。難工。子固多才。其能作一既富貴。又壽考之文。爲窮措大作。開心符否。朱笑諾。遂有斯作。周爲評點。所謂田與字同貝者。蓋拆富貴字以言也。歲己己。雨蒼以事來滬。過余齋譚。及是傳云。係外編三種之一。尙有怡雲吟館詩文古稿。合雜俎墨塵等。共若干卷。遭亂盡失。今爲沒字碑矣。時余適有墨餘錄之編。既愛斯作。又歎其舊稿之盡亡也。爰序其由。而代存如左。其文雖極寫富貴。而抑鬱磊落。實深顛倒賢愚之慨。此皆不平之氣。猶客嘲天問於遊戲中。寓感喟者也。

有唐宏農郡王田與。字同貝。漢武安侯蚡之後也。祖梨元宗時。領千牛衛。父驛以勇聞。安史亂。郭令公召爲牙門將。以麻角林功。歷擢蜀川道節度使。遂家蜀。娶米氏。生與。生時。米夢神人。錫異貝千萬。故字同貝。與少不慧。雖讀書。嘗以富

貴我所自有。故不終帙。便棄去。然有口辨。作事敏達。析秋毫。特好游獵。馳逐狗馬。不少疲。有青城山道士過之。曰。郎君此益何樂。我相子福甚厚。願第數十年富貴耳。如願棄凡穢者。合得長生術。子欲之乎。與自以世家子。方尙豪侈。數十年富貴何不樂。而欲以長生易之乎。乃不語。道士察其意。曰。使郎君大富貴。又答仙何如。與應曰。猶如是復何求。道士曰。然則子自勉之斯已耳。遂微笑去。是時。與年及冠。父以其縱初不喜。母夫人特憐之。乃與辟議。欲爲與婚。夫人故陳倉人也。時蜀亦有米氏。舊家禾中。曰米仁者。官龍武軍長史。以功拜涇原道監察御史。奉冊迎上皇來。蜀因亦家焉。夫人言。氏無子。生女曰珠。稱國色。米夫人欲之。而難其辭。因託宗誼。時與言往來頗得。乃示意。仁固不欲。曰。是特田舍家兒耳。何可配。珠女言曰。不然。田家郎四體敦崇。頭角嶄嶄。他日任重致遠。無出其右。倘必欲王楊盧駱其人。雖才然。自後言之。或非俊物。且彼家旣爲節度矣。何求全也。仁於是亦首肯。田遂以黃金千鎰爲聘焉。禾中米氏故世。貴積資飽。

天下而仁富。又甲一族。婚有期。童隸采買四方郡縣器物者。趾相錯網紀。僕千婢百。皆衣文衣。五人爲隊。隊間其色。奩贈計萬億箱籠。多紫檀香栴。雕鏤如鬼工。其妝臺蓋碧玉也。圍以珊瑚。闌雜嵌百寶盤盃等物。多金玉。及期欲行親迎。禮旣奠雁。米氏出九華雲蝶游仙錦步障施之。如復道。然直達田所障間。悉綴珍玩。火齊木難。瓊枝碧樹。光彩四溢。明珠瑟瑟。懸障頂如繁星。里許間。一夜光明艷。又如月飾沉香輦爲花輿。笙簫沸天。燭淚如雨。道撒金錢。結福緣無數。輿過麝蘭香。經數月不散。輿於斯時如墮雲霧也。輿旣得米資。益自經營。躬親穢褻。不數年。陂池園囿膏腴。盡蜀水。復得窖金萬萬家。愈饒。無何。母夫人卒。父亦繼薨。輿自稱留後。唐自肅宗後。節度多世擅。代宗八年。遂詔輿實領蜀川度節使。諺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鷄走馬勝書史。田家舍人年未壯。富貴榮華復誰抗。又謠其得婦之盛曰。龍宮嬌女嫁塵世。四海寶珠都輦至。由是中朝貴人如元載王縉魚朝恩輩。皆願交輿。魏博節度田承嗣亦約爲兄弟。多藉輿通關節。

者餽遺亦日富。初與意頗贖贖自奉。既厚輒妄。謂他人當亦爾。每遇親知道愁苦。不省作何狀。及擅利權下。不能欺貴游子弟。道出蜀川。與必盛供帳。玉筋舉饌。金爐注香。別皆有贈。或多干請。悉與周旋無吝諾。故譽與者。日形章奏。時國初定帑藏。皆虛有諷。與輸粟千斛。貢於朝者。遂授與朝散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與表謝。益獻錢百餘萬緡。乃加與中書令。同三品。兼權蜀道鹽鐵使。知諸權。務東西川租庸大使。先是蜀有碑刻曰蜀水清田氏。新蜀水濁田氏。熟及與時。蜀水果濁。而田氏日貴顯。氣蒸蒸如釜上。既權諸權。務搜資餘日私萬計。宗族賓客充溢。三舍要皆爲與主會計。不能虛糜廩粟。人亦因得主一事私毫末奴隸。皆可致富。故亦不願糜之。惟掌書記平倩泉。與箋奏皆出其手。因以上賓待稱平先生。先生嘗語所知言。與雖不讀書。而遇文士頗有禮。願見者皆以好語慰遣。謂若輩利我財耳。既不當其意。復不假以顏色。是取怨也。人乃愈莫測其涯涘。投詩文爲贄者日數千。與悉投巨篋中。署以爲醋海云。平倩泉者名泉。

以母夢濯錦色。泉而誕也。美姿容。好讀書。工詩古文辭。下筆妙。天下四方士以才子稱者。輒曰。是必平倩泉矣。與每言。我視石崇王愷。如奴子耳。泉則曰。我豈不能以屈宋作衙官耶。然泉數奇。連不得志於有司。以是鬱鬱。又貧。故惟文章自娛。與迂之。嘗邀與飲。泉既失意。亦樂借一杯。曰。我豈癖於書哉。使心計稍粗。其肯當鱸唱渭城乎。人以此。既惜泉之多才。不偶。而益羨與之富貴也。時與年已壯。珠從夫貴。亦封蜀國夫人。夫人固知書工詩。作簪花小楷尤妙。居禾中。才女名噪戚里。既歸與。乃不復作韻語。與多內寵。而夫人待妾媵尤和。第夫人自有林下風。雖富貴不屑道。而與每矜之。嘗以一冊示夫人。計開珊瑚翡翠。瑪瑙水晶象牙等器。三千餘件。龍腦香五十餘兩。麝臍百二十個。沉檀各數十擔。空青九枚。明珠五十餘斛。大理石屏五十座。床几各百。雜嵌寶床百七十。珠登。珍珠鑲。箏琶樂器二百餘件。辰砂五百觔。紫礦千餘鎰。白礦三千餘鎰。赤金腰帶及盤杯等。刻花者千。素者千。三百。有奇羊脂玉屏風。及玉帶。玉山。玉琴。玉人。玉

斗 玉瓶。二百五十餘件。祖母綠佛像。九通天犀。帶三黑貂玄狐。銀鼠金
雀。二三百件。綺羅綾錦。織金木緞。合千餘。束火浣布百餘尺。黃金錠九
十。白金錠三千八百餘萬兩。碎金銀八十櫃。參著共九百餘觔。理中丸。
亦。廚中黃雀駢百二十甕。他物俱稱是。與每季必造一冊。權出入課。賢
者。而夫人殊不爲意。曰。以君爲俗。誠不誣。妾奩中。亦有籍。君欲觀乎。
與。夫人逆知。與所好。惟此金玉錦繡也。因不與較。特取一雲錦迴文。邊金
絲。日地光明。絹手卷。與。開卷則載古銅龍耳等鼎。獅象寶鴨等爐。大小
各帶。北紋古琴十餘張。古硯二十餘方。鍾王懷素褚虞等墨蹟。及小將軍吳
道子。清秘諸名畫。各數十軸。楷錄經史子集。書八千六百三十五卷。與閱未
半。即。不止。曰。夫人誤矣。夫人合偶。平倩泉不合。與田與字同。貝者偶也。夫人
曰。平。泉如何。曰。平先生酷嗜。此我以爲不可衣食。嘗目爲駭。不謂堂堂蜀國
夫人。亦爾。我故戲言耳。夫人微慍。繼亦笑。即掩卷呼侍婢。取內閨。第十一房。

鑰至。則借史入婢。請所向。夫人曰。旣入寶山。何地非寶信。手開一香楠廚。內有牙牌。檢視之。所載若龍綃衣也。紫絲帳也。却塵褥也。辟寒犀游仙枕。照病鏡也。占雨石鳳首木龍角斂也。靈光豆上清珠香玉辟邪七寶硯鑪也。杯有自煖鼎號。常燃以及醒醉之草。瑞華之炭。迎涼之扇。煖玉之鞍。凡諸珍異。光煥一室。其各物具種種靈異。或能顛倒炎涼。廚側有懸瓊屏風一。上有仙山樓閣。古美女二十四。有磬旁綴非玉。非金。擊之自成仙音。屏上美人。遂下屏歌舞也。史至是舌橋不能下。夫人乃笑曰。田舍人。我豈妄哉。今竟何如。史攝衣謝。乃不輕自眩耀。而史富貴名益藉。藉人口聞於天下。史有園。內外各一。外曰延禧。花木秀擢。山水清雅。亭臺軒觀。位置亦妥。貼陳設雖富。猶不失之儷。以泉嘗安硯於中。時爲史潤色。史又特以是娛賓客。故不措意。其內園曰匯芳者。則窮極華美。爲史宴游。所有水仙觀。凡五楹。砌以文石。池中青蓮花。皆異品。冬夏不凋。香聞數里。或飾綾錦爲鳧雁。每亂眞觀。中織珠爲簾。刻玉爲几。下鋪錦茵。上幕繡帳。四壁

雕香木爲花榻。梯級二十四。以五色漆描花鳥人物。登最上層。可盡內外園勝。觀築青石爲基。繚以紅闌。闌外跨九曲石橋。二蜿蜒如虹。兩岸植梅梨桃柳之屬。枝葉披拂。下繫木蘭。小舟四。其南有廳。事五與觀相對。時令女優。演長生殿諸劇也。周翼以十二院處姬人。雖參差錯列。而有曲廊。通往來。其於水仙。觀若星之拱斗。觀後群房三十六。處侍婢。上有閣道。東西通一邐迤。可達外園。一近蜀國正寢園。尙有溫泉二。其一天成。其一乃坎埋硫磺爲之。嘗與群姬浴其中。蜀故有野蠶繭。亦可爲衣。史令人織成小方幅。供後房廁紙。歲亦費金鉅萬。其奢侈類如此。然史性特異。雖好狗馬聲伎。而鑒別往往出意外。嘗得一馬。雖駿要非絕塵物。而史愛惜過常。駒又以三千金購一姬。樊姓小字瑩。貌亦常人。特善修飾。睽光眇視。多媚辭蕩態。解歌舞。能爲靡靡音實。則後房之色如是者不數也。而史獨寵之甚。當田承嗣與薛嵩搆難。欲倚史爲援也。曾餽史名馬二。曰神智駒。曰如意駒。皆超卓志在千里。而史殊未之奇。美女二。曰春燕。曰秋鴻。吹

軒然大波
一語縮定
突如其來
恍聞晴天
霹靂醉夢
人安得不
驚
命意處卽
見作用
有漢遺陳
平意得愧

氣勝蘭。光艷如朝霞映雪。雖夫人亦以爲不及。且通書史。故夫人絕愛憐之。賜春燕紅玉古杯一。晉永和翡翠盤一。秋鴻則漢五鳳年黃玉水注一。麴晉國銅龍笛一。而史待之殊落。落不三年二繼殂。其馬亦以駕鹽車。過九折坂墜死。人以此服史。謂有先見。獨夫人尤之。曰。君爲節度軍府。事重茲過。雖惻然脫顛倒。人物盡如此。卽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史唯唯。蓋史爲人。雖稍愼。然能權輕重。言有切於利害者。不敢非也。德宗建中三年。冬十二月。李希烈叛。王武俊田悅等應之。悅故史之宗也。時有下舍客進曰。公且赤族矣。猶洋洋如平時乎。史驚屏人問故。客曰。公第以門蔭得官。雖嘗納粟獻錢。要無大功於朝。今藩鎮多事。而宗人悅。又稱魏王公。卽不登叛黨。朝廷必且疑疑則殆矣。又公所交元載輩。皆已敗。少聲援。倘不乘時自結於天子。公猶能以富貴自雄乎。史心動。入商於夫人。夫人曰。固也。妾亦慮之矣。曰。將奈何。曰。是非妾所知也。第客既能爲是言。必有奇計。然非多予之金。恣其所使。亦不能成事。又平先生雖以文士自

女留侯之稱

與亦能斷
故克保其
富貴
見非與能
使之將剛
夫之知
耳

唐都長安
以蜀為後
不得云文
報缺如此
作者故留
漏洞見是
寓言
按時勢立
言

居其人實有經濟。君藩畿庶政頗井井者平所佐也。然則君第如客教并屈平先生副之蔑不濟乎。史意決乃先見平告之故。出遂揖客而言曰。客來前客能為是言。誠奇人必能濟我事。然意客必非赤手可為也。吾已具金八十篋。珠寶二囊。任客所用。吾當更請平先生副行。客聞意若甚詫。即大言曰。孰謂而公碌碌哉。遇大利害。須與決策。微特慷慨。乃爾其部署。又若素定。雖然其言殊不似公。史不得已以夫人告客。乃頓首言曰。夫人知我。敢不為女留侯効命。趣束裝。遂偕平先生疾挾多金馳去。去後數月無耗。明年朱泚據長安。德宗奔奉天。客亦杳然。繼西平王李晟復京師。諸逆或反正。或授首。朝廷方錄人過失。初以天下亂。史又承客指閉關自阻。故蜀文報闕如至。是始有所聞。日惴惴。貞元二年冬。朝命忽下詔曰。咨爾田史。遠居蜀道。時貢厥誠。值國家多難。爾獨不憚馳驅。四年中三詣闕廷除表。獻金穀數百萬。外復佐西平王軍。夙夜殫瘁。屢成大勳。如斯忠勤。殆無以過。使藩鎮盡如卿。朕復何憂。今特進爾爵為宏農宏王。加太

闢筭極捷

先安頓一
筆
便得要領
然非金恐
不得力

要着

應前

尉賜分食封萬六千戶。班次於西平王妻米氏。誥封宏農郡君。長子芳尚瑞昌公。世襲公爵。次子蔭尚安昌公主兼神策行營節度。長女瑜冊爲皇太子正妃。以明年來國用示朕賞功酬爵之至意。河山不改盟誓永新。爾尚敬承朕命。毋忽。與受詔極錯愕。而又不可問詔。使去。與方令人作謝表。忽報平先生偕客至。與喜倒屣迎之。各道故始悟。皆二人所爲。初客挾多金。賈湖湘間。不半年獲利甚鉅。平先生則疾走京師。爲與書謁盧相。杞獻金珠。時朝廷果有疑與者。藉是得無恐。客復求一貌似田與者。偕平先生教之禮容。及與家。世興元二年。自賈所假田旗幟印信。輸粟六十萬斛。貢行在并挾僞。與覲王上喜溫諭慰遣。乃悉餽朝士之居要地者。退益爲賈貞元二年秋僞。與又入朝表獻錢二百萬緡。征衣二十萬件。平先生復爲疏陳時政得失。又爲書致考功郎陸贄。贄深善之。三年春。客覘知逆勢已蹙。則盡所有助上犒軍。平又爲僞與表。請赴李晟營。自効贄贊之。乃特詔與參李晟軍。不數月復長安。復佐討李懷光亦平之。實皆

醒一筆
 即無要挾
 亦恐不免
 見棘手但
 其人至此
 已如贅疣
 不了結疔
 文亦不便
 應落有致
 語分輕重
 以下聲聲
 入次字
 有稜滿腹
 牢騷一時
 傾波如聽
 漁陽槌如
 觀破陣樂
 讀竟當淨
 一大白

平與客能左右也。僞與者本無賴事。既成多所要挾。覲非分。嘗醉後妄言。客恐平乃上表請歸藩。得旨疾行至半途。乃搃殺僞與。其事故得終秘。旋有宏農王之詔也。與至是始大喜過望。乃宴二人酒半。且謝且拜。曰微二君家已破矣。何王之有。今請與二君為兄弟。富貴共之。客大笑。拖與起瀝酒言曰。公休矣。如公言亦大佳。顧念千百萬在手。脫欲富貴。盍自取。今事定論功。吾二人固應受上賞。然非君夫人贊成。信而不疑。則亦無能為。且吾二人處公門下。久公於僕。更未嘗有少恩。平日貴游何在。及事急。獨一書記與一下舍。客出奇冒險為君立大功者。亦以世人多肉眼。欲令知貧賤中。固有奇士。又謬承賢夫人知故。不敢不効力耳。猶幸不辱命。自今伊始。如僕等者。願明公少加意。則幸矣。無以富貴為也。與聞大愧悔。乃不有意氣。而客與平先生皆酣飲盡醉。與既肅客寢。即以客言入告夫人。夫人曰。信願有客。如是固非君所識也。且客將行矣。當盡心於平先生。先生有母。必不偕及旦。與逐客。客果逝。平先生方徘徊間。與即前揖。

作者於與
每多怨詞
實不使一
直筆耳

節夫人語
面愆之與
亦善於詞
令

與客皆見
首不見尾
前寫富貴
已極此特
將壽字注
染

當酒關人
散時忽聞
此歌殊難
為情

千里來龍
將次結脉
與斯時所
不可知者

曰。客與先生皆人杰。與始識矣。客今雖去。幸先生留。即不敢以糞土汚君。顧君
尚有母夫人在欲安之。平愷然握與手曰。公言何忽中曲如是。乃居賓館如故。
與敬禮亦益。至年餘其母卒。與為營葬極厚。平乃挈一子託與。遂入青城山不
知所終。自是與安富尊榮者。又十年。適五十初度。賜予甚渥。并紹公卿欲為
王壽者。皆許詣蜀川。與子女既與天子為姻家。尚有四子。其一亦為郡馬。一娶
郭令公幼孫。一為西平王婿。三女皆配顯僚。是日麟袍隊燦象笏床盈。麾下將
校皆錦衣執戟。門建旗旄。堂羅鐘鼓。威儀之盛。無以復加。車馬之聲。百里不絕。
及酒闌。與方秉燭檢閱諸屏軸。五采焜耀。間忽聞歌起。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
貴榮華曾幾時。不見至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此水調歌。李嶠作。明皇幸
蜀時。歎為真才子。時適優人肄業及之。與聞大不愜。乃頗憶青城山道士言。聞
語夫人。夫人笑曰。君於此事終無分第領。現在之富貴可耳。後月餘前道士忽
至。容貌如舊。笑曰。祝壽來遲。幸勿罪。別來匆忽。近知君頗念我大不易。與即叩

惟壽耳宜
即問也
世上豈有
仙人哉與
即以開筆
似收面正
意恰透

虛喝起
略頓

一噴一醒
脫按略作
翻勢到壽
縮合到壽

應合起句

問長生術。道士曰晚矣。乃出丸五十顆贈與。曰自此歲服一丸。丸盡君亦百歲矣。人苦不自足。使人盡如君。神仙亦不足慕也。平先生與客皆無恙。囑寄聲言。訖即不見。與自得丸。既富貴。又壽考。以功名。終子孫。至孟蜀時。猶貴其所居。因藏富久棟樑。為金銀氣所蒸。作紺碧色云。

唐史臣曰。富貴之於人。甚矣哉。與承門蔭。席婦資。功業都假人手。初以金穀易節。旄身潤脂膏。如賈三倍。斯已奇矣。忽膺茅土。班儕郭李。下人主一等。是雖客之力。獨非與之福哉。而尤異其得賢夫人為內助也。世不乏王侯將相。要非安坐可致。茲既盡富極貴矣。而又兼秦王漢武之所難。佚樂百年。則如與者。神仙且慕之矣。與復何慕哉。乎先生輩。雖才。然非挾多金。亦難成事。因慨世之賢豪者。流縱飽詩書。飫仁義。而一無所憑。藉終。將徒手呼負。負益信。勢位富厚之不可忽也。有如此。雖然。與嘗言富貴。自有知所成就。皆其本然。不能有二。矧凡富貴利達時。至乃來耳。士當伏處時。不貧且賤。無以勵志。於以見二人之為與謀。

就二入作
叔拾高二
自人不歷
倒

者。不過借以見長。而其不自取者。非僅傲睨視之也。蓋直安於義命矣。客言貧賤中有奇士。洵然哉。洵然哉。

雨蒼氏曰。是余十五年前舊稿也。自遭寇亂。篋藏諸墨。業皆蕩爲冷風。飄爲濛雨。此如死灰復燃矣。原稿尙有浙友洪君子安駢體序文。及同人題評。茲皆佚去。良可惜焉。至傳所由成。已得毛丈序。悉特不意區區文字。而若存若亡。忽離忽合。茲竟得登棗梨。異於覆醬燒薪。是雖緣有前定。或亦由金銀氣旺。藉致筆墨靈長耶。馬齒日增。豹霧未散。附誌數言。彌增慨想云。

星墮地震

道光丙午。新秋後數日。夜將平。忽有大風驟起。勢如山崩地裂。時伯兄也。山臥病。大姪女侍疾未寢。風起時。適以開窗傾水的。見紅光一團。其大如盆。赤氣四射。疾若飛星。自北而南。後有流星萬點。隨之以落。其聲如雷。地卽大震。室中諸器。盡皆傾覆。時聞人喊馬嘶。家家扶老携幼。開門奔避。蓋慮屋宇之坍塌也。噫。

嗚竟夜。天明始息。未知何祥。

籤驗

咸豐癸丑秋。滬有會匪之亂。余挈眷出避。居離城三十里之華涇鎮。鎮有城隍神廟。前樓三楹。上有關聖像。偕同人登樓。祈問。嘗得籤語云。花開花謝在春風。富貴窮通一夢中。聚粟窖金有盡日。到頭萬事總成空。時方孟冬。或云花謝春風之句。來春似可復城。余謂城陷在秋。恐未盡花開之義。末有成空二字。殆言城空爲歲首者。復在春初耳。時吉中丞方調兵進剿。意此小醜。可指日殲。而逆衆抵死抗拒。相持至甲寅秋。猶然未下。吉公因會同西兵督飭民夫於城外。更築圍牆以斷接濟。賊苦糧盡。乃乘除夜。兵勇無備。開城而遁。逆首劉麗川爲亂軍所殺。悍賊陳阿林。林阿福。潘小鏡等。皆逸官軍。於乙卯元旦入城。始知花開花謝者。賊踞一十八月得兩度春也。第三句正言糧盡。末句正應元旦復城。籤語之驗。絲毫不爽。

又同治癸丑。余欲延嘉定孝廉童子珮會蘭。課讀兒輩。議未定時。案頭適有岳慶山樵牙牌數書。因姑卜之。數成得生老病死人之常理。天高地曠。有窮期人不虛生斯可矣之句。初以語與事了不相涉。且余素慕孝廉品學。以故信而勿疑。不意開塾僅三日。先生竟以微疾卒於余家。始信數由前定。良非偶然。

聖治丸方論

夏令暑熱炎蒸濕濁上騰。人在蒸淫熱迫中。設或正氣不足。最易感病。矧南方地卑氣薄。更多中痧吐瀉之症。推其致病之原。或過於貪涼。風寒外受。或困於行路暑濕相干。或口腹不慎。爲冷膩所滯。或飲食不節。使輸化失宜。或感時行疫癘之邪。或觸惡不正之氣。皆能致脾上不運。陰陽反戾。升降失司。卒然腹痛。上下奔迫。四肢厥冷吐瀉。並作津液頓亡。則宗筋失養。故足攣筋縮。先起兩腿。或見四肢。名曰霍亂轉筋。生死瞬息。年來此症大行。我邑地窄人稠。互相傳染。甚有一家數人。同時告斃者。深可畏也。茲故不揣鄙陋。爰擬一方。名曰聖治丸。

指示確鑿

氣正則邪自却

君臣佐使
配合井井
制治未亂
保邦未危
推而置之
何莫不然

夏可預合備用。如遇疫癘時行痧暑並觸。或感穢氣。或入病家。心懷疑慮。胸覺痞悶。時藉以一丸入口。以解穢却邪。勿亂其氣。方用正號仙居野朮烘燥勿令焦黑二兩。真川厚朴二兩。白檀香研細末一兩。真降香研細末一兩。新會皮用鹽水炒二兩。以上五味。再同研為極細末。以廣藿香六兩煎濃湯泛丸。如大黃豆大。每服二三丸。細嚼和津嚥下。按朮味甘。能和脾苦。能燥濕定中止。嘔扶正却邪。開胃氣以除積飲。故用以為君。朴苦辛。能瀉實而化濕。平胃調中消痰。行水兼治瀉痢嘔惡。陳皮為脾肺氣分之藥。能快膈導滯。宣通五臟。并可除寒散表。故用此二味。為臣。檀香調脾利膈。正氣驅邪降香。能辟穢惡怪異之氣。故用為佐。使藿香稟清和芬芳之氣。為達脾肺之要藥。氣機通暢。則邪逆自定。故用為引。其曰聖治者。以聖人有治病治未病之旨。蓋思患預防。莫若服藥於未病之先。使輕者解散。而重者化輕。未必非却病養生一助云。

童菽原曰。是方出而修合者。頗多。服之有驗。藥似平易。而其詳審氣味。精悉。

功能。能足稱盡善。固非泛然者。所能企及也。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十
一

二
十
四

快心醒睡錄卷十二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褚復生

邑志昔以藝術著者如瓌君瑕之畫楊伯立之詩詞陳悟泉之數學董杏荃之仙術皆掛人口而褚復生士資又以拳勇稱藉居西郭家素豐自幼負臂力好技擊及長游學四方與畢民湯武君卿爲友遂精槍法橫矛飛赴旋轉如風名曰四平槍數百人莫能近福王南渡以兵部員外郎何剛薦授伏波營游擊未之官而南都破遂終老於家其技不輕授人得其傳者惟王聖蕃池天榮二人池又傳於浙江提督喬照同時邑有獨骨張擎者虎頸板肋力舉百鈞橫行市廛恒爲商旅患衆請褚除之褚曰試觀其技於是衆商設席延張褚亦赴焉酒再行褚挑以微語張自誇其勇酒酣起舞攘臂作格拉勢褚徐徐以箸點其胸曰子盍坐而言乎張遂坐終席默然褚亦無語頃之張辭去衆謂褚曰渠傲睨

百鍊鋼為
繞指柔妙
無痕跡

痛則未有
不損

語有意致

若此。君何不交一手。褚曰。彼若稍遜。猶可活。惟以驕故。今必死於途矣。衆猶未信。次日。聞張死於亭橋。遍體色青如靛。乃共歎服。蓋褚連神功。中人要害處。則於三時之久。傷即入骨。能致死耳。今城西隅有褚家墳。其子孫皆聚族居焉。兩蒼氏曰。讀稍遜。猶可活語。知張仍自死。而非死於褚也。叙褚生神武處。亦蘊藉得神。

測字奇驗

自星卜相而外。又有測字之術。始於宋之謝石。亦能決禍福。斷榮枯。我滬擅其能。而有驗者。乾嘉時。有沈衡章。問休咎者。趾相接。有犯越獄宵遁。捕役往問。拈得一鸚字。沈曰。鸚鵡能言之禽也。舌慧而身不自藏。卒為人所羈。繫且鳥而嬰羽毛未豐。其能遠逸乎。去此當近。速捕可得。問往何方。沈瞥見雀躍後。詹曰。可往後面坑廁中覓之。如其言果獲。邑侯神其技。給機測如神。匾額懸廟園。清芬堂之西偏。俗呼為董事廳者。蓋沈所安硯處也。咸豐庚申。西兵駐園。其額始毀。

若不經意
而恰如人
意故妙

稍後又有陸學海者。五六歲時。父抱懷中。卽能握管拆字。長遂以此爲業。老而益精。有以求財問者。拈一也。字陸曰。無望也。地無土。難栽棲鳳竹。池無水。難養化龍魚。矢口如此。而十中八九。沈軀頗偉。陸貌清癯。皆意致閑雅。無江湖習氣。陸亦設硯於廟之許真君殿。惟素自矜貴。日不逾百字耳。

雨蒼氏曰。星卜皆近數學。此亦卜之類。但其隨機應變。其言又自有條理。但謂之憑理不憑數也可。

夢應

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一署如部院內。出一人。乃同案生某。云在此間掌祿籍。鄒卽洩查祿壽。某入良久。出與片紙。上書八字。云官居四品。洪水爲災。道光辛丑。鄒守開封中牟。決口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竟獲無恙。後任粵撫。被劾罷官。時粵逆犯江南。鄒公籍隸江蘇。在江甯督辦團練。城陷殉難。奉

旨照道員例贈卹。始知四品乃道員。洪水者逆酋洪秀全也。事皆前定。豈不益信。

雪兒

維揚諸生童蘊華家貧。授徒歲得館穀十餘。金炊常斷。妻蘇氏以針黹佐升合。年五十無子。僅生一女。性極敏慧。體致嫺逸。生時天適大雪。因名雪兒。父母愛之如珍。雪兒春夏依母習刺繡。秋冬從父讀書。七歲背誦毛詩。若流。常於燈下爲人寫佛經百頁。字跡秀潤。紙白如粉。墨光燦然。終篇無一點錯。父以韻語教之。輒解。嘗賦春草云。萌芽初出帶朝烟。恩受東皇轉自憐。記得枯根風雪裏。不圖新綠有今年。父見之曰。此女必備歷艱苦。而得晚成者。道光初。江南饑。斗米千錢。童衣食常不給。無何。夫婦相繼卒。雪兒號慟不食。隣里憐其孝。咸願措金爲之成殮。雪兒許鬻身以償。時適開封王伯凱孝廉客其地。見而憫之。贈以二十金。既歛。願從爲奴。孝廉鑒其誠。遂攜以歸。事孝廉夫婦。承順顏色。閱數年如

委婉情深

彼此俱稱
難得

衣妝亦雅
稱與人相

必有不妬
而憐之網
以置後可
君猶慕是
姜猶慕是
細君方是
憐才已實
兒知不在
彼在此不

祇自便流
出四字妙
是詩家深
誦無論深

一日王夫婦愛如己出。勿以侍婢待也。王有妹婿姜南浦。設帳隣邑。適中秋旋里。晨訪孝廉。入書室。檢得孝廉近作古樂府數十篇。反覆默誦。忽見窗外樹枝搖動。有人攀折庭桂。於上半吊。窓中瞥見臂瑩如玉。因於窓隙窺之。見一十五六女郎。衣白羅點梅大袖。衫月藍湖縐斗紋。百疊裙手姿綽約。眉目如畫。因思舅家無閨秀。此女為誰。久之曰是矣。聞伯凱曩客維揚得一婢。才色雙絕。必是此也。南浦歸述所見於夫人。夫人曰。穴隙相窺。此豈端士之所為哉。南浦唯唯謝過。夫人微笑曰。雖然。此女可人。我見猶憐。無怪君之不釋也。若得渠侍左右。亦大佳事。君欲之乎。南浦欣然離座曰。固所願也。不敢請耳。奈無投符之術。何。夫人曰。兄嘗謂此兒慧由天悟。受書過目成誦。作詩雖淺近。而能自在流出。及門諸子。竟無其匹。我已收為女弟子。他日當於一聯佳句中。覓配不羨。王謝門牆。徐公雙璧也。兄言既如是。今當以詩為偷憐柳下之吟。于府當不惜一侍婢耳。乃代南浦作詩貽兄云。窓前草滿綠無垠。案有圖書點綴新。修到蛾眉稱弟

四詩輕圓
流轉如珠
走盤

子不妨風味是清貧。名花雖艷不輕紅。宛轉吹噓仗化工。釀出人間好顏色。讒知珍惜有春風。嫩枝猶在曉烟中。莫任飄零作斷蓬。恰喜海棠梅未聘。何當移向好簾櫳。名場猶待十年爭。紅袖添香願未成。詩婢鄭家如可贈也。持樽酒拜門生。王得詩卽以雪兒贈。後生二子皆英俊。弱冠游庠。或謂一已登賢書云。此余昔聞之孫紫軒少常者。近閱淮山棣華園主人閨秀詩評。亦輯其詩。惟春草一首。集中另載。而爲香山童氏女作。殆一而二者也。

兩蒼氏曰。欲於一聯詩中。竟配命題本佳。又難得彼姝工吟。且肯爲壻捉刀。是固勝緣雅事也。妬羨者方謂何物。南甫得坐享。福如此而不知。此卽天所以報雪兒耳。倘正室有胭脂虎在。雖得壻憐庸有濟乎。

燈市

我邑歲於三月二十二日。爲天后誕辰。先期縣官出示。沿街鳴鑼。令居民懸燈結綵。以祝前後數日。城外街市盛設燈綵。自大東門外之大街。直接南門暨小

極言其盛
洵是潤色
鼻平

總結一筆
包孕無數
言之慨然

或者疑辭
是耶非耶
殆難辨耶

東門外之內外洋行街。及大關南北。綿亘數里。高搭彩棚。燈懸不斷。店鋪爭寄賭勝。陳設商彝。周鼎。秦鏡。漢匱。內外通明。遙望如銀山火樹。蘭麝伽楠。氤氳馥郁。金吾不禁。澈夜游行百里外。舟楫咸集。浦灘上下。泊舟萬計。名班演劇。百技雜陳。笙歌之聲。晝夜不絕。十九二十日。燈事齊至。二十四五日止。二十八日。又為城隍護海公懿德夫人誕辰。城內街衢。陳設一如城外。二十五六起。至四月初至。總計城廂內外。凡閱半月。而燈事始畢。自道光辛丑。海疆多故。駐兵設防。因罷燈市。通商後。華夷雜處。恐生事端。遂以為禁云。

兩蒼氏曰。亂後文章。感慨多拙句也。生際承平。一罹變。故遂覺事無大小。失口皆有今昔之慨。燈市其一端。

拐兒挖目

同治甲子。春夏間。聞京都有匪徒。拐取小兒。挖其雙目。或言外國人所使。經駐京各國領事。照會總理衙門。飭捕拿獲匪徒十餘人。內五名實係拐兒者。供稱

取童子雙目。學外國人。配合照像藥。蓋西人圖山川樓閣及人小影。不用畫工。不需筆墨。以玻璃爲屋。使一室明朗。架一木匣。用素紙染藥藏匣中。開鏡照之。頃刻立就。更潑以水。則所照之人物顯。然而不知所用何藥也。五犯訊明。卽行正法。後據西人云。照像之藥。係屑金銀。及外洋地產之物。合成。並無挖取人眼。然通商以來。時有異聞異見。勢不能究其實在耳。

乩仙受欺

聞都中有巨公某。素奉乩仙。談休咎。方粵逆陷江甯時。某嘗叩問吉凶。乩有若問江南好消息來。人丁口自平安句。或謂須俟姓何人來。方可成功。然是時統兵大員。恰無何姓。後以向帥卒於軍。

上命兩江總督何桂清。提督和春。統辦軍務。咸以二人之姓。正應乩讖。無不翹望捷音。迨賊破常州。何棄兵遁。馴至蘇杭。繼陷勢不可支。始知乩語爲不足信。夫扶乩之說。皆假神仙之名。以惑人。凡問休咎。必作隱語。愚人之深信者。卽代

雖案而不
斷直言下
自可會意

謂之真者
亦是靈鬼
據此則并
非鬼語火
是人言火
之有識

一針見血

今亡矣夫
幾有闕文
惜馬之慨
俗情如畫

其故亦半
由不學
罵煞

尊稱

爲解說。或有一二語合。遂相與神之。如乩所言。蓋因二十年前之偽造妖言者。嘗編俚語成書。內有人丁帶口。取江南句。或以書示。余曾火之。不意乩仙信爲實。然而借妖言以談休咎如此。嗟乎。乩之欺人者多矣。宜此次之爲人所欺也。

自尊與自賤相表裏者也。而其故皆緣於不知耻。蓋卽一稱謂間而世變可言矣。昔時鄉宦。凡進士出身者。稱老爺。以一榜得官者。稱老爹。今老爹之稱。不聞已久。幼聞先君子言。前朝孫初陽先生。以萬歷壬子。舉於鄉官。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解組歸。值里有慶弔事。必徒步往。人咸呼孫老爹。或以老爺稱之。若有不安者。近日援納之例。大開腰纏數百金。從長安市歸。卽乘輿張蓋。稱老爺。得五六品。稱大老爺。或并不屑爲此稱。因而多方處置。得三品銜。而竟稱大人。此皆驕心相勝之故。更有卑而近諂者。某宦以二品告歸。曾見一同姓。具柬簽。輒書家大人。見者無不掩口。夫非分之稱。僕隸之媚主。或然若士類從之。體統安

非易 憤而知其 善甚焉無 此言且近 滑稽矣豈 好談因果 人口吻 雖黃皮裏 不秋佳在 陽抑若揚 無劍拔弩 張之勢語 妙天下矣 此寶即在 既蹈小人 之實復竊 君子之名 安得不膺 鬼忌 可恨處欺 甚於貪

章鳴呼嘗聞世有三鋒不可犯。謂文士筆鋒。辯士舌鋒。勇士劍鋒也。若醒睡先生者。固所稱隱君子也。而談言微中。有非辯士所能及。人顧可以皮相乎哉。謂有成德蚩蚩者。誰曰不然。

雨蒼氏曰。讀結處數語。覺作者筆鋒。亦殊咄咄可畏。

席某返魂

洞庭席某善心計。賈淮徐間歷十餘年。業頗裕。共事者同里某也。斷金之誼。久而彌堅。席有女。許與某之仲子為室。未婚。席以暴疾卒。族邸某為經理。喪殮。扶櫬歸。陳歷年賬籍。記載極詳細。人咸推其誠。席舉家亦感之。一日。席女神色。忽異。謂其母曰。某味良。以偽冊示汝。匿銀若干。汝固不知也。席母察其言。儼若故夫。乃泣而前曰。夫其返魂乎。曰。然。曰。君究以何疾終。曰。偶患暑。為庸醫所殺耳。我歸已久。欲與汝一言。無可憑者。因恨某以人死。無據欺汝孤寡。必欲與之理論。故假女體。亦不得已也。即令具紙筆。旋據案作書。邀某果得其字蹟。某得書。

但欲一發
其覆證明
即已鬼殊
大方

駭甚。至其家。女正色曰。余與君情同膠漆。我死意必以孤寡累君。何骨肉未寒。而情同陌路耶。遂按册。逐一指示。自某項至某項。計多出若干。少納若干。因問。是何以故。時某愧甚。不能措一詞。女曰。我念舊好。不訴冥曹。亦不以爲怨。倘以後再有私心。我能禍君。無貽後悔。今已証明。請君自便。某去。女曰。速取堂懸之符。覆我身上。如其言。項又曰。此符無驗。奈何。可往某家急借。天師符來。遲則恐傷女命。當急借覆之。女遂寂然。繼如夢覺。此昔席心蓮爲余言者。初甚詳。今皆忘其名耳。

兩蒼氏曰。既不投訴陰曹。又不責償陽世。而必証明其事者。可見錢財事小。心術見真。陰謀亦鬼所忌耳。更異借軀面詰。雖死猶生。使阮瞻見之。無鬼論。可以不作。

石珣

蜀郡石生名珣。弱冠游庠。丰婆秀逸。以父母早世。自幼隨大母依伯父履吉。吉

庵種桃花
卽得色空

是真邂逅
相見一幅
折花仕女
圖

嘗。販楚富有金而艱於嗣。以故夫婦愛瑋勝已出。尋常不令出庭戶。至屆清明。隨一僕至墳園。拜掃焚帛既畢。散步村郊。去墓二三里。得一溪。溪西有小庵。桃花出短牆。色艷尋常。遂渡平橋。繞溪行百餘步。見庵門半啓。上懸硃額曰。朝雲入。則惟一老僧跌坐。喃喃誦佛號。見客不欺。接庵雖小而結構頗幽潔。庵後小圃。徧植絳桃花。發正繁。周圍槿籬籬外。清潭鏡澄。柳陰蔽日。生喜其幽僻。近溪小立。瞥見隔溪茅舍中。板扉忽啓。一絕代女郎。欺步而出。衣妝淡雅。隱入花叢。頃見手執梨花一枝。盈盈微笑。冉冉入門。人面花光相掩映。生不覺神搖意奪。癡立久之。未幾。日暝烟凝。雙扉恨鎖。怏怏間。僕適尋踪至。遂相與返。生歸意戀殊切思。就蘭若下榻。冀得再覩芳顏。乃請於大母。遂假僧舍讀書。居旬餘。恰無所遇。因問僧。隔溪雙扉常扁者誰氏。僧曰。甘姓。問家有何人。曰。夫婦力耕自給。近有寄居者。不知爲誰。又問過溪有逕否。曰。沿溪而西。有小橋可通。一日。生晨起。復至後院。遙望隔溪。有女背坐簷下洗衣。視之。正前所見麗人也。喜極竟忘

一面愁銷
是姨母勝
西施處

花緣草夢
忽悟忽迷

海濱有逐
臭之夫恐
遊此當歌
得寶矣

顧忌遠。疾走直達甘庭。女聞履聲。瞠目回顧。無羞縮狀。生睨之。面麻鬢禿。然一物也。即欲返步。女曰。汝來此何事。生踟躕無詞。曰。汝家非甘姓耶。女曰。我家無姓。生曰。誤矣。疾趨而出。不禁自笑。即題詩僧舍云。草長遙憐綠正肥。桃花門巷是耶非。等閒已識東風面。萬斛春愁付釣磯。明年春履吉五十初度。戚黨咸集。生有姨母。適秦氏爲里中富室。亦來拜祝。僕從如雲。至晚設席。內堂燈燭輝映。女客次第坐。生入內窺探。見秦背後立一侍婢。絕美。細視之。又似前日折花女。始悟固有其人。前所晤者。殆非耳。更深客散。生潛身入謁。秦呼之入。傍坐叙話。生見女俛首側立。眸矚不轉。秦覺之。笑曰。甥好此女乎。固有眼。婢本楚產。以父死。鬻身我家。將三載矣。今年十四五耳。其性格體態。在侍婢中。固不易得。然有一短。手揭其裙幅。示生曰。惜乎底下蓮瓣如葉耳。且有暗疾衣葛。時腋臊勝蘭麝也。言罷掩口笑。生聞乃又悵然失望。未幾。川楚教匪作亂。官軍四集。徐逆就俘。先當履吉。販楚時。曾與徐族侄同夥。歸後亦通音問。至是以索餘黨。波

他鄉遇故
知在亂山
中更不易

覺此中
有人能
美人能
綺羅減
想見平
繪密居

及庭鞠無可辯。獄成吉坐遠配。去後生奉。大母命往探。一日抵暮行山谷中。無宿所。遙望林外。隱起炊烟。疾趨之。得一小村落。舍宇無多。咸依山麓。適見一媪。汲水溪邊。生即進揖。以情告。願乞一席地。得免露宿。當有薄酬。媪曰。我家無男子。未便留客。生曰。亂山合沓。絕無行人。倘非老母垂憐。懼爲虎狼所食。媪停睇熟視。曰。郎君非石家小秀才乎。生訝曰。是固然矣。不知老母何由相識。媪曰。老婦本楚人。昔以探親入川。流寓蜀郡。問當郎君送學時。偶同二三村媪入城觀看。故識之耳。然素聞郎君。席豐履厚。目惟閉戶讀書。未審何由至此。生曰。伯父爲官事所涉。羈留遠地。故特親往探之。今早匆匆就道。不暇計程。以至迷竄。媪指臨水短扉曰。此卽寒舍。憐君文弱。難霜威室。有短榻可權假一宵耳。生喜隨之入。則小庭花砌。斗室茅檐。頗覺疎雅。將升堂。見一女子。從複室出。雖荆布之飾。而光艷射人。見生即翻身入。生以媪在。不敢正視。略一斜睇。覺其體態。又宛似隔溪人也。坐未定。聞內嬌聲喚母。媪入。生竊聽之。語細不甚了了。惟聞媪曰。

伏後茶具頗雅
由來佳茗
似移贈人可

體會甚周
綴

輾轉反側
其情緒較
日暝烟凝
當尤勝也
當日亦口
頭語耳不
屬意竟成
眷

秀才非暴客。留何害。少頃進晚餐。葵羹蔬食。味頗不惡。既畢。嫗携燈。導生入左廂。匡牀。布被。几。椅。悉備。生展謝不已。問老母上姓。尊府上尙有何人。嫗曰。我家姓巫。先夫謝世已五載。老婦無子。室惟息。饗殮。出十指。慚以告客耳。語次。聞低聲喚茶。嫗起。旋捧一小盤。出內置紫泥壺。及一小杯。生飲之。極口稱美。嫗曰。此茶名壽春。暢月萌芽。摘之雨前。誠爲山中貴品。出隣家所惠。聊以供客。生又起謝。嫗曰。山村無更鼓。頃見月已西斜。郎君明日長行。宜蚤寢。遂代掩扉而去。生於無意中。得遇佳麗。又異其絕似意中人。反覆凝思。不能成寐。天方曙。即啟扉。頃之。嫗亦出。供沐進膳。意甚殷。生酬以金。堅却不受。曰。郎君去途尙遠。留以自便。後或有相見日也。生感謝辭去。越歲始抵戍所。時履吉爲披甲奴。蓬首垢面。覓生泣曰。余不幸遭此奇禍。已拚難死。異鄉念石氏。惟汝一點血。子身行巖谷。偷被虎狼食。宗祀絕矣。此地非汝久留。宜速歸。苦志詩書。若得成名。我死無恨。乃爲乞諸土人。得附木商而返。然自大訟後。門庭蕭索。生歸時。祖母已物故。

不愧爲友

大是難得
亦直捷亦
諱當似此
希有
勝於骨肉
球圓如意
恰同如密
慮周藻密

室。惟伯母。日夜哭泣。雙目失明。生設蒙學。歲得數金。僅供饘粥。里有邵孝廉者。生同學友也。嘗謂生曰。君年逾二十。又無兄弟。猶未娶。非所以重宗祀。余爲君籌之久矣。而苦無其偶。近聞鄰有母女。避兵來此。女美而賢。君其有意乎。生曰。度日尙愁不足。敢言娶室耶。邵曰。已爲君訪明女。操針黹精巧絕倫。日可得百錢。足自給。無待食於君也。請弗疑。生猶未應。邵曰。實告君。已代爲納聘矣。月朔良辰。可洒掃室中。我當送新婦至。聊借喜筵爲賀。更不煩閣下郇厨也。生遂告知伯母。如期邵擔酒登堂。曰。新婦至矣。生曰。奈無衣冠何。邵曰。故人尙有緜袍。未知稱體否。卽於袱中出衣一襲。催生速服。頃聞鼓樂聲。采輿已至。邵爲主理內外。事禮畢。設席堂中。大懽劇飲。入暮辭去。生入見婦。則甚驚異。女曰。君識妾否。妾家即山中假宿處也。生曰。然則朝雲庵後。隔溪茅舍中。折梨花入板扉者。非卿耶。女曰。曾有之。君何得見。生因述前事。并言所遇之屢。非至今未釋。女笑曰。是矣。君自見妾後。凡所遇者。妾之姊與妹也。妾同懷姊妹三人。昔年從父

數年心事
絕大疑團
衝口便出
正如三曹
對案從此
盡釋前疑
避山回郡
總不得歸
暗中自有
牽絲者在
總結了案

入蜀。僑寓甘家。不幸父死異鄉。貧無以殮。遂鬻妹於秦氏。姊雖貌陋體態頗類。妾因失愛於母。遂配甘之養子。獨妾自幼讀書。解翰墨。最得母憐。又圖携妾回里。不意故鄉遭亂。道路梗阻。因之暫避山中。嗣聞逆黨四竄。將次入山。乃又暫回郡城。前邵孝廉來議婚。母詢家世。悉爲君。故遂欣諾耳。生聞始末。深嘆遇之奇。而緣之有前定也。生既得女而後。雖處貧。而益不改其樂。女勤事女紅舌耕。指織。漸得溫飽。因遂迎養其母。厥後履吉。以遇赦得歸。仍事負販。卒成小康云。

兩蒼氏曰。是耶非耶。精光不定。一誤再錯。絕妙疑團。究之赤繩。暗繫。雖處天涯海角。終有歡聚時。但月老如邵孝廉。其撮合處。尤宜買絲繡之鑄金。事之家尸。而戶祝之叙。次亦乍陰乍陽。離奇盡致。

奚行鎮

邑東。昔有奚行鎮。市肆繁盛。奚氏聚族而居。稱素封焉。前明正德初。有奚三錫者。擅作威福。喜怒自恣。鄉里側目。無敢忤。嘗佔曹姓隣田。結訟。後奚暮夜入金

爲立罪案
亦激之使
滅人還自
滅天道本
如是

未免貽笑
方家
自矜是好
奇之根

欲得不恒
有者故曰
好奇

原非求售

既有書本

賂官逮曹轉急。曹懼而遁。又株及親黨里人大不平。陰爲聯絡縱火。焚奚居。奚復鳴於上官。當事率兵捕曹黨。村人鳴鼓聚衆。以拒。至傷武弁。事聞於朝。枉死者百人。而其鎮亦因之遂滅。尙今高行東有蔡家宅。卽其址也。

好奇售僞

今之收藏家癖好奇書古物。而胸無卓識。目眩何樓。每出示人言。且鑿鑿自矜。博雅牟利之輩。遂不憚多方增飾。卽以所矜者。往往入其彀中。而不覺焉。亦可嗤矣。南昌賈人錢子明。饒於資。好藏古器。嘗以巨鑑置案頭。曰世有奇珍。余豈惜此。或以彝鼎書畫來者。則曰此縱佳。猶恆有物何取乎。一日客携一古錦匣。至內有物。其形似繭而大如瓢。長尺許。色白微見青斑。搖之內有聲。云係某宦家藏。傳世既久。子孫不知其名。并不識其用。惟承上世之囑。以故寶藏久之。聞君精於鑒古。特假一觀。冀有所示。錢因笑置之。越日有同好某來訪。錢言及之。某曰。嘗觀異物志。載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色黑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

而證其書
名又早合
好奇之意
一爾示足
為衣即真
亦無可取
而願信之
售之愚亦
甚矣

好脫卸

惟終不入
火故終成
至寶說破
禾值一錢
其在十大
夫猶且足
然似不足
為詹病

概通文墨
又所信任

繭繭長一尺。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唐堯時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此其是乎。若然真無價寶也。錢檢書閱之。良是。乃邀客欲破繭。以驗客不可。錢曰。驗之。若合。願以千金為贈。否則以數鎌之。值償之。可乎。客遂商於物主。議既定。乃破之。內果蠶臘色純黑。鱗角可辨。入水不濡。客曰。今惟投諸火矣。兩家其勿悔。物主請置千金於前。而後驗。時某亦在座。私謂錢曰。今已試數端。諒非偽物。盡滅厥值。而不竟其驗乎。錢然其說。遂以半價得之。既得。視為至寶。終亦不敢入火。後洩其謀。蓋同好者。因其言誇。故給之。入水不濡者。塗以白蠟也。又隣邑富室詹某。胥人子也。或譏其不學。乃出資市書。不數年。而東觀西某之富。不是過矣。惟是牙籤錦帙。藉以飾觀。曾未寓目。同邑某羨書。賈之獲厚利也。乃於郡中覓得抄本書百卷。以五十金得之。冀售善價。而詹竟不閱。却其書。某窘乃商於詹戚全某。全固稍通文墨。為詹所信任者。問某需價幾何。曰得三百金足矣。全曰。然則常售八百金耳。以四百金與我。尚有百金。分給其司籍者。書當假我。

無不濟矣
胸早有成
竹

狀得像

恰令人不
解好秘本
藏祇為好
亦起見欲
奇故縱妙
妙

此是必欲
得之辭
真像

欲得之甚
加一始字
見和尙無
價也即此

一觀。緩七日來取。某唯唯。及期。全令易一人將書去。并授其言。且曰。如我教價可得矣。其書詹本未閱。置而不疑。越日。全至詹處。翻閱諸本。檢得是書。佯詫曰。此籍何來。詹曰。亦欲售者。全曰。索價幾何。曰。未之問也。全曰。速與議價。遲恐為識者所得。詹問是書何所奇。全曰。書成某代素無刊板。世惟二部。一藏內府。一在民間。前朝某相國。懸萬金求之。不意今入賈人之手。因於架上。取四庫書目。檢示詹。果如所語。詹喜曰。余費金鉅萬。藏書雖充棟。恰愧無秘本。今始得矣。未幾。某往取書。詹問值。某曰。事不諧矣。此書係郡宦家藏。為其子弟所竊。昨已有人踪跡至。急欲收歸。不能售也。詹曰。既不欲售。何來我家。余有例來。書不售者。照書價罰其半。是書價幾何也。某乞免。詹斬不許。某曰。若此勢必成訟。事將不可解矣。時全亦在旁。從容言曰。竊書者諒不敢歸。今姑厚賂來人。但言無踪跡可耳。詹令某即往商價。固勿論。某再往返。始言非千金不可得。全勸給八百金。而成詹既得書。全曰。此宦家物。若洩於人。必滋訟累。詹遂秘之。其謀故終。

妙妙全亦
有才可見
一筆雙收

不洩。聞四庫書目所載。全蓋陰抽其架上。本指一書。嵌鈔本名。僞撰題要。原樣鐫頁。以易之耳。是與冰蠶繭何以異哉。

兩蒼氏曰。以僞市僞絕妙。應求其間。一寶異物。一好古書。同此謬稱賞鑑。初似詹勝於錢。然冰蠶作繭。恰從書本中得來。詹惟以書飾觀。正恐求雅。反俗二者。交譏。想見胸無點墨。適爲賈人胥人之肖子耳。又蓄書備觀。鑑與收藏。自是兩事。且其人必先博雅。而後鑑核。始精。并須有大力能購。爲問海內當此者有幾。奈何噉名之輩。搜探未多。輒講板刻。浮慕汲古之名。總無開卷之益。原其初心。本與古玩同其誇耀。是卽百城坐擁。適步詹氏後塵。然自制義盛行。今日之所謂髦士者。除講章外。幾於非比不觀。能攻帖詩律賦者。已稱媿雅。於是而線裝書本。幾成棄物。詹能不惜多金。購人所棄。雖慕虛名。而好如不好。猶愈於不知好。而好非當好者與。

快心醒睡錄十三

順天戊午科場案

咸豐戊午順天鄉試。以大學士柏葑爲主考。兵部尙書朱鳳標署戶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程庭柱爲副考官。揭曉後物議沸騰。御史孟傳金彈。奏中式舉人平齡。硃墨不符。請特行覆試。奉

旨着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悉心查勘。不准稍涉廻護。旋奉

硃諭。以是科試卷應訊辨查議者。竟有五十本之多。伯葑着先行革職。朱鳳標程庭柱均着暫行解任聽候。王大臣等認真研鞫。從嚴懲辦等云。旋據載垣等奏訊得科場一案。兵部主事李鶴齡代刑部主事羅鴻繹訂正關節。以條子送與同考官編修浦安入闈後。浦安見卷內字眼。隨即批薦。并託柏葑家人靳祥稱伊房中血卷。監卷爲血卷在中只此一本。懇求中式。柏葑聽從。將他卷撤換。卽以恭字十二號羅鴻繹卷補中事後。浦安得銀三百兩。李鶴齡亦得二百兩。

又據平齡供稱。係廂白旗包衣。曾在票班唱戲。同考官編修鄒應齡。以其卷有錯誤。疑係謄錄所悞。適悞帶硃墨。率爲更正等語。至程庭桂接收關節一案。人証未齊。請暫緩擬結。柏葑等既經訊明。且與程庭桂案無涉。應卽先行擬結。當抄各犯供招。送刑部。按律定擬。旋準部覆。照例主試官及應試舉子。有交通囑託。例買關節等弊。問寔斬決。浦安李鶴齡羅鴻繹。應照交通囑託例擬斬立決。柏葑家人斬。及己革舉人平齡。俱經在獄病故。應毋庸議。浦安等所受銀兩。均應照追入官。惟柏葑一犯。僅聽囑託。不知關節。作何分別治罪。並無條例。應請交王大臣酌核辦理。迨載垣等奏。柏葑係一品大員。聽受囑託。輒將羅鴻繹取中。寔屬咎由自取。仍請比照前例。擬斬立決。其副考官解任。戶部尙書朱鳳標。雖訊無情弊。而當柏葑補中試卷時。何以未詢。撤換緣由。出場後。又不卽行參奏。寔屬違例。同考官翰林院編修鄒應麟。率改平齡試卷。亦屬違例。妄爲請俱交部嚴議。至應行查辦之試卷十二本。當將房考各宮。並該舉人韓文宗。元

榮叙方不
贊墨

懋庸耿光裕。謝祖源。余汝階。朱大繩。郭受昌。景瀛德。生九名。及現已出京。未經
致案之舉。人潘觀保。李汝廉。吳心鑑。三名原勘。或詩內失黏。或抬頭錯悞。暨洗
改挖補草。率各情應如何。置議之處。僅抄錄原供。移咨禮部。查照科場條例。定
擬具奏外。如監臨監試。及專司稽查。內外廉執事。各官並搜檢。王大臣等。應行
核議之處。俟將程庭桂案訊明後。再行咨部分別辦理。咸豐九年二月十四日。
皇上御勤政殿。召見惠親王綿諭。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軍機大臣。內務府
大臣等。面諭大畧。以科場爲掄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嚴。柏俊身任大學士。
在內廷行走有年。且係科甲進身。豈不知科場定例。竟以家人求請。輒敢撤換
試卷。既有成憲可循。朕卽不爲己甚。遂照王大臣所擬。柏俊卽行處斬。派肅順
趙光。赴市曹監視行刑。

天語尙有情。雖可原法。雖寬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淚之諭。餘如浦安羅鴻。繹李
鶴齡。均照例斬決。以副考官朱鳳標。尙無知情。情弊從寬。革職。鄒應麟。亦卽革

職。永不叙用。并諭。嗣後科場大典。秉文衡者。皆當潔已。虛懷杜絕干請。應試士子。亦各立品自愛。朕此次執法嚴懲。爲士林維持風氣。爾在廷諸臣。當能默喻朕衷云云。迨王大臣等會審程庭桂。收受關節。事據伊子己革工部候補郎中程炳采。供出兵部尙書陳孚恩之子。候補員外郎陳景彥。曾交條子。又工部右侍郎潘曾瑩之子。庶吉士潘祖同。曾其思同鄉。謝森墀代送條子入闈等候。得陳景彥。潘祖同。着卽革職歸案。辦理陳孚恩。潘曾瑩。教子無方。均交部議處。此案關涉陳景彥之處。陳孚恩著照例迴避。餘仍秉公會訊。復據王大臣等訊出前任刑部侍郎李清鳳。有送給程庭桂條子事。清鳳時已回籍。旋有步軍統領衙門奉

旨行文蘇省督撫。取具確供。由驛馳奏。及據李清鳳供詞。稱於八月初二日。已奏請告病。其子李且華。與幕友王錦麟下場。並未中式。其如何賄通關節處。實不知情。並究伊子李且華。果有圖買關節。送給程庭桂銀兩未收等情。當將伊

子交出。候訊自請治罪。得

旨。李且華假託父命。私送條子。并代同籍恩貢生王錦麟。致送條子。事著卽革職。由該督撫派員解京歸案。王錦麟尙未回籍著。步軍統領衙門查傳到案。一併訊辦。李清鳳著降一級調用。准其抵銷。王大臣等復督飭章京司員詳訊。程炳采據供伊父入闈後。李且華即遣家人送書一封。內有關節條二紙。一係李且華。一係王錦麟。經程炳采收下。外有銀百兩。仍交來人帶回。後又有已革候選通判潘敦儼所送關節條子。已革翰林院庶吉士潘祖同。代工部候選郎中謝森墀。送去關節條紙。均經程炳采收下。並伊家教讀之附貢生熊元培。亦寫給條子。後經家人黃太遞進彭家書信一封。內附條子。有中血字樣。程炳采因彭係南官。南省官卷今寫中血。知爲假冒。即將條子撕毀。並未查係何人。但取來封裝入熊元培條子。令家人胡升帶進。共四封。係李且華。王錦麟。潘敦儼。熊元培。其潘祖同。代謝森墀所送條子。卽行撕毀。並未帶進。胡升入場。將帶去之條。並

交伊主。程庭桂收閱。接經王大臣等嚴訊程庭桂。彭家有無關節據稱。寔未看見。至兒子在家。接收條子。無從禁止。家人胡升將封套送入。又無可拒絕。是時惟恐誤。爲取中。特將條子收存。比提中卷核對。見無條內字樣。當卽燒燬。但平日不能管教兒子。約束家人。及見條子。又不即時舉發。寔屬糊塗辜負天恩。求

皇上從重治罪等語。而程炳采所供彭家來信。係彭祖彝名。其將熊元培。關節裝入彭封。並囑胡升稱係彭送者。意圖混瞞伊父及傅。彭祖彝到案。據稱上年六月間。曾於程炳采處。信取印結一紙。此後並無隻字。至黃太所供彭家送信之人。不知姓名。年約三十餘歲。初見門外。拴有青騾一頭。及接信進內。復出看時。則人騾俱已無蹤。更質之熊元培。稱將關節條子。確交程炳采。並無託彭轉送之事。於是王大臣等彙奏據供各情。尙屬可信。而假冒彭姓之人。投書後。卽行勢難追究。應卽擬結。當抄各犯供招。咨送刑部定擬罪名。旋准部覆。稱有已

成未成之別。以案內現犯正副榜。俱未中式。亦無排取。謄錄之人。並未侵占中額。程庭柱。應照未成。擬罪於斬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程炳采。接收條子。遞傳入闈。但未經中式。應於斬罪上減一等。擬流加遣該革員。於伊父入場後。輒敢接送。多條情罪較重。然罪已至遣。無可復加。應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遇赦不赦。李且華等。或遞關節。或代人致送。俱未中式。均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王大臣等。以刑部所擬罪名。似與例意未合。復片刑部查明。例內有無分別。已成未成明文。嗣准刑部覆片稱。查定例。雖有無論已成未成語原因。例文簡括。不逐條詳載。但引例辦案。自應酌核案情。分別定擬詳繹。例意考官士子。所以舞弊者。皆因中式起見。中式則照已成例定罪。未經中式理應減等。旋載垣等。疏陳程庭柱。身任考官於闈中。收受關節。並不舉發。寔屬瞻徇。容隱臣等於例。雖未周知。然查科場舞弊。例禁綦嚴。原以科舉舉大典。爲國樹人。不容私毫情弊。是以特峻其法。以彰

國憲而禁場弊。程庭柱身係一品大員。乃於奉

命掄才。輒敢收受關節。雖均未取中。而其徇情作弊。已可槩見。若猶以未成論。恐於例意未協。臣等仍照交通賄買斷決。擬斬立決。可否稍從末減。求

皇上天恩。至程炳采。於伊父入場後。竟公然接送關節。毫無顧忌。其該犯身非考官。一經接遞關節。卽爲已成。中與不中。權不在手。尤難以此區別罪名。程炳采擬斬立決。至李旦華等。臣等前曾面奉

諭旨。著均加恩。免議死罪。仰見我

皇上法外施仁之至意。但刑部所定。李旦華等擬流。按李旦華。王錦麟。謝森。墀。係屬職官。應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所擬熊元培。杖一百。流三千里。交順天府。定地到配。後折責安置。其潘敦儼。潘祖同。由律得容隱之親。屬詰出實情。與自首無異。擬於流罪上再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仍從重發往軍臺。効力贖罪。按該革員等。已蒙

恩施格外減免死罪。未便再行遞減。合與李旦華等一律定擬。應將熊元培。潘敦儼。潘祖同。均發往新疆効力贖罪。胡升受僱服役。聽從程炳采。囑遞關節。雖無情弊。究屬知情。應於程炳采斬罪上。酌核遞減。擬杖一百。徒三年。黃太。李貴。接送書信。不知內係條子。均免置議。李旦華之父。前任刑部侍郎。李清鳳。潘祖同之父。工部侍郎。潘曾瑩。均已奉

旨交部議處。其監臨監試。專司稽查。及內外簾執事各員。並搜檢王大臣等。有無應議之處。應請

飭下禮部。按照科場條例。據寔查明。由該部移咨吏部等衙門。分別議處。再兵部尙書。陳孚恩之子。陳景彥。曾遞關節條子。程炳采未送入場。旋據陳孚恩。在寓嚴詰屬寔。卽將伊子解送歸案。查陳景彥。雖未中式。旣經囑託。亦屬交通。擬同李旦華等。均發往新疆効力贖罪。伊父陳孚恩。已經奉旨交部議處。至臣等奉

派審訊擬結遲延相應請

旨議處。是日

皇上御勤政殿。召見惠親王綿愉。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兵部尙書陳孚恩。軍機大臣彭蘊章。穆蔭。源文祥等。

諭曰。上年順天鄉試。科場舞弊。經欽派王大臣審明。定擬二月間降旨。將柏俊等分別懲辦。並宣示在廷諸臣。俾咸知朕意。本日據載垣等奏科場案內。審明已革大員已革職員。定擬罪名。科場爲掄才大典。考試官及應試舉子。有交通囑託。賄買關節等弊。問寔斬決。定例綦嚴。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別已成未成。此案已革工部候補郎中程炳采。於伊父程庭桂入場後。竟公然接收關節。令家人胡升轉遞入內。即係交通。囑託關節。情罪重大。豈以已中未中。強爲區別。程炳采著照該大臣所擬。卽行處斬。已革二品頂戴左副都御史程庭桂。身任考官。於伊子轉遞關節。並不舉發。是其有心朦蔽。已可槩見。雖所收條子。未經中

式而交通已成。確有實據。卽立予斬決。已屬罪有應得。惟念伊子程炳采。已身罹大辟。情殊可憫。若將伊並置重典。父子槩予駢首。朕心實有不忍。程庭柱著加恩。發往軍台。効力贖罪。此係朕法外施仁。並非從死罪遞減。亦非因其接收關節。未經中式。姑從末減也。至送關節之謝森墀等。應照科場專條治以死罪。惟與業經正法之羅鴻繹等。尙屬有間。工部候補郎中謝森墀。恩貢生報捐國子監。學正學錄王錦麟。著革職。熊元培。著革去附貢生。與已革候補郎中李旦華。已革候補通判潘敦儼。已革翰林院庶吉士潘祖同。已革候補員外郎陳景彥。加恩免其死罪。著照所擬。均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李旦華之父李清鳳。現在原籍。病故。著該部查明。如李旦華家有次丁。著卽起解。如無次丁。俟安葬伊父後。再行發遣。降調湖南布政使潘鐸。訓子無方。著交部議處。其應議之監臨監試。專司稽查。及內外簾執事各員。所司何事。應議之處。著禮部按照科場條例。據實查明。詳晰開列銜名。具奏載垣等。未能究出冒名之人。承審遲延。自請議

處。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著交宗人府。吏部照例議處。至科場律例。本有專條。刑部所擬。程庭柱罪名俱不在科場例內。輒將向辦各案。以已成未成比擬。實屬不合。業於王大臣等摺內詳細批示。若照硃批給予處分。該堂官等難當此重咎。著傳旨申飭科場一案。前後所降諭旨。著即補入禮刑二部。則例永遠遵行。餘依議。欽此。旋宗人府。吏部。遵議。潘鐸照失察子弟。黃緣犯法。例降一級。調用王大臣等。審結遲延。均照督撫承審特旨案件。遲延例。均罰俸一年。奉

旨。依議。禮部。奏應議監臨等。各員失察處分。監臨及內外簾監。試均降三級。留任內。如御史尹耕雲奎斌復失察主考。家人向房。宜查換中卷。照例降三級。調用。其貢院門。搜檢磚門。搜檢專司。稽查外場。巡察各員。均擬罰俸一年以上。應得處分。雖係公罪。均不准抵銷。奉

旨。依議。先是順天鄉試卷冊。至由治中及糧馬通判辦理。定於初六日送院。本科遲至初七日。井多錯例。監臨景廉。巡察磚門御史。徵麟等。奏參治中蔣大鏞

糧馬通判。蕭鼎禮承辦試卷。遲延名冊舛錯得

旨交部議處。而順天府府丞。提調蔣達於初十日。與監臨梁同新。意見不合。負氣出闈。奏參府尹梁同新。不令書吏預造。執事各員名冊。致入闈後。草率分派。漫無稽查。甚有其名。而無其人者。又不令通判蕭鼎禧入場。而派卽補知縣蕭履中。縣丞蕭瑞成等。盤踞場內之大所。又以典史吏目等官。把持磚門外。總辦一切供應之小所。而大興縣賀廷鑾。宛平縣毛慶麟。於內外供給。任意偷減。致主考房官之煤米紙燭。全不敷用。刊刻題紙。亦不精選。發題後。紛紛以破爛之紙。來換關防印文。或無其字。該府尹袒護屬員。並未責問。臣舌敝唇焦。窮日夜呼應不靈。徒深焦急。致積熱積勞。迫成急症。不能治。公抱疾出闈。自請嚴議。旋奉

上諭。有覽奏寔堪詫異語。以府丞提調鄉闈。是其專責。意見不合。原可專摺具奏。乃竟白稱患病。負氣出闈。寔屬謬妄。糊塗。蔣達卽交部嚴議。至所參梁同新

等。各情則與監臨景廉。副都統載騫。監試志文等。所奏大致相同。欽派瑞常會同載騫寶鈞。逐款查明據寔。參奏。又以梁同新。任用非人。以致諸務廢弛。有心徇庇。特先交部議處。景廉既充監臨。亦難辭咎。並交部議及瑞常等。查明奏覆。後部議。蔣達照溺職。例擬革職。梁同新照徇庇。例擬降三級調用。工部右侍郎景廉照防範不嚴。例擬降一級留任。若將大鑄蕭鼎禮等。均議降調。可見事必有兆。是科弊竇致釀大獄紛紛者。已於此發端云。

得此數言
前後如串
尼一申

雨蒼氏曰。科場舞弊。例禁綦嚴。恐礙寒峻進身也。此案法行於貴近。雖閣部大員。蹈此亦不姑恕。微特見 治朝刑政清明。而 乾綱一震。士氣皆伸。實足爲鄉會維持風氣。想 國家鄭重掄才。重士如此。士猶可以不自重哉。

遠山圖

婺源齊王谿學。梅麓太守長公子也。能詩善書。性樂閒適。不求閒進。視極短窮。曠之力。不及尋文。出入一小童扶擁之。以爲常道光戊申。曾來滬上。與余結

先生殊興高

心地亦為空明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倍舉田院長坡仙嘗作平等觀矣

一回相見一回老

詩情縣渺
郵響音梅

文字交一日借之游豫園。見石梁穹窿跨水上。因擬乘月夜游。謂其潭清鏡澄。境必勝於晝也。是晚適值月明如晝。漏三下。余將寢矣。忽聞扣門聲。啟視則齊子也。日見月色。寢不成寐。能赴日間之約乎。余曰可。遂與踏月。此行漫步。至園度平橋九曲。登溪西一山。四望皓月如銀。上下明淨。山巔有小亭。於此少憩。繼至石梁。見有數丐。數丐偃臥欄邊。余曰。此非先得我心者乎。齊子大笑。遂與並坐。誦所作舊游明山詩。音響琅琅。若出金石。及倦而歸。東方欲白矣。後雖返棹吳門。而郵筒不絕。嗣以寇氛迭警。音始杳如。同治丁卯。應敏齋觀察招之。復來中浦。噓噓相對。各叙闊衷。蓋偕頽然老矣。未幾。即擬賦歸。乃出還山圖小影。素余題句。因賦七古一章云。新安之山撩而窗。中有詩人玉谿老。玉谿生負懷異才。天涯閱徧知音少。憶昔與君叅翱翔。詩酒頻年旗鼓張。河梁分手幾廿載。雲停月落心茫茫。日斜烏白憐飛片。風小駐申江岸展。畫殷勤屬我題。請留別後相思券。乍慨中原簸劫塵。何緣復見故園春。藍與快舛還家。客猿鶴情親舊。

旨遠情遙
溢於楮墨

工於寫景
不僅音節
諧和

主人幾輩。京華長作客。梯雲願捧從軍檄。孰若圖中自在身。山泉洗盡風塵色。星江之水清復清。波爲鏡兮山爲屏。自君之去我復曠。故人落落如晨星。言念余交齊子。垂二十年中。爲兵戈所阻。幾不相識。何幸河山無恙。舊雨重逢。是卽手握須臾。殊覺歡逾平素。所難爲懷者。會後重離正在。此番賦別耳。昔有唱和之作。皆不能記。惟於余畫有嗜痂之癖憶。嘗爲寫四圖。各系以詩。若詞其畫。皆毀於亂。漫錄題句。以存爪痕。題雲起樓云山。光霧靄山峰青。山雲朶朶環山先。先生有樓當其處。名以雲起能移情。捲簾朝向樓頭坐。遙看雲影連山鎖。習靜還來樓上眠。絮團八牖飛綿綿。壓樓忽覺窗紗暗。山雨欲來雲更亂。晴旭時留櫻角紅。遊絲一縷飛長空。陰晴變幻一彈子。纔見雲沉又雲起。浮沉聚散本無端。世事從來類如此。巖下老人歲月寬。棄置軒冕樓山蠻。長嘯一聲天地迥。白雲留得此身安。題碧梧書屋云。平生最畏熱炎敲。無術驅羨君書屋。傍歷歷植高梧清。風洒然來涼意透。羅襦濃蔭布花磚。一碧纖無塵笑彼。熱中人僕僕走

人到中年
感慨多若
在後生安
知許事

道。途人生貴適意名。利安足圖。先生無俗情。抱膝居蓬壺。題聽雨防調。寄吳山青云。意悠悠。雨聲稠。綠影涼。添枕簟。秋風過竹韻。留冷颼颼。下簾鈎。碎滴芭蕉。聲未休。深宵清更幽。題春柳吟社調。寄蝴蝶兒云。惠風柔。鳥聲幽。煙凝細。雨綠陰浮新。詩幾許。幾留社集。晴和候。名流共唱酬。掛鬪我欲到蘇州。遲遲春暮否。右皆當時興到所作。茲因還山圖而類及之。固無足述。惟是歲月不居。未免慨生。今昔此在。齊子當亦以爲然者也。

兩蒼氏曰。詩情畫意尙可言傳。惟此一片深情。當於言外領味。

海濱問字圖記

圖爲學博章鐵珊先生作。曰問字者。蓋承亭之名也。我邑文廟。向在署東。左右兩街。爲南北通衢。市肆稠密。咸豐癸丑。會匪之亂。爲賊酋劉麗川所踞。克復後。遂燬於火。董其事者。以西城游府署基。四面環水。地勢深秀。較勝舊址。遂請於當事而遷焉。廟左卽爲學署。傍河別築精舍數楹。建亭曰問字。曲廊旋繞。清流

環映對岸植梅百樹。春時花開似雪。香氣襲人。梅蕊卽落。則楊柳垂隄。桃花泛水。望之又儼如圖畫矣。時適蘇州章鐵珊孝廉安行秉鐸我邑。講學之暇。時集諸名流觴咏其間。先生嘗謂余曰。冷宦廿年。所愜意者。惟此一段光景。子盍爲我圖之。嗣以庚申辛酉間。金陵股匪下竄。蘇常失陷。賊氛熾逼。奉西英法之國。統兵協防。航海來滬。假學宮以駐其兵。越四載始撤。則殿宇樹木半爲所燬矣。今雖鳩工重葺。正恐難復舊觀。又值先生放擢。任淮安行。且有日因姑寫其大意。補作海濱問字圖。長卷歸之。并題小詩三絕。其一。圖成餞別悵離愁。淮水湯湯不住流。聞道天風暫吹轉。海濱絳帳幸重留。先生時以大府咨。留已遷回學署。二。腥羶盡掃講堂空。亭館重收補葺功。可惜梅花三百樹。更無纖影落池中。三。頻年烽火鬱難消。閒煞詩筒與酒瓢。今喜故人都健在。晚涼可復一樽招。詩未必佳。第憶昔年於此亭中。與先生焚香讀書。賚名談詩。此境此情。竟難復得。茲之繪圖作記。亦以誌今昔之感云。

雨蒼氏曰。圖景世當不乏。特非今宦廿年者。恰不知領畧耳。今得是圖。以傳此景此情。或不與水俱逝也。

鷹武將軍

江西上饒縣之靈山峰巒奇聳。爲一方巨鎮。舊有鷹武將軍。考諸志乘。神姓李氏。名德勝。河南沈邱人。唐德宗時進士。由吏部員外郎出守信州。貞元六年。禱雨立應。民感其神。建廟祀之。宋宣和間。王師討方臘。神以巨鷹白旂顯。靈乃賜廟額曰鷹武紹興。初官軍攻永昌。不克守。令乞靈於神。奏封助靈將軍。明嘉靖間。大學士夏言請賜號靈山鷹武將軍。至我

朝。禱祈晴迭。昭靈應。乾隆乙亥丙子。猛虎爲孽。知縣李文耀齋戒致禱。虎卽自斃。咸豐五年三月。粵匪洪秀全分股陷信州。羅澤南馳援。賊見北山白旂林立。倉皇出東門。一時火藥自燃。互相踐踏。官軍乘勢兜擊。遂復城池。六年八月。賊由下流來犯知府事者。沈公葆貞也。時防兵外控。郡城已空。忽大雨如注。旋得

饒廷選督兵。順流下擊。雖獲勝而兵力未足。不敢輕進。以賊營中。猛聞羣鷹飛鳴。遂相驚遁。十一年八月。逆首李秀成。乘大霧疾逼近城。忽見白旂現空。賊遽披靡如此。化險爲安。皆賴神力。今現任江西巡撫沈公葆貞。恭摺奏請。

勅加封號。以答神庥。夫神於前代。有功得力。廟祀。今又屢昭顯應。力保危城。功德在民。固宜春秋昭報云。

開捐例

仕宦之必由科第。以其讀書明理。而知自好也。若捐納一途。其中精明廉幹。卓有才識者。誠不乏人。然以官階爲利途者。亦復不少。自道光辛丑壬寅間。海疆用兵。始大開捐例。咸豐初。粵匪繼起。蔓延十五六省。軍餉浩繁。例遂久開不閉。由是執袴之子。皆得名登仕籍。然開例之初。必以實銀繳庫。外加部費房費。及匯銀加色。應卷千兩者。必需一千三四百兩。始能上兌。故所捐惟佐雜居。多州縣。已少由州縣而加捐。府道者。間有之。以俊秀而驟捐府道者。鮮有也。卽如報

捐州縣并捐足分發。至引見到省。計無萬金不可。非甚殷富。及舊家望族。有親戚爲之周旋者。不能也。夫殷實之家。資財既厚。即使服官。未必貪得無厭。官家子弟。雖不能勵志進取。然猶稍通文墨。習知體統。或不至聲名狼籍。迨因捐數不充。復有指省分發。減成收捐。以錢作銀捐。免引見捐。免驗看捐。免試用等例。而仕途於是乎雜矣。蓋論捐生意。圖報効。當不擇地。其欲指省者。或本籍某地。而久居外省。因卽外省報捐分發。本省。或仍以本籍報捐分發。所居之地。一但得志。往往擅作威福。報復私恩。怨。至捐免引見之例一開。則高官顯爵。安居可致。而仍不廢現在之業。於是。各省捐局書辦。各衙門幕友官親。甚至長隨門印。皆就地輸捐。一邀。

恩叙。卽作委員。百計營謀。以圖肥缺。此輩得官。惟以貪酷爲能。蓋貪則金多。易於謀幹。酷則民畏。而求無不得也。然在爾時。雖有減成之例。而所費尙巨。營利者。猶恐得官非易。意存觀望。近因捐款日增。如大營軍餉。捐海船。捐抽釐。捐京

米捐絲茶。捐洋藥。捐貨。捐田。捐房租。捐海塘。捐城鄉。團練捐。其中大半。雖不得請獎。而請者已多。至大捐。則專勸巨商富戶。每次有數十萬之多。商富疊次邀恩。無可獎叙。於是。以所捐之項。折減售人。零戶亦效之。以湊成數。如捐銀千兩。僅以二三十兩出賣。買其票者。自行持票赴局填寫。三代。指何官階。外加現銀局費。先領局收。以俟彙案。請獎。自買票之舉。既行。市井之徒。有二三百金者。可捐佐雜。有千金。即可爲州縣矣。至捐生身家清白與否。向日例應查取。今亦視爲具文。故未有納粟。而不得官者。固無論其出身若何也。恐匪類亦混其中。而莫辨。更有一等破落之戶。子弟素無恆業。惟爲人寫文契。做中保。甚則唆人爭訟。顛倒是非。爲鄉黨所不齒。近因粵逆之亂。大憲行文。各州縣飭辦團練。設局籌捐地方。必舉紳士。以董其事。在溫飽之家。廉潔之士。一聞有警。蚤經他徙。書役無可應命。卽以此輩填名呈送。一經官諭。分段寫捐。把持挾詐。無所不至。幸而賊退濫膺。保舉不二三年。而藍頂花翎。公然顯宦矣。至軍功一途。用人尤雜。

東住下是
餘波

極妍畫

每克復一州一縣。紛紛保舉。在營文武員弁之親戚故舊。皆得列名。廁養奴隸。亦邀

懋賞。故有昔日街頭擔水夫。今朝坐轎打金鑼之語。嗟乎。名器若此。可不慨哉。同時鄰邑某。夤緣保舉。得加同知。父死未百日。竟穿天津馬褂。戴晶頂藍翎。赴友家慶祝。客有問之者。則曰。我官以軍營保舉。所得軍中例。不丁艱耳。聞者無不匿笑。余有戚某。亦以局董得官。泥金之捷。先賁蓬門。戲以詩贈之。有願影數。憐。飄翠羽冰銜。一點耀珠纓。藍輿後掛長烟袋。紅片新鐫大字名。句。人謂之。嘲。余固道其實也。

兩蒼氏。此本二千年來。弊政議者。皆以鼂大夫爲作俑之始。不知漢制祇縻虛爵。若今頂戴榮身。初無民社寄在。內雖亦有著籍朝班者。而如長卿之才。一爲貲郎。即官久不遷。知當時自分輕重。後世理財無術。乃假招徠之意。愈推愈廣。至大將軍。告身不能易一醉。蓋以利爲義。所謂名器濫。而仕途雜者。

固不自今始矣。行見貞下起元。物極必反。沙汰之政。當軸必已。籌及母徙。爲
漆女之憂魯也。

快心醒睡錄卷十四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梨雲堂

曲折叙來
如畫如話

道光辛丑春。海疆多警。因特卜居柳濱。賃數椽家焉。中有堂取王建詩意。顏曰。梨雲堂。之陽植梅數十本。花時紙窗四闢。一室香流。堂後爲書葉軒。修竹萬竿。綠陰蔽日。西偏近寢室。得隙地畝許。雜栽櫻挑銀杏丹桂石榴紫薇山茶之屬。復得一溪。傍有柳株。大可數圍。云係宋時物。左爲花塢品羅。四季長紅小白。色香旣備。濃淡皆宜。花時鄰家婦女。時來採折。亦不之禁。西行數武。清泉暗流。渡小橋。則寒菘春韭。按時蔬味在焉。溪水迴環。草堂寂靜。自讀書作畫之外。高枕而已。主人陶姓。守園其號也。嗜杯酌。喜交游。每當春秋佳日。招集賓朋。品花小飲。余亦與焉。守園不解吟咏。而好強人作詩。得句必糊之壁間。中有余句云。數點青山近水涯。綠楊深鎖野人家。小橋半日無人過。啼鳥一聲日已斜。曉雨絲

雅致

想見性之所近
標格雅似元人

情景逼真

二詞寫村居開適光
趣亦真亦

絲鳩亂啼。春殘庭院落辛夷。山齋獨坐無聊甚。淡墨疎林學畫倪。又和陸春沂
茂才六言二首云。修竹千竿繞屋。晨晞遲上牕紗。自掃一庭落葉。呼童敲火烹
茶。午睡醒來無事。携筇漫步前溪。偶遇鄰翁閒話。夕陽已過橋西。嘗自寫村居
圖。橫幅題云。乍晴乍雨熟梅天。草色苔痕亦可憐。幾日不曾出門去。秧田新綠
嫩於煙。新得村居傍水溪。一園鮮菓蔬畦老。妻拋却女紅事。春作半鹽梅冬作
齏。又贈守園竹枝詞十二首。尙憶其二云。闌板橋頭日乍熏。東村買酒到西村。
市人識得山家器。一樣青錢滿幾分。草堂寂寂竹門斜。客至呼童翦韭芽。烹得
鮮魚午飯熟。開鍋香味到隣家。余居陶氏年餘。吟咏頗多。錄此數首。聊識村居
樂事云爾。

雨蒼氏曰。隨處行樂。瀟洒自如。詩亦山林氣觀者。可想見其人也。

奕藝

乾嘉時。朝貴盛行奕藝。以此四方善奕士。咸集京師。而以海甯范西屏世勳爲

提清在前 蓋以范為 主而作客 呼頤極合 惟先用倒 捲法處下 揆敘合異 局捉懷下 突敵者敗 欺法即奕 理也氣短 未時氣短 業已狗情 而仍好勝 宜其殆也 扼吭搥虛 黃亦深合 兵法而韓 之勉應終 是於心未 化

巨擘有先范得名者黃某久游公卿間稱國手年亦倍長於范及范入都春與角藝卒死范手於是慕范者未嘗不惜黃而不知其中自有天焉先是富黃韓生館某部郎家韓本善奕而人莫知一日部郎邀黃奕韓作壁上觀局竟謂部郎曰黃君弈雖名盛一時而自我觀之其於攻守之法猶未盡然誰謂無可敵者部郎乃復邀黃與韓對弈黃見韓年少意甚輕之及布局覺有異即竭力防拒而輒為所窘黃或乘間出奇韓則信手以應不費思索竟三局黃三北焉遂推枰起曰今余適發隱疾越日當與君決勝負耳嗣是黃名稍遜而韓技亦有知者有某王亦精此藝聞韓名召與奕自辰至日中連和二枰末局韓負半子蓋應召時使者以王好勝為囑韓欲博王懽而又不墮己名故於進退間分毫不失如此然心力之劬恰過常局數倍矣時黃已其偵知其故韓出即要於途曰今日願與君畢其所長韓苦辭不可乃勉與奕及爭一角韓反復凝思卒不能應黃以冷語迫之韓神色頓異遽噴血數升而絕越後二十餘年而黃為范

行文得常
山蛇勢
洽語有冷
致

即此已大
有優絀不
必觀其奕
也

真大方家
數所謂八
面敵也
小巫見大
巫那不氣
盡

乘若相報復焉。相傳范甫垂髫已精十訣。名聞江左。入都時。黃猶在。諸鉅公設彩邀二人。一爭其勝。局未分。亦以一角決上下。范見黃握手不落。曰。先生殆不欲戰乎。黃忽色變曰。孽也。天奪我矣。又何爭為。方推枰起。遽倒地死。有知前事者。謂韓死而范生。約計歲月。既符所爭。局又與前無異。天奪之語。信非無事爾。後范名愈盛。無與爭者。惟同里施襄夏稱亞。嘉慶初。范曾來滬。時我邑倪克讓奕品居第一。次如富嘉祿等數人。皆精其技。惟倪不屑屑與人奕。富等則恆設局豫園。招四方奕客。以逐利。范初至。局觀人奕。見一客將負。有措隙處。眾艷然曰。此係博采者。豈容多語。君既善此。何不一角勝負。范曰。諾。眾請出注。范於袖中出大鏹。曰。以此作彩可乎。眾艷其金。爭來就。范曰。余奕不禁人言。君等可俱來耳。枰未半。而眾已無所措手。乃急報富。富入局。請以三先讓。局竟富負。請再讓。又負。眾遂走告倪。倪至。亂其枰。曰。此范先生也。君等何可與敵。少頃。事徧傳。邑富室賚金延范。楊西倉橋潘宅。而請與倪奕。范讓倪四子觀者。按局成圖。名

倪猶若是
餘子誠不
足數

四子譜。卽今所稱桃花泉者是也。

兩蒼氏曰。奕之攻圍截劫。託始縱橫。家惟以機心行機。事故以藝死者。亦不數聞。西屏晚年。仙曾與奕。以此亦以嘔血死。不若余之八字棋。經曰。勝固欣然。負亦可喜。爲受用也。

壬寅避寇小志

國家承平日久。區宇乂安。幾不識兵革。我滬瀕海。尤歌樂利。紅羊遘劫。近在癸丑辛酉。實於道光壬寅夏波。臣阻命爲邑。被兵之始。亦卽民人轉徙之始。時余契眷避城南。漕河廟西之家。祠中去城二十里。祠頗寬敞。親知依倚者。幾數十家。故雖無甚輜重。而物以聚。而見多箱籠器用。絡繹道上。頗動人目。十一日。邑治告陷。印官既去。上寇乃聚風聲鶴唳。聞者皆有戒心。余遂矚諸親友。各埋重物。先奉母避墳丁家。越夕。遠聞人聲四嘯。而至。舉室震懼。無人色。余急揮婦女嬰孩。去避鄰屋。閉門滅火。以所居東有溪阻。知賊必自西破壁入。乃密令僕輩

導河積石

誨盜矣

先事之防

賴有此安插

疑兵之妙如此

疑祇一時
豈能久持
神足語寔

確是可慮

劫即為盜
尙何真假
之分然盜
皆迫於勞
耳即謂天
下無一盜
也亦可

械聚西室。各以棒擊地。囑親屬數十人。散伏溪南林木深處。約聞呼聲。即群應佈置。甫定。賊已齧至。飛磚石如雨。果作勢欲破西壁。聞內相擊聲甚厲。疑不敢遽。值余又出溪北。呼救溪南。遙應者人聲四沸。匪徒聞之。相顧錯愕。謂有救。至遂各棄械遁。時衆戚咸相慶。余曰。未也。是為幸免。如復至何。此地不可居矣。衆見余去。復欲同遷。余止之曰。我家猶射之的。耳。余既去。諸君居此。當無害。遂移。至南翔。南翔地處。要市。恒鳴鑼聚衆。盤詰過客。指閩粵人為漢奸。余以其屢有擒殺。慮非善地。居數日。猛思得一友。在吳江之同里鎮。擬往依焉。道經青浦。晚泊森塔鎮。登岸散步。遇一丈人於油車門首。問余何來。今將安往。余告之。故翁曰。此間近多盜子。去必為所劫。余曰。此內地耳。數里一鎮。無大河巨港。盜從何來。翁曰。此皆地方無賴。中多蘆墟人。向為篙工。今蓋乘亂搶劫。非真盜也。時余所坐舟。亦蘆墟者。駕長稱陸某。既回舟。即告之曰。汝知此間各港口。近多搶奪乎。問多汝鄉。操舟人失業聚黨。事非得已然。在我豈能無備。茲擬另雇一舟。

措詞極婉

匪却可畏

後雖未見
施設而其
言自可取

叙得勢不
可當

招十餘人護送。又必擇一二熟識鄉人。衆所素服者。以爲率。辛工船價固勿論也。汝其爲我謀之。陸曰諾。次蚤。余復登岸。見鎮中市賣頗盛。魚鮮蔬果羅列滿街。復遇丈人於途。曰。子不去幸甚。聞今蚤被劫者四舟。雖柴船亦遭焚掠。市中買物人。半爲匪謀。子其慎之。毋輕動也。余亟謝別。及回船。而陸亦返。所雇一船。備緩急者。僅四人。索酬又不遠三金。余曰。值固廉矣。人何少也。內一四十許人。體瘦身長。藍布帕首。繫袖短衫者。應曰。奚多爲。亦視隨機應變者何如耳。且就多論數。以百計至矣。然猶彼衆我寡也。奚多爲。余奇其言。因問汝於鄉人多熟識否。曰。我在鎮開飯舖十餘年。鄉人無不識者。余曰。信如是以之折衝。雖不足作爲鄉導。已有餘。時方近午。卽連所雇船。同時開放。離鎮將十里。瞥見蘆葦中。小船如蟻。舟各三四人。手執鐵叉木篙。飛棹而來。高喝落蓬。捷如鷹削。轉瞬已近。余問何爲。曰。查驗禁物。余曰。查盤客船。是地方專責。然我前後共有四船。俟喚齊任看。未幾。前後船齊泊一處。余顧護送者低語曰。事急矣。將何如。藍帕首

尋常指點
顯視用何
之如耳

得力在此
語與用青
青河畔草
典故同一
剪裁

此是動之
以情而般
有所懾
慮盤查禁
物

入殼矣

者曰。有我在。可無怖。雖然。事如得已。我亦善刀而藏耳。子姑以言餽之乎。余問。汝曾言熟識鄉人。內有知名者否。曰。甚多。即指一舟曰。此羅氏弟兄也。日遊鎮上。其家離此纔七八里耳。語次。群猾已躍上我船。令出眷口。將欲入艙行劫。余因大言曰。爾等亦識我否。我某翁戚在某車已二十年矣。近地之人。近地之人。我無不識。即如來鎮無虛日。亦應知車中素無禁物。且此距羅宅僅七八里。必欲搜查何妨。移舟至彼。聽爾等細檢。即明日開行亦得。但鎮人與鄉人。猶指臂然。鎮有事。必勞鄉人匡助。鄉有事。亦須鎮人爲之掩飾。今舟中眷屬。皆我車主親知。向在上海。現以避難來鎮。特挽余送至蘇舟。非過客商船。而有物色者也。言訖。即索鑰。隨手開一箱。皆尋常所穿布衣。盡出之。以示無物。衆曰。既係車中。船何必查看。且某翁長者。倘鄉間有事。必賴以周旋也。遂各拱手回舟。打漿四散。噫。是役也。挈家資眷屬。倉皇避難。出險入險。卒無所失。是亦幸矣。爰志數行。以自慶云。

困端竟委

能抗擯最
易聚衆

徒召募而
不明約束
勢必轉滋
禍端

具見老謀

此寔當時
通論不僅
嘉定一隅
爲然計粵

兩蒼氏曰。臨機應變。具見幹才。此當世智囊也。固知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記癸丑滬陷時事

滬城自壬寅之亂。越十年至咸豐癸丑。而又有會匪嘯聚之事。蓋當粵逆之陷金陵也。大江以南岌焉。如不終日。時以向軍門。榮調軍援。勦需餉。殷繁。蘇撫飭府札縣籌備。大營軍。署令义村袁公設局樂珠書院。延邑紳襄辦。余以病辭。勿允。因亦從事。復諭各段董。徧開富戶姓名。但有蓄積者。雖小鋪亦無不與。先是青浦上豪周列春抗漕聚衆。鄉人既多附和。鄰邑亦有響應。以至官不敢捕。我邑本多閩廣流民。至是因招勇巡防。諸無賴。蟻聚日衆。遂立小刀會。名曰泊聞。金陵告陷。益蠢蠢思動。時余以各捐戶。俱以現銀繳局。數雖未集。已有七八萬之多。覩此時艱。因特請于袁公。令捐生各會票。俟營員提餉時。集銀面交。庶無他慮。公聞極以爲然。善章甫改。而變己已作矣。七月晦壬申。嘉定寇起。首事即周列春。八月三日。袁公至局。論嘉定失守事。余曰。嘉定本無防兵。何云失守。

遺陷六百
餘城城即
有兵亦多
委去不惟
失守兩字
者有幾耶
明若觀火
非不中窾
惜其時已
有不及之
勢

無異道旁
築舍
數語真堪
作定錄
此真我好
處變之法

賊蓋竊據之耳。頃據探報言。賊閉各門。登城自保。城外恰無一賊。鄉里得安。耕作可見。賊本無多。第望鄰邑起事以爲應。是宜亟真撫憲。請發標兵。勦之。誠得精騎數百。付善將者。一鼓可走。嘉邑既定。餘黨自不敢妄動。我滬或可紓夏。然兵貴神速。事在今明。遲則無濟矣。袁公以爲然。回署即擬稟飛遞。初四丙子。余晨起赴局。同事寥寥。僅有數人。飯後即散。見道路紛紛。有遷徙出城者。日有聚而私語者。旁晚有友數輩。過余齋。皆憂形于色。蓋聞匪徒以紅巾爲號。肆中紅布收買已空。變在旦夕也。乃各計議。或謂賊無大志。飽掠即去。宜固守田廬。或恐賊竟鋸城。閉不得脫。因擬連夜出城。漏已二下。尙曉曉不去。亦終不決。余曰。賊勢潛滋暗長。已非一日。雖無巢穴。而市廛鄉曲。皆其部居。義勇民團。都結心腹。官懦賊強。不亂不已。勢至此。已無萬全策。若爲一身計。須靜以待之。不宜未亂先亂。以自取禍。衆猶以變乘倉猝。不得脫身爲慮。余曰。賊所忌者官府。亂必先犯衙署。所利者財貨。劫必先入富家。豈遽及於我輩乎。衆始慰散。余方就寢。

料事如燭
照數計大
約推見理
明情通宵
神本易見
味者自惑
耳者至囑
要言入關
蕭何入籍
先取圖籍
此反其意
而用之也
極是

復聞扣門聲甚急。啟之某戚也。面津津流汗。氣喘口吃。語幾不辨。細審之。以聞今晚四鼓。匪定起事。諸門一閉。碍難出入。擬即挈眷出城。特急報知。以決去住耳。余曰。果如是。此時三更將盡。黨餓方張。使出而即觸其鋒。豈能無慮。我意且待明日。并囑其慎勿亂言惑眾。戚去遂就寢。畧入睡鄉。驟為呼聲驚醒。急起問之。悉賊眾已於黎明時入城。壯官劫獄。勢成騎虎矣。是為丁丑日。余即至捐局。將所存捐票冊籍。盡數焚之。慮入賊手。得按戶誅求也。時賊分擄各署六門洞開。不禁出入。余見賊尚無主。聚散未定。擬暫留以觀其變。遂喚肩輿。先令眷口出城。暫避華涇鎮。友人劉海樓茂才家。隨身不令攜帶一物。恐以財賈禍也。時左右僅留一僕。是晚登樓悵望。見星月交映。四野寂然。既無火光。亦不聞更鼓。意頗沮然。因姑就寢。明晨出探。始知賊首為粵人劉麗川。匪黨推戴已久。分門而守。聞東西北三門已閉。余知賊無去志。遂決意出城便道。至郁泰峰。松年家。詢其行止。彼以事多未了。且痛棄兄之柩。余曰。君饒於財。賊必以為奇貨。夫人

言破的

先撤一句

勸得透說
得徹其後
賊撥蘇常
陷賊者無
數惜不令
早聞斯言
先以臣道
次以子道
本身作結
真忠告也
詳審精密
人自忙亂
此自安閒

之所戀者身家也。若去則身雖破而家可留。不去則家既罄而身亦繼。以此論之。去留不難立決。如云兒極不忍棄此。為小義智者勿拘焉。彼猶遲疑。余遂出。途遇張錫麒茂才。方從南門來。言門雖未閉。而有賊露刃以守。余曰。時尙可出。君何不去。張曰。城中富室。皆未遷避。我輩留何害。並聞人言。門貼紅英金蘭四字。賊卽不擾。出入鈕繫紅布。暫一條卽勿詰。余曰。此賊惑人之言也。門貼云云。若果真耶。則必與之拜盟。否則必以汝為假冒。勒詐在所不免。且賊已踞城。此地即為賊窟。我輩與賊同處。賊縱不擾。他日將何以自明。君有七旬老母在。倘以逼處之。故驚憂致病。咎將誰歸。又係寒士無蓄積。坐困危城。必乏至食。出城或有生機。慎勿為浮言所惑。張曰。出無依棲。可奈何。余曰。我之眷屬。現避華涇。兄弟奉母至彼。亦余卽刻出城矣。遂別。余歸囑僕暫守所居。曰。錢米等物。俱在任汝食用。倘賊來擄。卽委去。如聞兵至。賊必閉城。可速來鄉也。乃至大南門。見已閉。聞小南門尙開。遂自小南門出。見守門賊二三十人。并不查問。既出城。卽

補敘前篇所未及

嫂無本合
避嫌概今
鄉里人多
忽於此致
有意中意
外之變

喚轎至華涇寓所。然一身所携僅十餘金。賃屋置器。轉眼已盡。遂以醫爲糊口計。旬日間求治者。遠近二三十里中。踵相接。一家十餘口。得藉以無恙。憶昔海江之變。寓居吳江。亦以醫行。蘇郡所獲頗厚。益信諺所謂人有一投。可保終身者。良不虛云。

兩蒼氏曰。一時擾攘。情形紛紛如畫於此。而欲洞矚事機。行所無事。必推智者矣。於賊陷之夕。獨眺樓頭情景之想。

溫林氏

溫司敬。粵之龍門縣人。娶同里林貴女。結褵纔數月。適貴有疾。妻請歸探。司敬送行至中途。弟司禮疾趨至。言母忽眩暈。命兄送嫂歸。後無少留。司敬曰。母患我當歸。弟可代送一程。司禮送五里許。林氏曰。妾家不數里矣。無勞叔相從也。司禮遂歸。數日後。林忽遣人來言。當日訂歸未至。故特相迎。途見女屍衣履。識爲林女。而無首可辨。溫聞亦駭。惟言婦已送歸。其人返報。林即以婿殺女事。

惟不能化
板為活故
有膠柱刻
舟之事筆
楚之下亦
復何求不
得耶

疑竇
執事敬與
人忠此友
有之矣
以利害言
聽之較易動

悠然不盡

控縣。邑令某拘溫堂訊。則以林氏見殺於途。除司禮無可求。乃如嚴刑。司禮不勝其楚。遂以逼嫂非禮不從。故殺自誣服。其首殆為虎狼所食。無從查覓。邑令據所供。其獄遂定。將詳憲矣。幕友某素以精細稱。閱卷大疑。親至鄉訪之。聞有無賴麻子成者。於林氏被殺日。即不知所踪。歸告令曰。此案必獲子成。始能根究。人命重情。萬勿草草定擬。無論凶身漏網。麻死者含冤。倫於別案。究出。恐君亦難保此位也。令是其言。即差幹役四出。密拿麻子成。到案一訊而服。蓋其妻馬氏素忤成。因欲殺之。是日薄暮。途遇林氏獨行。見其身才年貌。與伊妻相若。遂拉林氏歸。而殺其妻。衣以林氏之衣。匿其首而拋屍於途。即挾林氏以遁。審明後。乃置麻於法。釋司禮。而女仍歸溫焉。然此平反。實賴幕友之力。惜未詳其姓氏云。

雨蒼氏曰。苟非幕友細心。便成冤獄。乃知人命至重。坐堂皇者。必慎之又慎。聞近主刑席者。或泥好生之說。故於命案之來。雖明獲凶身。而亦從輕開脫。

術精者行
多異

難得

其言初似
矯激細審
恰應如是
情狀如見

抑思生者救矣。其如死者乎。鄙意但使法持其平罪。擬於當如麻子成者。彼自死於法。而無我怨也。尙願佐治者三思之。

姚蒙

姚蒙字以正。居邑之百曲港。明時以醫名於世。尤精太素脉。言人生死禍福。每奇中。而性特異。其所可意者與之談。娓娓不倦。至廢寢食。否卽白眼仰觀。呼之不答。鎮日可無一語。是時醫名重海內。求者戶常滿。姚於貧人每施方藥。却酬金診。如危險。日診視二三次不吝。至富者欲延。則於禮貌間。苟不當意。往往勿顧。或問其故。曰此輩庫有銀。倉有粟。死亦何害。若貧者自食其力。妻奴賴之。安可死耶。時都御史鄒來學巡撫江南。召蒙視疾。蒙欲辭邑宰某迫之行。及入撫署。見鄒高坐不爲禮。蒙卽直視。噤不發言。鄒曰。汝亦有疾乎。蒙曰。有風疾。曰。何不自療。曰。是胎風不可療也。鄒卽引手令診。蒙却不前。鄒悟呼座坐之。畢曰。大人根器上。別有一竅。常流污水然乎。鄒大驚曰。此予隱疾事甚秘。汝何由知。

此言無他神妙而神妙極矣

神乎技矣

斐然成章其日可讀斷一句

以假混真之亂鄉願

曰以脉得之。左手關脉滑而緩。肝第四葉合有漏。漏必從下泄。故知之耳。鄒始改容謝。且求方藥。蒙曰不須藥也。至南京即愈。以手策之曰。今日初七得十二日可到。鄒遂行。屆十二日晨抵南京。竟卒。

雨蒼氏曰。貧富異視。時賢往往有此。但恨與姚相反耳。至以醫論。則其相去者。又未可以道里計矣。

楠木棺

楚粵間有楠木。生深山窮谷。不知其歲也。或為大風所拔。橫臥沙土中。千年不朽。其色紫。其氣香。咀之軟。削之卷。土人得之。而截以得棺。水不嚙。能蟻不能穴。每具輒值千金。然亦可遇而不可求者也。木商漁利。或以紫楠代之。價不過三四百金。質鬆而嫩。反不及婺源杉板之堅。甚有掘地為池。煮柳杉以色水。而其色紋氣味。與沙楠無異。價僅百餘金。然入土不十年。即成炭矣。余所目見者。二一為同里郁竹泉之長君。歿時曾以鉅鏹購沙楠。因粵匪之亂埋淺土。數年及

見有至理

見人自有
不稱者在

起訖文情
相稱

情形似此
會捐豈易
况按戶耶

啓攢底。已腐爛不可昇。而其妾柩。係杉木所造。同時掩土。恰完好如新。一爲新安茶商。秦子涵客死我邑。亦以四百金市沙楠。值道途兵阻。寄尼菴權厝。後將回籍。開移時。著綿片片自落。蓋皆僞物。夫死本欲其速朽。即使果得良材。久而不化。致骨肉不得復歸於土。魂魄安乎哉。則似乎哉。則似此爲人所欺。夫亦先自愚耳。而况秦始之金桓司馬之石。誠不若舜以瓦禹以桐。鳴條會稽。至今不失千年之窆。苟明死生之理。夫豈不可以已乎。

雨蒼氏曰。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非真欲速也。然以不欲速之故。而以數百金售此僞材。則仍不如速朽之爲愈。

戶捐

癸丑會匪之亂。城陷一十八月。乙卯春。吉撫軍。以長圍始克收復。但城內民房存者僅半。城外則舉目荒涼。盡成瓦礫矣。時以防兵未撤。大營軍需孔亟。日用緡錢以千計。署巡道某。因有烟戶捐之諭。余維兵燹之餘。瘡痍滿目。大戶或

亂後人民
貴安輯不
宜輕擾似
此未免擾
之矣

多捐則難
量力則易

議論極當

可補苴。小戶傭工度日。自食爲難。若照烟籠戶口。是不論貧富。而按戶輸捐也。近亂初定。民心未固。迫之恐生事端。當卽對衆冒言。謂此事斷難承辦。而建議者迂之。遂諭董分段設局造冊。沿街挨戶。持簿書名。余所居段中承諭者。咸來商辦。余以姑緩爲辭。越數日。又言各段造冊將齊。而我段獨不寫。恐有誤公之咎。余曰。諸君勿慮。如有責問。余當獨任。若各段捐冊果齊。余豈不能立送。時兒輩亦疑私以爲問。余曰。是亦易知冊之所以難造者。以董其事者。但欲多捐以顯能耳。若使聽其量力自書。無事勉強。何難以一日了之乎。且事未必成。故不輕出也。未幾。各段以逼勤寫捐。到處譁動。匿名揭帖。徧衢巷。勢甚洶洶。當事遂命停止。惟余段中安然無擾。同人咸謂余有識。余曰。此特不計利害耳。小戶從未與捐。驟聞必擾。大戶以戶口計捐數。反輕而樂就。卽小戶百家。終不及大戶之一。然一家難阻。而百家易撓。當事始從其議。後必悟而生悔。故知必不成。云童菽原曰。處世務貴有定識。而後以才應之。卽此可見。

便有了悟
意

言不可勘
即是勸
不爲妻子
所迫者世
有幾人哉

湯念齋

明末新安湯念齋茂才。博學能文。士林推重。秋闈屢擢。人咸惜之。湯曰。人生泡影耳。世事既盡得失。又何論。然家益貧。終歲館穀。僅得十餘金。常有甑塵之慨。又值歲儉。不舉火者累日。妻子恒相對飲泣。有戚錢某。爲海船舵工。謂湯貧已至此。書豈療飢物耶。何不棄之。湯曰。舍此亦無能爲。錢曰。吾舟中尙少一司簿籍者。歲可得百餘金。但航海危事。不可勸人。湯初不欲爲。妻子所迫。遂就道。甫涉大洋。卽遇颶風。日色昏黑。南北不辨。但聞風濤聲如雷。震撼山嶽。舟欲覆者再。湯自問無生理。因念在家亦將以凍餒死。果葬魚腹。亦得以是同舟人皆宣佛號。而湯轉無怖計。飄泊歷五晝夜。始至一島。羣峰環繞。峭壁千仞。同舟十三人。時共登岸。相携越嶺。行數十里。了無人跡。惟風聲怒號。林谷響應。恐值虎狼。不敢稍憩。又行八九十里。風頓息。路亦平坦。倏見一洞。深可數十丈。狀類覆盂。中坐一人。面深黑瘦。骨柴立。卷髮虬髯。手支頤。閉目君酣睡。衆曰。聞南海有夜

又島常出嚙人。此必是也。幸值其睡。可速出。醒則我輩無唯類矣。湯曰不然。聞黃帝時。有虞成子。居崆峒山。跌坐石室。五百年一游海島。此堅固動止而不休息。蓋道行圓成者也。必能知人世禍福。汝等何不拜求。衆遂羅拜。其人卽開目。周視曰。爾等雖遭風劫。然至此亦自有厚福。衆問此何地。曰此名碧海島。芬靈洞。離中華二十萬里矣。天地始分。吾卽居此。主陽和之杰配理。東方故號東王公。專掌人間福祿。非大有緣者不能遇。昔周之呂望釣徒也。遇吾而得封於齊。唐郭子儀武夫也。遇吾而身兼將相。享富貴壽攷。自茲以來。罕與世接。不意今日復遇汝等。倘有所求。可各自言。衆乃膝行至前。共陳所欲。而惟湯則默然。公曰。汝有何求。湯曰。我無他。但求速死耳。公曰。異哉。人皆欲富貴長生。而汝求速死。其有死乎。湯曰。人之所以惡死者。欲生者。以有生之趣耳。似余一生苦志。旣終不遇。而又家無越宿之糧。男有妻兒之累。萱椿早謝。荆樹重摧。艱苦倍嘗。贅留人世。旣不知有生樂。又安知有死悲。且念死而爲鬼。不慮飢寒。不愁疾病。祖

開口便異

今茲未能
還矣異曰
真破的語

寒士不似此
 者亦世間少
 然苦事看
 大得透徹
 因無生趣
 反想出死
 樂似頑皮
 作要
 好驗
 當面嘲笑
 公掌東方
 生氣無則
 旨悟無生
 宜其格不
 相入然唯
 無干乃能
 長生似尤
 之立說一
 在公前一
 層也
 何滅生公
 說法所謂
 饒舌惑人
 者即是即

孫父子千載一堂。親戚友朋有聚無散。恐其間或有無窮之樂也。公笑曰。汝誤矣。人死若燈滅。豈真有所謂鬼哉。湯曰。此則如入黑甜樂益甚矣。公曰。汝以困頓之故。致不欲生。吾當以富貴與汝。湯曰。人生富貴。轉眼邱墟。始固欲之。轉念間亦不欲矣。公曰。更與汝壽登百二若何。湯曰。世界大獄也。人之有生。如入圈。罔即登上壽。亦不過緩決耳。何取焉。公曰。然則從吾學長生術可乎。湯曰。長生如吾師。獨坐窮山。終日昏默。無視無聽。與木石何異。師以爲樂。我不願也。公怒曰。以汝所言。世無人矣。吾掌東方生氣。又何爲哉。可速去。弗饒舌以惑人。遂以手扣石風。從洞底起吹。十三人出洞。而洞口旋合。湯曰。我固不欲生。諸君既遇東王公。所求或遂可覓路以歸。衆曰。聞君一席語。我等皆不欲勞勞人世矣。十三人中。獨一虞姓者。越十五年始歸。餘皆餓死山谷間。時值流寇之亂。虞歸事某帥以軍功。官至左都督。每與人述其事。且言今富貴已足。惜未與東王公乞上壽耳。未幾亦卒於軍。星江余仲修司馬嘗言其顛末云。

得上壽要
亦須與之
傾耳

兩蒼氏曰。厭生求死。似屬矯情。然如湯之不堪其憂。茫無生趣。亦固其宜。且世緣盡。則道念自生。湯於生寄死歸之理。蚤已悟徹。遂覺擾擾塵勞。苦樂同歸於盡。故即許以貴富壽考。一轉念而并非所欲。總不若冥無知識者之爲可息也。然則許授以長生術。而亦不願何也。曰。長生者貪生也。惟樂斯貪。果爾亦不求死矣。

某公子

豪邁行徑
欲盡

鉅鹿某公。官總憲。有權勢。公子某。好蓄姬妾。幹僕四出。覓佳麗。恒晝見而宵劫人。畏其勢不敢訟。訟亦不直。於是人咸相戒。凡婦女勿倚閭。聞公子出。雖中年婦亦必掩扉避。嘗有外來卜者。賃居尼菴。携一女。年未笄。有殊色。一日。公子涉蘭若。見女悅之。謂尼曰。卜者女可使入府。當予以金。不然毀汝菴。鞭汝死。尼唯唯。公子去。尼以告卜者。卜者曰。我女豈爲人婢妾哉。尼曰。汝尼得侍公子。即貴矣。卜者不答。尼又曰。汝身無羽翼。旣來此。雖欲不從。其能脫乎。卜者厲聲曰。伊

聲口逼宵

直似狂風
暴雨

去必爲包
叔秦廷之
哭

裝束與舉
止皆不是
凡品寫來
如見
此女始亦
紅線之流

狂童心性

落落難合

情事畢見

父爲官當知律法。敢強奪民間女子耶。尼曰。必不欲無遺後悔。即使人白公子。公子命健僕二十。驟來劫女。卜者出阻。羣僕鞭箠交下。風捲雲馳。霎時却去。卜者蹶然從地起。頓足詈曰。莫謂而公無力也。必與我爲仇。定有以報。遂去。明年春。公子初度日。賓客雲集。筵宴方張。闈者進報。有髯丈夫。自稱河海客。探知公子誕辰。特來祝嘏。公子即命入客儀容。甚偉。冕衣廣袖。青絹蒙首。入步至庭後。隨二童子。年皆十五六。各負一劍。最後一垂髻女。姿容絕麗。衣棗花緊袖碧羅衫。淺紅吳綾褲。微露紫綃履。細小若菱角。腰圍繡帶。下垂過膝。手提一筐。內盛絳桃已滿。客向上長揖曰。適從海外來。探得此桃。特爲公子上壽。時在二月初旬。桃尙未花。衆皆稱異。分食之。味甚甘美。真異種也。而公子見進桃女艷。又不禁神移心蕩。私念江湖女耳。餌以金諒無不諳。否則候其去而要於途。亦几上肉也。因問客曰。此女與汝何稱。曰。小女子也。問何名。曰。女子名何必上聞。貴客問年幾。何客亦不答。顧左右曰。來有時矣。何不賜飲。饌。公子遂命設席於庭。客

中門內非
臥客之所
設心極不
善狀飄忽之
勢筆亦警

趣甚
明允之至

真可駭異

比崑崙奴
盜緝覺更
爽利黃梁
飯熟矣公
子猶得善
終幸甚

南向坐。二童子東西女下坐。姿意飲噉。旁若無人。食畢。復請曰。醉飽矣。并乞一席地。宵宿於此。旦即行也。公子令設臥榻於中門內。頃之。賓朋盡散。公子入室。將寢矣。忽焉有聲。如風門環響處。扉已洞闢。二童瞥然若驚。燕入室。挾公子疾行。有二侍女欲隨。一童以指按其肩曰。止。則皆呆立不動。公子至外廳。見燭光下。髻客高坐。目懾公子。言曰。余本越人。幼學劍於太華山。術既成。即遨遊海內。專理人間不平事。今聞汝父子惡稔已極。特來除之。公子震恐。伏地乞命。不敢仰視。一童前請曰。殺耶。抑劊。諸客曰。伊父貪虐。不久當伏法。渠雖淫罪。猶不至是。去其浮具可矣。童應聲。揮劍。碎破。血濺滿地。公子既悶絕。遂不省。以後事。既明日。已高。府內外猶寂。鄰里跡見其異。以聞於官。驗時。除救治公子外。而闔府男女百餘人。或立。或坐。或跪。或臥。皆瞠目不語。如木偶然。方駭異間。一吏見廳案上。有字大書曰。公子不法。本當殺却。今姑從寬。去勢留命。另行書婢僕殘廢。飲木瓜酒可療。乃如所言治之。則皆愈。檢點府中。不少一人一物。惟卜者女不

知下落矣。公子臥病年餘。始能步履。未幾總憲坐賊免。田園皆籍沒。愧行憤而死。公子至無立錫地。棲僧寺以終云。

兩蒼氏曰。足爲豪華子弟。逞情漁色者鑒。而某公之縱子爲非。恰已不言自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苟非親師諭教。加倍謹嚴。鮮有不敗。髯翁自是俠客。卜者見首不見尾。其踪亦殊矯詭。而叙諸人身分處。自能曲肖故佳。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十
四

二
十
六

快心醒睡錄卷十五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平原聞詩記

己酉。客山左歲暮南旋。便道訪蔣子廉農部於平原。蔣有別墅。去城五六里。爲堂三楹。顏曰。餘野山莊。堂之陽。疊石爲山。左有流泉。游魚可鑒。堂後爲鋤經。軒東向。面圃北。牕臨溪。溪外花木幽深。尙多隙地。雖小。小結搆而精雅可愛。時余下軒榻中。初未過溪一步。意山莊景物無足觀也。一日出門。日暝返寓。適主人以佳釀來餽。試之。覺色香味三者皆美。乃勉盡數斟。而玉山頹矣。遂和衣假寐。比醒。則更漏寂然。一燈欲滅。小奚蚤入睡鄉。時見西牕涼月皓然。入室遂啟戶。步月環溪而行。覺霜寒風峭。清光逼人。及由溪北復折而東。則草深沒徑。迴異恒蹊。又行百餘步。短垣繞焉。其旁板扉虛掩。門內竹樹蕭疎。泉石幽淡。若別有院落。在方徘徊間。遙望林密處。隱隱有火光如豆。姑卽之。則僅籬曲水茅屋數

門既近復聞吟。晤聲出自綠牕。因遂搵衣細步於窗隙處。窺見湘簾幾。室無纖塵。牕前案上供白玉瓶一。高尺許。內插梅蕊一枝。琴書筆硯位置妥貼。一麗人年三十許。支頤坐燈下。腕白如藕。旁坐一女子。髮僅覆額。眉目如畫。謂麗人曰。日間阿娟遣婢來。索探梅詩。姊和之否。麗人曰。誰耐煩爲此。女子曰。阿全詩。妝擬飛瓊憐綺素。懷如弄玉謝暄譁。儂耽鹿鞠郎沽酒。君愛龍團妾點茶。二姊嘗誦之固佳耶。麗人曰。無雅正之音。少醇和之味。安得云佳。女子曰。阿娟咏秋海棠。有綠珠淚漬傾樓日。碧玉愁添未嫁時。感事云釵頭風月。夢鏡裡姻緣斷續絲。其語似非佳識。姊其然否。麗人曰。鴛鴦吟咏。本非閨中事。脫逢花晨月夕對景一吟。意惟清麗如朝烟夕霞。別具一種淡蕩。可人之致。斯亦已耳。若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反失閨人體度。大率深閨弱質。但取性靈。不求學力。豈如詩人刻苦磨切。三唐搦管吟。晤終朝面壁。必求至工而後已哉。又見近之閨秀。讀得幾首五七言詩。便謂解吟。又豈有風人標致。果若是之易易哉。昨閱芸兒所作。

有翻詩拋午繡。對月廢宵眠。賣花深巷屐。罷釣夕陽船。似此言情寫景。語頗輕倩。庶幾近焉。言未絕。忽聞屋後啟扉聲。恐有人出。余亦取徑歸寢。及曉。農部已爲余覓得南歸伴。命輿來接。匆匆入城。不暇理宵來事。及因談次。余詢主人。莊東繚垣外。通誰氏宅。主人曰。莊本有墻。墻居民僅二三家。皆務農業。子何問爲。余乃述所見。主人訝之曰。豈有是哉。山莊荒僻。從未聞有能詩女子。君所見非鬼卽狐。不爲崇幸矣。余聞言。有不禁肌爲之粟。因迫於行程。未及與主人一探踪跡。懷至今猶爲悵悵。

兩蒼氏曰。兒女子小瑣語。其情景煞已可會矧。是娓娓談詩。是無論非鬼卽狐。而我聞如是。正可作是觀耳。紋次歷歷入情。蒲留仙不能專美。

繖燈

滬邑元宵燈火。以繖燈爲最。燈作繖形。或圓或六角。或以五色錦箋綴成磨薄。令如蟬翼。上鏤人物花鳥。細若繭絲。一燈之製。經歲始成。雖費百金。不惜。但繖

燈之出最遲。每俟諸燈興闌於百花生日。前後始盛。多至二三百盞。間以五彩吳綾折枝花燈。偶綴禽魚蟬蝶飛舞如生。又紮彩爲亭。高可三四丈。名曰雲閣。間飾龍鳳。以雲母石爲鱗甲。上下通明。光照數丈。或二層或三層。每層以文秀孩童扮演雜劇。嘗扮長生殿。玉環拜月。獸爐中香煙一縷。燈際現月宮嬪娥。立殿左。左右侍女各執宮扇。扇上立牛女二星。望之如在霄漢也。每燈過處。綿亘數里。光耀如晝。笙簫鼓樂聲徹夜不絕。而自通商後。無復有此盛事矣。同里張秋蒲茂才。歲事衢歌。有月夜笙簫。步綠勝珠簾垂處。小廈凭吳輪與談箋紙。妙擅江鄉箏織燈。蓋織燈之製。紙貴於綾。談箋。邑之土產也。

雨蒼氏曰。瑣事耳。而插一歎想句。便寓絕大感慨。恰似情波小志中物。

嚴氏五雄

明嘉靖黃姚里嚴某。以漁海積有資財。而年已五十。尙無子嗣。因禱于島中之神。至晚夢有四人來。喚渡言以赴黃姚里。嚴以回舟之便諾焉。將登舟。又見一

人徘徊道左。謂四人曰。去亦無好光景。徒自苦耳。四人強拉與俱。始同行。甫登舟。遙聞炮聲轟然。海水蕩沸。遂驚覺。既而連舉四子。乃以神名名之。長曰草生。次野生。次夏次穆。最後舉五郎。命之曰小乙。五人者。生有神勇。躡捷善鬪。能捍衛鄉里。因稱嚴氏五雄。時海濱多盜。恒晝劫村鎮。惟嚴所居。周百里不敢犯。嘉靖間。賊文俊蕭顯等。結連倭寇。掠嘉寶上海及南匯。所游擊周藩。指揮武尙文。縣丞宋鰲等死焉。賊縱火焚廬舍。殺傷民兵甚衆。官悉遁走。草生謂諸弟曰。倭寇掠婦女。擄財物。而不去。將爲我鄉患。當事者又不惜民命。聞警即逸。若不集義兵。痛加剿殺。沿海居民無安枕日矣。我將曉村人。以大義誓師滅賊。弟聞皆喜諾。遂監義旗募壯士。旬日間得五百餘人。號嚴氏兵。時郡司馬任環有將略。麾下多勇敢士。五雄往見。任以上賓待之。每赴敵。以嚴兵前驅。先後破賊於葉謝鎮五里橋。習家墳等處。斬獲頗多。小乙尤捷。捷青村之役。官軍多失利。乙大吼直前。一躍數丈。力斬其酋。群賊始懼而退。時倭入寇。多募番鬼。黑臉卷毛。即

古崑崙奴之屬。火鎗繫臂發之甚疾。射以海靈爲簞。鐵鏃闊二寸許。如燕尾然。發時以足踏鎗。鏃且有毒。中人無活理。以故兵民無敢與敵。賴此一戰。殲賊不少。兵威得以稍震。任卽上其功。爲易名大顯。大年大成。大俸大邦。朝廷論功將授官。而五雄輒謝去。曰。非我儕志也。其後司馬去官。檄顯等守常熟。先有鄉猾俞某。本王良餘黨。暗通海盜。顯請除之。常令黃某欲俟其謀。而動後捕。顯歎曰。昔有患蝨者。猶以敝絮作內衣。或諷去之。曰。我將以此聚殲焉。嗟夫。黃令之謀。何異於是哉。黃聞而大恨。旋借勇悍不法。以次羅織致五雄。皆以莫須有誣死。噫。所謂徒自苦者。於是驗矣。寶山沈夢塘孝廉。嚴家兵詩曰。頻年轉戰川沙橋。青天半壁虹闌高。駿馬蹀躞折其足。穆生怒作龍虎跳。左手挾人右挾馬。英姿颯爽凌雲霄。草生敢鬪野生鷺。夏生拔戟當前茅。小乙年少健尤捷。往往赤手禽渠梟。骨肉禦侮首尾應。長子弟子皆人豪。歸來釋甲氣磅礴。肯將汗血分珪爵。但須瀕海靖烽烟。弟兄儘有田園樂。軍中司馬返故林。布衣從此無知音。

白日慘淡塵蔽野。一言忤宰都成禽。河山百戰事如昨。相背愁殺韓淮陰。不死鋒鏑死羅織。吏胥側目大理瘠。嗚呼天生將材頗不易。伏處未膺閩外寄。鄉閭保障亦奇功。綽楔先應表忠義。豈知填海本冤禽。銜盡人間不平事。蓋記其實也。

兩蒼氏曰。辭官不受。始見其爲鄉里而出。與今之借作捷徑者迥殊矣。沈始十藥韻。直道得五雄心。事出至不死鋒鏑。死羅織句。更沉痛而抱此痛者。自岳忠武外。亦復不少五雄。其奈之何哉。

矮子墳

浦東舊有矮子墳。云係倭寇積骸處。而不知其非也。蓋嘉靖間。有馬勝者。口操北音。而未詳其籍。身短微髭業。操舟廬結浦江東。人咸呼爲馬矮子。素習水性。洪濤巨浪中。能伏經時。每遇大風海盜。必棹小舟巡視。浦濱救援覆溺。而不索酬。人咸德之。死後。里人卽其居處。掘地營葬。呼爲矮子墳。今之以矮爲倭者。乃

世俗流傳之誤也。

萬鐘

萬鐘。晉人明之文學士。輕世肆志。中年潦倒。游食四方。嘗入蜀。獨行山谷中。數日不得食。已倒斃巖下。恍惚間。有人掖之起。手摩其胸。漸覺肢體溫煖。開目微視。見一少年。白衣而儒冠。裙屐楚楚。笑曰。萬笑曰。何委頓至是。萬曰。余晉之餓夫。讀書數十年。貧不能畜妻子。一身飄泊。將爲餓鬼。君雖憐而援之。生何顏乎。少年曰。昔孔子在陳。藜蒸不糲。曾子不舉於火。衛淮陰丐食。伍相吹簫。自古聖賢將相。亦不免於餓。袁安雪中僵臥。史雲甌底生塵。黔敖之客不食嗟來。翳桑餓夫裹餚遺母。清介之士。以貧爲常。又何恥哉。因出胡餅二枚。令饑甫下嚥。即覺氣充神旺。少年曰。觀子骨相。非富貴中物。其能從我游乎。萬乃隨之。度絕嶺。盤空若鳥道。石壁聳天。環如城。凡數百折。逕始平坦。遙望清流映帶。喬木入盤。依山之陰。結茅爲屋。少年引萬入。見一老人。朱唇玉面。皓首龐眉。中有藤床。閉目

跌坐。侍者環列十餘人。或腦滿腸肥。或神清骨秀。少年指視曰。此我師繭石先生也。萬下拜。老人開目曰。汝來乎。顧少年山中景物。盍引一觀。萬遂徧歷巖谷。其中奇峯插漢。古木穿雲。瑤草如茵。琪花似斗。但聞其香。而不知其處。渚有元鶴。見人至。嘹然作聲。上徹天際。岳下一泉。從石竇中噴出。色深碧。清澄如鏡。少年使萬飲。味之甚甘。芳冽經時不散。復陟平麓。度龕橋。入一石室。編竹爲床。覆以籐蘿。如佛龕狀。少年曰。此我儕。羸息鍊形處。以羣峰結脈於此。故冬不涼。夏不煥。風雨迴而不入。萬見四壁砌白石。鐫列姓字。而分其類。曰獸曰鳥曰虫。中有萬名。則在虫部。駭而問言。皆弟子名。問何以分類。少年曰。曾仕於朝者。入獸部。以其間出。曠人飽。卽還山。性同獸也。得科名而未仕者。入鳥部。如朱文公云。教他說廉。是會說廉。教他說義。是會說義。及其做來。只是不廉不義。如能言之禽也。至於皓首窮經。一生不遇。則如鳴秋之蟲。深可憐矣。師之爲此。亦欲其思過不忘耳。萬爲感歎。因問繭石先生其仙乎。少年曰。仙有十種。黃眉翁。五伐毛。

三洗髓。得九千歲而不死。我師却食吞氣。已三十年矣。動定堅固。而不休息。精
烝神三寶圓成。所謂地行仙者是也。萬曰。君來此幾時矣。少年曰。余本吳人。姓
褚氏。曾應京兆試。數見斥於有司。遂棄所學。入山修道。今百二十餘年矣。萬係
明敬皇時人。至神宗某年。曾還晉己越百年。而貌如少時。鄉里咸不之識。因自
述其始末如此云。

兩蒼氏曰。萬之以貧爲恥。亦就世倍所輕。而言否。且俗入骨髓矣。仙人其肯
度援哉。至分類鐫名處。在虫部者洵憐。而或類以禽獸。無乃太不堪乎。願爲
宰官掇科名者。各自修省。免受仙家惡謔也可。

鮑老國

會匪未亂之先。邑小東門外。沿濠負部。皆閩廣人。儼居中多匪類。朋賭夥搶。甚
爲閩里患。一日。濠邊忽有一肢解尸。經官按驗。而兇無所得。邑宰某飭家丁。祈
夢於城隍神。夢神以木魚袱包。各一示意。遂疑鮑姓者。所爲然。終不能得其實。

先是北關外有士棍鮑老國者。曾充地保。壘斷一方。苟拂其意。非暗毆卽陰陷。受害者已不少。當濠尸案發時。鮑在酒肆揚言。謂是尸非我孰知。但言則此間械繫者。恐不止一二人也。斯蓋爲詐財地故作斯言耳。不意宰因此案。嘗行里巷。以察聽時。適私過。恰聞鮑言。詢爲里中巨猾。姓。又與夢相符。刻即籤拘到堂。施以極刑。死而復蘇者。再。遂認行兇。狀往發兇器。則無所得。因是案懸未定。後有識之者。知尸本粵中海盜。避捕匿此。又嘗宵劫。致爲人殺。官聞事漸寢。鮑以遇赦得脫。而禁於獄者。已十餘年矣。既出頓改所爲。人或怒視。卽避去。詈則揖而謝。甚有以杖擊之者。亦惟跪而求免。終身不敢履公庭。推神之意。盜尸本不當問。抵而鮑惡不悛。又將假以害人。故特以疑似之夢。藉官手以懲前惡。杜今害。并生其後悔耳。勿視爲憤憤也。

兩蒼氏曰。神以聰明爲德。此案夢兆恰妙。示得糊塗。

陶趙易子

邑西城。有趙臨川陶丹桂者。居相望。交相契。同爲吏。而皆中年無子。乾隆某年。歲大飢。民以凍餒路斃者。日以百計。遺骸載道。任人留葬。二人遂各拾一子。旣而因陶子。日夜啼甚。厭之。將復棄。趙曰。此子旣得生。何忍復置之死。我子頗馴。與君相易。何易。如陶喜。諾子旣易。亦遂安然不啼。趙子名棠。字衢。亨。稍長。就學甚聰慧。嘉慶庚午。舉於鄉。甲戌進士。出宰河南。惜不永年。生子不務恒業。未婚而卒。趙仍乏祀。陶子名培。貞。字升吉。仍習吏。年逾六旬。余猶與之友善。今子若孫。恒守其業焉。

詩佞

余需次武林時。與徐秋湄司馬同邸舍。常作竟夜談。一夕論詩。秋湄言唐作多感懷。而少投贈。可見其時矜慎名節。詩謂古詩人必感於情。而後言。不。今人素未識面。轉相徵求作者。亦不問誰何任意揮寫。昔之送別。多屬親友。今惟軒冤媚詞。諛語。令人掩鼻。言念太白之贈崔秋浦。不過門柳并梧。少陵之送趙明

府僅言。江花山雉絕無增飾。阿其所好。而崔趙得藉以不朽。若今梯榮謀進之徒。往往以詩爲佞。風雅所由道衰也。秋湄因言其鄉人某能爲詩。而更善頌。以是得官府佐。且漸致富。蓋一生之遭遇在也。後爲病困將終時。謂其子曰。我死無所慮。但聞陰司有閻浮王者。鐵面無私。非若陽世之賄賂易通也。轉輾自思。計惟媚之詩。幸而諧。則可免罪戾否。亦未必更增其怒。故於病中已成百韻。書藏篋底。死後可囊懸於胸。以作護身符耳。子如命。某旣死。見閻君高坐。怒目而視曰。汝每以詩章媚人。事多失實。傳之後世。使賢奸不辨。罪莫大焉。某曰。草茅偃仰樂咏熙臺。揚人之善。出自中心。雖其間稍有飾詞。亦屬文人習氣。豈盡劇秦美新哉。卽如大王之德。憑釋道家。久佈陽世。某嘗私慕之。謾成百韻。敢以上呈。卽取囊中物。謹敬置案。王閱未半。色稍和。讀竟點首稱善。旁立一赤面虬髯者。叱曰。汝枉道求合竊富貴。而不自恥。今至冥司。尙敢以詞章唐突耶。請王援其舌。王曰。查伊生平尙無大過。雖以浮詞媚世。異於綺語導淫。卽如倚門之娼。

所以不顧廉恥者。亦謀衣食故耳。汝憎之余轉憐之。且今陽世犯此者。幾於罪不勝罪。法窮則通。不如薄責。以令還陽。俾得轉相勸戒。遂令鬼卒行杖。某失聲呼號。遽然醒。死已二日夜矣。緣心頭尚暖。故未殮耳。嘗爲人述其事。終身遂絕。不作詩。又歷十二年而卒。余笑曰。得非子之寓言乎。秋湄正色曰。咄。學道自不妄語始。

兩蒼氏曰。以詩爲佞。自是風雅。道衰獨怪爲所佞者。雖明知其妄。而亦肯覲然受之。是誠何心。近今風尙是。官皆頌德。無地不謳思。除送行詩外。若衣繖。或牌匾。竟成官場。故套則在。稍有識者。方將嚴行拒絕。何尙自喜。乃爾篇中。以閻王引喻。未免唐突。亦謂上有好者。下必甚。媿阿世界。蓋仍自上開之耳。

與袁綺香談醫

甲辰。客檣李與處安袁綺香徵君。厲齋較近。袁固知醫。好服藥餌。余初往訪見。方書藥碗狼籍。儿案蓋其修合炮製。咸所自爲。嘗出一方。示余曰。此亦出名入

手。因其藥時平易。又少補益。故姑置之。余曰。君知補字之義乎。凡物缺則補。譬冠服未損。而欲之使堅厚。則反爲疵累矣。葯能利人。亦能損人。若果察其陰陽。辨其氣味。偶舉一二用之通神。豈必以方奇品異爲能哉。晝長多暇。姑述一二經驗之症。以醒睡魔。曩治繆理堂司馬細君。經阻年餘。腹形漸大。嘔不納穀。日僅飲藕汁一二杯。已待斃矣。延余往診。見其弱不勝衣。喘不成語。按脈左三部細若游絲。而右關獨大。知病在厥陰。而損及太陰。閱前醫立案。或言氣聚。或曰癥瘕。雜投辛香燥散。以至危殆。爰以甘緩之劑。一進而逆止。再進而食增。繼以育陰益氣經月。而脹滿悉除矣。是症初不過液枯氣結。木乘中土。惟攻伐過甚。陰液日涸。遂至肝陽莫制。陽明受困。夫陽土喜柔。甘能緩急。進甘緩者。治肝即所以救胃。此一舉兼備法也。又癸丑廬鄉。有舵工子夏。患瘡痒。醫投苦寒之品。至秋漸至浮腫。繼延幼科更進。利導腫勢日甚。病及半年。僅存一息。絕食已二日矣。其父上鎮市棺。將爲待死計。或謂余知醫。遂踵門求治。余鑑其誠。往視腫

勢已甚。面目幾不可辨。脈亦無從據按。因思病久必虛。且多服寒涼。脾土益衰。而及於腎。腎水泛溢。三焦停滯。水滲皮膚。注於肌肉。水盈則氣促。而欲脫擬急進。獨參湯以助肺氣。蓋肺主一身氣化。且有金水相生之義也。時逆癆未靖。鄉間無從覓參。乃以仙屐朮一兩。令濃煎盡一器服之。喉間痰聲覺漸退。於是特進六君重用參朮。甫半月。而腫盡消。此二症皆以平淡取效。可見方不在奇。在用之得當耳。袁曰。君用法良善。未識業受何人。法宗何派。余曰。幼年病弱。悉屏經史子集。食飽睡餘。惟以方書消遣。其時已略能理會。迨侍疾椿庭。杜門不出者數年。因遂搜採羣書。究心靈素。而於切脈調劑之法。亦漸貫通。此業之所由成也。嗣是偶有所得。筆以記之。積爲一十二卷。名曰侍親。一得暇當就正也。翌日。袁過余齋。遂以書授。厥後屢以醫學問余。謂凡人受病。雖不離乎寒熱虛實。然有虛中實實中虛。寒化熱熱生寒之異。臨症施治。必求其尅制之功。與相生之義。使之並行。不悖乃爲善耳。至調劑之法。不過藉氣味。偏勝以圖功。如內經

鹹勝苦苦勝辛之類。蓋醫者意也。方者法也。必讀古而不泥於古。採方而不囿於方。神明其意於法之中。研窮其理於意之外。斯則化裁之妙。存乎其人矣。袁極稱善。明春袁適有楚南之行。遂別嗣以兵阻斷音問近始得函。悉此管窺。所著竟欲代付手民。自笑於前賢。諸籍末能兼綜條貫。矜其一得。適足貽笑方家。然如袁君之嘉善。至老不衰。遭此紛紛。而拙本籍藏俾不散佚。感何如乎。特筆所譚以誌相交之有自云。

兩蒼氏曰。余不知醫。但常聞醫通於易。夫易之爲義。自不易。外交易變。易動而不屈。可見醫無執著。處旣宜多識前言。尤貴不拘成法。是其腹而虛其心。應以自然。而非出於必然。醫如是亦庶幾矣。篇中所論。恰如我意中所欲。出其殆有相視。而笑目逆於心者歟。

冊歸記

余方齟齬。即喜繪事。誦讀之暇。輒背人塗抹。凡禽魚蟬蝶花木竹石。咸趁意爲

之。固未搆譜臨摹也。或有見之者。謂余應物寫形。儼若熟習。能專心於是。異日必以畫名。然自成童後。先君方命攻制藝。遂棄不顧。迨更病疾。并束詩書。不握管者。凡六七年。後又心慕山水家。徧求前人墨蹟。閉閣揣摩。出卽與二三老畫師講論六法從事。二十年。始得畫之尺度。初不自惜。繼以四方人士。持縑要索者。相躡於庭。甚爲厭苦。始不肯輕爲人役。雖尺幅亦且經年不報焉。滇南明經劉君季香。詩才清逸。兼工篆隸。官別駕。以需次省垣。因公館滬。得與余爲友。性好書畫。嗜古如命。卽時人筆。苟有片長。亦必羅致。嘗見余所作山水冊。翫不去手。時余方移家西城。劉君因以檀木几椅等什器。見惠余。以所賜。過侈慮無以報。劉曰。第以畫冊見贈。惠我多矣。余遂以前冊歸之。越三年。值會匪搆亂。旣分袂音問。遂絕。丙寅春。余以事赴金沙。泊舟虎阜。登山塘。入一舊書舖。見碎本堆積滿架。檢閱之。則皆叢殘物。繼見棹有書畫冊數本。乃復取觀。至第三冊。卽余前贈劉君畫也。嗟乎。余與劉君。雲馳星散。已十年矣。旣不得其踪耗。又不知

此册之何以厄於斯。更不料遠贈故人者。至今日而復逢。原主豈其有意棄之耶。抑有通於神者耶。當遂贈歸蓬牕。展對晷爲之。移旣歸。仍擬寄劉。而萬里程遙。荏苒三年。尙無便羽計。是册凡十二幀。幸無所闕。舊各係詩一絕。茲因其事而附錄於此。首頁云。寒溪幾點著疎枝。又是清芬欲吐時。花不負人春信早。負花鎮日未成詩。其二。垂陽柳色徧汀洲。綠意陰陰隱畫樓。日莫歸來雙燕子。一簾絮影話春愁。其三。曉起開牕看雲氣。汝水煎茶茶鼎沸。呼僮掃徑候門前。鄰翁有約曾來未。其四。微茫雲樹遠村孤。不斷溪山入畫圖。記得錢塘好風景。曾緣薄宦住西湖。其五。奇峯落天外。飛瀑出雲中。空谷無人語。颼颼樹底風。其六。澗水潺潺激石流。丹楓葉落一天秋。扁舟向暮不歸去。爲愛敷峯晚更幽。其七。積雨連宵漲碧溪。模糊樹影接天低。一聲欸乃寒烟裡。十里雲山望欲迷。其八。一角秋山瘦益奇。一林楓葉半黃時。山人何物能消遣。一盞新茶一卷詩。其九。綠樹陰陰抱一村。小橋春水漲新痕。自攜籐杖看雲去。薄暮歸來未掩門。其十。

曉雲初開遠山如沐。野寺鐘鳴聲圓澗谷。其十一。習靜攤書坐。斜陽上曲櫺。式
溪流水遠。間映數峯青。其十二。西窗半啟竹風涼。睡鴨新添幾片香。寂靜晝長
無一事。漫塗水墨學倪黃。噫詩固無足言。當他日重逢舊雨。此冊仍南。或可於
畫誌中增段佳話耳。

兩蒼氏曰。以書冊爲經。以交誼爲緯。忽而遠贈。忽而購歸。正如一縷游絲。晴
空獨鶻。故於平叙中。自饒情韻。詩亦清超拔俗。足配鄭虔三絕。

童菽原曰。先生詩畫。並皆佳妙。觀此亦見一斑。

嘉定朱氏竹刻記

練川朱氏。其先本新安人。宋世遷松郡。有名鶴者。始分居於嘍。鶴字松隣。通古
篆善刻印章。兼精雕鏤。不寸之質。作山水人物。樓閣鳥獸。罔不因勢象形。出人
意表。稱良工者。見之。僉謂非所幾及也。鶴性孤潔。與俗寡合。其製在當時。已不
易得。今所傳松隣簪者。猶其手澤好古家藏之。子名纓。字清甫。能世其業。深得

巧思務求精詣。故其技益臻妙絕。人咸呼爲小松。嘗仿唐吳道子畫鐫刻羅漢像。作念珠一串。其刀鋒細若蚊睫。無不鬚眉欲動。各具情態。所製盤匱圖刻。爲世珍襲。纓少端方言。動以禮弱冠時。友乘其醉。置妓室中。招之入而鑄其戶。纓卒不爲動。人以是重之。性嗜酒。中年後恒入醉鄉。有所造作。強半入酒家。子名稚征。字三松。亦精其技。然不輕作。每製一器。動輒經年。或迫之。則曰。我豈牟利者。奈以頽唐落指。便布人間耶。人謂小松出動。而名掩松隣。三松出。而名掩小松。其實松隣之名。晚年始噪。至小松而盛。三松則繼其餘耳。今嘉邑竹刻之名。獨勝者。云得朱之傳也。

兩蒼氏曰。雕刻末技。似無足稱難。在以是世其傳。亦可謂工用。高曾之規矩。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十
五

快心醒睡錄卷十六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機器局

西人造器。咸以法機自運。不需人力。而所造鎗砲極堅利。我軍向多於洋商處市用。同治丙寅秋。李少荃奸賊。購辦泰西機器。仿其製度。創局鑄造鎗砲。旋經曾滌生節相。具奏特廣其址。兼造輪船。遂擇地邑之城南。基廣二百餘畝。周以繚垣。中建廣廈。設立廠房。置機兩座。左右夾室。咸置小輪巨機。上橫梁。下置輪盤。繞以皮條。聯於通力輪軸。軸置鐵條。各綴鐵球。以通蒸釜。大輪旋轉。拽動皮條。力布四方。小輪俱轉。凡鋸木截鐵磨鑿之類。無不賴之。廠南建公務廳。公局房內。復有廳事。頗宏敞。以備宴客議事。有樓面浦。可以眺遠。東則文案房。總庫房。又有左庫房。爲收藏材料之所。公務廳西北。有洋鎗上樓。東隙地。設露房。咸以鉛皮蓋頂。以便釘鍋爐配機器。其東爲木工廠。西即畫圖房。又有熟鐵廠。

鎔鑄廠。重大機器廠。炮位船機廠。正東開治平坦。廣七十餘丈。直出江浦。植木爲柱。高九丈。以便起重。又門船塢。廣十餘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亦設蒸釜運機。則塢水任意放納。西則爲木棧。東南另設洋房。樓西匠。去此數百步外。比屋如鱗。則百工之止息處也。己夏。拓地自西南迤里。至東北。接連舊址。以建書院。門外植竹萬竿。綠陰蔽道。入則重樓傑閣。丹檻圍環。人各一室。爲繙釋西文所。庚午春。遂遷廣方言館於此。後有隙地數十畝。復建大廠。擬添設輪機。若火箭廠。火葯局。則相去祇有里許。每日工匠多以千計。每名日給工食。自一二洋至數角不等。西匠十餘人。工食倍之。總辦廠務。則撥候補府道。各一員駐局。其經理文案分司各事者。不下數十人。現在製造有成者。輪船三。其他銅炮洋鎗。開花炮子。火箭刀劍之類。稱無算。固知經國鴻猷。異於尋常規畫云。

兩蒼氏曰。讀結處兩言。立言能見其大否。則中朝自有制度。何必去而之他。

同治乙丑。英賈人吉某。曾以一冊示余。皆載製造之法。近於友齋。復見格物入門一。凡七卷。爲美國丁韋良所輯。較吉本尤爲詳備。因就可解者。次其語筆數則存之。

蒸氣

西人之汲水。印書。推磨。紡織。運車。行舟等事。皆用蒸氣之法。以代人工。其蒸釜形圓若球。上有孔橫通二管。作十字形。管兩端及背面。各有一孔。釜水滾沸。則氣由管出。催動機輪。使自旋轉。傳昔漢武帝時。希葛國人希羅。嘗造此玩物。然猶未適於用也。明末法人高斯思。始欲推而廣之。言於相君。相置勿問。高以屢瀆不已。觸怒見囚。迨英。國有吳斯德侯。緣事繫獄。偶見茶瓶。煮水。水沸。氣蒸。瓶蓋自動。乃悟蒸氣有力。可以大用。遂創氣機之法。後五十餘年。其國復有牛國民。添造轉輪。而力尙未足。運行不速。最後得瓦德設法補之。今所用火輪機器。聞皆瓦德之式云。

機輪紡織

阿克來。英之修髮工也。素貧暇輒究五行物理。思創一器以利用。而致富。嗣見業織者多而紡工或不及。遂擬創造輪紡之法。探索數年。迄未能得。久之。本業荒而貧益甚。其妻見其終日若癡。屢戒弗聽也。恚甚遽毀其器。阿恕離其妻。而造如故。及其成。而一機可抵百夫力。由是通行。其君主以其創法甚良。乃錫之爵。以爲勞嗣。是有克德來者。本英國教師家。素豐思火力。既能代紡定。可代織。矧輪紡既行。勢必紡多織少。不可不劑其平。因遂昕夕苦思。心摹手畫。閱十餘歲。而其器始就。試之靈敏異常。然其家業亦由茲廢。乃姑措資富室。起大廈。廣置杼軸。工甫竣。遽遭火厄。蕩無一存。幸所製造法已遠播。旋聞於君。獎金三萬兩。爲養老資。溯自立志之始。以至功成。寒暑已廿四易。耗財亦不下十餘萬。克嘗謂火力無窮。苟能擴而充之。舟車亦能行運。及輪車輪船作。而其言果驗云。

輪船

泰西輪船之設。而過五十餘年。而其盛也。則在內地。五口通商後。故今航海輪船。又莫多於英國。其先有塞明頓者。格蘭人也。嘗造小輪船。以自游戲。繼造稍大者。爲商客帶江之用。以未能盡善。而廢時。美國人富拉頓。客於法國。亦造輪船。法主那波倫。見而稱之。仍以法製。未周行。未甚速。置勿用。而富初心不易。措資返國。於紐約克地方。又製輪船一具。人咸非笑。越五年。工始竣。試之初。甚便。及至中流。舟忽不行。富復察其弊之所在。而精思之。條理之。又年餘。始得任意行駛。始傳其制。惟是同一船。而明輪與暗輪。制亦有二。明者。輪設兩旁。賴蒸氣行之。若划漿然。如船身稍側。則一輪出水。無力。一輪入水深。而運卽難。不若暗輪之隱於船尾。舵前軸順輪機。盡入於水。一經旋轉。輕不費力。因其輪如螺紋。故名螺絲輪。近英人又造水輪船。祇以一輪隱船旁。又有二管。水從船底入。因轉輪之力。催水由二管出。水勢湍急。向後洩。卽令船行。管內復設機關。能使進退自如也。聞泰西輪船。有長七八十丈。立五烟櫃者。余未之見。其來內地貿易。

之船。則長三四十丈。廣四五丈。深亦如之。可載三千三四百墩。每墩計十七石。然火輪器具居其半也。每船自船主外。各司事等。共有百三四十人。火輪器並廚房。設中桅前。兩旁有長巷。以通客房。房計四十餘間。間容三十人。中桅後爲飯廳。棹長七八丈。人坐四五十。飲饌多外洋風味。晚則燈火通明。兩旁夾室十餘間。間懸玻璃燈。二火鏡。一燭光四映。何啻千萬門戶。舟行晝夜不息。以寬綽如居里巷。食物復咸備登者。渺不知在滄溟中也。至司船者。披圖疆域。測日計路程。桅置針盤。定方向。又懸鉛砣。以量淺深。繩板以驗遲速。有寒暑表。陰晴器。定氣候。而占風雨。其所以行之者。正非草草計一船之成。不特費鉅工。繁抑且器精法密。冬置暖坑。夏懸風扇。扇以數十人抽拽。涼生四座。百人會食。無揮汗者。其船如遇順風一周時。可行千五百里。亦快矣哉。

自鳴鐘

泰西之自鳴鐘。昉自四百年前。由來最久。蓋機器所發端也。初有意大利人嚶

里婁。偶見懸燈於室。擺搖不定。因悟以擺爲鐘。可定時刻。遂製輪軸。設機關。以鋼條屈盤。使開張之力。引動其擺。計軸轉輪移。往返一次。則闕一杪。輪共六十齒。每次放輪一齒。外露小針。針轉一周爲一分。如以數輪相聯。各連一針。或計時刻。或計年月。俱由此類推也。

水底火輪

聞日耳曼國。製造火船。能游水底。俄羅斯國。以重價得之。更覓英吉利良工。倣依其法。造成十餘隻。然其工料極貴。每隻須銀十餘萬兩云。可臨水破敵。以火藥滿中。用電線透其火氣。約離一里之遠。火由水底自發。而敵舟灰燼矣。按拾遺記所載。始皇時。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沉行海底。水不浸入。然秦時已有此製矣。

入水泳氣鐘

鐘以精鐵爲之。上用玻璃。以透光。中空如室。可容二三人。內有隔板。以置器皿。

鼓氣於中以長練。放入水底。初下二三尺。水入鐘。僅以寸計。鐘漸下。則水漸入。然不能至頂。入水時久。或恐氣敗。因置長管二。一通外氣。使入。一放餘氣。使出。人在其中。照常呼吸。能爲工作。或撈物。或鑿石。西人皆用之。此以氣勝水者也。大約鐘入水三丈。水入鐘半之。蓋氣與水適相抵也。若再深入。須積氣愈多耳。

寒暑表

寒暑表以之度冷熱也。用玻璃細管。下如球形。以水銀入管中。令滿。杜其上口。將球置冰水內。銀卽下縮。置滾水中。銀卽上升。升縮處。均畫而記之。卽於中間分畫。一百八十分度。由是逢熱而升。遇冷而縮。冷而縮。以度四時。毫釐不爽。因其造自髮倫海。故又名髮倫衣。若以鹽雪調之。成水置表於中。較冰尤冷。三十二度。水銀直退。至極下處。於此畫圈。名極冷圈。此惟極北之地。有過三十餘度者。及四十度。則銀亦成冰矣。又有酒精表。天氣表。雙頭表。熱表。則因地制。其名不一。而用略同也。酒精表。易於漲縮。而不成冰。施之極冷之處。天氣表。氣水所

成。惟熱退冷升。與用水銀者相反耳。雙頭表。兩頭有球。各分度數。以驗氣之盈虧。水之漲縮。熱表以長針二枚。一正一倒。懸三角架。上架畫度數。以鐵條一頭。與針尾相依。下熱以火。熱則交相漲動。針與針遞觸。度數即由此可計。蓋銅鐵之類。遇熱而漲。遇冷則堅。隨時變動。亦物理使然。其曰熱表者。宜置熱極之地也。蓋凡熱至二百度以上。則酒精化爲氣。六百度以上。則水銀亦爲氣所化。故造此表。以濟其窮。雖經一二千度。亦無礙耳。自昔掘地得泉。知地中有水。漸深漸冷。爲地氣陰凝。而自西人言之。不過十丈而止。由此深掘。則又漸熱矣。蓋嘗以寒暑表度地。每深一丈。增熱一度。然則百丈之井。皆爲溫泉。百里之深。盡爲火塊。理解無窮。其不易推測。又如此云。

風雨表

風雨表。能量天氣。輕重以定陰晴。其製似寒暑表。而管之上口無孔。管外畫成度數。下盛水銀。升則主晴。降則氣輕。雲墜而主雨。若驟降則防烈。風漸則宜防。

風雨當風雨時。水銀雖升。晴未必可須俟。升高而定。則風雨止矣。凡海舶出洋。每慮颶風爲患。甚大有此考驗。則可先事預防。惟是地勢不同。天氣因之亦異。如攜表上山。愈高則水銀愈下。蓋高則天氣漸輕淺也。今地勢隆窪相去甚遠。知天氣卽由是分。高下故必神明。其用斯無不準耳。聞近來所造。有不用水銀者。其式如時辰表。內有盤。而以鋼條壓抵天氣。重輕有針與之相聯。隨其漲縮。旋轉盤面。以定度數也。

風稱

風稱有二。皆以測風之力。一以鋼條盤繞。條兩端一釘木架。一置方尺。板條旁設直木。畫成度數。以板向風。風力吹回。若干條卽退若干度也。一以玻璃曲管。管兩頭一如鶴頸。有口向外。所以受風。一則上直。外畫度數。以量輕重。惟二管通連處。身必較細。則水不生波。而有準。凡一點鐘。行五里者。微風也。行五十里者。疾風也。每方尺有一觔之力。行百里者。大風也。有四觔力。行二百里者。颶風

也有十七觔力。至行五六百里。有五十觔之力。則拔樹覆舟。勢不可當矣。

風磨

西人以機汲水。引使自達。分布街巷。徧及民用。牆垣中均設鐵管。過注不竭。且可以防火患。中國江海之水。漲落不時。濱此者早潦互患。西北高原。種植每艱。灌溉。講水利者。尤以此爲亟。倘得因利乘便。倣而行之。亦經世之一助也。其法用布帆。狀類風車。或以木板。設軸。豎下立機關。皆能趁風旋轉。其春穀碾油鋸木。亦多用之。名曰風磨。

揚聲接聲筒

揚聲筒。形類喇叭而曲。能吸聚聲音。使之遠。達旁立者不聞。而其聲布數里外。航海故多用之。海舶相遇。各以傳此言。舟工上梳理帆在下者。亦用此通語。又有按聲筒。其形相似。而其用則殊。如二人在遠處交談。以此筒接聲入耳。即近在咫尺間。蓋一以聽人。一使人聽也。

照畫

泰西照畫之法。初祇映取物影而圖之。法於空中圍幕以蔽日光。頂開一孔。隔以透鏡。上又斜覆一鏡。使物返照。即按影繪之。迨法人始創用銀片傳藥置箱。照物於上。以海藍薰之。藍海艸也初視若無跡。復薰以水銀氣。顯即顯現。再用黃鹼水洗之。跡始難滅。然懸之當風日處。不十年而影滅矣。嗣有照於玻璃或紙上者。云彼國凡罪人遇赦。必照其像。以存案牘。再犯則易於緝捕耳。更能仿照書畫名人墨跡。宛如真本。嘗云人目內有極細筋絡。織成一片薄皮。上達於腦。能使萬物聚影於其上。恪一時所見。無不悉留目中。呈象於眼底。如欲試之。可將初宰之牛。揭其眼底皮。映口窺之。即見其臨死時之所見。跡固極微。亦惟照畫之法。能窮其細。昔西人曾照一凶死新屍於目影中。見其致死之由。知此法傳而且可爲鞫獄之一助云。

吃墨石

泰西有吃墨石。以水墨書字於紙貼石上。少頃。墨字即透入石中。復以水墨刷之。則有字處沾墨。無字處不沾。印之與刊板無異也。又西人能爲極細字。在分寸間可寫千百言。以顯微鏡窺之。筆筆精宛如大字。其法初亦用顯微鏡。擴小爲大。寫成底本子。用照畫法縮。大爲小影而下之。故能窮盡毫髮。茲因吃墨石而類及此。亦一奇云。

水鏡

水鏡能於水中視物。法以一長筒。下口置玻璃入水中。而自上口窺之。雖深處之物。亦能見。西人以泳氣鐘於水底。工作每用此鏡窺探。則竟地良易耳。

鐵道火輪車

泰西有鐵道。以便車行。其式於車轍兩邊。各置巨木。木上釘凸形條鐵。而車輪周圍有凹槽與鐵條相合。若逗筭然。使疾行無礙。一馬可拽多車。然總不若火輪車之力大。而速車於道光初始有。先是英國有德惟底。造而未善。嗣有斯提

反筭者。父子相繼造作。始通行也。其父初於煤窖中。專司火輪機器。以貧甚擬往他國別謀。而乏資未果。惟修造鐘表。以自給。旋見運煤以馬費用浩繁。德氏火機。又未盡善。遂變其法而成。此時英國方修造鐵路。僉稱有能造火輪車者。酬千金。乃即往試。則一點鐘能行九十里。人奇之。號爲火箭。由是火輪車廣傳。而鐵道亦多矣。其車極快者。一點鐘可行二百里。每車可受數百石。數十車啣尾而進。首設氣機。以拽諸車。次載煤薪食物。以備供結。若登山越嶺。另置山行車輪。有鋸齒。鐵路亦然。兩相逗筭。使節節而上。趨下亦如之。

油井

泰西有油井。每產煤窰近處。蓋煤所生聚處。掘之下多有油。聞今美國已有數百井。通國咸用以代燭。但能不食耳。

火水

西人之火水。亦名火油。置器中能燃。如油其製造之法。云於密室中。平地貯水。

數寸。四面蓋鉛板。用硫黃八磅。朴硝一磅。置室中。引火燃之。卽緊封其門。不使有一絲漏洩。俟硝磺燒盡。其氣收入水中。然後別開一地穴引注。此水水味甚酸。故名硫磺醋。用時以精潔器。納白鉛數片。入硫磺醋。一兩加水四分之一。令滿。一器用紙封固。上透小孔。以銅管入電氣。則一觸火。而聲激器中。使電氣全出。以火向銅管引之。其氣吐出。儼如燈光。又有使其自燃之法。當用白金造火鏟。鏟與火氣相接。則不火自燃矣。然白金最難得。其重云倍黃金。世所罕有也。

辟火油

西人有辟火油。塗之木器。以及布帛綢綾。則經火均能不燃。云係普國京都。伯靈新造。其法秘不洩。故無知者。然價直殊賤。幾同麵漿。凡布一端。以油三十錢塗之。便足。用洗衣裳。能使其色。經久不變。投之火中。而質不改。惟淡紅與藍入火。則色稍異耳。

電氣

西人能收電氣。其爲用若治病。代燈禦敵。鑄印與通達音信等種。皆賴此據。云電有二種。曰乾電。曰溼電。乾電始自布臘人。因見琥珀磨熱。可吸燈草玻璃。能吸碎紙。知電氣隱伏萬物中。可以取用。及意大利有嘎喇法尼者。偶以刀叉之屬。置死蛙身上。蛙卽躍跳。乃悟二金相感。遇濕亦能生電。此濕電所由昉也。乾電機以玻璃爲筒。兩頭有軸。可轉動。傍又立一柱。以皮墊覆筒。上更覆綢一片。有鐵鍊。下通於地。運動其軸。令玻璃將墊磨熱。電氣爲玻璃所吸。隨鐵鍊而上。引入電架。可蓄於器。用時發之。電架以鐵筒橫架於玻璃柱上。一頭有鐵齒如鈹。以湊電氣。引電達架。其用玻璃柱者。蓋電氣不能過。玻璃防電散流入地也。濕電則有電堆電池之法。以紅銅白鉛各數斤。大如掌。使二金成偶。以強水強水以硝磺熬煉而成又名酸水浸透之。厚紙間。其中層層堆起。復以銅絲兩條。一頭壓於最下之白鉛。一頭壓於最上之紅銅。兩頭再令相接。則電自運行於銅絲上矣。若使銅絲兩端微離。則現火光。或以手持其端。卽覺振動。此名電堆。又以木爲長

箱中置銅。盛以強水。複於箱蓋之下。嵌銅鉛各片。用時浸入水內。而電卽生。所謂電池是也。置電之器。有蓄電瓶。或於瓶蓋上加銅條。繫紙膏於其端。電氣上觸。常如飛舞。又製一木人。執鎗對鷲。電氣既出。則火星入鎗。訇然作聲。而紙鷲自落。此則飾以爲玩者也。收電之法。始於美國。俄人亦效之。乃造巨器。如法引蓄。及電滿積。火光陡發。有聲如雷。震裂腦而斃。驗之。電火由首穿足而出。履襪俱裂。蓋空際之電。引聚器中。凝結不散。與霹靂無異也。其國遂有防雷鐵之造法。用鑛條長數丈。下埋地中。上出屋宇。雷火流行。即隨鐵條下。入於地。凡高樓及藏火藥處。多設此鐵。海船則以鐵練爲之。由桅下垂於海。以引電入水。聞五金之屬。皆能引雷。故防雷鐵之周圍。勿與金類相倩。恐引雷入室也。若有釘鐵之物。須用牛角玻璃作圈箍之。方無雷患。道途遇雷。勿立大樹與高竿之下。勿履山巔。勿登層閣。蓋高物與雲氣相接。亦能引雷。在室則不宜倚柱。依壁。云雷擊室宇。必隨牆壁下也。更不宜前後牕牖洞開。使風穿室而過。緣雨時天氣。

皆濕。雷雨恐多。隨濕而入耳。遇霹靂大震時。當服絹衣絲履綢冠。身立乾處。不持鐵器。則雷遠自雷電所不近者。惟琥珀火油。松香玻璃。金鋼石透光寶石紙革乾木也。或謂雷擊陰謀。據此則無是理矣。余曰。世有鋼刀。非爲刑囚而設。而刑囚亦以之。天之假雷以誅逆耳。迨猶是之假刀以刑囚耳。

雷魚

海中有雷魚。其形扁。其背赤。其腹白。其尾青。其長五尺餘。其鳴如嬰兒。其身隱具電氣。俗呼爲雷魚。又名電魚。捫之輒發。小則震體。大則傾仆。甚有傷人者。嘗舖游水面。漁人捕之。著手即麻木。而不仁。故又名麻魚。又有雷鱗。產江河淡水之中。狀類鱈魚。小者長二三尺。大者丈餘。其身有電。藉以自衛。觸之立斃。南亞美利加多有之。土人不敢遽近。必先驅牲畜嘗之。俟電放盡而後捕。有一魚。曾爲英人所得。長四尺。重五十餘觔。剖驗其腹。內有脆骨千餘。其形如鼓。上通於腦。始知此魚腹中。天生電機。故能發電也。

龍掛

黑雲下垂。海水上升。俗稱龍掛。實則電氣聚于雲水之中。兩相交吸而然也。必有疾風。大雨隨之。蓋雲氣下凝。必化風。而散水氣。上升亦將因風散而爲雨。故風雨之占。候必不遠。海舶遇之。危殆殊甚。或以巨炮轟擊。使電流逸。則雲氣散。而雨亦止矣。

天開眼

冬夜天忽開裂。光照宇宙。俗謂之天開眼。多見北方。此於薄雲中。偶聚電光。氣肅不化而然也。北方嚴凝之處。故多見此。西人謂之北方曉。

電炮

西人臨敵與防守海口。或將火炮預沉水底。暗埋地中。均以銅絲爲電路。復用銅絲數寸。接銅絲中。以通火藥。用千里鏡窺敵所至。將電氣放出。而地雷震矣。雖距百里。但目力所及。亦能施之。名曰雷炮。

電燈

電又能代炬。入水不滅。蓋龍雷之火。非水能制也。聞俄國君相。嘗於冬夜。作游泳之戲。以濕電。制燈光耀如晝然。所費甚巨。非常例也。近英人以磁鐵。旋轉如磨。使電氣運行於上。光倍明而不甚費。遂設此以代炬云。

電報

秦西各國。製電機以通音信。名曰電報。用銅線穿山透水。埋諸深土。收電氣通之。雖數千里之程。頃刻可達。邇來其地。各城各鎮。俱有電路。四通八達。分布經緯。或報軍情。或捕盜賊。以及商賈物價。無日不知。無處不達。近聞英國於歐羅巴。暨天竺。各造電報。計五千餘里。用銅線重五千至墩。據云作時。惟下線爲最難。其間逢山透山。遇水過水。至普士國海濱。此處水淺而沙軟。士挖卽平。足踏卽陷。必深掘至下得堅。土方可施展。時有天竺工人。自恃勇力。赤身入土。不逾時而斃。繼下者亦幾殆。後得一壯士。許以重酬。始克深入土中。置線以透電氣。

焉。至電報作字之法。創於意大利之嘎民。以素紙浸藥水兩處。設銅版爲几。以通電氣。上有鐵筆。可使運行。此頭以筆作某字。彼頭之筆亦如之。電過則藥紙色變。而字跡顯矣。又有指字法。其式若羅盤。周書字數。均用活機盤心。復記鐵針。電機啓則針自運行。機閉而針自止。如此處將活機按某字。則彼處盤針即指某字。可集字以成句也。按電報之法。各國雖有異同。而美國郝氏所造。似最便捷。其法設一方櫃。狀類洋琴。中用銅絲若干。上通字母。下接電路上。有活字印板。如此處按某字。則彼頭活字應繼而上。一時許有傳至五千言者。云郝氏造此。係中國道光二十年。越六載而其機始成。聞英法二國相距萬里。亦以銅鐵絲編成巨纜。沉之海底。以通電路。機成於咸豐八年。第一信云。即報天津和議也。乙丑夏。有洋商連那士於浦江之東。排列木樁。相去各三丈餘。入土深四五尺。上用鐵練牽連。直至吳淞江而止。名曰通鏢。即電線也。繼被鄉人將樁拔去。連那士訴於英領事。函致觀察。乃扎川沙廳。押令賠植原處。今則將次告成。

矣。路不及百里。而需費聞已累萬。念浦東至此。由驛遞函。半日達。則亦何必乃爾。此固余之所不解云。

電氣治病

有患暴絕。及中體麻木。肢轄不仁者。電氣能療之法。以電線按患處。若鍼灸然。或蓄電於筒。令患者身貼。而手按之。卽取效。蓋電能隨人筋絡。以運行骨節間。其功固甚速耳。

折光鏡

美國有折光鏡。遠厚十五寸。成影處相去二十二尺六寸。有小凸鏡。十八面。調換。用之光力小者。放大百倍。光力極大者。放二千倍。其鏡筒重五十觔。置於架。架上俱設輪機。如欲去此就彼。一手可轉移也。鏡窺雲漢。仰見繁星滿布。歷歷可數。如木星土星天王星。皆有小星幾點。隨行土星。更有二帶纏繞。式如雙環。火星則南北二極。有日光反照。金星於周歲中。若月之有盈虧。月如小地球。中

有高山幽谷。惟不見水。月在初七八夜。上弦時望之。人皆以爲平鏡中。則莛若鋸齒。又日面常有黑子。旋轉如磨。西人能計算其運行之時刻。云。

鑿山機

西人鑿山開道。或用積氣之力。法以鐵箱數十。下置轉輪。復以鐵桶高數丈。引水灌中。旁使活塞提動。可藉水力。鼓氣入箱。機一發而數十鐵鑿齊擊。每日開山。約三尺餘。二十餘丈之山路。二月可通矣。

聽肺木

泰西醫士有聽肺木。長不過尺。遇患肺疾者。一頭依病者胸前。醫者枕其一端而聽之。隨聽隨移。審其呼吸。辨其部位。能知病之所在。而施治云。

煤氣燈

煤氣燈。西人之地火也。其法掘地深二尺餘。每用鐵管長丈餘。圍五六寸。埋之。斷處以鎔鉛貫上。仍掩土。南北東西。綿亘數里。雖隔河小巷曲折。上下皆可達。

總處掘大窟以鐵圍之。廣畝許。高與樓齊外。以鐵柱爲架。作八角式。內設機法。一。如輪船。左有烟樞。大如十石缸。高十丈有奇。傍造屋數間。中積硫黃等物。內有火門通火窟。以煤燒之。開動風輪。逼煙透入諸鐵管內。其出火處。咸立一中空鐵柱。柱上置燈。密布街衢。至晚燃之。徹夜不熄。有一家多至數十盞者。一室通明。照耀如晝。最奇者以小鐵管暗砌堂壁。令其火迴環。從上而下。宛如懸燈。然其法不過如孩童戲耍之諸葛燈。俗名烟裡火者。蓋藉硝磺之氣。聚以發焰耳。

氣球

英人以綢綾作氣球。內藏烟焰。乘其氣以凌空。能升二萬數千尺。昔法蘭西與澳地利相攻。法人以大繩繫球升空中。觀敵形勢。由是多獲勝仗。近又以此爲戲。內藏多人。纜升六十尺。適遇颶風。吹斷繩索。球卽隨風而去。所過山川城郭。風走雲連。皆不識何處。球中人驚悸特甚。因以針刺小孔。氣旣洩而球亦漸下。

然猶恐其墮於山尖。溺於海濫。至次日下午。球落於日耳曼國地。由高致遠。蓋一日夜。已去數千里也。

按西國於宋時。始以指南定方涉海。明初乃至東洋。旋通印度。得入中土。攷其製造諸器。初不過創設機輪。使能旋轉。繼得蒸氣之法。益見精異。然觀其器。雖層出不窮。審其法。則亦一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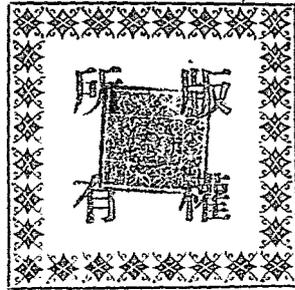
兩蒼氏曰。古人於一技之末。有據爲氏族者。見非專門名家。不易知其曲折。託之楮墨。更難悉。如是卷所載。其文固無不解。而其爲器。終不能歷歷在目。蓋大略可以言傳。規制末由心契。雖使詳載。方圓細標。尺寸甚且如三禮圖之可考。而末經諸目。終瞽於心。否則一穀五十幅。熟讀考工。即可爲大匠矣。矧西制又異尋常。精妙處眞屬智通造化。巧過般。旣非擬議言思之所及。其能展卷瞭如哉。特念古聖賢制器尙象。凡以利民。旣不傷財。亦非逞巧。似此務出新奇。而又所費不貲。必大有力者。始辨是爲非常之軌。豈易遵循。他

如天文地理歷法等。深求密測。又恨不合於六合以外。一窺天地結撰之迹。彼固自以爲智耳。然如公輸之削鷲。武侯之造牛馬。張衡之製渾天儀。凡可匠巧。苟竭耳目心思之用。則西人之所能。華人早已能之。僕畧之制。百世可行。況道不外乎中庸。惟大中正。至如此。此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彼機器云乎哉。

洪憲元年一月出版

上下二册

定價大洋壹圓



編輯者 自怡軒主撰

發行者 文津山房

分售處 各大書房

總發行 上海文津閣

三知

一

